

商務印書館呈繳

馮自由先生著

革命逸史

第三集

吳敬恆題

116
K-257.06
14

馮自由著

革命逸史

(第三集)

商務印書館印行



3 2167 7342 8

目次

封輯(楊敬恆書)	
革命逸史第三集序(孫科)	
革命逸史第三集題詞(劉成禺、莫紀彭、溫雄飛、著者)	
本書第三集大意	一
與中會初期孫總理之友好同志	二四
與中會始創於檀香山之鐵證	三一
與中期時期之革命同志	三二
孫總理修正倫敦被難記第一章恭註	三三
中和堂小史	三〇
閱國前海內外革命書報一覽	三九
革命富人李紀堂	六〇
烏目山僧黃宗仰	七〇
吳稚暉述上海蘇報案經過	七四
南洋革命黨第一人陳楚楠	八三

劉光漢軍機補述

一九〇

王漢事略

一九三

湖北科學補習所所長呂大林

一九五

炸清五大臣者吳繼

一九七

同盟會四大綱領及三民主義溯源

二〇五

香港同盟會史要

二二七

革命詩人廖平子

二五八

潮州黃簡革命軍將領列傳

二六五

一 余毓斌

二六六

二 陳宏生

二七〇

三 陳海波

二七一

四 潘竹濤

二七三

五 余通

二七四

南洋光華報記者方南岡

二七六

河南志士與革命運動

二八一

廣州保亞軍之革命運動

二一〇

萬謙事略	三〇二
譚震事略	三〇五
羅澍昌事略	三〇七
曾傳範事略	三〇九
黎尊事略	三一二
上海民吁日報小史	三一四
上海民吁日報小史	三一四
劉健事略	三一七
徐宗漢女士事略	三三三
加拿大同盟會史略	三三八
上海民立日報小史	三四六
江直福魯實業公司創辦小史	三五五
貴州自治熱首領張晉麟	三五七
民元臨時稽勸局小史	五六三
林故羊節與美那蘭列島	三八四

革命逸史第二集序

吾黨之有革命機構組織，肇端於檀香山之與中會，彈指星霜，已易五十寒暑，在過去悠久期間，革命工作，艱難險阻，迭遭挫折，總理以先知先覺領導於前，先烈先進發揚蹈厲繼承於後，義憤所激，精誠所貫，冒鋒鏑，擲頭顱，以與異族政府及官僚軍閥相擊搏，壯志毅力，炳如日星，在在皆爲可歌可泣之事實。開國以迄，坊間革命史籍，出版雖如雨後春筍，不下百數十種，然求其確徵無訛者，則百不得一二焉，尋因探緝，則以史實浩繁，整理不易，老成凋謝，追述維艱，於是好事者或摭拾無稽謠言，或無從辨別史料之真偽，或隨所好惡鋪張壓抑，或將已名附入藉此邀功，有一於此，則是非顛倒，黑白難分，假假史跡淹滅，習非成是，遂使開國至今三十餘年，汗牛充棟之書，幾成爲無稽之談，言念及此，感慨繁之。

馮君由先生爲吾黨之先導，博聞強記，著作等身，年逾八旬，即加入黨中會，親炙總理，從事革命，於總理創業垂統之偉績豐勳，嘉謨勳猷，以及諸先烈先進經邦緯國之精神，敵命遂志之奮節，莫不親見親聞，孝與共嘗。其於南洋及國外之黨務報務與軍事活動，躬爲主持者，歷有年所。民國成立，出長務勸局，旁求博采，訪查考訂，於海內外同志効忠黨國之勤勞嘉績，更深明晰。獲年以所蒐集數十年資料與訪問著述所得，證之本身之長聞經歷，藉戒中華民

國開國前革命史，革命進史各二集，均屬吾黨珍貴史料，取材精審，考證確切。後歷史之演變，辨性質之異同，發潛蘊之幽光，揭潛蔽之黑闇，或莊或諧，或頌或諷，經其筆述，莫不趣味盎然，歷歷如繪，感人至深。出版以來，不脛而走，一版再版，風行遐邇。今者將其近年著述，彙爲革命進史第三集，內蘊豐富，與前相將，彰善癉惡，定謬補闕，一人一事，均堪爲景仰先烈之資，加強國人對本黨之認識，瞭然民國締造之艱辛，閱歷之險阻，確立鞏固之信念，而振發其愛國保種之心志，奠定民族復興之始基，則其直接間接貢獻於黨國者，誠不淺矣。謹書數言，以爲之序。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六月下浣蘇科序於陪都

題詞一

一奉題馬自兄革命遺照三第並自題七十百傳聲 先德題會誌錄

七十壽何所求 德用黨國古從。亡人 儂都表行。四海欣一自由。

唐劉長卿千秋 老清獨唐情故邱。創義同期王前語。幾年負米下滄州。(註一)

士衡奮袍服 名節誰推第一流。今日自稱元老叢。幾人揮淚問清鳩。

結客維秦圖士風 同盟源德會與中。兩人一扇今明白。曾奉先主領致公。(註二)

士夫德讓視中原 頑儒能開汝我言。豪傑九人端白腹。關五神會竹枝園。(註三)

誰談今已無明白 歌哭人難見馬同。寶鏡解修長短事。劉賓客與敬通焉。(註四)

太平職吏撰成編 首序巍然著逸仙。憶子細論文字禁。中山名未錫營平。(註五)

第門投宅能之 亡命何曾見細兒。只有香菱國媼。能飄白髮說微時。(註六)

君居東海我因海 在外從亡十九年。這用高會短意。老垂國淚拋遺籍。(註七)

九年有半歲除乘 騎驢名山山萬層。著作刊成從七逝。不聽遺士定為僧。(註八)

自由校馬生書中所遺草故。皆民國前八九年革命軼事。捨余二人外。無人知其詳。隨

分別註釋如下。

(註一) 民國前十年壬寅萬生李書城石志舉及余等八人公宴。總理於東京的棧開支那料理店。總理爲講談曰。在座多言王後裔。楊坐可稱劉漢。關垣(城營字)可稱李唐。交如(志泉字)只好名石晉。我則吳大帝也。復指余曰。自白其爲太平天國南王馮雲山乎。其後留學界有稱萬生曉道二人爲劉漢李唐者本此。

(註二) 洪門三合會稱元帥軍師二職曰洪棍白紙扇。萬生及余曾階此封號。又洪門通稱會起兵反清之首領曰大哥。故總理到美洲時。致公堂皆以大哥尊之。

(註三) 萬生與余主擬迎合中國士大夫當從留學界入手。竹枝園之會。在座爲總理萬生李書城程家燿時功致石志舉吳炳樞羅明道及余共九人。宴畢。總理偕萬生等盡臥廳下宿屋。納白履於室外。日人感知有支那革命首領到。

(註四) 陳少白原名陳白。馮君武原名同。

(註五) 萬生撰太平天國職史于癸卯年出版。總理爲作序文。總理有日名曰中山樵。故在清季諸同志咸以中山二字尊稱之。如前人之稱周濂溪朱紫陽陸象山王陽明。非犯諱也。見黃克強胡漢民等函牘。

(註六) 橫濱日本郵船會社華經理張果字能之。與總理有通家之好。陳夫人瑞芬原名香菱。會寄居張宅一年。總理居日本及越南南洋時。陳夫人恆爲往來同志洗衣供食。辛勤備至。同志咸稱其賢。

(註七) 癸卯後萬生爲美洲任大同日報筆政。余則赴香港主持中國日報。

(註八) 附萬生診太素脈。人言尙有十年壽命。昔日本提倡民權自由學者中江篤介著一年有半。此詩殆本此義。

題詞二

奉和自由兄六十三初度兼題革命逸史三集

莫紀彭

史佚天南一健翁。肯將直筆挽雷同。(註一)自從局散藉勛後。棉上何人說有功。
史佚天南一健翁。韓城猶復繼宗風。(註二)眼前已是千秋業。未必山林讓鼎鐘。
史佚天南一健翁。同盟勝利定全終。黃橙紅荔相思透。趁有江船吾欲東。
史佚天南一健翁。無求何必咄蒼空。午蔭已覺黃梁夢。付與殘陽聽晚鐘。
史佚天南一健翁。未曾烏蓋已騰弓。自古長安居不易。(註三)五年文富一身窮。
史佚天南一健翁。散綺晴霞五彩虹。(註四)好句得來真快意。披襟如對大王風。
史佚天南一健翁。好句來時可是空。若問舊遊在何處。黃花開遍也無蹤。
史佚天南一健翁。文章晚節益求工。雕蟲我亦有同好。慚愧當年號選鋒。(註五)
史佚天南一健翁。手栽蘭桂植庭中。使人孰有梁鴻妒。綽約榴裙未褪紅。
史佚天南一健翁。馮唐老矣不言功。却因早計謀生事。日望東歸學作農。
史佚天南一健翁。日寫麟經道未賄。定有擊孫纓膝上。吵翁故事說與中。

- (註一) 曾與自由兄十次國往還商會與中會無立時期。不謂同異院。
- (註二) 太史公被刑日。其族人畏禍。因改姓馮。從此二姓歷於尊疏。司馬氏之從入也。
- (註三) 借山谷句。
- (註四) 趙鳳產就講會南。本句云附假假補充論者。製其意。
- (註五) 辛亥廣州三月二十九之役。余奉有第二聯趙鳳產長。

題詞三

李和自由兄六十三初度并題革命逸史三集

溫補飛

行年七九未衰翁。少日豪華氣益雄。勝論起予常絕倒。隨時作劇亦和同。十年奔走歌彈
缺。三卷讀殘惜墨洞。亂後攜家仍忘福。孫枝繞膝漫和融。
行年七九未衰翁。永憶前游歎未窮。蓄目黔黎淪水火。參帷隆準辨華戎。斷蛇久已完新
命。數柱今猶未序功。惆悵稽顙成挫跌。龍無風澤怨敲弓。
行年七九未衰翁。創業艱難在眼。殺賊人成轡奮帶。復仇女豈吝疲癯。拾遺操簡逼垂
問。持論虛讓待新衷。金匱石藏宵有此。潛幽待訪表孤忠。
行年七九未衰翁。勿向明時怨道窮。創業艱難原我輩。守成宏濟付阿蒙。蠅營爭觸殊堪
笑。山水鈞游政每同。俯仰無慚酬自王。養生端在德符元。
行年七九未衰翁。嬰鏢脫纓唱大風。儘有豪情寄諷詠。尙能壯語憶汗隆。羣尊國老榮天
爵。時未共知懼此公。行樂及時宜自遣。便應耳順與心通。
行年七九未衰翁。國聚家人逆旅中。笑撫孫曾爭孝粟。平章息女作痴翁。室雖容膝居無
陋。語若闐堂意更通。夏午蟬鳴高枕臥。羲皇可傲北窗風。

題詞四

六十三自題十二首

馮自由

行年七九未衰翁。幼待孫公唱大同。細數同根多萎謝。空留後死發豐功。
行年七九未衰翁。回想當年歌大風。無量頭顱無量血。最憐鳴釜毀黃鐘。
行年七九未衰翁。倍守前盟貫始終。安得金田舊囑語。一堂高唱大江東。
行年七九未衰翁。太息民權尙濶空。三十三年民主夢。幾人撞撞自由鐘。
行年七九未衰翁。鬚髮皤皤勝太公。何處涓濱垂釣。滿天鷹隼嘆歲弓。
行年七九未衰翁。不爲時艱感困窮。多難興邦從古訓。好憑天運自輿中。
行年七九未衰翁。跪伏山環地一弓。水色嵐光都在望。詩情文思兩無窮。
行年七九未衰翁。壯志仍如萬丈虹。食量兼人姿少壯。酒憐夔足不禁風。
行年七九未衰翁。道恨稽勛大業空。日述見聞補殘缺。可能左馬遠追蹤。
行年七九未衰翁。願才糟糠并白工。多病多愁多遠見。良言時誡逞辭鋒。
行年七九未衰翁。繞膝羣孫待集中。預卜來年倭寇靖。故園同喚荔枝紅。
行年七九未衰翁。翹待還都共慶功。戰後萬般皆入軌。雍熙長作太平農。

本書第二集大意

一、本書第三集係將香港大風旬刊，及重慶中央周刊、三民主義半月刊、組織旬刊、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華僑先鋒、桂林黨義研究半月刊各雜誌所載革命逸史，重新整理，彙集而成。並根據事實時期人物三者分別先後，另行編排。

一、本書第一二三集均附有多年珍藏之革命時代圖畫墨跡銅版百數十幅，除第一集初版是在香港排印，曾經插八外，其餘第一集重版及第二第三兩集皆在陪都排印，以物料缺乏，未能影印製版，殊屬憾事。俟將來戰後物料充足時，仍當妥善改印，盡量補充，以饗讀者。

一、拙著中華民國編國史下編早已脫稿有年，各地人士來書敦促出版者，堆疊盈尺，著者以環境及時勢關係，未能早付剞劂，良用歉然。今特從下編內抽出可以發表之史料，先在本書次第披露，以供快觀。

一、本書所載史料，除就著者記憶力所及，分別錄出外，其餘概以己亥年（民國十三年）出版之香港中國日報，及著者多年保全之筆記函牘，民元臨時稽勛局調查表冊為底本。就中大部屬於著者個人所獨有，而為任何人所不知，即或稍知而不得其詳，吉光片羽，彌足寶貴。二十年來迭蒙各公私文化機關及諸作家盡量採用，或編入黨史，或選作教材，或改譯語體，或演

成副本，具見拙序信而有徵，殊深感幸。惟據材料將既大部為著者個人所擁有，一切記載與書有來源可尋，甚望一般採用拙作人士分別註明出處，以重責任及採美之識，文人所恥，此為文明國家尊重出版權及著作權所應爾，願其勉之。

本書可與民國十七年出版之拙著《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甲二編互相印證參考，蓋開國前革命史乃記述海次革命運動之卒末，而本書則特重團體組織結構及個人傳記故事，大足以補開國前革命史所未及。

、本書第四集稿件亦已寫作過半，預計一年內可以付梓，仍盼海內外諸老友繼續列舉所知，匡其不逮，至所 迎。

一、本書於清前年號概用甲子紀元代之，其下均註明公元後一九某年，或民國前某某年，以資識別。大抵前年海香港寫作者多用公元註釋，近在重慶寫作者多用民國前某年註釋，故以急於出版，未能整齊一律，讀者諒之。

革命逸史第三輯

與中會初期 孫總理之友好及同志

孫總理在乙未（一八九四年）九月與中會第一次企圖大舉革命以前，奔走滬內外各地，交遊至廣。茲調查總理自二十一歲（時為丙戌即一八八六年）肄業廣州博濟醫院至三十歲乙未九月重陽廣州失敗日止之友好及與中會同志姓名專略，分錄如左，亦研究吾國革命史者至有價值之資料也。

姓名

籍貫

職業

黨派及社團

陸皓東

廣東香山

與中會

原名中桂，與總理為總角交，後同創與中會，為乙未九月廣州革命流血之第一人。

鄭士良

廣東歸善

醫生

與中會

號弼臣 與總理同學于博濟醫院，乙未之役專任聯絡會黨。庚子（一九〇〇）

喜嘉利

年)惠州三州田之役實為主動。辛丑(一九〇一年)以暴病卒于香港。

美國

傳教師

基督教

總理十八歲在香港美國網紀慎教會，皈依基督教，即喜嘉利牧師為之施洗禮，陸皓東亦同日受洗。

區鳳擲

南海

傳教師

與中會

總理會從之攻讀國學，總理入基督教時，原名日新，其後區為改號逸仙，故在博濟醫院肄業及廣州懸壺問世，均用逸仙名義。乙未一役之後，區旋供職香港華民政務司公署。

嘉約翰

美國

醫生

基督教

博濟醫院院長，總理嘗從之遊一年。

何瞭然

不詳

教員

基督教

博濟醫院化學教員，總理嘗從之習化學。喜談佛偈，常以「不有而有而不有」一語作口頭禪，總理嘗屢傲之，用作話柄。

楊斐甫

新會

傳教師

基督教

博濟醫院助教，為該醫院初期學生，博通中外史籍，總理甚敬仰之。民國成立後，曾任農林部參事，後仍充傳教師如故，嘗向總理條陳治國規模數次。

尤椿堂

順德

醫生

基督教

博濟醫院初期畢業生，與總理頗友善，尤列即其族人。孫尤相識，是其介紹。

廖翼騰

惠州

商人

基督教

博濟醫院同視，癸卯（一九〇三年）至日本，總理嘗與同居，並為之介紹香港印務公司文裕堂代辦貨物生意。廖于癸卯年嘗入三合會。

尤列

順德

輿圖局員

與中會

號少統，別字令季，總理在博濟時已相結識，時人以總理等四人好談造

反，稱為四大寇，尤即其中之一人。

尹文楷

南海

醫生

基督教

區鳳輝之婿，與總理交誼最密，曾表天津西醫學堂畢業。總理廣州開設東

西藥局時，尹亦駐居醫師之一。乙未失敗後，總理所有醫書皆存香港尹宅。

總理親屬陳香堃曾寄寓尹家十載。

陳白

新會

報界

與中會

與總理在香港雅麗士醫學院同視，字夔石，別號少白，世稱四大寇之一也。

長於文學，與中會文告多出其手。己亥（一八九九年）在香港創刊中國日報，

為革命黨機關報之元祖。

楊鶴齡

香山

商人

與中會

世稱四大寇之一，以好談造反得名。有先代遺業在香港曰楊耀記，總理在滬學醫時，復假其店為革命談話所。民元南京政府成立，任總統府祕書。

康德黎

英國

醫生

基督教

雅麗士醫院院長。總理於乙未失敗後亡命至倫敦，為清公使龔照燠誘禁于使館，康得總理求援信，遂設法營救。總理出險。

毛生

英國

醫生

基督教

雅麗士醫學院教師，總理丙申（一八九六年）秋在倫敦避難時適返英京，因與康德黎同救總理脫險。

黃康衍

廣東

醫生

基督教

吳傑權

福建

醫生

基督教

二氏皆雅麗士醫學院同硯。後在新加坡行醫。庚子總理到新加坡時曾得其助力。

何壽

南海

律師

基督教

英國大律師兼醫學博士，雅麗士醫院即何為紀念其英籍亡妻雅麗士而設，曾在該院附設之醫學堂任教授醫學法律等科，故與總理有師生之誼。乙未與中

關心焉

會舉事之役，於對外宣傳及起草英文宣言，未得其力。

南海

醫生

基督教

鄭寶淇

雅麗士醫學院同視，嘗與世稱四大寇，同職一照，至今尚存。

福建

醫生

基督教

王澤民

雅麗士醫學院同視，後赴菲律賓濱行醫。辛亥（一九一一年）始入同盟會，并發刊公理報于小呂宋。

東莞

醫生

無

曹子基

雅麗士醫學院同視，後赴南洋行醫，因與保皇黨人發生關係，故絕少往還。

香山

商人

無

何穩田

澳門商人，嘗資助總理在澳門設立中西醫局行醫。

香山

商人

無

江英華

澳門商人，嘗資助總理在澳門設立中西醫局行醫。何任喜維新，其後康有為在澳門創辦真會及知新報，以何之助力為多。

新安

醫生

基督教

吳節薇

檀香山主生，與總理在雅麗士醫學院同視，且同班畢業。

香山

商人

無

孫總理在澳門行醫時。曾向鏡湖醫院立據貸借二千元爲開辦中西醫院經費。吳曾簽名爲借款保證人。

陳廣虞

香山

商人

無

陳之父芳爲檀香山巨商，與總理伯元眉有友誼，故總理在澳門行醫頗得廣虞之助。庚子後，陳少白在香港辦報，與廣虞時有往還。

王煜初

東莞

傳教師

基督教

常在香港澳濟會堂講教理，總理因往聽講識之。煜初卽王寵惠之父，乙未九月事敗之前一日，總理尙赴廣州河南友家婚禮，卽煜初爲其子寵光娶婦也。

程奎光

香山

水師統帶

與中會

程璧光之兄，曾任廣東水師統帶，甲午（一八九三年）總理及陸皓東九列奎光璧光程耀宸魏友琴鄭士良諸人嘗假粵垣廣雅書局內南園之擴風軒爲秘密談話所。乙未之役，奎光被逮，在營務處受軍棍六百而死。

程璧光

香港

水師艦長

與中會

乙未九月廣州之役，以未在粵參加得免。民四，任海軍總長，民六，率海軍南下護法，爲桂軍閩所暗殺。

程耀臣

香山

與中會

魏友琴

與奎光兄弟同族，乙未之役，被逮後瘦死獄中。
歸善 教員 與中會

孫眉

乙未之役，被懸賞通緝。
香山 農牧家 與中會

鄧官應

總理胞兄，字德彰，別號壽屏，在夏威夷茂宜島營畜牧，七人以茂宜王稱之。
總理在乙未一役，及以後諸役，屢屢得其接濟，總理從事革命學生無後顧憂者，乃兄之力也。
香山 紳士 無

陳甫

字陶齋，存紳士中思想最新，有盛世危言之著，總理在甲午北上之前，先至上海，由鄧介見王韜。
香山 商人 與中會

簡吉堂

甲午冬隨 總理自檀香山返香港參加乙未廣州之役，其後曾在中國日報服務。
香山 商人 與中會

黃桂

檀香山僑商，嘗與 總理拜盟為兄弟，乙未之役，頗得其助。
香山 商人 與中會

與孫眉交厚，後曾任清副領事，無所表見。

楊文納

香山

商人

與中會

總理之母舅。總理至癸卯冬，始在檀香山加入洪門團體，即湯進言之力。

鄭金

新安

商人

與中會

曾任檀香山海關譯員，與總理結識最早，且拜盟為兄弟。

鄭照

新安

商人

與中會

鄭金之弟，亦曾與總理拜盟為兄弟，近年歸國，任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委員。

關慶南

開平

商人

與中會

原名松蔭，檀香山僑商，同志以其年高行三，僉以三伯稱之。乙未大舉之前，嘗勸盧得資萬元，歸國勸助義師，事敗乃營建農場于香港屯門山，賴以自給。

庚子之役，與史堅加謀在粵垣奮動，屢敗不餒，民國後曾任開平縣長。

何寬

香山

檀香山商人

與中會

檀香山卓涉銀行華經理。總理在檀第一次開與中會成立會。即假座何之寓所。

鍾宇

香山

檀香山商人

與中會

與總理在檀島小學同學。後經營木廠致富。民國三十三年仍在。

李昌

香山

檀香山公務員

與中會

劉 祥

任禮為政府英文通事。兼陸記翻譯員。與中會成立奔走甚力。
新會 檀香山商人 與中會

黃華懷

與中會成立時被舉為會長。以後無所表見。
南海 檀香山商人 與中會

永和泰雜貨店司事。與中會成立時被舉為管庫。後赴墨西哥經商。曾列籍保皇會。

宋居仁

香山 檀香山工人 與中會

夏百子

新會 檀香山工人 與中會

以上宋夏二人同於乙未年返國。參加乙未九月廣州之役。

侯艾泉

香山 檀香山工人 與中會

李 杞

香山 檀香山工人 與中會

以上侯李二人同於乙未年返國。擔任運動香山會黨響應廣州起事。

林隆泉

香山 檀香山報界 與中會

任陸記報編輯人。程蔚南大得真助。

李多馬

惠州 檀香山商人 與中會

己亥年後列籍保皇會。為該會之中堅分子。癸卯後始覺悟脫黨。

鄭發	巫鳳	陸望華	李月	胡妹	黃慶培	尹煜傳	葉桂芳	陳孟謙	曾勝	程恆心	何學	黃繩鳳	李光輝	衛積盛	陸燦
香山	不詳	香山	新寧	開平	開平	香山	南海	新會	香山	香山	新安	南海	香山	香山	香山
檀香山工人	檀香山商人	檀香山商人	檀香山工人	檀香山工人	檀香山商人	檀香山工人	檀香山商人	檀香山商人	檀香山工人	檀香山商人	檀香山工人	檀香山商人	檀香山公務員	檀香山商人	檀香山報界
同上	興中會	興中會	興中會												

古 義	香山	檀香山工人	同上
梁 實	香山	檀香山公務員	同上
鄭仲昭	香山	檀香山公務員	同上
歐陽晃	香山	檀香山商人	同上
許 振	香山	檀香山工人	同上
黃 二	南海	檀香山商人	同上
劉 森	香山	檀香山工人	同上
梁澤袍	香山	同上工人	同上
林 輝	惠州	同上工人	同上
陳帝棠	香山	同上商人	同上
程 道	香山	同上商人	同上
駱 蘊	新安	同上工人	同上
曹 彩	香山	同上商人	同上
李衛雲	不詳	同上公務員	同上
林德琛	不詳	同上工人	同上
何 義	不詳	同上工人	同上

吳中會初期 孫德輝之友好及同志

黃 獲
陳炳階
程雨亭
伍雪生
鄧 壽
胡 廷
張丁貴
李 繪
伍 珍
黃 秋
譚 弼
容天照
鄭 全
譚 瑞
容吉兆
陸植生

香山
新甯
香山
香山
不詳
新甯
惠州
香山
新甯
南海
香山
香山
新甯
香山
香山
香山

同上商人
同上商人

同上
同上

劉登	香山	同上商人	同上
黃卓山	香山	同上商人	同上
陳天養	不關	農學家	同上
馮明	恩平	同上商人	同上
鄧顯德	開平	農學家	同上
鄧合	開平	同上工人	同上
伍子治	新寧	同上工人	同上
伍亞來	新寧	同上工人	同上
吳俊德	新寧	同上商人	同上
吳元德	新寧	同上工人	同上
資保	新會	同上工人	同上
劉宗	開平	檀香山商人	同上
鄭子昆	香山	同上商人	同上
林培	開平	同上商人	同上
鄧貴德	開平	同上工人	同上
鄧華彰	開平	同上工人	同上

與中舍初期 孫總理之友好及同志

陳檻君	香山	同上商人	同上
戴貴	新安	同上商人	同上
李林	新安	同上商人	同上
曾維高	香山	同上商人	同上
杜守傳	香山	同上商人	同上
葉金	不詳	同上商人	同上
程履臣	香山	公務員	同上
古同	香山	同上商人	同上
鄭仲	香山	同上商人	同上
唐雄	香山	同上商人	基督教
美國	以前曾與總理在檳島教會小學同硯。後僱總理在香港同日受耶教洗禮。	傳教	基督教
美國	總理在檳島小學肄業時。任小學教師。總理歸國時得其資助旅費。		
英國	教育家		基督教
威利士	卑涉書館校長。總理曾在是校畢業。生平篤信耶教。即受該校長薰陶之力。		
菅原傳	日本	傳教士	基督教

與中會初期 孫總理之友好及同志

任日本基督教會牧師。總理在檀興之結識。宮崎實藏兄弟即其作函介紹。

劉壽 新寧 檀香山商人 興中會

唐洪 香山 檀香山商人 興中會

劉卓 新寧 檀香山商人 興中會

謝萬寬 香山 檀香山商人 興中會

黃亮 香山 檀香山商人 興中會

卓海 香山 檀香山商人 興中會

曹遜 香山 檀香山商人 興中會

鍾木賢 香山 檀香山商人 興中會

李祿 香山 檀香山商人 興中會

鄒德明 香山 檀香山商人 興中會

謝壽海 香山 檀香山商人 興中會

與總理有感誼。自總理于辛亥冬函介梁啟超與旅檀興中會諸會員相識，諸會員遂多與保皇會發生關係，該處革命黨勢因而大減。癸卯總理重遊檀島，黨同志如前往還者實極少數。時程方辦一毫無宗旨之陸記日報，又號檀山新報，總理即憑藉該報，親自撰作論說與保皇黨之新中國報，大開筆戰，復由

許直臣

祖國延聘同志到穗主持肇政，革命黨之陣容爲之一新，程之力爲多焉。

香山

檀香山教員

興中會

原名許彥，少赴檀香山營商。與鄭金等同入興中會，因與孫總理李昌鄭金程
蕭南四人同拍照致被清吏指名通緝，乃易名彥辰，後任隆記報主筆。後創立華
僑學校，華僑子弟多出其門。

陳清

南海

橫濱商人

興中會

又名無繡清，於總理乙未春自檀香山歸國舟次橫濱時與總理結識，旋回
粵參加九月廣州之役，事敗後仍在日營小貿易。民國六年，在廣州長堤開設海
珠酒店，爲護法國會議員招待所。

馮鏡如

南海

橫濱商人

興中會

總理甲午十二月途過橫濱時，命其組織興中會，及九月之役失敗，總理借陳少
白鄭士良到日本，馮與其弟紫珊招待一切，被舉爲橫濱興中會長。

馮紫珊

南海

橫濱商人

興中會

鏡如之弟，任橫濱興中會司庫員，總理在廣州失敗後自日赴檀旅費，即馮氏
兄弟贊助之。

王韜

吳縣

文學家

太平天國幕僚

號紫盤，又號天南遯叟，俗傳會中太平天國狀元。總理所撰上李鴻章書，于甲午秋北上過滬時，曾謁王就正。

譚有發

三水

濶橫商人

興中會

字審初，業裁縫商，因聞總理在船上大談造反滅清，特登舟訪謁，後偕馮氏兄弟組織橫興中會。

湯商雲

福建漳州

教員

興中會

原名合吉，字肇春，少任俠好義，迭任香港灣仔國家書院教員及招商局總書記等職。庚寅（一八九〇年）與友謝讀泰等十人發起輔仁文社，以開通民智為務，倡反清復明之說。總理于乙未春自檀島回國，知楊等有志反清，遂約與合作，同組興中會。是歲與中會選黎會長一職，楊派堅欲擄得會長。總理遂以此席讓之。重陽起義之計畫既敗，乃亡命印度南非洲各地。庚子與中會與三合會哥老會聯合組黨，楊表示辭會長職，眾乃公推總理為總會長。惠州三洲田之革命軍敗後，清督督德壽派寇德刺殺楊于香港結志街英文學舍，諸同志葬之於香港英國墳場，至今未遷。

謝讀泰

開平

商人

興中會

字康如，庚寅歲與楊商雲同創設輔仁文社，乙未加入興中會，深通英文。專任

聯絡各西報記者，極爲得力。乙未失敗後，曾請華西報編輯，壬寅（一九〇二年）冬與洪全福李紀堂梁慕光等謀在廣州大舉，擬擁戴容閱博士爲中華民國大總統，其父屬洪門前輩，亦是役主動人之一。失敗後以憂憤死，民國後，讚泰久任港英洋行買辦，著有英文中國革命秘史行世。

何汝銘

香山

教員

基督教

宋嘉樹

字星儔，香港保羅書院院長，與總理及楊衢雲陳少白等友誼甚篤。

瓊州

傳教師

基督教

劉學詢

號墮如，總理于甲午冬北上過上海時識之，卽宋子文之父。

南海

紳士

紳士

字獨芻，清季進士。頗具帝王思想，甲午乙未間與總理時相遠從，極欲總理據之爲漢族皇帝，總理以理想陳腐，拒與合作。庚子拳匪禍起，總理及港紳何啓等力勸粵督李鴻章脫離滿清獨立，劉時在李督幕府。亦奔走此事者之一人。

左斗山

番禺

商人

與中會

廣州雙門底聖教書樓司理，耳聾而心熱，凡上海廣學會出版新學書籍，均採運經售，言新學者咸集其門。總理初在粵垣行醫，卽懸牌于此。書樓內進，爲基

督教禮拜堂，乙志起事之文件器具多藏其中，事敗後，左被捕入獄，由美領事保釋。

廖德山

開平

博濟醫院畢業醫生

基督教

梁乾初

開平

博濟醫院畢業醫生

基督教

廖文卿

不詳

醫生

興中會

余育之

新寧

商人

興中會

香港日新銀號及跑馬地櫛園主人，乙未之役贊助義款萬數千元。民國前數年家已中落，近年任上海冠生園招待員。

黃詠商

香港議政局員黃勝之子，香港興中會總機關定名曰乾亨行，即黃所建議，嘗醫

寓蘇杭街洋樓作起事經費。

黎德

英國

報界

無

香港德臣西報記者，對於革命外交贊助頗力。

鄧勤

英國

報界

無

香港士蔑西報記者，嘗著論反對清政府，為當局告誡。

香竹文

美國

傳教師

憲督教

常出入聖教書樓禮拜堂，與黨人過從甚密，乙未之役黨人賴其傳遞消息，脫險者頗衆。其子香雅各，現任嶺南大學顧問。

王賈甫

花縣

傳教師

與中會

駐聖教書樓內禮拜堂牧師，乙未之役，以收藏軍械失事，亡命日本，其後歸粵，頗與官場中人往還，故黨人避之若鶩。

徐善亭

香山

牙醫

與中會

周超岳

南海

商人

與中會

初爲輔仁文社會員，其後迭加入與中會及同盟會。

朱貴全

不詳

會黨

與中會

乙未之役，自香港率同志二百餘人入粵在碼頭被捕，與陸皓東同日殉義。

丘四

不詳

會黨

與中會

乙未之役，自香港率同志二百餘人入粵，事洩被捕，與陸皓東同日殉義。

程懷

香山

工人

與中會

程次

香山

工人

與中會

梁榮

番禺

工人

與中會

以程懷等三人，均于乙未九月初十日在機關與陸皓東同時被執，因供認爲在內傭工，且其狀類工人，故清吏釋之。

陳廷威

番禺

水師將弁

與中會

曾在兵船充當大副，孫總理甲午到滬時，由鄭官應介紹相識。乙未回粵參加義舉，後數年自向粵督岑春煊投効，得充水師統帶，因賄案被岑所殺。

朱浩

清遠

會黨

與中會

湯才

花縣

會黨

與中會

陳煥洲

南海

會黨

與中會

李芝

南海

會黨

與中會

吳子材

潮州

會黨

與中會

莫亨

順德

會黨

與中會

黃麗彬

清遠

會黨

與中會

大炮梁

清遠

會黨

與中會

朱淇

南海

教員

與中會

字籛孫，與中會之前滿檄文稿，係出其手筆，朱之兄難生充粵垣清平局委員，知乃弟與黨人密謀起事，竟向清吏告變，希圖陞官發材，是爲乙未失敗原因之

一。事後黨人莫不築矢于朱洪，吐為不義。朱乃在香港創辦膠州日報。旋至北京，繼設北京日報。民國成立，香港中國日報移粵，重提朱寶友舊事，區鳳舉乃專函為其辯冤，謂是乃兄個人所為，與朱無關云。

容星橋

香山

商人

與中會

容閩老博士之姪，乙未後數年，任漢口俄國某洋行買辦，庚子唐才常林圭謀在鄂省大舉，總理奉前曾函介林圭親之，富友粟一役頗得其助。是歲七月唐林等事敗殉義，清吏同時派兵捕容，容化裝輪船運滬，苦力得免。其後任香港文裕堂及大新公司司理。

楊心如

香山

商人

與中會

任台北永樂可樂時行買辦，乙未失敗，經商台灣，陳少白于丁酉（一八九七年）到台灣，頗得其助。

以上所述，祇以乙未九月雲陽日廣州革命失敗之期為限。自乙未九月失敗之後，總理定跡遍天下，所結中外豪俊，盈千累萬，難更僕數。在與中會會員，創自乙未失敗，繼至庚子八月惠州革命軍起之六年間，經總理及楊衢雲陳少白鄭士良等收攬者，實繁有徒，然大體尚斑斑可考，容俟調查續佈。若夫庚子八月以至辛亥革命，中間經過同盟會所發動諸役及海外僑胞之參加，義風所播，趨之若鶩，殊非片紙所能殫述者矣。

興中會始創於檀香山之鐵證

孫總理於民元前十八年甲午冬手創興中會於檀香山，爲當年興中會員及今日一般國民黨員周知之事實。而總理遺教中且有「乃赴檀島美洲創立興中會」之自述，則是檀香山之爲興中會發源地，可謂毫無疑義。余於「元前十七年乙未九月興中會第一次在廣州舉義時，方十四歲。是年秋冬間，總理偕陳少白、鄭士良兩先生亡命至橫濱，與吾父鏡如公組織駐日興中分會，且同下榻於徐家所設之山下町五十三番文經印刷店。余因是得與總理及陳鄭兩先生朝夕親炙，並熟聆興中會先後創設於檀島香港之故事，裨益良多。民十七年及二十五年余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及「革命逸史」相繼出版，二書均敘述檀香山爲興中會發源地，並紀實也。近閱中央週刊第五卷第三十四期始知有人主張興中會於民前二十一年創於澳門之新說，尤以吾友鄒君海濱持之最力。是說倘能成立，誠不失爲黨史上之新發現，然而事實具在，無可移易。余爲興中會員日前生存十數人中之一人，存良守璞，責無旁貸，謹將管見，並提出物證人證爲發生異議者一解釋之。

致鄒君海濱所主張「興中會於民前二十年創於澳門」之說，其唯一之論據，爲在倫敦出版之總理自著「倫敦被難記」一書，是書原本爲英文，上海民智書局及其他書局多譯出出售，惟譯文各有不同。鄒君所根據者，大概爲民智書局或三民書局譯本，其譯文爲：「予在澳門，

始知有一種政治運動，其宗旨改造中國，故名之曰青年會。然細觀英文原文，則譯文與原意義相差太遠，且有畫蛇添足之嫌，茲錄載英文原句如下：

It was in macau that I first learned of the existence of a political movement which I might best describe as the formation of a Young China Party

此段英文原意，應譯作「余早年在澳門，始知有一種政治運動之存在，此種政治運動大可名之曰少年中國黨之形成」，方不失其真。蓋原文祇稱「少年中國黨」，而並無與中會三字，少年中國黨與與中會，有同風馬牛，與中會始終未聞有少年中國黨之英文名稱，固不得武斷謂與中會即「倫敦被難記」所謂少年中國黨也。又英文原本並無「其宗旨在改造中國」一句，譯本故意添入此語，尤為畫蛇添足。各書局之譯者以不解英文原意，勉強附會為與中會以迎合潮流，可謂大誤。而讀譯本者不知譯本誤譯，竟從而錯認「少年中國黨」一語之普通名稱為後二年產生之與中會。則尤大誤特誤矣。故主張「與中會於民前二十年創於澳門」之說者，如不能證明與中會附有英語「少年中國黨」之名稱，及提出少年中國黨即是與中會之相當考證，則其說可謂根本不能成立，應自宜掃取消真主張可也。

考被難記所述，余早年在「澳門知有一種政治運動之存在，大可名之曰少年中國黨之產生」一語，實為「總理當日對英人之外交措辭」。蓋香港乃清末四大寇孽降放言無忌之政談所，亦為與中會本部之策源地，乙未九月廣州一役雖經營失敗，然黨中潛勢力猶密佈於廣惠瓏。

仍倚香港爲捲土重來之出發點。香港既爲英人殖民地，其官吏時有壓迫黨人以交徵清政府情事，總理爲未來贊助起見。不得不諱言香港二字，而以澳門代之。實則被難記所述「早年余在澳門」一段文字，澳門二字當作香港讀之，始無悖於事實。在孫文學說第八章亦有「當時雖在英京。然亦寧多忌諱」之自述，可知總理當日不便直承爲與字會首領，且諱香港爲澳門，因別有苦衷也。

或疑被難記所稱「少年中國黨」爲當時一種政治運動之固有團體，亦屬大誤。蓋「少年中國黨團」一語，乃東西各國維新黨之普通名辭。自瑪志尼創設「少年意大利」之後，他國改革政治之團體。以少年某國自稱者，不一而足，少年土耳其即其一例。我國志士之自稱「少年中國」者，尙在土耳其之先。民前十年王寅秦毓鎰程家樞葉瀾及余等在東京發起中國青年會。（與耶教青年會性質不同），其英文名字卽爲 Young China Association。同時梁啓超在新民叢報之筆名，自號「少年中國之新民」。民前十二年已酉庚戌間旅美同盟會員李是男等組織「少年學社」及「少年中國報」於舊金山，其英文名字均稱 Young China。此足證明「少年中國」之一名辭，實爲我國維新黨之通稱，且在民前十七八年以前我國稍具政治性質之團體，尙無革命立憲、排滿保皇及急激和平之分。康有爲所設南學會、強學會、揚儒學謝靈濤等所設輔仁文社，尤列所設興利蠶子公司。總理所設農學會，皆可以維新黨稱之，卽名之曰少年中國黨人之組織，亦無不可。就中總理之組織農學會於廣州，其目的在於交結耆紳以進行革

命工作，時在澳門行醫後二年，及檀香山與中會成立後一年，實爲與中會之別動隊，由上述可知。總理所稱「少年中國黨」，乃當日一般維新志士之通稱。在民前十八年甲午以前，吾國持激烈主義之志士尚無此種團體結合。康有爲所設之南學會強學會，公然以請願變法爲號召，旗幟似較鮮明，特。總理以康有爲夜郎自大，目空一切，勢難與之合作耳。○事詳余著革命逸史第一集第七十二頁。

關於與中會始創之地點及時期問題，當以民二十一年陳君少白答覆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一書爲最有力之文證。在總理肄業香港雅麗士醫校時期，及與中會成立前後，諸同志中與總理關係密切者，以陳君爲最，總理蓋不啻倚之爲左右手，其言至有價值。今錄原書於下，以供攷證：

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先生鑒：來示敬悉。承問與中會創立年期。查逸公係於甲午夏威夷島（檀香山）吹唱革命，此會實創於是時。是年底由檀返香港。翌年乙未正月僦屋士丹頓街。係開會而已。漢民君玉質之說，去事實略遠。

逸公畢業於壬辰之秋。旋問世於澳門，癸巳創東西藥局於羊城，甲午去羊城而之上海，稍作逗留，遂往檀山。王癸兩年並無開會立黨之事。馮自由君乙未之說，應係指回國後而言，仍非事實也。自由按：黨史會函似有誤會，蓋余所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係於民十七年出版，已明載與中會於甲午冬創設於檀香山，而與中會本部則於翌年乙未正月成立於香港矣。

肅此致敬著祺，陳少白拜啓。二十一年十一月八日。

吾人祇據陳君函中「壬癸兩年並無開會立黨之舉」一語，便足以打消民元前三十年舉中會創設於澳門」之異說而有餘。其他之研討，特無關宏旨之彼節問題耳。陳君謂「總理於甲午夏從上海赴夏威夷一節，中間尙漏去」北上天津，上書李鴻章，條陳變法無效」等事。據陳君以前告余謂：「總理於甲午春因在廣州藥房業虧折，失意歸鄉，十餘日後，忽來香港，持所撰上李鴻章密草稿相商，旋偕陸皓東赴上海，復北上至天津，由羅豐祿介紹求謁李鴻章，條陳改革，以李拒絕延見，遂南下而之檀島云云。」（參詳余著開國前革命史）證以陳君此函，則「總理是歲之旅程，可分五期：即春間從香港至上海，夏間從上海至天津，秋間從上海至檀島，而抵遠檀島則已在秋冬間矣。嗣與中會成立，遂於年底首途回香港，組織乾亨行爲實行機關。故與中會於甲午冬始創於檀島之事實，洵爲確鑿不磨，毫無疑義。

此外尙有二種理由，足以證明與中會創於澳門一說，爲不足信。與中會爲反清復漢之革命團體。總理既聯合同志結盟組黨，其誓辭曰「驅逐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衆政府」，則是從與中會成立之日起，便與滿清勢無兩立，決無再向滿清管撫上書請願改革執政之理。由此可知「總理北上求謁李鴻章之前，尙未有與中會之組織彰彰明甚。又攷「總理在澳門行醫」時期爲民前二十年壬辰。主張與中會於澳門之說者，殆謂與中會之創設即在「總理行醫於澳門時期，其理由亦至薄弱。蓋開會立黨必須聯合生平志同道合之密友，而後可以成立具體之組織。

今乃並生平密友如所謂四大寇者亦未參預，則此種團體之有無產生，更可知矣。以余所知，當日總理在澳門所結交者，僅有鏡湖醫院之少數紳商何穗田吳節徽陳庚如等，此輩徒知利祿，毫無國家思想，豈可與言排滿復國。故主張與中會創於澳門一說，卽無異謂總理於民元前二十年脫離舊日同志，一人自創設與中會於澳門，此必不可能之舉也。稍明與中會掌故者，當無不洞察其說之無以自圓矣。

要而言之，欲探求與中會之掌故，首宜向舊日之與中會員詳徵博引，乃可得其真相。若徒恃誤譯原文之譯本而遽下斷語，則猶隔靴搔癢耳。查現在生存之與中會員尙有十餘人，請試舉其姓名地址，以供發生異議者之諮詢可乎。計在檀香山入會者，有鄭照、許直臣、鍾宇、會長羅四人；鄭許鍾三人均於甲午冬加盟，曾君則於民前九年癸丑加盟，鄭鍾曾三君現在檀島，許君則於龍巖香港淪陷後由港移居澳門。在香港入會者，有余育之一人。余君係乙未春加盟，現在上海冠生園供職，在日本橫濱入會者，有溫炳臣、黃煒民、及余三人，均於乙未冬加盟。余君現仍居橫濱，黃君於抗戰後歸國，現居澳門。在南非州魯尼士堡埠入會者，有霍騰剛一人，現仍在香港經營萃文書店。其他碩果僅存可屈指數者，寥寥無幾。則是目前生存之與中會員，至多不過十數人而已。吾願今之發生異議者，更向目前生存之與中會員一一請益，自可獲得無數與中會成立前後之新資料，當較誤讀錯譯之傳聞，被難記爲優勝萬萬也。

此文乃應中央黨史會之諮詢而作，蓋自邵君海濱對於總理所述「赴檀島創立與中會」之

遭致發生異議後，黨史會因之開會研究多次，對於與中會首創之地點問題，迄未解決。迨奈於去冬自香港飛險來滬。張君溥泉特訪余徵取意見，余卽以上述理由分別答之。張君頗以爲然。最近黨史會爲此問題，先後召集委員會及小組會，討論此事，附列席語同志無不贊同與中會創於澳門之主張者，足見此種異議已無成立之餘地。余於黨史會爲纂修。於鄒君爲良友，抱殘守缺，固屬義不容辭，辯惑釋疑，亦爲勢非得已。用是不得不根據事實，以闡明一切。倘鄒君及二三發生異議者更能提供別項新證據，以自圓其說，則余極願相與再事研討，以重史信。是亦吾輩應存之責也。

與中會時期之革命同志

清季革命黨人才從事革命建國工作。可大別爲二大時期：從甲午（一八九四年）興中會在檀香山成立以至乙巳（一九〇五年）六月同盟會在東京成立，可以謂之與中會時期。從乙巳六月同盟會成立以至辛亥（一九一一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義，可以謂之同盟會時期。在此兩時期中之革命同志，非一定爲與中會員或同盟會員，凡曾參加組織團體發動義師著作文字捐助餉項等革命工作者，皆得謂之革命同志。舉例言之，在與中會時期，除與中會外，尚有庚子（一九〇零年）七月唐才常林錫圭等之自立會；壬寅（一九〇二年）三月章炳麟秦乃山等之支那亡國紀念會；壬寅十二月洪全福梁慕光李紀堂等攻取廣州之運動；壬寅秋葉瀚董鴻禕秦毓蓀等之東京青年會；癸卯（一九〇三年）冬胡華亭黃吉亭劉貞一等之日知會；甲辰（一九〇四年）秋黃興劉揆一馬福益等之華興會及同仇會；甲辰冬陶成章蔡元培徐錫麟等之光復會等等，皆在革命史上著有相當之勞績。不過與中會倡義最早，足以領導全國後起之同志，羣集于革命排滿之鵝的耳。故從甲午冬至乙巳六月之十年間，可以統括稱之曰與中會革命時期。

更就與中會歷史而言，除最初甲午（一九〇四年）乙未兩年，孫總理楊衢雲等收攬之首義黨以外，乙未九月廣州失敗後，海內外各地設分會者祇有數處。計孫總理經手設立者，有橫濱

與中會，會員僅馮鏡如譚雲等三十餘人，余其一也。楊循雲經手設立者，有南非洲英屬致埠之與中分會，會員有華民占多數十人。陳少白經手結納者，有香港趙滿潮吳文秀容祺等數人，此外則爲參加庚子惠州三洲田革命軍及廣州史堅如轟炸撫臺兩役之烈士，爲數亦復不多。孫總理於癸卯秋嘗爲余言，與中會員惠州一役失敗後，極少收復黨員，祇於壬寅冬在安南河內收得黃隆生羅傳楊壽彭數人。及癸卯甲辰兩年間在檳榔嶼金山收得會長羅毅協鄭華英等三十餘人云。故 總理於庚子九月至乙巳秋，結識留學界志士及熱心華僑無數，多未便之加入與中會。如癸卯（一九〇三年）冬所設之東京革命軍事學校學生乙及乙巳春夏間所組織之留歐革命團體會員，其齊章皆未列入與中會三字，卽其明證也。入民國以來，與中會與相繼凋謝，及今生存可稽者，屈指不過十餘人。惟聞近年尙有人假借與中會名義在粵活動者，竊余所知，蓋辛亥廣州光復之後，嘗有黠者多人擁戴孫總理之兄眉，以恢復與中會相號召，此輩實與辛亥光復後之同盟會員性質相同，事實上皆不能謂爲與清季革命工作有關係也。

可稱爲與中會時期之革命同志者。約分五種：一爲與中會員，二爲其他革命團體之會員，三爲宣傳革命之各日報雜誌記者及出資者，四爲捐助餉餉精者，五雖未入黨而曾擔任頗當工作者，此外尙有一種爲初年會黨提倡革命有功，而後乃變節歸降，如梁啓超歐陽甲劉光漢等人者。在後見者流，或以爲不啻廁諸羣賢之列，然功是功，罪是罪，事實具在，不容抹煞。仍當據實直書，以全公道，知我罪我，所不計也。

陳帝棠	程道	駱璣	曹彰	李鴻雲	林德珠	何義	黃後	陳炳階	程雨亭
伍雲生	鄒秀	胡廷	張丁貴	李翰	伍珍	黃秋	譚弼	容天照	鄺全
譚瑞	容吉兆	陸檀玉	劉登	黃卓山	陳天養	馮明	鄧顯德	鄧合	伍子洽
伍亞來	吳俊德	吳元德	黃保	劉宗	鄭子見	林培	鄧貴德	鄧華彩	楊伯貴
劉繼發	賴養	馮泳明	李潤貴	黃木	張丁	張福如	李照	許進	許帝有
陳五和	黎顯祥	黃純	李超	吳桓	陳檻君	戴貴	李林	曾維高	杜守傳
葉金	程辰臣	古同	鄭仲	管原傳	劉壽	唐洪	劉卓	謝萬寬	黃亮
卓海	曹壽	鍾木賢	李祿	鄒德明	程蔚南	許直臣	陳清	馮鏡如	馮紫珊
王韜	譚有發	楊衢雲	謝讀泰	宋嘉樹	劉學詢	左斗山	龐文卿	余育之	黃詠商
黎德	鄧勤	香什文	王質甫	徐善亭	周超岳	朱貴全	丘四	程懷	程次
梁榮	陳廷威	朱浩	湯才	陳煥洲	李芝	吳子材	莫亨	黃麗彬	大炮梁
朱洪	容星橋	楊心如							

以上陸皓東等一百七十三人皆為與中會會員或贊助革命之同志。其籍貫導略，已載拙著「與中會初期孫總理之友好及同志」一文中。茲不贅述。

趙明榮

新會

橫濱僑商

與中會

乙未

基督教徒，廣福源商店東主。孫總理乙未九月失敗後，亡命至日本，嘗持教友

趙燾琴

介紹函見之。橫濱與中會成立時，被舉為司庫不就。

新會 橫濱僑商 與中會 乙未

基督教徒，明樂族弟，亦廣福源號東主，被舉為橫濱與中會書記。後嘗組織華僑學校，與康徒主持之大同學校相抗衡。

黎炳垣

南海 橫濱僑商 與中會 乙未

字煥輝，法國郵船公司橫濱支店買辦。庚子後，孫總理常假其寓所為通訊機關，并以家專托之。橫濱與中會員始終未脫離關係者，祇有數人，黎其一也。已酉春在橫濱逝世。

溫遇貴

南海 橫濱僑商 與中會 乙未

某洋行買辦，溫炳臣其姪也。

溫芬

海 橫濱僑商 與中會 乙未

字炳臣，在某洋行任職，孫總理寓橫濱時常在寓所充任招待。近年仍在日營煤炭生意。民二十四年馮自由赴日養河，嘗過橫濱訪舊，時該埠與中會員生存者，祇剩炳臣及黃煥文二人，年皆逾七十矣。

陳才

南海 橫濱僑商 與中會 乙未

營包裏生意。陳和之兄也。

陳和

南海

橫濱僑商

興中會

乙未

號大池和，業打包工人，常為孫總理管理庶務，總理往來日本南洋間輒辦之行。丙午後在南洋逝世。總理嘗戲撰一聯曰，「陳和叔冷巷失鞋」，即指此人。

黎炳輝

南海

橫濱僑商

興中會

乙未

黎炳垣之叔，東昌打包店東主。

梁送輝

南海

橫濱僑商

興中會

乙未

廣萬泰商號東主。入會未久，即不生關係。

鄒曉初

香山

橫濱僑商

興中會

乙未

莫英國保險公司買辦，入會未久，即不生關係。

黃煥文

香山

橫濱僑商

興中會

乙未

英國郵船公司買辦，民國後，任國民黨橫濱支部長多載。

馮樹龍

南海

留學生

興中會

乙未

字建華，十四歲從父命入會。時在乙未十月橫濱興中會成立後二星期，誓章上即用原名「懋龍」二字。至己亥（一九〇〇年）冬，始易名「由」。當時孫總理嘗語其父鏡如，謂入會者以懋龍為最年幼。語詳革命逸史自序。

王熾 王進 陳妹 何熾 馬子方 馬康 何益 江均 何禮 梁伯佳 張果

番禺 番禺 順德 順德 順德 順德 順德 順德 順德 順德 順德

南非洲商人 商人 工人 工人 工人 工人 商人 工人 工人 工人 工人

興中會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丙申 (一八九七) 丙申 丙申 丙申 丙申 丙申 丙申 丙申 丙申 丙申 丙申

以上王熾等十人皆為非洲僑。於辛申年楊樹雲遊非洲時。與黎民占同時入會。
香山 橫濱僑商 基督 字館之。日本郵船公司買辦。與 總理有通家之嫌。其女阿熾。嘗拜總理。為 誼父。

南海 橫濱僑商 興中會 戊戌

人和洋服店及永樂酒樓東主。黨人集會聚餐常假摩永樂樓舉行之

程美徒

廣東

橫濱僑商

中和堂

戊戌

某德國洋行書記，陳少白九列等在橫濱號召工界成立中和堂，以抵抗保皇會，翟會被舉中和堂會長。

楊少佳

香山

橫濱僑商

中和堂

戊戌

鮑唐

香山

橫濱僑商

中和堂

戊戌

黎民占

廣東

南非洲僑商

興中會

丙申（一八九七）

乙未失敗後，楊衢雲嘗在南非洲英屬數埠創立興中會，黎嘗密產隨楊回國參加革命工作，自楊殉義後，無人能知當時南非洲黨務，今日所知該處會員姓名，

霍汝丁

廣東

南非洲僑商

興中會

丙申

宮崎寅藏

日本熊本

學者

興中會

丙申

號勝剛，民元後回國，在港創設萃文書莊於香港荷理活道六十號，至今尚存。號滔天。與孫總理及陳少白相識在丙申年後，日本志士贊襄吾國革命事業者，以此君為最努力。從戊戌年至民十四總理逝世，未嘗少懈。著有「三十三

年之夢」，述參加吾國革命願詳。

平山周

日本

學者

興中會

丙申

與宮崎同時結識。孫總理，戊戌政變，嘗至北京救梁啟超出險，後偕畢永年赴湘鄂各省交結秘密會黨，至丁未（一九〇七年）因事與總理不合，往還漸疏。

章炳麟

浙江餘杭

學者

台北日報

丙申

字枚叔，號太炎。丙申與梁啟超汪康年同發刊時務報于上海。戊戌政變以黨禍避地台灣，始在台北日報高唱排滿。己酉（一九〇〇年）秋至日本，由梁啟超介紹與孫總理相識。庚子與唐才常等在上海開設國會，因宗旨不合，憤然剪除辮髮。壬寅與秦乃山馮自由等十八組織支那亡國紀念會于東京。癸卯以上海蘇報案繫獄三載，丙午出獄後，始加入同盟會，兼任民報總編輯。

譚嗣同

湖南瀏陽

學者

無

丁酉（一八九八）

字復生，戊戌政變被殺六士之一。著有「仁學」一書。提倡排滿及改造社會盡力。

容祺年

香山

台灣僑商

興中會

戊戌

吳文秀

福建

台灣僑商

興中會

戊戌

趙滿潮

廣東

台灣僑商

興中會

戊戌

戊戌夏，陳少白至台灣，以同志楊心如之介紹，收攬興中會員數人，即容祺年

梁啓超

吳文秀遺滿湖等費八也。

新會

學者

清議報

己亥（一八九九）

韓文舉

番禺

學者

清議報

己亥

歐築甲

歸善

學者

清議報

己亥

羅普

順德

留學生

清議報

己亥

戊戌政變後，亡命至日，己酉春，由宮崎寅藏介紹與孫總理相識。是歲秋與總會商組織新黨事，以康有為壓抑而止。辛丑（一九〇一年）發刊新民叢報及新小說，鼓吹破壞論及民族主義頗力。及由新大陸東歸，宗旨頓變，乃有「吾遊美國而夢俄羅斯」之怪論。在壬寅以前，國內青年受其學說影響最巨。

字樹園，筆名捫髻談虎客，康徒中主張急激主義者以韓為最，其言論常見于新民叢報初期。

字雲樵，筆名太平洋客，初在橫濱清議報鼓吹湯壽潛革命，為其師康有為所斥。辛丑壬寅間，在北美創刊大同日報。主張廣東獨立，後有「新廣東」一書印行，甚博世人歡迎。其後宗旨頓變，迭在舊金山文興報及新加坡總匯報反對革命，前後如出兩人。

字孝高。嘗在清議報譯述日人柴四郎所著「佳人奇遇」一書。又托名羽衣女士，

張智若

撰「東歐女傑」小說，均屬倡導革命之作。

廣東

留學生

清議報

己亥

羅伯雅

康徒中以運動綠林會黨著名，與孫總理陳少白往還頗密。

廣東

學者

清議報

己亥

梁子剛

在康徒中亦以運動綠林會黨著名，嘗與劇盜區新傳贊開等往還。世稱上嘗請求康有為退休之康門十三太保，羅即其一入也。

廣東

留學生

清議報

己亥

梁永年

橫濱福生泰號少京主，嘗拜康有為門下。己亥梁啓超與孫總理高談革命時，梁亦與高榮烈之一人。

湖南長沙

學者

與中會

戊戌

顧善培

字松甫，湖南拔貢生，與湘鄂會黨關係至深，譚嗣同倚之如左右手。戊戌政變後東渡，謁孫總理加入與中會，并引湘鄂哥老會龍頭李雲彪李鴻恩等多人至香港共圖大舉，後以李等等多惟利是視，憤然遷迹普陀，披剃為僧，釋名悟玄。

浙江諸暨

政界

無

己亥

錢洵

字孝懷，嘗佐岑春煊幕府，好談新政，己亥秋古梁啓超介紹與孫總理相識。

浙江

政界

無

己亥

唐才常

字念劬，與章炳麟梁啟超均屬舊交，爲錢玄同之兄，好談新學，己酉任駐日留學生監督。由梁啟超介紹與孫總理相識。

湖南瀏陽

學者

自立軍

己亥

字佛塵，嘗任長沙時務學堂教授，戊戌政變後，日謀舉兵獨立。己亥秋東渡，由畢永年介紹，孫總理商量合作，庚子在上海創立正氣會爲運動機關，又組織自立軍于湘鄂皖各省，以欲得康梁自海外接濟，故又號勤王軍，是年七月漢口寶順里總機關事洩失敗，唐及同志殉難者二十餘人。

史堅如

番禺

學生

與中會

己亥

原名文緯，澳門榕致書院（卽今嶺南大學之前身）學生，初由日人高橋謙介見陳少白楊衢爭，遂入與中會。庚子夏，孫總理令與鄧蔭南共圖攻奪廣州。是歲閏八月，惠州革命軍起，堅如乃埋炸藥于撫署後樓房，謀炸粵撫德壽，期以牽制清軍。彈發而德壽不死，堅如旋被逮，死之。是爲九月初六日事。

史古愚

番禺

學者

與中會

己亥

堅如之長兄，堅如之從軍革命工作，與有力焉。辛亥秋，廣東光復，任粵海關監督。

史憬然

番禺

醫學生

與中會

己亥

堅如之妹，辦事沉毅勇敢，爲堅如之大助。辛丑在廣州染疫，死于其戚張竹君所創之醫院。

林錫圭

湘陰

留學生

自立軍

己亥

字述唐，湖南時務學堂學生，己亥秋東渡，肄業于東京高等大同學校，是歲冬應唐才常命回國主持自立軍，凡對于湘鄂皖發動計畫，多出其手。嘗規定漢口爲中軍，林自統之，及粵洩，與唐才常同罹於難。

秦力山

長沙

留學生

自立軍

己亥

原名鼎彝，號翠黃，湖南時務學堂學生及東京高等大同學校學生。庚子夏北上，運動義和團反清復漢，不成，乃赴漢口加入自立軍，擔任皖省大通發難之責。七月十五日，在大通先期舉兵與清軍劇戰三日，以援絕解散。辛丑在東京發刊國民報，壬寅與章太炎組織支那亡國紀念會。乙巳南渡緬甸，主持仰光新報，所撰革命箴言，啓迪華僑益有力，丙午在滇邊病死。

李炳寰

還南慈利

留學生

自立軍

己亥

湖南時務學堂學生及東京高等大同學校學生。己亥冬返國，庚子與唐才常同時殉義。

田邦璿

慈利

留學生

自立軍

己亥

字均一，與林錫圭等同視，己亥冬返國。庚子自立軍之役，任安慶發難之責，與唐林等同日遇害。

蔡忠浩

湖南武陵

留學生

自立軍

己亥

字述珊，與林錫圭等同視。庚子漢口寧敗，在湘被逮死之。

蔡科

香山

留學生

自立軍

己亥

字澤奇，天津北洋書院學生，己亥東渡入東京帝國大學，冬間聞唐才常謀在湘

鄂起義，毅然起之，與唐同日就義。

鄧葆丞

福建

留學生

自立軍

己亥

字幼周，天津北洋書院學生，己亥肄業東京日華學堂，與林錫圭同赴漢口，寧

敗同日殉義。

傅慈祥

湖北

留學生

自立軍

己亥

字良弼，武昌自強學堂學生。己亥東渡入成城學校，是歲冬返國，參加自立軍

之役，與唐林同日殉義。

蔡丞祥

直隸

留學生

自立軍

己亥

字蔚文，天津北洋書院學生。己亥東渡入東京日華學堂。旋赴漢口參加自立軍

之役，與唐林同日就義。

戴寶章

湖北

留學生

自立軍

己亥

字元丞，戊戌以官費留日，為公使館學生，與孫總理往還最密，庚子秋，加自立軍之役。事敗，避匿友人家得免，留東學界掛版之譯書彙編及國民報皆其主持之。辛丑，復在上海發刊新大陸月刊，亦鼓吹革命排斥保皇之作。

安應霖

不詳

留學生

自立軍

己亥

南洋公學學生，乙亥入東京日華學堂，庚子秋歸國，死於漢口富有票之役。

沈翔雲

浙江烏程

留學生

自立軍

己亥

字虬齋，湖北自強學堂學生。己亥以官費派赴日本，與孫總理往還至密。庚子秋參加唐才常之役，至上海而事敗。其後發刊國民報于東京，旋遊香港南洋，以所圖屢失敗，遂息影故里多載。辛亥上海光復，任都督府參謀。癸丑秋，民黨敗挫，匿居滬租界，為護軍使楊善德誘殺。

吳謙貞

湖北雲夢

留學生

自立軍

己亥

字緩卿，留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庚子會參與自立軍之役，事後甚為鄂督張之洞所忌。畢業後歸國，漸擢至陸軍統制。辛亥武昌舉義，山西響應，清廷以吳繼任晉撫。吳屯兵石家莊，謀與張紹曾共襲北京，為清廷所遣刺客暗殺。

劉日剛

湖北

留學生

自立軍

己亥

吳中會時期之革命同志

編者

吳念慈

日本士官學校學生，與庚子唐才常之役，亦有關係。

湖北 留學生

自立軍

己亥

沈蕙

自六士官學校學生，與庚子自立軍有關。

長沙 學者

自立軍

己亥

字尚湘，湖南名士。庚子六月，唐才常在上海邀請維新志士開國會於張園，沈被舉為警導，旋被推任自立軍右軍統領，在新堤發難，是歲八月間漢口事敗，急舉兵應之，以失援潰散，隻身走北京，創設報館。丁未（一九〇七）六月，以揭發中俄密約為清西后刑斃杖下。

容閱

香山

學者

上海國會

庚子（一九〇〇）

字純甫，我國最老之留美學生，嘗先後謁太平天王洪秀全及清督撫曾國藩國荃兄弟，請推行新政，均不見用。庚子六月，唐才常等在滬召集國會，舉為會長。壬寅（一八九九年）冬，洪全福李紀堂等謀在粵大舉，擬發動後推為大總統，其後在美國病故。

李紀堂

新會

商人

與中會

庚子

原名柏，香港富家子，乙未秋孫總理亡命東渡，紀堂時任日本郵船公司買辦，聞總理名，親至船上送之。庚子三月，由楊衢雲主盟加入與中會，惠州三洲田

之役及壬寅洪全福廣州之役，前後助餉數十萬，家業由是中落。香港中國日報得以維持不歇，亦紀堂之力為多，民三十二年在重慶病故。

李雲彪

湖北

會黨

哥老會

己亥

哥老會騰龍山堂龍頭，由畢永年介紹至香港與中會合作，共舉孫總理為總會長，庚子秋，復與唐才常同謀大舉，於事未失敗前已先後離異。鄂督張之洞通緝黨人名單，李亦有名。

楊鴻鈞

湖南

會黨

哥老會

己亥

李鴻恩

湖北

會黨

哥老會

己亥

李仁傑

湖北

會黨

哥老會

己亥

李和生

湖南

會黨

哥老會

己亥

張堯卿

湖南

會黨

哥老會

己亥

師襄

湖北

會黨

哥老會

己亥

以上楊等七人均哥老會各山堂龍頭，事近與李雲彪略同，茲不複述。

田野橋次

日本

報界

同文滬報

己亥

上海同文滬報社長，抨擊清政府甚力，庚子唐才常及一般維新志士特為喉舌。

甲斐靖

日本

教員

自立軍

庚子

庚子漢口自立軍之軍事顧問，與章才常同在漢口機關被逮，後由清吏移交日領事館。

楊少歐

南滿

報界

中國日報

己亥

己亥冬，陳少白在香港始創中國日報，楊亦編輯八之一。其後會赴青島辦報。

陸伯周

番禺

報界

中國日報

庚子

號文冲舊侶，香港報界之老記者，中國日報之外，兼任中外新報編輯，約在中國日報任職一年。

洪學冲

番禺

報界

中國日報

庚子

號龍津小隱，別署欽燈五郎，亦香港報界之老記者，在中國日報任職未久，後任中外新報大光報等編輯多載。

陳壽生

廣東

報界

中國日報

庚子

任中國報記者十餘載，在中國日報服務以陳為最久，故收藏革命史料最稱豐富。

區彞生

廣東

報界

中國日報

庚子

初在上海時務報任英文翻譯，及中國日報出版，乃回港任譯員。

林文慶

福建同安

醫生

無

庚子

曾根俊虎

南洋英屬有名之醫學博士。與孫總理為舊識。庚子夏日入宮崎實城至新加坡，康有為認為暗殺黨，請英吏下之於獄。孫總理在西貢聞訊，親至新加坡謁英吏保釋之，林之力為多焉。

日本 武官

無

丙申

犬養毅

係一退職海軍大尉，曾居中國北方多年，頗通華語，著有「太平軍戰紀」一書，稱道洪楊不遺餘力，陳少白至日本未久，即識之。

日本

政治家

進步黨

丁酉

日本進步黨領袖，由宮崎介紹。孫總理相識，吾國革命黨人歷年在日本活動，大得其助。

平岡浩太郎

日本

煤商

進步黨

丁酉

九州福岡煤礦東主，由犬養毅介紹。孫總理相識，丁戊間總理移居東京，概由平岡負擔費用。

彭西

菲律賓

學者

菲律賓獨立黨 己亥

菲律賓獨立黨首領阿坤鴨皮之駐日代表，菲島獨立失敗後，曾以巨款協助孫總理進行中國革命，彭西之力也。

廖根

英國

學者

無

己亥

孫總理子丙申秋到倫敦時識之，庚子來中國謁總理，願為革命盡力，總理來往日本南洋，輒與之偕。是歲鄧蔭南史堅如在粵活動，願得其助。

福本誠

日本

學者

無

庚子

號日南，著作頗富，庚子夏隨孫總理至香港，闖入惠州不果。

內田良本

日本

學者

黑龍會

庚子

日本黑龍會幹事。庚子隨孫總理至香港數次。

伊東正基

日本

退職軍人

無

庚子

原口聞一

日本

學者

無

庚子

末永節

日本

退職軍人

無

庚子

遠藤隆夫

日本

退職軍人

無

庚子

山下稻

日本

退職軍人

無

庚子

清藤幸七郎

日本

退職軍人

無

庚子

島田經一

日本

退職軍人

無

庚子

山田良政

日本

退職軍人

無

庚子

庚子與鄉士良同入惠州，參與三洲田之役，以失道遇害。日本志士殉難主義

軍者，惟山田一人耳。

山田純三郎

日本 商人

無

庚子

良正之弟，歷年參加中國革命，奔走甚力。

萱野長知

日本 退職軍人

興中會

庚子

日俄之役，奉日參謀部命至東三省運動馬賊以騷擾俄軍後方，故操我國語頗精，後與宮崎實藏協助我國革命，奔走海內外，深資得力。

頭山滿

日本 無

黑龍會

庚子

日本黑龍會首領，亦在野浪人首領，中國革命黨人在日活動常得其助。民二秋。孫總理亡命東渡，日政府欲拒絕登陸，賴其力得無事，總理後寄居靈

南坂頭山私宅三載。

高橋謙

日本 學者

東亞同文會

庚子

日本東亞同文會駐粵分會長，與我國志士來往頗密，史堅如之識陳少白即其介紹。

陳猶龍

湖南 商人

自立軍

庚子

原名謙，字桃鏡，庚子唐才常任爲左軍統領，擬在常德發難；事敗後率亡命客多人至東京，易名左仲遠，羣向梁啟超算賬，梁特遷居橫濱避之，後與章太炎

等發起支那亡國紀念會。民元後，佐譚人鳳，在長江巡閱使署供職。

汪 鎔

安徽 報界 自立軍 庚子

少從父宦遊湖南。己亥在蕪湖創設白話報，庚子任自立軍在湘發難之責，漢口事敗，鎔長兄鍾向湘撫俞廉三告密，黨獄大興，鎔仰藥死，次兄瑤亦下獄。

唐才中

湖南瀏陽 學者 自立軍 庚子

才常之弟，庚子事敗在長沙被逮，死之。

何來保

湖南武陵 學者 自立軍 庚子

庚子之役，任自立軍湘省西路統領，事洩死之。

楊 璧

湖南清泉 學者 自立軍 庚子

任庚子自立軍湘省南路統領，與唐才中何來保等先後被逮死之。

瞿河清

湖北 會黨 自立軍 庚子

向聯陞

湖南 會黨 自立軍 庚子

王天曙

湖北 會黨 自立軍 庚子

黃自福

湖南 學生 自立軍 庚子

李虎生

湖北 會黨 自立軍 庚子

以上瞿河清等五人，皆在漢口寶順里機關與唐才常同時被逮殉難。

孫連毅

安徽

武官

自立軍

庚子

向任安徽撫署衛隊管帶，與秦力山友善，秦於庚子七月十三日在大通起事，全賴其接濟軍械。

黃南陽

湖南

學生

自立軍

庚子

李壽金

湖北

會黨

自立軍

庚子

曾廣文

湖南

教員

自立軍

庚子

王昌年

湖南

會黨

自立軍

庚子

蔣欄才

湖北嘉魚

會黨

自立軍

庚子

庚子擔任自立軍在嘉魚發難之責，被捕殉難。

李英

湖南

會黨

自立軍

庚子

譚叢

湖南

會黨

自立軍

庚子

方成祥

湖南

學生

自立軍

庚子

徐德

湖南

會黨

自立軍

庚子

李生芝

湖南

兵士

自立軍

庚子

汪楚珍

湖南

學者

自立軍

庚子

李廣順

湖南

會黨

自立軍

庚子

徐 颯

湖南

會黨

自立軍

庚子

陳保南

湖南

兵士

自立軍

庚子

易端林

湖南

兵士

自立軍

庚子

黃海樓

湖南

教員

自立軍

庚子

仇長庚

湖南

教員

自立軍

庚子

李如海

湖南

會黨

自立軍

庚子

沈竹亭

湖南

教員

自立軍

庚子

李遠航

湖南

教員

自立軍

庚子

以上李英等等百數十人，均被派在湖南省各縣發難，與唐才中等先後被逮，爲湘撫俞廉三所殺。

朱菱溪

湖南

學生

自立軍

庚子

長沙時務學堂學生，庚子任自立軍南路發難之責，事敗間道走粵，轉日本。壬寅三月爲支那亡國紀念會十發起人之一。後在上海開設書局病死。

陳 超

湖南湘鄉

學生

自立軍

庚子

長沙時務學堂學生，庚子事敗間道走粵，癸卯被清總兵顏某誘至華界捕之，以

沈克誠

駐上海英領事向清吏抗爭，得釋。後易名齋子山，參加壬寅冬洪全福廣州之役，被捕。至辛亥粵省光復，始獲開釋。

龍澤厚

與康徒龍澤厚同參加庚子富有票之活動，事敗被鄂督行文通緝。

桂林 官吏 上海國會 庚子
字積之，康有為弟子也，以優貢補知縣。庚子六月，參加唐才常所召集之國會，被舉為幹事，事敗後被通緝。癸丑上海蘇報案起，龍亦被逮，旋無罪開釋。

戴保廷

湖北 會黨 自立軍 庚子

林杰

湖南 會黨 自立軍 庚子

王四脚猪

湖南 會黨 哥老會 庚子
以上戴保廷二人，於庚子事敗後，經清吏通緝有案。

又號王四爵主，著名之哥老會龍頭，勢力及于長江多省，死于庚子秋自立軍一役。

張碩臣

四川 學生 興中會 庚子

黎俊民

東莞 學生 興中會 庚子

二人皆廣州格致書院學生，與史堅如同硯。庚子秋，協助鄧蔭南及史進行軍事，甚為得力。

蘇復初

廣東

教徒

與中會

庚子

乙未後，聖教書樓主人左斗山在粵垣衛邊街設一大光觀書樓，陳列各種新書譯本，供人觀覽，新學志士每日往觀書者，座為之滿，史堅如兄弟其最著者也。蘇復生即書樓司事，故結識志士最夥。

吳議如

順德

紳士

與中會

庚子

順德大良人，嘗任武弁多載，熟識營伍中人，庚子鄧史等運動粵垣軍界及綠林，多賴其力。

李壽卿

鶴山

商人

與中會

庚子

庚子夏秋間，助鄧史等運動廣州軍界。

練達成

番禺

醫生

與中會

庚子

廣州河南船戶（一說是客籍），與內城旗人關係密切，史堅如在撫署旁埋置炸藥，即賴其在旗滿街租屋及佈置之力。辛亥反正，曾帶民軍。旋在廣州陳村兩地業醫。

蘇煒南

番禺

工人

與中會

庚子

係基督教徒，庚子鄧史等私運軍械及炸藥至廣州，均由蘇經手接運，蓋其鄉地

宋少東

近番禺黃埔，為海輪所必經，易於起卸及轉運也。

原籍

商人

興中會

庚子

庚子史堅如在撫署旁後樓房稅屋，即用宋少東名字，而以宋夫婦居之，出事後倖早逃脫。

黎德

廣東

工人

興中會

庚子

庚子史堅如轟炸撫署之炸藥，係由鄧蔭南及黎德二人密運交西關榮華東街機關，在城內外來往搬運，多由黎任之。

宋玉臣

廣東旗籍

工人

興中會

庚子

與宋少東均由左斗山介紹與史堅如相識，於炸陷撫署之役甚為出力。

黃耀

廣東

工人

興中會

庚子

庚子史堅如之役，黃初擔任炸將軍署，以臨事匆遽不果。

溫玉山

廣東

工人

興中會

庚子

史堅如所用炸藥，每次均由溫乘肩與暗運入屋，九月初五夜，史率同志四人徹夜掘地埋藥，溫其一也。

劉錦洲

廣東

商界

基督教

庚子

史堅如所租後樓房之屋，是由宋少東托教友裱畫店主人劉錦洲擔保，事敗被株

毛文敏

運下獄，由博濟醫院美醫嘉約翰保釋，後在廣州三盤岡麻瘋院傳教。

廣東連縣

傳教師

興中會

庚子

後更名文明，住西城寶華大街長老會，堅如常假其地貯藏危險品。及九月初五夜燃藥後，尙到毛處二次。毛力勸堅如勿再入險地，堅如不聽。後毛赴檀香山任傳教師，歸國後，任培英協和等校教員。辛亥反正，先任廣東財政司長，旋任連縣縣長。

黃守南

廣東

教徒

基督教

庚子

向管理城南五仙門福音堂事務，庚子練達成密運炸藥，常假黃處爲收藏所。

胡心澄

廣東

教士

興中會

庚子

胡心泉

廣東

教士

興中會

庚子

胡氏兄弟均天主教修道士，是役助史堅如頗力，時住油欄門鴻興客棧。九月初六日，堅如知一鑿不中，仍圖再舉，二胡力促其赴港暫避，均不見聽。民二後，心泉由天主教會派赴美國傳教，嘗任紐約國民黨分會會長。

崔通約

廣東高明

教員

格致書院

庚子

原名洞若，康有爲弟子，後入基督教，充澳門格致書院國文教員，與革命志士，頗有往還。庚子史堅如被逮後，曾奔走營救。癸卯與鄭貫公創辦香港公益報，

尹士嘉

以生有異癖，到處被人擯棄，近年在上海病故。
美國 教員 格致書院 庚子

澳門格致書院校長，甚愛史堅如英俊，堅如被逮後，由格致書院教員鍾榮光請尹轉托美領事赴粵營救，為清吏所拒。

鍾榮光

香山 教員 格致書院 庚子

字惺可，前清舉人，格致書院國文教員，史堅如之師也。堅如被逮後，曾托校長美人奔走營救。辛亥，廣東反正，曾任教育司長。後任嶺南大學校長多年。

黃福

廣東歸善 會黨 興中會 庚子

又名官福，與在廣州助史堅如辦學之黃福同名異人，在三合會各首領中資望最老，久在南洋婆羅洲謀生。庚子應鄭士良命回國，惠屬各處會黨咸聽號令。惠州三洲田發難時，鄭士良在港未到，衆推為革命軍大元帥。及械絕兵潰，仍返南洋。

廣東新安 會黨 興中會 庚子

黃耀庭

庚子惠州三洲田之役，任先鋒官，以勇敢聞。後赴新加坡營旅店業。

黃開官

新安 會黨 興中會 庚子

新安縣屬之綠林多受其節制，於庚子三洲田發難時甚為得力。

江公喜

新安

會黨

與中會

庚子

庚子惠州之役，担任攻取新安及虎門，因三洲田革命軍改途東向，故停頓不發。

梁慕光

廣東博羅

商人

與中會

庚子

庚子閏八月，担任在惠州博羅起事，及三洲田發動，乃于是月廿一二等日，聚衆千餘人圍攻博羅縣城。以清軍各路雲集，衆寡不敵，遂分路解散。壬寅洪全福之役，被委充廣州義軍總司令，導洩亡命日本。後入同盟會。

李植生

博羅

製藥師

與中會

庚子

屬德國巴陵教會，精工化學，善製各種炸藥，亦三合會前輩。庚子博羅之役，多由其策劃。後在日本教授留學生製造炸藥。

江維善

新安

學生

與中會

庚子

天津北洋書院學生，庚子秋，任博羅革命軍參謀。民國後不求仕進，狀極潦倒，至今尚存。

曾捷夫

歸善

會黨

與中會

庚子

三點會首領，庚子助鄭士良運動會黨，深資得力。

曾儀麟

歸善

會黨

與中會

庚子

捷夫旌燧，亦三合有力者，在平海一帶黨徒衆。庚子三洲田之役，曾號召該處會黨策應。

林海山

博羅 會黨 興中會 庚子

鄧子瑜

三合會首領之一，庚子之役，協助鄧士良甚得力
博羅 商人 興中會 庚子

庚子惠州之役，鄧士良運動會黨綠林，倚之如左右手。事敗走南洋營旅館業，為新加坡廣億昌客棧主人，後八年丁未復在惠州七女湖起義。

蔡牛

新安 會黨 興中會 庚子

陳福

河源 會黨 興中會 庚子

黃楊

歸善 會黨 興中會 庚子

劉運榮

博羅 會黨 興中會 庚子

何崇飄

新安 會黨 興中會 庚子

楊發

歸善 會黨 興中會 庚子

以上蔡牛等，均三洲田義軍將校，於沿途進軍時血戰陣亡。

曾金堯

河源 會黨 興中會 庚子

庚子，惠州義師之別動隊司令，閏八月廿五夜率衆攻和平縣城，不克，死之。

蔡景福

歸善

會黨

與中會

庚子

陳怡

博羅

會黨

與中會

庚子

以上蔡景福等，係三洲田義軍將校，事敗後均走南洋。

蔡堯

新安

工人

與中會

庚子

史堅如在粵就義後，李紉堂曾派同志赴粵垣收屍屍葬之，此同志即蔡堯也。

鄧貫一

香山

留學生

開智錄

庚子

原名道，後改稱貫公，又號自立。東京高等大同學校學生。庚子秋，與馮自由登刊開智錄，大倡自由平等學說。嘗任橫濱清議報編輯，以日到孫總理寓所談話，為該報所逐。總理乃荐充香港中國日報記者。其後迭創世界公益報，及廣東報，有所謂報，均鼓吹革命。

馮斯鑾

鶴山

留學生

開智錄

庚子

號自強。東京高等大同學校學生，與鄧貫一及馮自由同創開智錄。辛丑春以報載清廷欲讓廣東於法國之說，遂約李自重王寵惠馮自由等發起廣東獨立協會。後數年，畢業法律回國，易名貫世。

周宏業

湘鄉

留學生

清議報

庚子

字伯勛，湖南時務學堂學生及東京高等大同學校學生，嘗為清議報譯述日人矢

李羣

野龍溪之「經國美談」說部。壬寅春，與章太炎同發起支那亡國紀念會。是冬復與秦毓璽董鴻禔等組織青年會，高唱民族主義。其後無所表見。

湖南 留學生

清議報

庚子

蔡良寅

字彬四，與林錫圭等同學，高等大同學校學生。壬寅春章太炎馮自由等發起之支那亡國紀念會，李亦十發起人之一。惟事後屢語人謂非出本人意思，乃秦力山周宏業等背簽云。

邵陽

留學生

清議報

庚子

伍宗堯

字松坡，後更名錫，肄業長沙時務學堂及東京高等大同學校。己亥冬，梁啓超赴檀香山時，嘗任撰述清議報文字。後入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後歸國，任廣西陸軍小學監督。民五護國一役，名震中外。

新寧

教員

自立軍

庚子

字欽甫，香港皇仁書院英文教員，黎科陳錦濤王寵惠皆其門弟子。庚寅年（一八九〇）楊衢雲謝纘泰等創設輔仁文社于香港，溫亦十六會員之一。庚子，唐才常謀在湘鄂起事，由黎科介紹溫為自立軍駐滬外交代表。是秋秦力山在安慶舉兵失敗，逃亡至滬，溫使王寵惠匿秦于南洋公學，秦王結交即在此時。丙午（一九〇六）溫任粵督岑春煊幕僚，因粵漢鐵路股東代表黎國廉等反對收歸官

辦，曠岑捕黎下獄，大動粵人公憤。及辛亥革命，在滬佐伍廷芳任革命政府外交副代表。

右述與中會時期中前半期之革命同志，係數自甲午冬至庚子秋止，雖其間不免有滄海遺珠之謂，然大體相差不遠。至此時期中後半期之革命同志，更如雨後春筍，暴長不已，容再一一列舉之。

(二) 與中會後半期之革命同志

與中會時期中前半期之革命同志，是由甲午（民元前十七年即一八九四年）冬與中會成立數至庚子（民元前十二年即一九〇五）秋惠州革命軍失敗時止，前文已一一列舉之。今當依次敘述此時期中後半期之革命同志，即由庚子秋惠州革命軍失敗數至乙巳（民元前七年即一九〇五）六月東京同盟會成立時止是也。

姓名	籍貫	職業	組織	年代
李自重	廣東新甯	留學生	廣東獨立協會	辛丑（一九〇一）

原名炳星，初入東京東亞商業學校。辛丑春因聞清廷有割讓廣東與法國之議，乃偕馮斯樂王龍惠鄭實公馮自由等組織廣東獨立協會，宣言反對。孫總理時在橫濱，甚贊成之。癸卯秋（一九〇三），總理與日武官野小室二人密設革命軍專學校于東京青山，自重亦從遊焉。乙巳（一九〇五）秋，奉孫總理命與馮

王寵惠

自由在廣州香港澳門等處組織同盟會。

廣東東莞

留學生

廣東獨立協會

辛丑

字亮疇，庚子任上海南洋公學英文教習，是冬應湘人秦力山之招至東籌辦國民報，任該報英文記者。辛丑春廣東獨立協會成立，亦發起人之一。旋以會費派赴美國留學。甲辰（一九〇四）春 孫總理遊美，著有英文「中國問題之真解決」一書，寵惠相助之力為多。

梁仲猷

廣東

留學生

廣東獨立協會

辛丑

康有為門徒梁子剛之弟，後赴海參威經商，無所表見。

楊廷棟

江蘇吳江

留學生

國民報

辛丑

楊陸杭

江蘇無錫

留學生

國民報

辛丑

雷 奮

江蘇松江

留學生

國民報

辛丑

以上楊廷棟等三人均留日法政學生，初在薛奮策編譯述法人盧騷孟德詩鳩英人約翰彌勒等著作，甚博聲譽。及辛丑夏，國民報大陸報先後出版，亦以楊等三人之文字為多，實為留學界譯述家之前輩。

衛律煌

不詳

留學生

國民報

辛丑

庚 留學日本，與秦力山等同寓國民報社，任報社庶務。

唐才質

湖南瀏陽

留學生

國民報

辛丑

字法塵，唐才常之弟，長沙時務學堂及東京高等大同學校學生。庚子漢口宣戰票失敗後，與秦力山同寓國民報編輯所，後由梁啓超荐充澳洲雪梨埠東華新報主筆，藉以贍養父母。

張繼

直隸滄縣

留學生

國民報

辛丑

初名溥，字溥承，別號自然生，直隸留學生之言革命者，以蔡丞煜金邦平及繼爲最早，國民報之出版亦與有力。壬寅（一九〇二）葉澗秦毓璽等發起東京青年會，揭發民族主義，繼亦參與其間。甲辰（一九〇四）夏黃興主持長沙明德學堂，繼任教員，是秋華興會在湘企圖起事失敗，繼與黃興先後亡命日本。乙巳入同盟會。

陳冷

江蘇松江

報界

大陸報

辛丑

字冷血，一字景韓，辛丑東京國民報以款絀停版，駁翼輩續創大陸報月刊于上海，排斥保皇甚力，陳冷亦是報記者之一，後在上海任申報記者。

馬同

廣西桂林

留學生

支那亡國紀念會

壬寅（一九〇二）

又名和，字君武，麻育爲弟子，壬寅東渡留學，適是年三月章太炎秦力山馮自由等組織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君武亦十發起人之一。未幾，梁啓超

赴澳洲，延君武充新民黨報代理編輯。癸卯秋 孫總理居橫濱，君武過從頗密。乙巳入同盟會。

王家駒

浙江

留學生

支那亡國紀念會

壬寅

號嘉縵，字偉人，初在東亞商業學校肄業，爲壬寅支那亡國紀念會十發起人之一，後偕同鄉董鴻禕、沈鈞業等先後赴南洋任華僑學校教員。

王思誠

湖南

留學生

支那亡國紀念會

壬寅

東亞商業學校學生，亦支那亡國紀念會十發起人之一，其後無所表見。

程家樞

安徽休甯

留學生

支那亡國紀念會

壬寅

字韻笙，皖省留日學生以程爲最早，與戢翼翬、沈翔雲、秦力山友誼甚篤，國民報出版時奔走甚力，支那亡國紀念會發起時，率先爲贊成人。民國後爲袁世凱殺害。

董鴻禕

浙江仁和

留學生

東京青年會

壬寅

字恂士，早稻田大學政治科學生，壬寅冬與秦統、董縵等發起青年會，宣言以民族主義爲宗旨，留日各省學生革命策圖以此會爲最衆。是冬南洋華僑函托早稻田大學代聘教員，該大學荐董充之，特許董提前考試畢業，以促其行。民元後任教支部次長。

秦鐵蓮

江蘇無錫

留學生

東京青年會

壬寅

字效魯，早稻田大學政治科學生，壬寅青年會章程乃出其手筆。癸卯春江蘇雜誌出版任總編輯。旋與鈕永建等發起征俄義勇隊；後改組為軍國民教育會。甲辰夏與張繼同赴長沙，任明德經正二學堂教員，是冬華興會企圖炸萬壽宮之役，秦亦與謀。

葉瀾

江蘇仁和

留學生

東京青年會

壬寅

字青濤，青年會發起人之一，於癸卯組織征俄義勇隊及軍國民教育會事亦屬主動人物。癸卯冬，在上海創辦國民日日報。

張肇桐

江蘇無錫

留學生

東京青年會

壬寅

字葉侯，號軼歐，早稻田大學政治科學生，壬寅與同學秦毓鑑周宏業及馮自由等發起青年會，癸卯為江蘇雜誌記者，著有小說「自由結婚」行世，亦鼓吹民族主義之作。

蔣方震

浙江諸暨

留學生

東京青年會

壬寅

字百里，辛丑，借蔣尊簋東渡，同肄業于東亞商業學校，後入士官學校習陸軍。壬寅加入青年會成立為會員。癸卯浙江潮月刊出版，著述頗富，惟畢業歸國後，與黨人無甚關係。

金邦平

安徽

留學生

東京青年會

壬寅

字伯平，天津北洋書院學生，己亥遊學日本，入早稻田大學，與沈翹雲稱翼軍相善。壬寅與秦毓鎰等同組織青年會。後以多數會員主張激烈，遂正式宣佈脫會，後數年回國應試獲選，號洋翰林。

蘇子毅

廣東香山

留學生

東京青年會

壬寅

號曼殊，後名玄瑛，橫濱大同學校學生。壬寅肄業早稻田大學高等預科，是冬青年會成立，由馮自由介紹入會。癸卯回粵披剃為僧，是冬至上海任國民日報助理編輯，譯有法人羅俄著「慘世界」說部，越年任安徽公學教員。

陳由己

安徽懷寧

留學生

東京青年會

壬寅

字仲甫，民元後，改名獨秀，青年會成立為會員。此會成立日拍照紀念，陳亦與焉。癸卯冬遷上海，任國民日日報記者。民十二年入共產黨。

汪榮寶

江蘇元和

留學生

東京青年會

壬寅

字袞父，清知府汪鳳瀛之子，日本慶應大學及早稻田大學學生。壬寅冬加入青年會，其後與黨人漸疏遠，畢業歸國應試，先後供職民政部及警政廳，清室運法起草，多出其手。

胡景伊

四川

留學生

東京青年會

壬寅

字文淵，青年會成立時為會員。

謝曉石

江西

留學生

東京青年會

壬寅

薩端

福建侯官

留學生

東京青年會

壬寅

華鴻

江蘇無錫

留學生

東京青年會

壬寅

穆鏡

福建侯官

留學生

東京青年會

壬寅

吳錦章

不詳

留學生

東京青年會

壬寅

鈕媛

不詳

留學生

東京青年會

壬寅

稽贊化

江蘇

留學生

東京青年會

壬寅

熊慕蓮

江蘇

留學生

東京青年會

壬寅

董輯堂

不詳

留學生

東京青年會

壬寅

蔣智由

浙江諸暨

學者

新民叢報

壬寅

以上謝曉石等九人均青年會會員，乙巳丙午間（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六）除稽贊化仍奔走革命外，多已畢業返國求職，故入同盟會者甚少。

字觀雲，號愷齋，初佐梁啟超任新民叢報記者，著述頗富，有「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之句。癸卯任浙江湖月刊總編輯，及上海愛國學社教員。

黃陸生

廣東新甯

洋服商

與中會

壬寅

楊壽彭

壬寅冬 孫總理至越南觀河內博覽會，與黃結識，黃由是入與中會，且介紹僑商楊壽彭等數人入黨。

米商

與中會

壬寅

以河內大商資格被推為僑商幫長，孫總理與法人接洽多經其手。

甄吉亭

廣東新甯

洋服商

與中會

壬寅

甄璧

廣東新甯

洋服商

與中會

壬寅

張免池

廣東南海

學者

與中會

壬寅

劉岐山

廣東新甯

雜貨商

與中會

壬寅

向任河內廣東會館書記，河內黨人與孫總理陳少白馮自由等通信或出其手。名鳳鳴，海防華商之有力者，黨人來往海防河內及騰運武器，多由劉料理之，辛亥在台山被害。

賴美

法國

政治家

不詳

壬寅

向任越南總督，與孫總理有舊，對於中國革命甚表同情。總理來往法國及越南常致訪之。

哈德安

法國

政治家

不詳

壬寅

越南總督署秘書長，壬寅冬，孫總理至河內觀博覽會，總督賴美於事前請假歸國。預令哈代招待。總理起居，嘗與總理同拍照紀念。

洪全福

廣東花縣

航海家

大明順天國

壬寅

原名春魁，字梅生，後改名全福，太平天王洪秀全之從姪。在太平朝晉封左天將，瑛王，三千歲，天國敗，隱居香港，以航海自給。年老改業行醫。壬寅冬，謝日昌李紀堂謝纘泰等謀在粵大舉，以洪年高望重，推為革命軍首領，號稱大明順天國。洪特派與中會員梁慕光李植生等規畫廣州軍事，定期癸卯新正發難。不幸除夕事洩，梁李等逃日本，洪亦避地南洋，後在香港病故。

謝日昌

廣東開平

澳洲商人

大明順天國

壬寅

與中會員謝纘泰之父，少經商澳洲，乃三合會前輩，與洪全福友善，壬寅除夕廣州之役，是其父子主謀，事敗後以憂憤死。

謝子修

廣東開平

商人

大明順天國

壬寅

謝纘泰之弟，壬寅除夕事敗，與洪全福同喬裝出險。

克軍漢

英國

報界

無

壬寅

香港西報記者，與謝纘泰相善，壬寅洪全福之役所起草英革命宣言，乃由克親自秘密印刷，且代向駐港英海陸軍武官求助，事敗後，營救黨人甚得力。

馬禮遜

英國

學者

無

壬寅

英國有名之法學博士，與謝纘泰友善，謝所草英文革命宣言，馬嘗參加意見，甚為稱許。民元後曾任袁世凱顧問。

馮通明

廣東

會黨

大明順天國

壬寅

劉大嬉

廣東

會黨

大明順天國

壬寅

梁慕義

廣東博羅

商人

大明順天國

壬寅

陳學靈

廣東

商人

大明順天國

壬寅

葉昌

廣東

工人

大明順天國

壬寅

劉玉岐

廣東

教徒

大明順天國

壬寅

何萌

廣東

教徒

大明順天國

壬寅

蘇居

廣東

商人

大明順天國

壬寅

李秋帆

廣東

教員

大明順天國

壬寅

以上陳學靈六人，於壬寅除夕之役，與梁慕義先後被逮，同時殉義。

李偉慈

廣東博羅

學生

大明順天國

壬寅

原名李順，與中會員李植生之子。是役被執，與龔超即蘇子山同判處監禁二十年，辛亥革命始出獄。

梁綸初

廣東博羅

商人

大明順天國

壬寅

原名梁平，即梁慕光之姪，在廣州信義洋貨店被逮，判監禁廿年。

葉木容

廣東

教徒

大明順天國

壬寅

是役亦被判監禁二十年，未幾瘦死南海獄中。

沈子銘

廣東

洋行

大明順天國

壬寅

向供職廣州芬村德商某洋行貨倉司事，是役被捕，以行賄三千元得釋。

秋山定輔

日本

衆議員

二六新報

壬寅

東京二六新報社長，該報代表平民階級，佔全國銷路之第一位，秋山曾任衆議院議員，孫總理居東時頗與往還。

濮振聲

浙江桐廬

會黨

白布會

壬寅

字景潮，清季歲貢生，爲浙東六縣總董事，疏財仗義，因不滿清政，自組白布會。壬寅夏秋間假反抗外教名義起兵，佔據桐廬分水二縣。寧敗，長期監禁于仁和縣署，陶成章後聯絡會黨，即賴其介紹之力。丁未三月卒于禁中，年六十

劉成禺

湖北

留學生

湖北學生界

壬寅

四。
字禺生，武昌兩湖書院及東京成城學校學生。壬寅冬，與李書城程明超等發刊湖北學生界月刊，為留日學生以本省名義創辦雜誌之先河。癸卯元旦，劉在留學生會館演說排滿，因此被清公使蔡鈞取消官費。甲辰春由馮自由荐充北美舊金山大同日報記者，著有「太平天國戰史」二書行世。民國後迭任參議員監察委員各職。

李書城

湖北

留學生

湖北學生界

壬寅

字曉垣，東京成城學校及陸軍士官學校學生，湖北學生界記者。畢業後歸國，任廣西將弁學堂提調。

時功玖

湖北

留學生

湖北學生界

壬寅

字季友，亦湖北學生界記者。民二年任衆議院議員。

吳炳權

湖北

留學生

湖北學生界

壬寅

湖北學生界發起人，與劉成禺李書城等，在東京竹枝園同時認識。孫總理。

程明超

湖北

留學生

湖北學生界

壬寅

與焉。

蔡元培

浙江山陰

教育家

中國教育會

壬寅

字民友，號鶴卿，又號子民，清季翰林。壬寅冬與章炳麟與敬溼黃中央等在上海組織中國教育會。隱然為東南各省之革命集團。癸卯春復創辦愛國學社，國內外熱心學子多從之遊，全體社員共有一百三十八人。蘇報案起，乃避地青島，未幾返滬，與劉光漢等發刊俄寧警聞及警鐘日報。甲辰冬浙人陶成章襲寶銓等發起光復會，蔡被推為會長。民元任教育總長。

吳稚暉

江蘇武進

教育家

中國教育會

壬寅

字稚暉，清季舉人。壬寅任粵督陶模幕僚，旋充廣東派日速成師範學生監督，領學生胡漢民等赴日。因事向清公使蔡鈞抗爭，被逐離日。是冬與章炳麟等先後組織中國教育會及愛國學社，上海蘇報案起，清吏懼之，乃亡命英倫避之。

黃中央

江蘇常熟

和尚

中國教育會

壬寅

釋名宗仰，別號烏目山僧，中國教育會發起人之一。其後愛國學社成立，黃素受哈同夫人羅迦陵供養，因向羅募得巨款，學社賴以告成。蘇報案起，被清吏指名通緝，遂亡命日本，與孫總理同寓橫濱，蘇省同鄉所設江蘇雜誌，頗得

其助。

陳詩仲

廣東番禺

報界

中國日報

壬寅

壬寅任香港中國日報記者，癸卯春應新加坡圖南日報之聘，任總編輯。南洋之有革命黨報自此始，一年後病死。

黃世仲

廣東番禺

報界

中和堂

壬寅

字小配，別號禺山世次郎，曾任康黨之星洲天南新報記者。旋由尤列介紹入南洋中和堂。壬寅冬至香港任中國日報記者，著有辯康有為政見書，在章炳麟著駁康書之前出版。民元為陳炯明所殺。

黃伯耀

廣東番禺

報界

中和堂

壬寅

號耀公，黃世仲之兄，初任天南新報記者，後與世仲同入南洋中和堂。甲辰春任圖南報副編輯。乙巳後歸香港，充世界公益報記者。

康蔭田

廣東順德

報界

中和堂

壬寅

曾任康黨所設星洲天南新報記者，壬寅後從尤列入中和堂，其後迭任新加坡圖南日報及香港少年報暹羅華暹新報記者。

湯守仁

湖南長沙

留學生

湖南遊學譯編

壬寅

原名毓麟，字篤生。壬寅春東渡，肄業宏文學院及早稻田大學，是冬與同鄉學

界發刊湖南遊學譯編，復著新湖南一書，鼓吹湘省獨立。癸卯夏留學界組織拒俄義勇隊及軍國民教育會，楊與焉。甲寅秋黃克強劉揆一謀在湘大舉。楊在滬與蔡元培杭辛齋等密設機關預備響應。及事洩，乃改名守仁。乙巳秋吳樾在北京車站轟炸清五大臣，亦與其謀。辛亥在英倫投海死。

鈕永建

江蘇上海

陸軍教員

拒俄義勇隊

癸卯（一九〇三）

字惕生，陸軍將弁學堂畢業。壬寅春在粵佐陶模任廣 將弁學堂監督。癸卯夏東渡，與熊潤泰毓鋆等發起拒俄義勇隊，被舉赴天津謁袁世凱請願出兵拒俄，為袁拒絕。時徐錫麟至日本，曾向鈕詳談救國方略，其後鈕赴桂邊佐龍州道莊 蘊寬練兵。黃克強于乙巳冬入桂督訪之。

藍天爵

湖北黃陂

留學生

拒俄義勇隊

癸卯

字秀豪，肄業陸軍士官學校，與吳祿貞同倡言革命。癸卯拒俄義勇隊初名學生軍。舉推藍為隊長，逐日操練，以日政府干涉而止。藍後歸國任軍職，漸陞至陸軍協統。

陳天華

湖南新化

留學生

湖南遊學譯編

癸卯

字星台，癸卯春東渡，與楊篤生同發刊湖南遊學譯編。是歲秋黃克強等組織華 與會，陳亦發起人之一。甲辰秋以運動成熟，遂歸湘參加義舉。事敗重遊日

本，著有猛回頭，警世鐘，國民必讀，最近政見之評決各書，風行一時。乙巳在日本投海死。

梁煥森
樊錕

湖南 留學生 遊學譯編 癸卯
湖南 留學生 遊學譯編 癸卯

以上梁樊二人，均遊學譯編編輯人。

翁一洪
鄭蓬成

福建福州 留學生 軍國民教育會 癸卯
福建福州 留學生 軍國民教育會 癸卯

以上翁鄭二人，與秦鏡、葉潤等同為軍國民教育會發起人。此會係由拒俄義勇隊中之急激派改組而成，其宣言書有實行民族主義一語。癸卯秋，孫總理組織革命軍事學校于東京青山，翁鄭均入校肄業。翁浩字友霖，甲辰任長沙明德學堂教員，曾參加華興會之役。

貝繼禮
陳定保
桂廷鑾

不詳 留學生 軍國民教育會 癸卯
不詳 留學生 軍國民教育會 癸卯
廣東南海 留學生 軍國民教育會 癸卯

字少偉，清季舉人。癸卯春東渡，先後入義勇隊及軍國民教育會。是歲秋肄業于革命軍事學校，是校解散後回粵，旋發狂病故。

黎勇錫

廣東高要

留學生

軍國民教育會

癸卯

字孝淵，號仲賢，廣東時敏學堂學生。壬寅至日本，在同文學校肄業。癸卯夏參加軍國民教育會，是歲秋革命軍事學校成立，為十四學生之一。後入同盟會。

胡毅生

廣東番禺

留學生

軍國民教育會

癸卯

廣東高等學堂學生。因與學友梁孝庸昌言革命，被革退。癸卯春東渡，先後參加義勇隊及軍國民教育會，後入革命軍事學校，越年任橫濱華僑學校教員。乙巳入同盟會。

朱少穆

廣東南海

留學生

軍國民教育會

癸卯

癸卯春東渡研攻法律，義勇隊軍國民教育會先後組織均有名，是秋始認識孫總理。

盧少枝

廣東東莞

留學生

軍國民教育會

癸卯

天津北洋書院學生，壬寅夏至日本，肄業早稻田大學。癸卯參加軍國民教育會，是秋與李自重等同入革命軍事學校。甲辰歸香港，任中國日報記者，旋赴英倫留學。

伍嘉杰

廣東南海

留學生

軍國民教育會

癸卯

幸德秋水

字小鏡，壬寅留學日本，翌年參加軍國民教育會，後入革命軍事學校，甲辰回廣東病死。

日本

學者

社會黨

癸卯

日本社會黨首領，著作甚富，孫總理嘗與討論社會主義之實行方法多次。其

後因謀殺日皇疑嫌，被處極刑，日本社會黨人如喪考妣。

程樹德

福建福州

留學生

拒俄義勇隊

癸卯

林志鈞

福建福州

留學生

拒俄義勇隊

癸卯

上記程林二人，同於癸卯春渡日本，參加拒俄義勇隊，後復入軍國民教育會。

黃鈞

湖南零陵

留學生

軍國民教育會

癸卯

字應平，後改名貞，字克顯，湖北兩湖書院學生。壬寅東渡，初肄業宏文書

院。癸丑參加軍國民教育會，被推為歸國起義運動員。甲辰回湘，與馬福孫劉

雲一等組織華興會及同仇會，定期是年十月初十日清西后壽辰，轟殺全省官吏

于萬壽宮，全省分五路大舉，不幸期前事洩，亡走上海，復密設機關謀再舉，

旋以萬福等證擊王之素案牽涉被捕。因虛報僞名，營救得免。既出獄，仍渡日

本，各省志士推崇之。乙巳與孫總理組織同盟會。

鄭容

四川巴縣

留學生

軍國民教育會

癸卯

字蔚丹，壬寅留學日本同文書院，癸卯列名拒俄義勇隊，旋因留學生監督姚文夫辯髮事歸國，居上海愛國學社。初拜章太炎為師，後乃結為昆弟。旋著革命軍一書，聲動海內外。蘇報案起，乃自首投獄，被判監二載，於出獄前兩月病故，時年二十一歲。劉三收屍，為之葬于華涇鄉。

蔣維喬

江蘇武進

教育家

愛國學社

癸卯

字竹莊，壬寅冬發起中國教育會。癸卯春與章炳麟蔡元培吳敏愷等創辦愛國學社于上海，以收容南洋公學及南京陸師學堂之退學生，并任是校國文教員。

黃炎培

江蘇川沙

教育家

愛國學社

癸卯

字任之，中國教育會董事，兼任愛國學社教員。

阿梅士

福建侯官

學生

愛國學社

癸卯

字雁施，一號煤死，南洋公學學生，因該校當局不許學生談論時政，全體退學，另組愛國學社，與諸同學發刊學生世界，持論甚激。蘇報被封後，更與章士釗等另設國民日日報，後以憤世蹈死。事實見章士釗撰雙秤記小說。

沈翀

江蘇武進

學生

愛國學社

癸卯

字步洲，愛國學社學生中堅分子之一，蘇報主人陳範之甥也。

葉瀚

浙江仁和

教育家

愛國學社

癸卯

穆湘瑤

字浩吾，愛國學社教員，在教育界甚知名，葉瀾之兄也。
江蘇上海 學生 愛國學社 癸卯

字抒參，南洋公學退學生，愛國學社成立為中堅分子，現滬上紡織界鉅商穆湘
羽穉稱初，即其弟也。

放嘉熊

浙江平湖 學生 愛國學社 癸卯

字夢姜，少熱心教育，先後在嘉興創辦學稼公社及竹林小學堂。癸卯嘗肄業愛
國學社，嘗用白話文體編著新山歌一書，為嘉興官紳所構陷。甲辰秋自出資與
陶成章魏蘭陳夢熊等組織溫台處會館，為聯絡秘密會黨策動全浙革命機關，數
月後，以商業虧折，無法維持。卒致解散。丁未秋瑾紹興之役，亦與其謀。戊
申二月在嘉興為仇家暗殺。

耐烈公

不詳 學生 愛國學社 癸卯

胡致復

江蘇無錫 學生 愛國學社 癸卯

俞子夷

不詳 學生 愛國學社 癸卯

曹梁廈

江蘇宜興 學生 愛國學社 癸卯

何震生

江蘇金山 學生 愛國學社 癸卯

貝壽同

江蘇吳縣 學生 愛國學社 癸卯

興中會時義之革命同志

以上六人，均南洋公學退學生。及加入愛國學社，皆主張激烈，在「學生世界」中言論頗多。

章士釗

湖南長沙

學生

愛國學社

癸卯

字行嚴，南京陸師學堂退學生。癸卯春改學於愛國學社，章炳麟嘗呼之為弟，同時兼任憲報主筆。憲報被封後，是冬復與何梅士等發刊國民日日報。甲辰九月黃克強劉毅一謀空潮六學，章亦與謀。同年十月，以萬福華鎗擊王之春一案，與黃克強等同被捕於上海工部局，以營救得釋。後留學英國。

林 爾

江蘇丹陽

學生

愛國學社

癸卯

後更名懿鈞，號力山，南京陸師學堂退學生。愛國學社成立後為學生中翹楚。學社解散後，與金天翮等組織自治學社於吳縣同里，担任兵操教員。

孫 翼中

浙江杭縣

教育家

浙江潮雜誌

壬寅

字耦耕，別號江東，杭州求是書院教員，因出課題，名曰罪辯文。遭清吏查究，乃之紹興。主講東湖東蕙學院。壬寅至日本加入青年會，旋與蔣智由王家駒等發刊浙江潮月刊。癸卯歸國主持杭州白話報，亦為當局購緝，事先逃走得免。

許 濟

浙江

留學生

浙江潮雜誌

癸卯

陳 範

章太炎弟子，癸卯浙江潮出版，担任編輯。

湖南衡山

報界

蘇報

癸卯

原名森範，字夢坡，清季舉人，曾任江西鉛山縣知縣。癸卯自出資向日人購得上海勸業報，初主張保皇，後皈依革命，延汪文溥吳敬恆章行及等分任撰述，持論甚激，為清吏封禁報社，且購緝各當事人。陳亡命東瀛，始與孫總理相識，後以窮困返滬，為清吏拘禁年餘，賴友人營救得脫。

汪文溥

江蘇陽湖

報界

蘇報

癸卯

號幼安，陳範之妹婿，癸卯任蘇報編輯，報社被封後，資緣得充湘省醴陵縣令。丙午（一九〇六）萍醴革命軍起，從軍保全甚衆，以是失職。辛亥夏秋間，以運動軍隊被逮，得新軍協統程玉堂及陳範史良等營救始解。

陳仲森

湖南衡山

報界

蘇報

癸卯

陳範之子，在蘇報館供職，該報被封時見執。在獄多日，後以無罪開釋。

章陶殿

湖南長沙

學生

愛國學社

癸卯

陶殿為行殿之弟，本學陸軍，性暴烈，嘗因愛國學社一部學生主張不受中國教育會制裁，章太炎痛斥其不合，陶殿竟管衆批其頰，太炎端坐不為動。行殿聞之，急出而呵止其弟，向太炎道歉。愛國學社卒與教育會宣告分裂，陶殿鼓勵

之力為多焉。

陳海鏡

福建侯官

留學生

拒俄義勇隊

癸卯

自號仇滿生，癸卯四月赴日本，擬從同鄉林志鈞程樹德參加拒俄義勇隊，聞義

勇隊遭清公使制止，憤極，遂投海死。

程吉甫

江蘇吳縣

報界

蘇報

癸卯

蘇報館司賬人，案發時被捕，經審訊後釋放。

錢寶仁

江蘇丹徒

報界

女蘇報

癸卯

字允生，基督教徒，向佐陳鏡之女公子攝分任女蘇報辦事員。蘇報案起，女蘇報亦被搜查，錢同時見執，審訊後開釋。

陳攝芬

湖南衡山

教育家

愛國女學堂

癸卯

陳鏡之女，癸卯春夏間先後創辦愛國女學堂及女蘇報，開吾國革命教育宣傳事業之先河。蘇報案法，乃隨父亡命日本，肄業橫濱基督教共立女學校，後赴美國留學，嫁蜀人楊備。

徐敬吾

廣東香山

書齋商

愛國學社

癸卯

原名鏗，字鏡湖，以春撰野鷄花榜登載小報，故時人號稱野鷄大王。癸卯春夏間，專以出售革命書報為業，日在上海福州路青蓮閣叫賣禁書，收效甚宏，愛

徐寶如

國學社之成立，亦與有力。後為南京清吏誘捕，旋無罪開釋。
廣東香山 書齋商 愛國學社 癸卯

徐敬吾之女，有辯才，常隨其父售賣書報。每星期日父女同在味莼園演說革命，聽者如市，或後早死

丁初我

江蘇常熟 教育家 中國教育會 癸卯

徐慰我

江蘇常熟 教育家 中國教育會 癸卯

殷次伊

江蘇常熟 教育家 中國教育會 癸卯

以上三人均中國教育會常熟支部之主持者，創有塔後小學。蘇報案起，殷次伊憤極自殺，塔後小學即停頓。

柳葉疾

江蘇吳江 學生 中國教育會 癸卯

字亞子，愛國學社學生，亦為中國教育會吳江同里支部發起人。與金天翮林曠等合創自治學社。蘇報案起，猶支持三年然後改組。後創南社。

金天翮

江蘇吳縣 留學生 中國教育會 癸卯

字松岑，中國教育會吳江同里支部之發起人，創有自治學社及明華女學堂。曾撰女界鐘一書，啓迪女界，收效頗著。鄉容所著革命軍，金曾出資助其出版。

陶履熊

江蘇吳江

學生

愛國學社

癸卯

字佑漢，號佐虞，肄業愛國學社，嘗資助鄒容所著革命軍行世，為中國教育會

吳江同里支部之主持者，并兼任自治學社及明華女學堂等教員。

汪德淵

安徽

教育家

中國教育會

癸卯

鍾憲恩

江蘇四明

教育家

中國教育會

癸卯

王季同

江蘇吳縣

教育家

中國教育會

癸卯

王字小徐，汪字允中，鍾原名觀光，皆中國教育會董事。自愛國學社解散後，中國教育會乃遷至愛國女學堂舊址，由蔣維喬與汪德淵鍾憲恩王季同等維持之，僅保全名義而已。甲辰冬蔡元培自滬歸滬，仍居愛國女學堂。

劉季平

江蘇上海

教育家

麗澤學堂

癸卯

復原名劉三，於愛國學社全盛時，發起麗澤學堂於上海華涇鄉，延秦毓盛等為教員。旋因學解散，一部學生改組青年學社，移校址於上海新開路。甲辰冬為萬應華領袖王之素一案牽涉被討。乙巳鄒容瀆死獄中，劉時聞華涇鄉地敗而辭之。

劉東海

江蘇上海

教育家

麗澤學堂

癸卯

劉季平之從兄，為麗澤學堂創辦人之一。

費公直

江蘇吳縣

教育家

麗澤學堂

癸卯

號天健，麗澤學堂成立時被延聘為教員之一。

蔡寅

江蘇吳江

學生

愛國學社

癸卯

字治民，愛國學社學生，鄒容所著革命軍初在大同書局出版。以蔡之助力為多。

陳鏡全

甘肅秦州

書籍商

鏡今書局

癸卯

字鏡存，甘肅名進士，曾任知縣，以不滿清政，罷官來滬，開設鏡今書局，專以印刷革命書籍為業，且常資助志士困乏及黨報經費，後以是破家，抑鬱以死。葬於上海寧涇鄉，與鄒容墓相近。

伍漢持

廣東新寧

醫生

香港光漢學堂

癸卯

廣東佛山西醫學堂畢業，在香港行醫，癸卯與史古愚崔通約等同設光漢學堂於九龍，勵行軍國民教育，九龍黨人多膺聚其間。民二任眾議員，被袁世凱所殺。

陳典方

廣東新會

教員

香港光漢學堂

癸卯

陳少白之堂弟也，時任九龍光漢學堂英文教員。

林謹

廣東新會

建築商

香港世界公益報

癸卯

癸卯夏鄒貫公崔通約譚民三等組織世界公益報，為香港第二革命言論機關，其

李大醒

資本大部出自林護。林為香港殷商，亦有名之建築家也。
廣東新會 報界 世界公益報 癸卯

世界公益報出版時，鄭貫公任總編輯，助之者李大醒。鄭未幾辭職，李繼之，在該報任職最久。乙巳冬以鼓吹抵制美貨案被逐出境。

馮活泉

廣東 商人 世界公益報 癸卯

譚民三

世界公益報大股東之一，癸卯夏，偕鄭貫公蘇綽南等赴日本購置鉛字機器。
廣東香山 商人 世界公益報 癸卯

日野熊藏

癸卯世界公益報初出版時任司事人，與鄭貫公友誼頗深。
日本 現職軍人 革命軍事學校 癸卯

日野之好友，革命軍事學校成立時任教員，該校解散後，乃以教授中國學生製造炸藥製彈為業，留學界從之研究爆裂品者，頗不乏人。
日本 退職軍人 革命軍事學校 癸卯

小室健次郎

野為彼國軍軍學有名之炮兵大尉，教授有方，諸生甚敬仰之。

區金鈞

廣東 留學生 革命軍事學校 癸卯

盧奉素

廣州時敏學堂學生，壬寅東渡入同文書院，癸卯與黎仲實李自重盧少岐桂廷變胡毅生伍嘉杰等同肄業於革命軍事學校，越年返粵早死。

留學生 革命軍事學校 癸卯

李錫青

字可峯，廣州時敏學堂及東京同文書院學生，癸卯肄業革命軍事學校。甲辰回粵，任各學校體操教員，早死。

留學生 革命軍事學校 癸卯

郭健符

癸卯至日本，加入拒俄義勇隊，後為革命軍事學校十四學生之一，該校解散後歸國，以憂憤死。

留學生 革命軍事學校 癸卯

饒景華

潮州 留學生 革命軍事學校 癸卯

潮州 留學生 革命軍事學校 癸卯

以上二人，均曾加入癸卯拒俄義勇隊，後同肄業革命軍事學校，嗣軍校解散，乃設法得正式入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後返國，獲充練兵教員。辛亥粵省光復，全粵高級武官，祇劉饒二人屬老民黨，然皆不得志，先後病故。

張澤黎

廣東香山 報界 檀山新報 癸卯

癸卯秋 孫總理至檀香山，改組程蔚南所設之檀山新報為黨報，初延陳詩仲為主筆，以陳赴南洋，乃改聘張承之。張字孺伯，係檀島清領憲張康仁之姪，時與康黨新中國派大開筆戰。

香山 農學家 與中會 癸卯

同上 商人 同上 癸卯

同上 商人 同上 癸卯

同上 商人 同上 癸卯

廣東香山 工人 同上 癸卯

孫總理於癸卯至檀島時，與中會員毛文明任基督教育教師，對於擴張黨務，奔走甚力。上記之黎協等五人係檀香山正埠及希爐茂宜三處之工商界有力者。而黎協尤為希爐埠農業家巨擘，其後募捐義款，最稱得力。

楊德初 同上 與中會 癸卯

唐安 同上 同上 同上

李華根 同上 同上 同上

唐安 同上 同上 同上

胡錦 同上 同上 同上

鄭蓋

鄭仲

盧球

黃振

黎協

黃旭昇

以上楊德初等五人均檀香山工人。

廣東連縣

傳教師

興中會

癸卯

盧和生

旭昇號扶桑，與毛文明有感誼，時在檀島任基督教宣講師，每在教堂傳道時鼓吹革命，收效甚廣。

廣東東莞

報界

國民日日報

癸卯

連夢青

字東步，英國海軍工程畢業，歷任上海各西報記者，幼在香港生長。癸卯秋，國民日日報出版時，盧招清政府摧殘，由盧出名為發行人。數月後因內部意見不一，竟致停版。

江蘇

報界

繁華報

癸卯

黃三德

繁華報為滬上一種小報，癸卯革命言論最盛時，該報記者連夢青亦鼓吹排滿願力，徐敬吾時假該報發表政治批評。

廣東新甯

會黨

致公堂

癸卯

任舊金山洪門致公堂大佬多載，在洪門號稱前輩，大佬即總理之稱也。孫總理於癸卯冬自檀島抵美，舊金山保皇會噤關員阻總理登陸，黃以洪門關係為延律師向華盛頓政府力爭。總理得以無事入美，黃之力也。後借總理遍遊各埠，鼓勵洪門會員註冊，及闡明反清復明大義，頗形辛勤。致公堂之返本歸真，自

唐瓊昌

黃始。

廣東恩平

報界

致公堂

癸卯

向充舊金山致公堂英文書記，辛丑康徒區樂甲倡辦大同日報，以唐之力為多。唐即大同報總理也。癸卯冬，孫總理抵美，被保皇黨構陷，唐仗義出，總理於木屋；同時區樂甲為文攻擊，總理，唐遂對區下逐客令，使大同報成為純粹革命機關，厥功偉焉，民二歸國任參議長。

鄧幹陸

廣東新甯

報界

致公堂

癸卯

致公堂幹事，亦為基督教徒，大同報改組，任營業部司理。

那文

美國

律師

無

癸卯

在舊金山業律師，癸卯，孫總理抵美被關員所阻，那受致公堂委託，援律向美京抗爭，總理始能安然登陸。那與中國革命黨，發生關係自茲始。民國後任鐵道部顧問。

雷月池

廣東新甯

商人

致公堂

癸卯

任紐約致公堂書記，孫總理遊美東時招待甚勤。於捐餉事奔走頗力。

伍盤照

廣東新會

宗教家

中西日報

癸卯

旅美華僑基督教徒之領袖，長于英文，有辯才。庚子年（一九八九）在美舊金山

伍于衍

山創刊中西日報，為美洲華文報紙之先河。癸卯冬，孫總理自檀香山蒞美，保皇會長運動金門稅關阻其入境，孫總理被羈留于木屋，消息隔絕，以夙開盤照名，乃作書一函董向之求助。盤照得書，遂投稅關請謁，旋即通知致公堂幹事唐瓊昌，協力出總理于險。事後，總理復寄食于中西日報。并托該報印刊鄒容著革命軍一萬一千冊，分送全美僑胞，訂價印費五百元，卒由該報慨然捐贈。盤照逝于民國初年，中西日報係純然無黨派色彩之老報，迄今尚存。

廣東新甯

報界

中西日報

癸卯

中西日報編輯，與伍盤照同創該報，居美國四十餘年。孫總理癸卯冬蒞美時，以基督教徒關係，願得其助。

司徒南達

廣東

傳教師

無

癸卯

向在美國舊金山任基督教牧師。癸卯冬，孫總理入美被阻時，總理初見中西日報社長伍盤照，曾交出廣州基督教名人左斗山楊襄甫二氏致盤照及南達介函一覽，該函並不載年日日。當是乙未年失敗後預寫者。南達認為確是左楊二氏手筆，襄助頗力。

鄭華汰

廣東

教育家

興中會

癸卯

癸卯冬，孫總理在舊金山召集基督教友開興中會籌餉會，假唐人街長老會正

雷清學

道會為會場，衆舉華汰為會長。華汰乃娶美女為室，為有名之文學博士，時任加省大學教授。乙巳年歸國，由李紀堂聘充李陸格致書院校長，旋病故。

新寧

商人

基督教

癸卯

舊金山華生隆商號經理，孫總理癸卯冬，在美捐款共得美金三千餘元，以雷所捐二百元為最多。

劉柏

新會

工人

基督教

癸卯

在舊金山福和號古董店為廚夫，癸卯冬助孫總理籌餉，奔走頗力。

黃漢記

香山

商人

致公堂

癸卯

紐約致公堂董事，向在美經商。孫總理恆假其店通訊。

梅宗烟

廣東新甯

會黨

致公堂

癸卯

歷任美東波士頓埠致公堂大樁，孫總理數次在美東籌款，願得其助。

楊廷光

廣東新甯

商人

洛杉磯致公堂

癸卯

呂統積

新甯

商人

洛杉磯致公堂

癸卯

黃煥家

新甯

商人

美疎拉致公堂

癸卯

譚淦明

新甯

商人

山參古致公堂

癸卯

陳秋譜

香山

商人

紐柯連致公堂

癸卯

上記五人均屬各該埠商家，亦致公堂司事，孫總理所到各埠，以楊等爲比較熱心，其他從略。

陳錦濤

廣東南海

留學生

無

甲辰（一九〇四）

字潤生，甲辰春，孫總理遊至美東時，陳錦濤方肄業某大學，王鶴惠介紹陳與總理認識。陳爲有名經濟學專家，戊戌己亥間會與與中會員謝讚泰運動孫康二派合作無效，是時總理與之研討中國財政應改革之方法甚詳。辛亥陳得任南京政府財政部總長以此。

薛頌源

廣東香山

留學生

無

甲辰

字仙舟，北洋書院學生，向與康徒往還甚密，其姪女薛錦琴在美留學，即受保皇會供給也。甲辰春由王鶴惠在美東介紹與孫總理相識。

張恭

浙江金華

學者

金華萃新報

癸卯

字伯謙，別號同伯，清季舉人。癸卯冬在金華發刊新報，言論激烈，爲當局封禁，預逃得免。其後專以聯絡會黨爲務。初入終南會，後與沈榮卿、周華昌等另創一山堂。名曰龍華會。癸卯以後，洵成章秋瑾陳其美諸人運動會黨，多賴其力。

劉焜

浙江蘭谿

學者

金華萃新報

癸卯

盛俊

浙江金華

學者

金華革新報

癸卯

劉字芷香，清季翰林盛字灼三，二人均佐張恭任革新報記者，被封禁時逃滬。

虞寶銓

浙江秀水

留學生

軍國民教育會

癸卯

字薇生，別號曉蓀。壬寅留學日本，先後入義勇隊及軍國民教育會，旋被推為浙江歸國實行員，首在上海發起光復會，陶成章蔡元培章太炎徐錫麟等之入會，皆由其邀致，光復會之最初主動人也。章太炎于丙午出獄後，以女妻之。

寺尾亨

日本

學者

無

癸卯

日本著名法學家，為帝國大學七大教授之一，孫總理在癸卯年識之。民元南京政府聘為高等法律顧問。

陶成章

浙江會稽

留學生

光復會

癸卯

字煥卿，素有志于中央革命，壬寅屢謀入陸軍學校，不果，癸卯冬遍遊全浙各縣，交結會黨首領，策動起事，收效絕巨。甲辰秋，黃克強謀在湘省大舉，約蔡元培及陶屈時在浙響應，陶規畫漸熟，以黃事前失敗而止。適虞寶銓歸自日本發起光復會，邀陶參加，陶從之，且介紹會黨首領多人入會。光復會之基礎，殆由陶奠定焉。辛亥上海光復後，被人謀殺。

魏蘭

浙江雲和

留學生

軍國民教育會

癸卯

字石山，癸卯夏曾參加東京軍國民教育會。是冬歸國，得自布會首領濮振聲介紹，借陶成章深入浙東各縣，聯絡會黨。其後丁未秋瑾在浙之運動，大得其力，甲辰冬，救嘉熊組織溫台處會館，以魏為總理。是冬光復會成立，魏亦為會員，丁未會稽秋瑾之役既敗，乃亡命南洋，任華僑某校教員。

王金寶

浙江青田

會黨

健龍會

甲辰

王出身拳師，充浙省健龍會首領，其先會投身終南會。在各會黨中甚有勢力。甲辰秋陶成章魏蘭約其響應湘省華興會義師，王受命，傳檄各地，預備襲取遂昌縣以為根基，為清吏所知，在桐廬被執。是歲十月在處州城殉義。

周雲祥

雲南蒙自

礦業商

自立黨

癸卯

周起家礦業，初為保潔會員，以清廷私許雲南為法國勢力範圍，故與同志設會宣言反對，清吏欲得而甘心，遂於是年四月起兵先後佔領臨安及石屏州阿迷州會州各城，後以衆寡不敵敗，退其後不知所終。

黃顯忠

蒙自

礦業商

自立黨

癸卯

與周雲祥有戚誼，周雲祥起兵時，奉命率兵攻取阿迷州及甯州，下之，事敗匿跡邊區，得免。

潘公復

湖北

留學生

漢聲雜誌

癸卯

安善伯，湖北學生界月刊于癸卯改名漢聲，擔任記者之一。

但 燾

湖北蒲圻

留學生

漢聲雜誌

癸卯

字植之，別號天囚，癸卯東渡留學，曾任漢聲雜誌編輯，後復發刊漢風月刊，以闡揚國粹為主。

陳楚楠

福建同安

商人

閩南日報

癸卯

別號思明州之少年，在新加坡有木廠曰合春號。癸卯初與興中會員九列相識。蘇報案起，與張永福聯名致電駐上海英領事，請勿引渡章鄒于清政府，旋出資組織閩南日報，于甲辰春出版，是為南洋革命黨報之先聲。

張永福

廣東饒平

商人

閩南日報

癸卯

新加坡新長美布店主人，與陳楚楠同發起閩南日報。該報所延總編輯。即前香港中國報記者陳思仲也。

林義順

廣東潮陽

商人

閩南日報

癸卯

字發初，張永福之甥也。初僱工于陳楚楠木店，蘇報案既起，陳張出資印「革命軍」五千冊，改名「閩存篇」，使林回國在閩粵二省廣為宣傳。其後組織閩南報，以林奔走之力為多。

略觀明

廣東博羅

航海家

橫濱三點會

甲辰

係洪門三點會前蹤，向在美國郵船充西廚師。庚子秋會助梁慕光經營惠州博羅軍事。甲辰春與馮自由梁慕光等在橫濱組織洪門三合會，略自為盟主人，留學生先後加入者數十人。

李自平

廣東新甯

留學生

橫濱三點會

甲辰

馮自由之婦，癸卯夏隨馮東渡，肄業于橫濱基督教共立女子學校，與湘人陳攝芬同硯。甲辰春梁慕光馮自由等在橫濱組織三點會，第一次受洗禮者，有馮及胡毅生李自平廖翼朋陳攝芬五人。胡毅生被封洪棍，李自平被封紙扇，馮被封草鞋，是謂洪門三及第。自平與秋瑾相善，第二次秋之入會，即自平所約。

廖翼朋

廣東

商人

橫濱三點會

甲辰

早年在廣州博濟醫院學醫，與孫總理同硯，癸卯經商日本，嘗與總理及黃宗仰同寓，橫濱三點會成立，亦同受洗禮。

陳湘芬

湖南衡山

留學生

橫濱三點會

甲辰

湘人陳夢坡之姪人，原籍浙江。甲辰橫濱三點會成立，奉夢坡命加盟。

劉復權

湖南

留學生

橫濱三點會

甲辰

橫濱三點會第二次拜盟時，留學生加盟者十餘人，復權其一也。是次所封洪門

三及第，復權洪兆，秋瑾紙扇，劉道一草鞋。其後復權流為江督端方之偵探。辛亥革命，為民軍選捕，解送南京，為黃陸軍部長下令鎗決。

秋瑾

浙江會稽

留學生

橫濱三點會

甲辰

字璿卿，別號競雄，嫁湘人王延鈞。甲辰春東渡留學，聞橫濱有三點會組織，急與劉道一等報名入會，被封為白紙扇之職，即俗所稱軍師也。其後陶成章襲竇徐錫麟先後蒞日，秋皆與研討革命方略，先後加入同盟會及光復會，丁未謀在浙起義被清吏殺害。

劉道一

湖南衡山

留學生

橫濱三點會

甲辰

字勳非，劉揆一之弟也。橫濱三合會第二次拜盟諸人均由劉召集之，劉被為草鞋之職。即俗所稱將軍也。甲辰秋華興會長沙之役，亦曾參與。丙午在長沙殺清吏所殺。

仇亮

湖南湘陰

留學生

橫濱三點會

甲辰

原名式匡，字蘊存，由劉道一引領入三點會。乙巳春田桐白逾桓等組織「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仇亦與聞其事。

王時澤

湖南

留學生

橫濱三點會

甲辰

字聲生，後入商船學校，畢業歸國，在海軍處供職。

彭奉陽
曾 貞

四川

留學生

橫濱三點會

甲辰

江西

留學生

橫濱三點會

甲辰

胡蘭亭

湖北

傳教師

日知會

甲辰

向任武昌基督教聖公會牧師，甲辰春與黃吉亭另創日知會于高家巷，為革命運動機關，湖南長沙及江西九江皆設分會。

黃吉亭

湖北

傳教師

日知會

甲辰

向任長沙聖公會牧師，甲辰春另設日知會為革命機關，會址在吉祥巷，湘省志士黃克強劉揆一朱教仁胡瑛陳天華易本義馮之謨等皆為會員，是年九月黃克強謀起兵，失敗，匿于聖公會得免，即黃營救之力也。

劉貞一

湖北潛江

傳教師

日知會

甲辰

字敬安，少皈依基督教，道盛保羅，為日知會發起人兼主持會務。先後散佈各種革命書報，累數十萬。癸卯後數年，湘鄂贛三省人心漸趨仰革命，劉之力為多焉。丙午被捕入獄。旋病死。

曹亞伯

湖北興國

留學生

日知會

甲辰

武昌兩湖齊院學生，甲辰以胡蘭亭黃吉亭介紹，皈依基督教，常假日知會所演講革命，是歲秋黃克強劉揆一在湘謀大舉，特至長沙助之。及事洩，黃克強潛

避于吉祥巷聖公會，後由曹與張繼二人護送黃乘輿出城，卒獲脫險。乙巳春，至日留學，仍在福音堂大講革命。

劉揆一

湖南衡山

留學生

華興會

甲辰

字林生，初與湘南哥老會龍頭馬福益相善，癸卯東渡，肄業宏文書院。是冬，與黃克強組織華興會及同仇會。為湘省革命發動機關。壬寅春歸國，任醴陵縣涿江學堂監督，并經理各地發難事。是歲九月失敗，仍東渡求學。

馬福益

湖南湘潭

會黨

華興會

甲寅

湘省有名哥老會龍頭，甲辰黃克強劉揆一之聯絡會黨，端賴其力。是役被推為華興會副會長。更於華興會外另設同仇會，以利便收容各地會黨。及九月失敗，乃逃匿廣西。乙巳春復謀回湘大舉，派人急日邀黃克強歸國。詎於是歲三月取道返湘時，在湘鄉為清兵捕拿，旋被殺害。旅日同志乃開追悼大會以紀念之。

宋教仁

湖南桃源

留學生

華興會

甲辰

字遜初，甲辰先後參加日知會及華興會，奉黃克強命設華興會支部于武昌，事敗走日本，旋與田桐白逾桓等發刊「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民二被袁世凱派人暗殺。

謝謙

湖南 會黨 華興會 甲辰

向充哥老會行堂之職，馬福益之左右手也。嗣接一早年獲交馬福益，即謝介紹之力。甲辰秋失敗，馬福益逃桂。乙巳謀再舉，派同志赴滬邀黃克強歸國，此同志即謝也。

蕭繼生

湖南 會黨 華興會 甲辰

游得勝

湖南 會黨 華興會 甲辰

何少卿

湖南湘潭 會黨 華興會 甲辰

郭鶴卿

湘潭 會黨 華興會 甲辰

以上四人，均馬福益部下之有力者。於甲辰九月初旬舉洩，先後被逮遁害，急局因而瓦解。

飛毛腿

湘潭 會黨 華興會 甲辰

此人不知姓名，以能善走傳遞消息，故號飛毛腿。在哥老會任行堂之職，猶三合會所謂草鞋也。甲辰秋，馬福益在湘潭知事已洩，特使其飛報長沙黃克強，一晝夜間能奔馳一百九十里，可稱今之「神行太保」。

胡璞

湖南桃源 留學生 華興會 甲辰

字經武，是役奉黃克強命與宋教仁同設華興會支部于武昌，丙午被捕入獄，辛

亥光復始釋。

姚宏業

湖南益陽

留學生

華興會

甲辰

是役與陳天華同往江西運動贛省防營統領廖名楷屆時反正。姚本留學日本，因取締風潮歸國，在上海創辦中國國學，旋因贊助乏人，乃投黃浦江自盡。

張榮楨

四川

留學生

華興會

甲辰

周維楨

四川

留學生

華興會

甲辰

以上二人是役奉命入蜀，接洽四川會黨與兩湖會黨合作。

陳福田

湖南

會黨

華興會

甲辰

劉月昇

湖南

會黨

華興會

甲辰

韓飛

湖南

會黨

華興會

甲辰

以上三人，為哥老會頭目之熟悉軍務者，是役專任聯絡軍隊之責。

徐佛蘇

湖南

留學生

華興會

甲辰

曾任長沙學堂教員，甲辰華興會成立時奔走頗力。九月事敗後，在上海餘慶里與黃克強同被捕。旋亡命日本，投身若憲黨，日為新民叢報撰文。梁啟超甚倚重之。

胡元儀

湖南長沙

留學生

華興會

甲辰

周震麟

字子靖，與翁友聲同任長沙高等學堂及明德學堂教員，於華興會之組織，貢獻頗多。

湖南

教育家

華興會

甲辰

字道履，甲寅與秦毓璽張繼等同任長沙明德學堂及經正學堂教員，其後湘省革命人物多出此二校。九月華興會事敗，仍留湘主持黨人與教育界聯絡事務。民二任參議院議員。

龍璋

湖南長沙

吏

華興會

甲辰

字研仙，清季舉人，少通泰西學術，為郭嵩壽劉坤一所賞識。歷任江蘇各縣知縣，政聲卓著。居鄉斥巨資創明德經正二學堂，為革命英材製造廠。甲辰黃克強倡義長沙，嘗慷慨數萬版助之。是冬，克強及同志十餘人在滬以萬福華之獄被逮，復為保釋出獄，清季官吏之陰贊革命，世推龍為第一。

譚人鳳

湖南新化

教育家

華興會

甲辰

字石屏，素熱心學務，好交結會黨豪俊，湘中各派會黨多推崇之。甲辰秋黃克強聯絡會黨大舉，頗得其助。後任新化及駐省中學堂監督，以資慶黨人舉不不利，株連及己，始出走。

禹之諒

湖南湘鄉

留學生

華興會

甲辰

少留學日本大阪學習工藝，庚子歸國參與漢口自立軍義舉，事敗返湘，創立毛巾廠，專事振興工業。先後被舉為教育會及商會會長。甲辰華興會之役，陰贊成其事，黃克強大得其力。

周來蘇

湖南

留學生

軍國民教育會

癸卯

癸卯東京軍國民教育會成立，與黃克強楊守仁同被推為歸國實行員，因研究炸藥，一目失明。甲辰夏偕楊守仁滿廷北京謀炸清宮殿，不果，是秋參加華興會之役，事敗仍東渡。

蘇 鷗

湖南

留學生

軍國民教育會

癸卯

字復初，壬寅東渡日本，先後參加義勇隊及軍國民教育會，被推為實行員。甲辰夏偕周來蘇北上，欲行荆聶之舉，以無隙可乘而止。旋南下，佐黃克強經營長沙義舉，事洩走上海。

徐象輔

浙江瑞安

拳師

上海麗澤學校

甲辰

家傳技擊，甲辰春應費公直劉三之邀，任華涇鄉麗澤學校體操教員。後至平湖助教嘉熊繩纒温台處會館，以仇敵者衆，保衛甚力。戊申二月敵為仇者所害，徐乃仰藥自殺。

杭辛齋

浙江梅孝

報界

北京白話報

甲辰

名世修，字夷則，少熱心聯絡會黨，江浙青幫頭目多與結交。甲辰秋楊守仁在滬設立機關以援應華興會義舉，所規畫江浙一帶軍事，以杭之力為多。後創白話報于北京，遭時忌，被禁經年。

李柱中

湖南新化

留學生

華興會

甲辰

曾開元

湖南醴陵

留學生

華興會

甲辰

柳毅谷

湖南

留學生

華興會

甲辰

李字愛和，曾字太一，柳字聘儀，均長沙明德經正二學堂學生。甲辰秋，華興會之役，同奔走甚力，事敗先後留學日本。

蕭繼盈

湖南

留學生

華興會

甲辰

柳繼貞

湖南

留學生

華興會

甲辰

蕭柳均曾留學日本。甲辰秋華興會之役，應黃克強之招，回湘參加義舉。

萬履華

安徽壽州

教員

華興會

甲辰

甲辰春，在上海某學堂教員。是秋楊守仁草士劍學密設機關于海新聞路餘慶里，以策應兩湖華興會大舉。及是役失敗，黃克強劉揆一先後逃亡至滬，萬因吳春濤介紹，認識黃劉諸人。聞前桂撫王之春有賣國舉動，乃於十月十三日鎗擊王於金谷香西菜館。不中，旋被拘入獄，判監禁十五年。

吳春賜

安徽合肥

留學生

華興會

甲辰

字暢谷，皖人，運動軍界學界革命者，以吳為最。與萬福華交最密，萬之鎗擊王之案，是其主動，辛亥在安慶光復時被害。

郭人漳

湖南湘潭

官吏

華興會

甲辰

字葆生，清侍郎郭嵩燾之子也。以世蔭得道員，與黃克強張繼等相善。甲辰十月萬福華案起，警探圍搜餘慶里機關部，時郭適新任江西防營統領，過滬訪黃克強，故亦在座，因與黃克強張繼之士劍等同被捕。旋得上海道袁海觀及贛撫夏時營救，均獲開釋。

趙世暄

湖南

教員

華興會

甲辰

朱啓陶

湖南

教員

華興會

甲辰

以上二人，均在餘慶里機關被捕，郭人漳之機關部，即趙與張繼在路相遇邀致者。

楊任

湖南

教員

華興會

甲辰

甲寅佐黃克強聯絡會黨，甚得力。九月失敗後，專任上海機關與馬福益交通事。乙巳春黃克強自日回湘謀再舉，抵沅陵，被清兵所困，途遇楊引避得免。

薛大可

湖南

留學生

華興會

甲辰

初從黃克強入華興會。甲辰冬寓福華之役，與郭人漳同在饒慶里被執，後至日本與徐佛蘇同投身君憲黨。

王軍演

廣東番禺

報界

香港中國日報

甲辰

名世仁，後易名濤，字秋濤。癸卯甲辰間，任中國日報記者。乙巳為香港廣東報及有所謂報撰文，丁未趙聲主辦廣東黃埔陸軍小學，與胡毅生同任教員。

何冰甫

廣東南海

報界

中國日報

甲辰

何雅選

廣東南海

報界

中國日報

甲辰

梁新武

廣東

留學生

中國日報

甲辰

字博君，嘗任中國日報副編輯，後改任香港循環日報記者。

盧楫

廣東順德

留學生

中國日報

甲辰

字信公，甲辰以王軍演之介紹，任中國日報記者。民國後任參議員。

廖平荅

廣東順德

留學生

中國日報

甲辰

後改名平子，字任履，與盧信同任中國日報記者。民元任稽勳局審議員。民三十二年病故。

何德如

報界

閩南日報

甲辰

丘煥文

報界

閩南日報

甲辰

胡伯鏗

報界

閩南日報

甲辰

以上三人，均于甲辰春佐陳思仲任新加坡閩南日報記者。

丁雨辰

報界

中國日報

甲辰

鄧雲衝

報界

中國日報

甲辰

馮扶

報界

中國日報

甲辰

以上三人，丁任中國日報副編輯，馮馮先後任英文譯員。

徐錫麟

教育家

光復會

甲辰

字伯蓀，清季癸卯鄉試副貢。辛丑秋任學堂副監督，兼算學講師，兩度遊日本，結識陶成章龔餘鈺永建諸人，旋在東浦創辦熱誠小學及特別書局，甲辰秋過滬訪蔡元培，時光復會剛告成立，元培邀之入會，從之。遂借成章周遊浙省各縣，交結會黨豪傑，旋與成章龔餘鈺倡立大通師範學堂于紹興，為全浙革命總樞紐。屢欲在浙舉事，以成章不贊成輟舉而止。卒與成章龔餘鈺決定鑿

許仲卿

款捐官，以實行中央革命之計畫，丁未在安慶起兵，誅殺清巡撫恩銘後，死之。

商人

光復會

甲辰

蔡元廉

紹興富商，以疎財仗義稱。乙巳秋錫麟創大通學堂，首捐五千元。及錫麟成章寶銓等五人實行捐官革命計畫，仲卿前後斥資五萬元助之，為乙巳前浙江行義富商之第一人。

學生

光復會

甲辰

竺紹廉

字國卿，係蔡元培從弟，甲辰冬入光復會。乙巳春向徐錫麟建議劫錢莊助軍需之法。錫麟大贊成，乃向許仲卿借金五千元購械行軍，後以同志中無能通駕舟術作罷。

會黨

平陽黨

甲辰

曹欽熙

字酌仙，清季文生，初因與土豪蔡志虎有殺父仇，特組平陽黨以謀報復，黨徒號稱數萬。癸卯甲辰間張恭陶成章魏蘭等勸以革命真理，始傾心焉。甲辰秋，成章約其起兵援應長沙華興會，以湘軍尋洩不果。甲辰冬入光復會，大通學堂之組織，與有力焉。

教育家

光復會

甲辰

浙江山陰 字荔泉，清季副貢，與徐錫麟同里，紹興富商許仲卿之業師也。初任東浦塾師

學堂總理，甚得許仲卿信仰。仲卿所以多出資佐錫麟者，欽照有力焉。乙巳秋大通學堂成立，被推為總理，尋借錫麟北上周游滿蒙，多所策畫。

沈榮卿

浙江永康

會黨

龍華會

甲辰

原名樂年，字瑛一，性豪俠，為龍華會正會主，有黨徒二萬數千人。陶成章魏蘭所聯絡會黨，以此會為最有力，甲辰秋成章會密約黨人響應湖南華興會。即榮卿周華昌王金寶等也。其後放嘉熊秋瑾之運動，均恃榮卿及周華昌為導線。

周華昌

浙江縉雲

會黨

龍華會

甲辰

原名金海，字安瀾，與張恭同為龍華會副會主。癸卯冬與陶成章魏蘭先後結識，甲辰秋放嘉熊組織溫台處會館，及乙巳徐錫麟創設大通學堂，均有力焉。

呂毓祥

浙江雲和

教員

溫台處會館

甲辰

字子文，魏蘭之堂姪，早年佐蘭倡辦先志學校于處州府城，與各派會黨聯絡密切。早辰春放嘉熊組織溫台處會館于嘉興，為革命黨與會黨交通之中樞，得力于蘭叔姪為多。

呂熊祥

浙江縉雲

商人

溫台處會館

甲辰

字逢樵，在壺鎮開雜貨店，與沈榮卿周華昌為莫逆交，溫台處會館成立，任會

呂嘉益

館幹事。

會黨

温台處會館

甲辰

呂龍祥之族姪，好行俠鋤強，有黨徒數千，雄據一隅，敖嘉熊徐錫麟秋瑾之革命運動，皆得其力。

陳夢熊

浙江樂清

留學生

温台處會館

甲辰

丁鏞

浙江縉雲

商人

温台處會館

甲辰

趙卓

浙江縉雲

商人

温台處會館

甲辰

魏毓蕃

浙江仁和

學生

温台處會館

甲辰

魏仲麟

浙江仁和

學生

温台處會館

甲辰

馮豹

浙江樂清

商人

温台處會館

甲辰

李道鍾

浙江縉雲

商人

温台處會館

甲辰

上記七人，夢熊字乃新，丁鏞字醉三，趙卓字洪富，馮豹字地遠，均由敖嘉熊聘充嘉興温台處會館幹事，於學界及會黨各派各有相當勢力，在甲辰乙巳間，該會館隱然執全浙革命黨之牛耳。及乙巳四月後，敖嘉熊迭遭家難，商業亦復虧折，會館遂不能支持，館中諸人始相將散去。未幾徐錫麟組織大通學堂，黨人之大本營乃由嘉興移于紹興焉。

劉光漢

江蘇儀徵

留學生

光復會

甲辰

本名師培，字申叔，清季癸卯科舉人，甲辰冬由張元培介紹入光復會，先後任上海俄界警聞及警鐘日報記者，因辱冒德人，報館橫被封禁，遂匿居同志敖嘉熊家，並助理溫台處會館事宜，後赴蕪湖任安徽公學及皖安中學教員，著有護書及中國民族志行世，後任東京民報記者。

林 翹

福建侯官

留學生

警鐘日報

甲辰

字白水號少泉，甲辰冬佐蔡元培先後任俄界警聞及警鐘日報記者，後復創設中國白話報，至乙巳春相繼停版。

孫寶鏡

江蘇無錫

報界

警鐘日報

甲辰

字靜菴，曾任警鐘日報及二十世紀大舞台記者。

林宗素

福建侯官

留學生

警鐘日報

甲辰

林翹之女弟子也，甲辰任警鐘日報副編輯，為上海報界女記者之第一人，後東渡與陳擯芬同學。

陳去病

江蘇吳江

報界

警鐘日報

甲辰

字佩忍，號巢齋，甲辰任警鐘日報記者，別創「二十世紀大舞台」雜誌。所著有清祕史及陸沉發誓。

胡子晉

廣東南海

教育家

廣東日報

甲辰

字駿勇，向任廣州迪敏學堂教員。甲辰鄭貫公在香港創辦廣東日報，子晉任記者。其後有所謂報東方報先後出版，均任撰文。丙午因東方報言論排外，為香港政府驅逐出境，民二任稽勸局秘書。

陳樹人

廣東番禺

畫家

廣東日報

甲辰

名畫家居廉弟子，甲辰任香港廣東日報及有所謂報編輯。

勞緯孟

廣東

報界

廣東日報

甲辰

廣東日報出版時任副編輯，此報創刊不及一載，鄭貫公去職，報亦旋停版。

賀之才

湖北蒲圻

留學生

歐洲同盟會

乙巳（一九〇五）

字培之，癸卯由鄂省派赴比國留學，乙巳春由劉成勳作書介紹引見孫總理。賀及史青胡秉柯朱和中魏宸組等開總理在美國窮困，即措集旅費迎總理蒞歐，及總理至比京，即發起新革命黨，令諸生各宣誓入會。後數月同盟會東京本部成立，始定名同盟會歐洲支部。

湖北安陸

留學生

歐洲同盟會

乙巳

字丹揮，歐洲同盟會發起人之一，孫總理到比國即寓其家，第一次開會時，總理亦照章寫誓約一紙，衆舉史負責保藏之。

魏宸組	湖北武昌	留學生	歐洲同盟會	乙巳
胡秉桐	湖北潛江	留學生	歐洲同盟會	乙巳
孔慶毅	湖北	留學生	歐洲同盟會	乙巳
喻毓西	湖北鄂城	留學生	歐洲同盟會	乙巳
陳寬沆	湖北安陸	留學生	歐洲同盟會	乙巳
劉蔭菲	湖北黃陂	留學生	歐洲同盟會	乙巳
李藩昌	湖北天門	留學生	歐洲同盟會	乙巳
李仁炳	湖北	留學生	歐洲同盟會	乙巳
胡錚	湖北	留學生	歐洲同盟會	乙巳
王治輝	湖北	留學生	歐洲同盟會	乙巳
程光鑫	湖北	留學生	歐洲同盟會	乙巳
朱和中	以上十一人均留比學生，先後加入歐洲同盟會。	留學生	歐洲同盟會	乙巳
劉家佐	湖北建始 字子英，係留德陸軍學生，聞總理來歐，親至比國迎迓，并參加第一次開會，旋措總理赴德，并介紹同志加盟。	留學生	歐洲同盟會	乙巳

陳匡時

湖北

留學生

歐洲同盟會

乙巳

周澤春

湖北隨縣

留學生

歐洲同盟會

乙巳

馬德潤

湖北

留學生

歐洲同盟會

乙巳

錢匯春

湖北

留學生

歐洲同盟會

乙巳

上記五人，均留德學生，由朱和中介紹入會。

孫鴻哲

湖北

留學生

歐洲同盟會

乙巳

時 孫總理由德赴英倫，留英學生加入此革命團體者，祇有孫鴻哲一人。

唐 勇

湖北應山

留學生

歐洲同盟會

乙巳

湯瀚銘

湖北

留學生

歐洲同盟會

乙巳

向國華

湖北

留學生

歐洲同盟會

乙巳

王發科

湖北

留學生

歐洲同盟會

乙巳

王相楚

湖北

留學生

歐洲同盟會

乙巳

二王均留德學生，亦由朱和中介紹，既入會，忽大悔，乃急走巴黎，與陳廉符湯瀚銘向國華數人同謀向 總理哀求發還誓約，迨至 總理寓處，適 總理外出，二王遂以小刀割取 總理所攜小革囊，盜取所藏各人誓約，赴清使館謁孫寶琦檢舉，備言悔狀。寶琦令二王將各誓約發還本人，二王持交朱和中，朱遽

田桐

火之，其後朱與賀之才等仍秘密補遺書納。

湖北蕪湖

留學生

廿世紀之支那

乙巳

字梓琴，武昌文普通學堂學生，因倡言革命被黜，甲辰留學日本，乙巳春與白

自惠植

湖北天門

留學生

廿世紀之支那

乙巳

字楚香，甲辰竟渡留學，與田桐等組織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因著論抨擊日本侵略政策，被禁止，僅出至第二號。

劉炳標

湖北襄陽

留學生

廿世紀之支那

乙巳

本名湘，字仲文，後改名公。家世富豪，好施與。乙巳負笈日本，「二十世紀之支那」之組織，以其資助之力為多，辛亥武漢倡義，出資最巨。

魚

湖北嘉魚

留學生

廿世紀之支那

乙巳

字受青，乙巳任二十世紀之支那月刊編輯人，此雜誌第二號被日當局沒收，後數月，合併于民報。

王漢

湖北蕪水

學生

科學補習所

甲辰

字湧濤，乙巳春鄂人劉敬菴等聞清廷派鐵良南下建設兵工廠。特組織暗殺團以狙擊之，日知會員王漢願任此責，專候鐵良于河南彰德府，詎以戒備嚴，不克

近。積甚，自投井死。

呂大森

建始

學界

科學補習所

甲辰

張難先

沔陽

學界

科學補習所

甲辰

馮特民

夏口

學界

科學補習所

甲辰

朱子謙

江陵

學界

科學補習所

甲辰

康蔭唐

江陵

學界

科學補習所

甲辰

歐陽瑞驤

江陵

學界

科學補習所

甲辰

何季達

黃岡

學界

科學補習所

甲辰

吳貫三

黃岡

學界

科學補習所

甲辰

劉慶成

江陵

學界

科學補習所

甲辰

嚴國煌

崇陽

學界

科學補習所

甲辰

劉彥

湖南

學界

科學補習所

甲辰

歐陽振聲

湖南

學界

科學補習所

甲辰

李亞東

河南

學界

科學補習所

甲辰

以上各人軍跡，均敘述至乙巳秋同盟會成立前為止。其後繼續加入同盟會，或在同盟會時期內有相當工作者，仍當于「同盟會時期之革命同志」一文分別補

述之。至各人職業籍貫，或因一時記憶不及。或以此時交誼梗塞，未便查詢。錯誤遺漏，自所不免，容於革命逸史全集告成時，一一修正。海內外耆老友若能匡其不逮，無任歡迎。

孫總理修正倫敦被難記第一章恭註

倫敦被難記英文本爲 孫總理於丙申年（民元前十七年）在倫敦清使館被囚出險後所作。書中第一章敘述自身所經歷之革命事由，甚爲簡略。餘文則記載被囚情形及師友營救出險經過。考其第一章全文所述，曾投身主張君主立憲之少年中國黨及糾合全體黨員向清廷聯名上書，願立憲，並在澳門入黨，上海設總部等事。皆與 總理生平言行完全不符。此種政治運動，亦向爲 總理所深惡痛絕，決無冒昧參加之理。此書在民元以前並無譯本，故鮮爲世人所注意。余於辛丑（民元前十一年）春始在橫濱 總理寓處見之。時余及粵籍留學生鄭貫公、馮斯樂、李自重、王亮等諸君方發起廣東獨立學會，日往還於東京橫濱之間。常假前田橋一百二十一番地 總理寓處爲聚談所。 總理實贊助甚力。余遂讀此書第一章後，深爲詫異，乃向 總理請示如此措辭之理由。 總理曰：英人最富於保守性質，世有約翰牛（John Bull）之稱。其憲法號稱不流血的和平憲法。若與之談急激之革命手段，彼國人必不樂聞，故不得不從權以此立言。且香港爲其殖民地，時有禁壓黨人行動以交歡清政府情事。吾黨每次向粵進攻之出發點，始終不能離開香港，故亦不能坦白陳述，以妨礙進行，容日後至相當時期方可據實修正云云；余心爲之釋然。茲將民智書局出版之倫敦被難記第一章譯文加以修正，其辭句有與英文原

本意義相差太遠者，則爲誤譯英文少年中國黨 (Young China Party) 作與中會一語。兩者宗旨：一主張和平漸進之君主立憲，一主張激烈急進之革命排滿，性質互異，有同冰炭，讀者如不解。總理當日對外措辭之困難，而混爲一談，則離題萬丈矣。譯文錄載如次：

余早年在澳門始知有一種政治運動之存在。此種政治運動，大可以名之曰少年中國黨 (Young China Party) 之形成。余以該黨宗旨識見宏遠，適合時勢，深表同情，即報名入黨。蓋爲國利民福計，極欲有所盡力耳。該黨原有見於中國之政體不合於時勢之所需，故欲以和平手段漸進方法請願於朝廷，俾推行新政。其最要者，則在改行立憲政體，以代舊式專制及腐敗的政治。中國睡夢至此，維新之機，苟非發之自上，殆無可望。此少年中國黨所由設也。該黨之所以偏重於請願上書等方法，原冀皇帝之尊或一垂聽，政府之敵或可奮起。且近年以來，北京當道諸人與各國外交團接觸較近，其於外國憲政豈必略有所知。或能贊助人民此項運動。以是余及其他同志奮然本利國福民之誠意，會合全體，聯名上書。但結果反令多人受嚴厲之懲罰。時則日本正以兵進逼北京。在吾黨固欲利用此時機，而在朝廷亦恐以懲治新黨背全國人之心，遂暫擱不報。但中日戰爭既息，和議告成，而朝廷即悍然下詔，不特對於上書請願者如此叱責，且云「此等陳謬變法條陳，以後不得再上」云云。吾黨至是始知和平方法無可復施。……少年中國黨總部確在上海設立。而其實行活動之地則在廣州。

以上一段譯文，凡稍讀總理傳記及革命史者，皆知爲不符事實，而竟出於總理之著述，其爲一種對外忌諱之措辭，不言可知，自民國建元後，中外文士以此向總理質疑者，大不乏人。總理久欲追述往事，據實修正，以釋羣疑。以勞於國事，無暇執筆。直至民國七年廣東軍政府改組赴滬開居時，始抽暇撰成「孫文學說」一書。書中第八章首段即聲明否認倫敦被難記第一章全文所述之革命事由，而加以鄭重修正；次段乃追述其三十一年來所記憶之事實，如數家珍。及民國十二年一月復有「中國革命史」之作。文中所述革命之運動：（一）立黨、（二）宣傳、（三）起義三則，更足補「孫文學說」第八章所未及。由是一部學者對於倫敦被難記發生之誤解，一掃而空，無復有致疑者矣。茲錄載孫文學說，第八章「有志竟成」首段如左：

夫自民國建元以來，各國文人學士之對於中國革命之著作，不下千數百種。類多道聽途說之辭，鮮能知革命之事實。而於革命之原起，更無從追述。故多有本予之倫敦被難記第一章之革命事由。該章所述本甚簡略。且於二十餘年前，革命之成否尙爲問題。而當時雖在英京，然亦事多忌諱，故尙未敢自承與中會爲予所創設者；又未敢表示與中會之宗旨爲傾覆滿清者。今於此特修正之，以輔事實也。

上文即總理對於倫敦被難記第一章之修正，且聲明爲全文之修正，豈不止一字一句之修正。所云「今於此特修正之，以輔事實。」其意義至爲明顯。世有再援引總理久已根本取消之章

命事由，而仍稱之曰遺教，即無異強指總理爲主張君憲之保皇黨，詭譎甚矣。孫文學說第八章首段既修正倫敦被難記所述革命緣由後，同時於次段追述革命原起及三十年來所身歷之革命事實。凡一萬二千言，實爲清季革命時代最正確之歷史資料。茲更錄載原文所述與革命會成立以前之革命事實一節如下。此即對於倫敦被難記第一章全文之修正辭也。

茲篇所述，皆就余三十年來所記憶之事實而追述之。由立志之日起，至同盟會成立之時，幾爲余一人之革命也。故事甚簡單，而於資襄之要人，皆能錄之無遺。自同盟會成立以後，則擊體日繁，附和日衆，爾海外熱心華僑，內地忠烈志士，各重要人物，不能一一筆錄於茲篇。嘗俟之修正革命史時，乃能全爲補錄也。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嚮清廷創建民國之志，由是以學堂爲鼓吹之地，借醫術爲入世之媒，十年如一日。當予肄業於廣州博濟醫學校也，於同學中物色有鄭士良號弼臣者。其爲人豪俠尚義，廣交遊，所結納皆江湖之士。同學中無有類之者。予一見則奇之。稍與相習，則與之談革命，士良一聞之而悅服。並告以彼曾投入會黨。如他日有事。彼可爲我羅致會黨。以聽指揮云。予在廣州學醫甫一年。聞香港有英文醫學校開設。予以其學課較優，而地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學校肄業。數年之間，每於學課餘暇，皆致力於革命之鼓吹。常往來於香港澳門之間，大放厥辭，無所忌諱。時聞而附和者，在香港祇陳少白、尤少執、楊鶴齡三人。而上海歸客，則陸皓東而已。若其他之交遊，聞吾言者，不以爲大逆不道而避之，則以爲中

風清狂相視也。予與陳、尤、楊、三人常住香港，昕夕往還。所談者莫不爲革命之言論。所懷者莫不爲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爲革命之問題。四人相依甚密，非談革命，則無以爲歡。數年如一日。故港澳間之戚友交遊，皆呼予等爲四大寇。此爲革命言論之時代也，及予卒業之後，懸壺於澳門、羊城兩地以問世。而實則爲革命運動之開始也。時鄭士良則結納會黨，聯絡防營，門徑既通，端倪略備。予乃與陸皓東北遊京律，以窺清廷之虛實，深入武漢，以觀長江之形勢。至甲午中東戰起，以爲時機可乘，乃赴檀島創立興中會，欲糾合海外華僑以收實効。不圖風氣未開，人心錮塞，在檀鼓吹數月，應者寥寥，僅得鄧蔭南與胞兄德彰二人願傾家相助，及其他親友數十人之贊同而已。時則清兵屢敗，高麗既失，旅威繼陷。京津亦岌岌可危。清廷之腐敗盡露，人心憤激。上海同志未懼如乃函促歸國，美洲之行因而中止。遂與鄧蔭南及二三同志返國，以策進行，欲襲取廣州以爲根據。遂開乾亨行於香港爲總部，設農學會於羊城爲機關。當時贊襄幹部事務者，有鄧蔭南、楊衢雲、黃詠商、陳少白等。而運籌於羊城機關者，則陸皓東、鄭士良、並歐美技師及將校數人也。（下略）

此外 總理尙有民十二年一月所著中國革命史。其第一章敘述興中會成立前後之革命事由，可與孫文學說第八章互相印證。就中列舉「立黨」一則，於興中會創立之年代地點人數，尤爲正確明白，毫無疑義。亦對於倫敦被難記第一章之修正辭也。茲更照錄原文首段如下：

(一) 立黨 乙酉以後，余持革命主義，能相喻者不過親友數人而已。壬子大夫醉心功名利祿。唯所稱下流社會。原有三合會之組織，寓反清復明思想其中。雖時代湮遠，幾於數典忘祖。然苟與之言，較縉紳爲易入。故余先從聯絡會黨入手。甲午以後，赴檀島美洲，糾合華僑，創立與中會。此爲以革命主義立黨之始。然同志猶不過數千耳。(下略)

觀上文所錄，總理對於倫敦被難記第一章之修正辭，及前後追述與中會成立以前之革命理由，即可證實倫敦被難記第一章所載「余在澳門云云至少年中國黨總部設於上海」之全文約三百字爲子虛烏有。更可證實甲午赴檀島創立與中會之前，並無以革命主義立黨情事。事實彰彰。有目共覩。余前於所撰與中會始創於檀香山之鐵證一文，嘗謂倫敦被難記第一章爲總理當年對英人之外交措辭而並非事實，蓋有所本也。然該章全文雖經總理鄭重聲明修正二十餘年。但遲奇立異，道聽途說，仍援引該章全文之一二句語以顛倒事實者，至今尙有其人，似屬駭人聽聞。今再根據總理之修正辭，及先後追述之革命事實，不揣冒昧，詳分別列舉定義要點，以供研究革命史者之參考。倘有同志能不逾越此定義之範圍質疑問難，余固甚樂聞之。關於與中會成立前之革命理由，應下定義五點如下：

(一) 倫敦被難記第一章全文，已經總理於孫文學說第八章首段鄭重修正，認爲不符事實，應作根本取消，以後不得再爲援引。

(二) 根據總理修正文，在與中會成立前，世間並無所謂「少年中國黨」之存在。

所稱澳門云云及上海設總部，均屬臨時制宜，子虛烏有之談。

(三)總理始終並無加入主張君主立憲和平改革之少年中國黨情事。

(四)與中會確於甲午年(民國十八年)在檀香山創立。一見於孫文學說第八章「甲午中東戰起，以爲時機可乘，乃赴檀島創立與中會」之自述，一見於中國革命史「立黨」一節「甲午以後，赴檀島美洲糾合華僑創立與中會。此爲以革命主義立黨之始」之自述。三見於民國十二年一月一日總理所頒布之中國國民黨宣言「溯自與中會以至於今，垂三十年」一語，(按甲午至民十一年，恰爲三十年。)故與中會於甲午創立於檀香山之事實，實爲確鑿不磨之遺教。以後不得再有異議。

(五)民智書局及坊間出售之倫敦被難記譯本均錯譯英文 Young China Party (少年中國黨)爲與中會。凡稍解英文皆知其誤。讀者幸勿將錯就錯。

中和堂小史

中和堂始創於日本橫濱山下町唐人街，一華僑工界之俱樂部也。成立於清季戊戌己亥年間。即民國前二十三年，時與中會並日分會，早不存在。蓋與中會自孫總理及陳少白、鄧士良三人於乙未冬（民國前十七年）在日組織分會以來，前後收納會員不過三十餘人。及丁酉（前十五）下半年，橫濱僑商鄺汝磐、馮鏡如等，發起中西學校，以教育僑胞子弟，徵教習於總理，總理以梁啓超薦，梁舉徐勤自代。復由康有為改名為大同學校，自是康門徒侶，羣集橫濱，以大同學校為淵藪，駭駭乎有喧賓奪主之勢。及戊戌（前十四）清帝厲行變法，康門弟子皆彈冠相慶，不敢與總理及陳少白等往還。而僑商亦多趨炎附勢，歌頌天王聖明，與中會以是大受影響。會員中能始終如一而不為康梁所惑者，寥寥無幾，是為當日與中會最不振之時期。大同學校校址原屬中華會館公產，康徒既踞據學校，復伸張勢力，欲藉擴充校務名義，覬覦其他公產。僑衆大憤，因而發生三種反響。一為該校強逼耶穌教徒子弟，向孔子像前行三跪九叩禮，違者勒令退學。故耶穌教徒趙燦琴、關貴等，乃另創華僑學校，以示對抗。二為該校不設國語教員，凡江浙子弟，亦一律用粵語教授；故江浙人郭外峯等迫而自設三江幫學校。三則工界及小資本商人憤恨康徒之專橫，遂組織一小規模之俱樂部，以圖自衛，此即中和堂所由發

起也。

中和堂成立之初，本無名字，且無政治性質。其發起人爲鮑唐、楊少佳、陳澤景、溫炳臣、陳和等數十人。其組織頗類航業工人來往之俱樂部，即粵語所謂「行船仔館口」者，會所設於唐人埠某街角之二層樓，堂中設關羽神像，每逢神誕及紀念日，恆鑼鼓喧天，設宴高會，初由興中會員尤列與堂中八相識。代定名曰忠和堂。及己酉年夏秋間，聞康徒謀擄奪中華會館公產，憤然不平，始由會員溫炳臣、陳和二人，介紹與中會員陳少白爲該堂顧問，是爲該堂與革命黨發生關係之嚆矢。

少白既作該堂座上客，乃爲之設計改良。首改忠和堂三字爲中和堂，次則主張廢去關羽之神像，以便接納耶穌教徒，各會員皆惟命是聽。時全埠僑衆，因大同學校優佔公產事，在中華會館開會爭論多次；大同學校值理多屬波商，隱然有操縱議事之能力。少白乃指揮該堂會員。於每次開會時聚衆反對；卒使中華會館公產，不致爲康徒侵佔，該堂之力也。

中和堂自廢除神像後，耶穌徒加入堂籍者，不乏其人，翟美徒其一也。翟爲德商某洋行之書記，兼英文夜校教員，與少白爲舊相識。己亥多少白奉 總理命，赴香港創辦中國日報。衆乃推翟主持堂務。翌年庚子，尤列自香港蒞橫濱，中和堂請其演說時事，慷慨激昂，聽衆大爲傾倒。旋舉尤爲會長，由是該堂常有與中會員及留學生足跡。遇有革命黨名士路過，輒請其演說國政，而該堂會員之種族觀念，遂與時俱進矣。辛丑年（前十一）陽曆元旦日，該堂應留

日學生勵志會之招，特派尤列、霍美德二人，參加該會新年慶祝會。是日設遊藝會者，尙有日本進步黨首領犬養毅，以非律濱獨立軍代表彭西等；當拍照以誌紀念，此照今尙存也。（著者按：此照余尙保存之，民二十五年擬印載上海邊經半月刊，因照片稍模糊，故未刊出。）

辛丑年九朔赴南洋，初在新加坡埠，懸壺行醫，其醫館設於洋車水單邊街，以精通治花柳雜症，其門如市。時南洋各埠保皇黨聲勢鼎盛，閩商邱菽園，及粵商七家頭朱子佩等，咸爲廉梁張目。尤初至，不敢公然向商界談革命，乃漸以國醫爲受知於工界及下層社會，且常涉足煙館賭場中，藉煙賭以鼓吹革命排滿，久而久之，收效漸宏，繼遊吉隆坡、檳榔嶼、霹靂、柔佛諸埠，從之者日衆。於是首創中和堂於吉隆坡，其會所高懸與中會之青天白日旗，隨風招展。青天白日旗之寶用於海內外公共建築物，當以吉隆坡中和堂爲最早。自是英屬各小埠亦陸續有中和堂之設，會員中有黃伯耀、黃世仲、康蔭田三人，皆溝通國學之文士，以紬於家計，出洋謀生，同在賭場管理筆。餘暇時輒投稿於新加坡之天南日報，暢論時事。及與尤相結識，尤乃先後推荐三人於香港中國日報及新加坡南洋日報，充任記者。黃世仲字小配，又號馮山世次郎，卽香港各報之名記者，常以撰作「洪秀全演義」及「二十載繁華夢」二說部見稱於時者也。

與中會在南洋始終並無組織，在壬寅、癸卯以前（前九、十），南洋馬來亞各埠勢力，幾爲保皇黨徒獨佔。及尤列創立中和堂後，革命思潮，始漸傳播。時有閩籍富商陳楚南，及潮籍

富商張永福二人，夙辦益民黨主戰，知尤爲與中會員，特登門請駕，一見如故。陳張等向與少數僑商，組織小橋源俱樂部，爲研究革命之聚談所，論是該俱樂部常時有尤列之足跡。癸卯，上海華報乘起，陳張等乃用小橋源俱樂部名義，致電駐滬英領事，請援保護國事犯條例，勿引疑鄰容，專烟購二人除清吏。復集資翻印「革命軍」五千冊，改名「圖存篇」，分送南洋各埠，及閩粵各縣，以廣宣傳，尤與有力焉，然陳張固非中和堂分子，蓋南洋工商二界矚目顯。中和堂既振於農工人物，富商鉅賈，實不便參與也。

是歲秋冬間，陳楚楠等集資發刊閩南日報於新加坡禧街二十一號，籌備數月，至甲辰（勸八）春始出版。初由尤列介紹鄭貴公任總編輯，鄭以事辭。仍改聘陳詩仲、鄭陳二其皆前任香港中國日報記者也。此外，更聘尤列爲名譽編輯，黃伯耀、柯德如、康登田、胡伯讓、邱煥文，分任撰述譯務，黃何康胡等多屬中和堂會員。出版第一日，尤作發刊辭，署名吳與季子者是也。

自閩南日報出版後，中和堂之勢力，亦蒸蒸日上。乙巳年（前七）冬，閩南僑華僑團復成，因美國新頒華工禁約，自設於上海美領事署門外，舉行追悼大會於仁濟醫院。先期向當地華民政務司署領取開會許可證，英官以尤列有左右工界能方，誠恐發生事端，遂以是日尤不列席爲條件，陳楚楠等允之。尤聞之大憤，及期，先到會場登壇演說，痛言拒約抵質之理由，及遷就外人之不當，座衆大爲鼓掌，事後英官竟不干涉。未幾，各地抵制美貨之風潮益益擴大。適

有英船載運政府定購之美貨到埠，碼頭工人頭領，多中和堂分子，咸拒絕起運。華民政務司乃請華譯員何寬設法。何曰：「若得圖南報陳楚楠君，代向碼頭苦力疏通，乃易爲力。」英官遂邀陳至署，請其勸告各工人勿拒運美貨，陳以無此能力拒之。英官謂祇須陳君代解釋英輪所載美貨，乃當地政府先期定購之用品，與普通美貨不同，即生效力，不必爲勸告工人語亦可。陳於是勉爲署名。此項公告張貼後，不及半日，英輪所載美貨完全卸陸。英官乃知圖南報對羣衆之勢力，爲之咄咄稱異。是亦可見中和堂在工界勢力之一斑。

圖南報出版後數月，總理在檀香山見之，知南洋向無革命派報紙，乃移書九列，探詢此報創立經過，尤具銜之，總理深爲喜慰。乙巳年（前七）自歐洲東歸，先期函電尤及秦力山等，囑於舟過新加坡時，引諸同志相見，時新加坡禁止總理五年入境之期未滿，故屆時總理不便上陸，僅由尤領陳楚楠、張永福、林義順等，登輪晉謁。總理謂歐洲留學界已成立革命團體，此行到日本，即可組織革命黨總機關，囑尤等預爲佈置，以利進行，尤等唯唯。是年冬，總理復由日抵新加坡，適英政禁止入境期限已滿，尤等遂以張永福之晚晴園爲招待所。總理報告中國同盟會已在東京成立本部，余此次目的，在組織新加坡分會，尤陳張等遂一宣誓如武。衆舉楚楠爲會長，永福副之，自茲而後，各埠中和堂會員，遂繼續加入同盟會。總理及胡漢民、汪兆銘等先後在南洋籌措義捐，中和堂分子之助餉者，皆以同盟會員名義行之。然其書有之工界小俱樂部，仍舊存在。如戊申年（前四）某月保皇黨假振武善社，開政聞社成立

會，革命黨員孫眉、田桐、鄧子瑜等，率百數十人到場，破壞其事，且毆傷康徒徐勤，使會衆如鳥獸散。其中搖蕩賊嘯以助聲威者，卽此輩爲之也。是歲夏，滇省河口革命軍失敗，退入越南境界，爲法人遣送至新加坡之敗軍將士，凡數百人，總理乃命陳楚楠、張永福、林受之、沈聯芳等，設法收容。且在萊厝港開辦中興石山，及介紹於各埠礦山農場以安置之。然敗兵多出身遊勇，頗不受拘束，有聲言給養不良而聚衆滋事者，有鬧事殺人而招警吏干涉者，亦有劫掠行旅而妨害治安者。尤列以總理病於應付，乃運用其平日懷柔工界之手腕，出而排難解紛。而敗兵中亦漸次就範。然尤烈竟因此毒殺人嫌疑案，被牽涉入獄。後，總理致書英吏保證，始獲開釋。三酉（前三）七月，總理赴歐洲，同盟會南洋支部亦遷地檳榔嶼，宣傳機關之中興報以爲細停版，是爲南洋黨人最零落之時間。然尤列仍安居新加坡或吉隆坡，優遊自得，卽受中和堂在友供養之力。迨辛亥八月武昌革命軍起，民元南北統一，尤尙遲遲不願歸國，亦以此故。

中和堂原屬一工界俱樂部性質，凡人皆可報名入會。並無拜盟宣誓等儀式。於民國前後，始終並無派人在國內徵求會員情事。辛亥粵省光復之後，有人利用孫眉名義，恢復與中會，招收會員，亦有組織扶正同盟會，以反對都督胡漢民，陳炯明等。時有二三中和堂分子，亦欲假借尤列名義，在粵設置中和堂，以染指政權，屢邀尤回粵主持其事。尤不欲惹起當局誤會，遂於民元春夏間歸國時，不之粵而之滇。迨抵昆明，滇都督蔡謨留學日本時，早與尤相結識，

至是大開歡迎會，設宴贈金，禮之甚優。民二春間，尤北遊京津，過滬滬時，國民黨幹羅疑尤已不與總理合作，無招待之者。及抵北平，共和黨本部開會於虎坊橋以歡迎之。尤乃以中和堂名義，向內務部呈請立案，內務部即予批准。時袁世凱厭惡總理特甚，王揖唐進言曰：『人皆言孫某爲革命黨首領，不知革命黨中尙有中和堂會長尤某，較孫某資格更老，若崇尤抑孫，大可減削孫某之勢力矣。』袁從其計，乃聘尤爲總統府高等顧問，並館之於石駱馬大街之舊醇王府。尤因得以養尊處優，逍遙驕傲於燕山耆爾載。及聞袁意將廢帝，不欲自污，始託故悄然歸京。居天津數月，資斧乏絕，賴中和堂舊友印刷商溫德澤，任少資助，始得避地日本神戶，以著作自娛。居東多年，其生活費仍恃南洋各埠中和堂舊友之源源供應。

民九、民十兩年間，尤漸厭居扶桑，乃歸香港，以教授廉價爲生活。其私塾先後設於尤龍西洋菜街及彌敦道等處。僑港之中和堂舊友，以其所得束修不足供家費，乃分任若干以供應之。並提議恢復與南洋各埠堂友之關係，由是南洋信息，絡繹不絕。尤所以不求仕進而能變身維持生活者，堂友協助之力也。

民十年，總理開府廣州，命許崇智斥資三千元，修治觀音山文瀾閣，特延革命時期四大寇之陳少白、尤列、楊鶴齡三八居之，以敘舊誼，老欣然就道。居粵未久，因與陳少白語言不合，且數爲其所擲檢，遂拂然去粵。總理挽留不得，乃餽以二千元，用壯行色。即歸滬，仍願故舊自給，窮苦一如當年，惟值每年壽辰，其同志親友及中和堂舊人，必彙集稱慶，大舉

慶祝。是亦敬老尊賢之美意也。

民二十年秋，東三省失陷，國民政府召開國難會議於洛陽，尤被徵爲國難會議員，以病不克就道。民二十四年，值其七十一壽辰，各地與中會、同盟會、中和堂諸老友特舉行慶祝大會，親赴香港稱觴者，頗不乏人。尤以外梅憑陵，乃通電全國，主張統一禦侮，繼以全國統一有望，遂扶病晉京，晉謁中央當局，面陳救國方略。林故主席及蔣委員長均以其年高德劭，深致敬仰，禮遇優渥。是多十二月十二日，尤病勢漸沉重，其隨從認醫馬白眉，即以主持中和堂之後繼人，尤瞑目不語。遂於是晚溘然長逝。而中和堂之名義，亦隨尤以俱去矣。

尤既逝世，其嗣子某乃偕尤生前友好數人，僑居九龍加敦道洋樓一層，爲中和堂會所，以示繼承中和堂之統緒。會中附設尤祠小學，以紀念亡父。及民二十九年，更欲擴大組織，改組爲委員會，推舉吳黨前輩李紀堂、曾克齊、李天德等爲執監委員。紀堂聞人言中和堂尚有財產數百萬元在南洋，信以爲實，謂欲任該堂常委，即可動存款，以供祖國國防之用。乃使人抄錄該堂與南洋各地通訊地址，以便直接通訊，因而引起尤嗣子之誤會，竟請緝敵向紀堂大舉攻擊。於是各執監委員紛紛辭職，以脫離關係，紀堂旋亦束裝赴渝，避此紛擾，該堂經此風潮，遂成無形的瓦解。中和堂三字，殆不復再見於香港九龍間矣。

此外尚有中和堂發源地之日本橫濱中和堂，其會所於民國成立後，改稱中和堂實報社。民元同盟會改組爲國民黨後，該堂分子皆登記爲國民黨員。民二及民六兩年，北京政府舉行參議

院華僑參議員之選舉，規定海外各書報社及中華會館中華總商會三種團體，皆有選舉權。該黨兩次均派重民赴北京參加選舉會，中和堂之享有選舉權者，祇此一處。南洋各部中和堂於事前未設書報社，皆無選舉權也。時橫濱會員以尤列未列名國民黨籍，多視同路人。民三後，尤開居神戶多年，而足跡未至橫濱，卽以此故。橫濱中和堂於維持當地華僑學校，及籌餉討袁等義舉，多所盡力。迨民十二年間日本發生地震，橫濱華僑財產盡付一炬，該堂會所亦不免於難。事後華僑重建居留區，不復聞有中和堂之組織。

開國前海內外革命書報一覽

中華民國之創造，歸功於辛亥前革命黨之實行及宣傳之二大工作。而文字宣傳之工作，尤較軍事實行之工作為有力而且普遍。蔣觀雲（智由）詩云：「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誠至言也。考民國成立以前出版之提倡革命各種書報，可分為三類：一為日報類，隔日報及星期報之；二為雜誌類，旬刊及半月刊，月刊，年刊等屬之；三為圖書類，自著及譯本，叢報等屬之。茲調查昔年海內外各地各種革命書報，自乙未年（一八九五）以迄辛亥，約千數百種。其名稱，年代，地點與編輯人發行人，分別臚列並簡單說明如左：

名稱 時期 出版地 編輯及發行人

一 日報類

中國日報 己亥（一八九九） 香港

陳少白、洪孝充、陸伯周、楊肖歐、鄭貫公、馮自由、陳思仲、黃世仲、陳春生、王軍演、廖平子、盧信、胡漢民、謝心準、朱執信、李紀堂、李煜堂。

按中國日報為海內外各革命日報之元祖。民前十三年己亥夏秋間，孫總理特派陳少白至香港組織。是年十二月下旬出版。地址初在香港士丹利街門牌二十四號。其資本在庚子以前，由總理撥付；庚子以後，由同志僑商李紀堂、李煜堂諸人補助之。

同文滬報

庚子（一九〇〇）

上海

田野橋次

此報為日人田野橋次所設。與吾國維新志士頗有關係。庚子、唐才常、於述賢等，在上海張園召集國會，暨議在漢口起事，皆假此報為宣傳機關。

大同日報

壬寅（一九〇二）

美國舊金山

唐瑒昌、區樂甲、劉成禺、馮自由、

徐甘棠、蔣夢麟、廖卓菴。

此報為美國洪門致公堂所組織。創辦人為唐瑒昌、區樂甲。癸卯（一九〇三）後改組。乃聘劉成禺、馮自由、蔣夢麟、廖卓菴等先後主持筆政。

台南日報

壬寅

台灣

連雅堂

燕報

壬寅

上海

陳範、吳敦夏、章士釗、任文煥、蔣維喬。

此報初為日本人所設。後為陳範出資承辦。至癸卯春，因俄人遣兵東三省，清政府極力壓抑國人愛國舉動，始大倡革命，聲震一時。是歲夏間，卒為當局封禁，即清季震驚天地之燕報案是也。

世界公報

癸卯（一九〇三）

香港

鄭貫公、崔進約、譚民三、黃世仲、

李大醒、黃魯逸。

章士釗、何梅士、蘇曼殊、張繼、盧

和生。

國民日報

癸卯

上海

是報繼蘇報而起。出版僅數月，因內部風潮停歇。

檀山報

癸卯

檀香山

程蔚南、何寬、許直臣、林鑑泉。

是報又名陸記報。前已出版數年。是歲秋冬間，始奉孫總理命，改為黨報。檀島之

有革命言論機關，自茲始。

女蘇報

癸卯

上海

陳撫芬。

萃新報

癸卯

金華

張恭、劉琨、盧俊。

白話報

癸卯

杭州

孫寶中。

甯江日報

癸卯

廈門

不詳。

閩南日報

甲辰（一九〇四）

新加坡

陳楚楠、張永福、尤烈、陳應仲、孫

義順。

是報為李儉在南洋羣島創刊革命機關報之嚆矢。出版二年而止。

俄華新聞

甲辰

上海

蔡元培、劉光漢、陳去病。

中國前海外革命書報一覽

警鐘日報

甲辰

上海

蔡元培、劉光漢、汪允中、林獮、陳去病、林中素、陳競全。

廣東日報

甲辰

香港

鄭貫公、黃世仲、陳樹人、胡子晉、勞緯孟。

華退新報

乙巳（一九〇五）

暹羅檳角

羅佛成、陳景華、王斧、康蔭田、胡毅生、盧仲琳。

南洋總匯報

乙巳

新加坡

陳楚楠、張永福、許子麟。

此報乃繼國報停歇之後而起。後因內部紛擾而致拍賣，竟落於康黨之手，成爲反對黨機關，與中興報大開筆戰。

有所謂報

乙巳

香港

鄭貫公、黃世仲、陳樹人、王斧、李孟哲、胡子晉。

此報又名唯一越報。莊諧並重。規模雖小，而銷場較大報爲廣。

萃報

乙巳

廣州

沈孝則、雷震、陳止瀾、會長福、張孺伯、盧信。

民生日報

丙午（一九〇六）

檀香山

謝英伯、陳樹人、劉思復。

東方報

丙午

香港

莊銀安、秦力山、蕭小珊。

仰光新報

丙午

緬甸仰光

少年報
中興日報
丁未 (一九〇七)

香港
新加坡
黃世仲、楊詩伯、康蔭田。
田桐、居正、胡漢民、汪精衛、王

華英日報
丁未

加拿大雲高華
檳榔嶼
周天霖、崔通約。

光華日報
丁未

汕頭
黃金慶、雷鐵崖、周杜鵑。

警東新報
丁未

澳洲墨爾本
謝逸橋、陳去病、葉楚傖、林百舉。

自由新報
丁未

檀香山
曾長福、盧信、溫雄飛、謝英伯、吳

神州日報
丁未

上海
于右任、楊篤生、汪允中、汪彭年。

大鑿報
丁未

檀香山
盧信、孫科、許棠。

星洲長報
戊申 (一九〇八)

新加坡
謝心準、周之楨。

日華新報
戊申

日本東京
夏重民。

泗水日報
戊申

荷屬泗水
田桐。

光華報
戊申

仰光
楊秋帆、居正、呂志伊、陶成章、陳

仲赫。

黔報 戊申

蘇門答臘報 戊申

民權報 戊申

民呼日報 戊申

民吁日報 己酉（一九〇九）

國民報 己酉

長春日報 己酉

中國公報 己酉

帝國日報 己酉

大漢日報 庚戌（一九一〇）

進化報 庚戌

少年中國報 庚戌

民醒報 庚戌

民立報 庚戌

貴陽 周培藝。

荷屬日里 不詳。

荷屬泗水 不詳。

上海 于右任、范光啓、王无生、龐青城。

上海 于右任、范光啓、朱葆康、景耀月、周錫三。

廣州 鄧悲觀、馮百礪、黃軒霄。

吉林長春 徐竹平、蔣大同。

上海 陳其美、陳毓川、陳去病。

北京 白逾桓、陸鴻逵、寧調元。

加拿大雲高華 馮自由、張儒伯、黃希純。

仰光 呂志伊、陳鍾靈。

舊金山 李是男、黃超五、黃魂蘇、張露蘊、黃伯耀。

庇魯利馬 李頌夫等。

上海 于右任、宋教仁、呂志伊、景耀月、

西南日報

庚戌

貴陽

沈縵雲。
張百麟、周培藝。

民國日報

庚戌

澳洲雪梨

洪門致公堂。

商務日報

庚戌

漢口

劉堯激、查光佛。

南越報

辛亥（一九二一）

廣州

蘇稜諷。

人權報

辛亥

廣州

陳耿夫、黃霄九、李孟哲。

平民報

辛亥

廣州

陳樹人、鄧慕韓、播達微。

天民報

辛亥

廣州

李競生、黃平。

軍國民報

辛亥

廣州

盧岳生。

齊民報

辛亥

廣州

王秋湄、鄧警亞。

中原報

辛亥

廣州

盧岳生、楊計白。

可報

辛亥

廣州

陳炯明、葉夏聲、馬育航、鄒魯。

此報爲反對開賭之廣東諮議局議員所組織。陳炯明實爲主腦。

南僑日報

辛亥

新加坡

黃吉辰、盧耀堂。

國風報

辛亥

北京

白逾桓。

國光新聞

辛亥

北京

田桐、景定成。

民國前海外革命黨報一覽

公理報 辛亥 菲律賓 鄭漢洪、吳宗明、王忠誠。
 大江日報 辛亥 漢口 黃侃、胡瑛、詹大悲。
 天錫報 辛亥 上海 李懷霜、戴天杭。

二 雜誌類

名 稱 時期

中國旬報 己亥（一八九九） 香港 編輯及發行人 陳少白、楊肖歐、黃魯逸。

是為中國日報之副刊。內設鼓吹錄一門，專載諧文、戲劇、粵謳等種。海內外各報增
 加諧部自茲始。

譯書彙編 庚子（一九〇〇） 東京 戢元丞、楊廷棟、楊蔭杭、雷奮。

留學界出版之月刊，以此為最早。所譯盧騷民約論，孟德詩鴻萬法精理，斯賓塞代議
 政治論等名著，促進吾國青年之民權思想，厥功甚偉。

開智錄 庚子 橫濱 鄭公、馮自由、馮斯樂。

是報專提倡自由平等之真理，出版至十餘號而止。

國民報 辛丑（一九〇一） 東京 戢元丞、沈翔雲、秦力山、王寵惠、

楊廷棟、馮自由。

留日學界公然主張革命排滿及反對康梁保皇邪說者，是報實為濫觴。

大陸報

壬寅（一九〇二）

上海

戢元丞、秦力山、楊廷棟、陳冷。

國民報停刊後，戢元丞重組此報於上海，反對康梁之保皇會最力。

湖北學生界

壬寅

東京

劉成禺、李書城、程明超、尹拔一、王存一。

新民叢報

辛丑

橫濱

梁啓超、韓文舉、蔣智由、馬君武。

梁啓超於此報出版第一二年，闡揚民族主義，不遺餘力。所著破壞論尤為激烈，影響國內青年之思想至鉅。及遊美東返，始論調一變，而有「吾遊美國而夢俄羅斯」之說。

浙江潮

癸卯（一九〇三）

東京

孫翼中、蔣智由、蔣方震。

江蘇

癸卯

東京

秦毓璽、張肇桐、汪榮寶。

湖南遊學譯編

癸卯

東京

楊守仁、梁煥彝、樊鍾、黃軫、周家樹。

女學報

癸卯

上海

陳擷芬。

童子世界

癸卯

上海

愛國學社社員。

覺民

癸卯

松江

高天梅。

中國白話報

癸卯

上海

林瀾。

女子世界

癸卯

上海

丁初我。

舊學

癸卯

東京

湖北學生界增刊。

二十世紀大舞台

甲辰（一九〇四）

上海

陳去病。

漢聲

甲辰

東京

湖北學生界改名。

揚子江叢報

甲辰

上海

杜課園。

揚子江白話報

甲辰

上海

杜課園。

女子魂

甲辰

東京

抱真女士。

二十世紀之支那

乙巳（一九〇五）

東京

田桐、白逾桓、劉炳樑、榮教仁、陳

天華。

民報

乙巳

東京

胡漢民、陳天華、章炳麟、汪精衛、

劉光漢、朱執信、汪東、湯增璧、陶

成章、黃侃。

是為中國同盟會之機關報，出版于乙巳年十月，革命黨本部之發行機關月刊，以倡導

三民主義，此為第一。

時事畫報

乙巳

廣州

播達微、陳垣、高劍父、何劍士。

復報	丙午 (一九〇六)	東京
鵲聲	丙午	東京
雲南	丙午	東京
洞庭波	丙午	東京
麓業旬報	丙午	上海
直言	丙午	東京
中國女報	丙午	上海
中國新女界	丙午	東京
國粹學報	丙午	上海
新世紀報	丙午	巴黎
天爵	丁未 (一九〇七)	東京
晉聲	丁未	東京
天義報	丁未	東京
漢幟	丁未	東京
大江報	丁未	東京
匯獅	丁未	東京

高天梅、柳蓮子、田桐。	東京
雷鐵崖、董修武、李肇甫。	東京
楊秋帆、呂志伊、趙仲。	東京
陳家鼎、楊守仁、甯調元。	東京
傅君劍、謝謂莊、胡適。	上海
直隸留學生。	東京
秋瑾。	上海
燕斌。	東京
章炳麟、黃節、劉光漢、鄒寶。	上海
張人傑、吳敬恆、李煜瀛。	巴黎
民報附刊。	東京
景定成、景耀月、谷恩慎。	東京
劉光漢、何殷震。	東京
陳家鼎、景定成、仇式匡。	東京
夏重民、黃權耆。	東京
高天梅。	東京

附圖書海內外革命書報一覽

神州女報

丁未

上海

陳以森。

四川

丁未

東京

雷鉄崖。

華鐸報

己酉（一九〇九）

荷屬八打威

白蘋州。

時事彙報復刊

己酉

香港

謝英伯、潘達徽、鄭侶泉、何劍士。

南報

庚戌（一九一〇）

桂林

趙正平。

民權叢報

庚戌

上海

陳匡、陳其美。

少年學社旬刊

庚戌

舊金山

李是男、黃魂蘇、温雄飛、黃超五。

平民叢報

辛亥（一九一一）

廣州

尹笛雲、馮潤芝。

南風報

辛亥

桂林

廖璋。

三 圖書類

太平軍戰記

甲午（一八九四）

東京

曾根、晉虎。

揚州十日記

乙未（一八九五）

橫濱

王相楚、馮鏡如。

原君原臣

乙未

橫濱

黃梨洲、馮鏡如。

以上二種，爲與中曾最初之宣傳品。均於乙未九月廣州失敗後在橫濱印行，原君原臣，即黃梨洲明夷待訪錄之選本。

盛世危言

甲午

上海

鄭官應。

新政論議

戊戌（一八九八）

香港

何啓、胡禮垣。

新政安衝

戊戌

香港

何啓、胡禮垣。

勸學篇書後

戊戌

香港

何啓、胡禮垣。

仁學

己亥（一八九九）

橫濱

譚嗣同。

此書由橫濱清議報印行，其排滿之激烈論，爲康有爲、梁啓超二人擅行刪去，至爲可惜。

旭書

庚子（一九〇〇）

上海

章炳麟。

經國美談

庚子

橫濱

矢野文雄、周宏業。

此書演述上古希臘齊武國志士驅逐斯巴達光復故土事，日人矢野文雄著，由湘鄉周宏業用小說章回體譯出。初在橫濱清議報分期發表，後有單行本。

佳人奇遇

己亥

橫濱

柴四朗、羅普。

此書敘述歐美各滅亡國家志士及中國遺民謀光復故土事。日人柴四朗著，由羅普分期譯載清議報，有單行本。惟關於中國志士反抗滿虜一節，爲康有爲強令刪去。

貞德傳

庚子

橫濱

馮自由。

是書又名女子救國美談，係章回本小說，由開智錄逐期登出。只刊全書四分之一，而

開智錄停刊，在上海有單行本。

燒餅歌註解

庚子

香港

不詳。

太陽經註解

庚子

香港

不詳。

瑞士建國志

辛丑（一九〇一）

香港

鄭貫公。

中國秘密會黨史

辛丑

東京

平山周。

此書乃日本志士平山周借湘人畢永年，深入吾國偵察各省調查而得，歸國後乃有此作。

新廣東

壬寅（一九〇二）

橫濱

區樂甲。

新中國未來記

壬寅

橫濱

梁啓超。

黃蕭琴回頭

壬寅

橫濱

新小說社。

東歐女豪傑

壬寅

橫濱

羅普。

俄羅斯大風潮

壬寅

上海

馬君武。

法蘭西革命史

壬寅

東京

青年會編譯部。

廣長舌

壬寅

上海

中國國民叢書社。

革命軍

癸卯（一九〇三）

上海

鄭容。

嚴康有爲政見書

癸卯

上海

章炳麟。

辨康有為政見書	癸卯
黃奮	癸卯
黃帝魂	癸卯
孫逸仙	癸卯
女界鐘	癸卯
陸沈叢書	癸卯
蘇報案記序	癸卯
沈蘆	癸卯
中國民族志	癸卯
新山歌	癸卯
教育界之風潮	癸卯
無政府主義	癸卯
轟天雷	癸卯
瓜分慘禍預言記	癸卯
洗恥記	癸卯
俄國革命戰史	癸卯

香港	黃世仲。
上海	王船山。
上海	不詳。
上海	黃中黃。
上海	金天翮。
上海	陳去病。
上海	不詳。
上海	黃中黃。
上海	劉光漢。
上海	敖嘉熊。
上海	愛國青年。
上海	張繼。
上海	藤谷古香。
上海	軒轅正裔。
上海	冷情女史。
上海	人演譯社。

台灣開創鄉成功

癸卯

東京

張鑄立。

最近支那革命運動

癸卯

東京

新智社。

國民日日報彙編

癸卯

上海

章行嚴。

圖存篇(革命軍改名)

癸卯

新加坡

陳楚楠等。

革命先鋒(革命軍改名)

癸卯

香港

中國日報。

救世良言(革命軍改名)

癸卯

上海

不詳。

章鄒合刊(駁康書及革命軍名稱)

癸卯

橫濱

馮自由等。

據實

癸卯

上海

劉光漢。

還清歌

癸卯

上海

章炳麟。

猛回頭

甲辰(一九〇四)

上海

陳天華。

警世鐘

甲辰

上海

陳天華。

最近政見之評決

甲辰

東京

陳天華。

太平天國戰史

甲辰

東京

劉成禺。

三十三年落花夢

甲辰

上海

宮崎寅藏，金一。

支那問題之真解決

甲辰

美國

孫逸仙。

精勝史

甲辰

上海

陳去病。

新湖南	甲辰
波蘭衰亡史	甲辰
中國民族權力消長史	甲辰
鄧成功傳	甲辰
女獄花	甲辰
多少頭顱	甲辰
女媧石	甲辰
瓜種蘭因	甲辰
種界魂	甲辰
劍世英雄	甲辰
自由血	甲辰
國民必讀	乙巳 (一九〇五)
中國革命史論	乙巳
黑龍江	乙巳
獅子吼	乙巳
洪秀全實談	乙巳

開國前海內外革命叢報一覽

東京	楊篤生。
上海	薛蟄龍。
東京	陶成章。
東京	匪石。
上海	王妙如。
上海	亡國遺民。
東京	海天獨嘯子。
上海	汪笑儂。
上海	不詳。
香港	徐桂。
上海	金天翮。
上海	陳天華。
東京	陳天華。
上海	不詳。
東京	陳天華。
香港	黃世仲。

自由結婚

乙巳

東京

張肇桐。

滅漢種策

乙巳

東京

宋教仁。

敬告同胞

乙巳

上海

吳敖。

南洋先生退化史

乙巳

上海

不詳。

虛無黨女英雄

乙巳

上海

江西一青氏。

擊海花

乙巳

東京

曾樸。

盧梭魂

乙巳

上海

懷仁。

石迷開遺詩

丙午（一九〇六）

上海

高旭。

澄心樓史界拾遺錄

丙午

東京

時敏。

鈔券

丙午

東京

思汗子。

文信國指南錄

丙午

東京

靜虛齋主人。

顧亭林明季實錄

丙午

上海

東大陸印刷局。

估估遼東

丙午

漢口

日知會。

刺客談

丙午

上海

新中國之廢物。

破夢雷

丙午

漢口

日知會。

作新民

丙午

漢口

日知會。

調兵談	革命箴言	孔孟心肝	亡國慘記	心史	無名之英雄	漢風	清清二百年來失地記	中國民族史	王露詣崇禎宮詞	洪武聖政記北平錄刻	徐錫麟	秋風秋雨	斯亭復活記	六月霜	秋瑾
丙午	丙午	丙午	丙午	丙午	丙午	丙午	丁未(一九〇七)	丁未	丁未	丁未	丁未	丁未	丁未	丁未	丁未

開國前後內外革命書報一覽

漢口	仰光	上海	東京	東京	上海	東京	香港	東京	東京	東京	上海	上海	上海	上海	上海
日知會。	秦力山。	吳之銓。	田桐。	鄭所南、但燾。	包天笑。	但燾。	陳春生。	陶成章。	廖廖子。	廖廖子。	畢志社。	黃民。	王鍾祺。	羸宗季女。	不詳。

夜未央 戊申（一九〇八）

巴黎 新世紀社。

隱不平 戊申

巴黎 新世紀社。

自由言論 戊甲

檀香山 盧信。

人道 戊甲

東京 盧信。

革命與外交問題 戊申

新加坡 汪精衛。

立憲問題 戊申

新加坡 胡漢民。

支那革命實見記 戊申

東京 池亨吉。

新世紀叢書 己酉（一九〇九）

巴黎 新世紀社。

浙案紀略 庚戌（一九一〇）

東京 陶成章。

教會源流考 庚戌

東京 陶成章。

編者按上述各種革命實報，內容頗為複雜。有最初主張革命，而後反對革命惟恐不力者，如梁啟超於初期新民叢報及新小說月報，鼓吹破壞論及民族主義，異常激烈；及遊新大陸歸來，乃高唱「自有後膛鎗出而革命之逆絕」之說。且與民報筆戰經年。前後反覆，如出兩人。然該報初年之努力鼓吹，影響青年思想至鉅，功不可沒也。美洲致公堂宗旨，雖曰「反清復明」。然洪門中人以代遠年湮，久已失却本來面目。康徒區樂甲能多方誘導，使措資創設黨報，可謂熬費苦心。徒以猜忌性成，因勾結保

皇黨徒，力阻洪門人士歡迎。中山先生之故，卒爲大同日報下逐客令。然大同日報實爲區一手造成，固舉實具在，不容抹煞也。

他如新加坡之南洋總匯報及緬甸仰光之仰光新報，均以內部股東意見參差而起紛擾。總匯報初由民黨操縱言論，後落于保皇黨之掌握，仰光新報則因登載秦力山所著革命箴言，而爲守舊派股東強力制止，并繳滅文稿，卒以此宣言停刊。此新加坡中與日報及仰光光華報兩黨報所由繼起也。

又如北京之帝國日報及國風報，國光新聞等，固立足於廢廷專制之下，言論殊不自由。白逾桓，田桐，景定成，乃先後冒險北上，陽假贊助滿虜預備立憲之名，而陰行策動中央革命之實。庚戌二月之北京炸彈案，汪精衛，黃復生之幸而不死，及辛亥革命清帝后退位之順利，該報等與有力焉。

要之，當日黨人出版言報之艱難，及所遭遇清廷與保皇會壓抑傾陷之劇烈，殊非片紙所能盡述！羣群拙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及「革命逸史」，茲不贅。

革命富人李紀堂

香港革命富人李紀堂，已於民三十二年十月六日在重慶武漢路養分院病故。凡屬同志知交，無不同聲悼惜。紀堂事略，已見余著革命逸史第一集。惟語焉不詳，未足以窺其金豹。余與紀堂訂交，在民國前十三年，庚子，且在香中國日報共事多載，於其家世及生平可歌可泣之俠行軼事，知之綦詳，今更就記憶力所及，拉雜補述之。

紀堂廣東新會縣人。其父李陞，又號李璇，港人皆稱之曰大班璇。初任其族兄李耽梁之財產管理人。故時人以大班二字呼之。耽梁善營商，富甲全港，臨終時以妻弱子幼，托孤於族弟璇，並委託其經理全部遺產。璇誠實不欺，不獨使族兄財富大為增加，且令已產亦足與族兄相伯仲。及其族姪長成，乃按照所得遺產多倍，絲毫不苟，時人義之。民國後曾任參議院議員之李漢之，即耽梁後人也。璇在港房產甚富，有街道名李陞街，即其財產之一部。且有銀號數家，皇后大道之高陞大戲院亦其所有。有子女八人，紀堂行三。長次二子為大婦生，紀堂以下皆庶出。紀堂名柏，柏字與北字音相近，故港人多以李北稱之。璇去世時，分配遺產，高陞戲院為長子分得；紀堂則分得益隆銀號，所值百數十萬元。港中纨绔子弟，年少即競蓄姬妾，紀堂不能免俗，亦有妾五六人，而第二妾最得寵愛。其夫人因不喜乃夫置妾，早年即入空門念

佛，以彼家政全由第二妻司之。及其後紀堂家漸衰落，衆妾遂漸次遣散，僅第二妻相依爲命而已。

紀堂自幼活潑好動，凡騎馬總鎗遊球操舟射獵諸術，皆優爲之，絕無富家子驕惰氣習。弱冠任香港日本郵船分公司買辦。民國前十八年乙未秋，孫總理因在廣州起義失敗，偕陳少白、鄧士良二人，搭日輪摩島丸東渡。紀堂在買辦室聞之，以性好奇，遂登輪請謁，一見大爲傾倒。然其時，尙未具有遠大之國家思想，但知崇拜朱洪武、洪秀全一流人物而已。尋以資望漸高，被推爲東華醫院值理。港人之得任議政局或衛生局議員及東華醫院或保良局值理者，皆稱太平紳士，有隨時維持地方秩序之權。紀堂性任俠，尤熱心好舉，聞高陞戲院及重慶戲院門前，常有無賴子弟於戲劇散時，以唾痰吐於婦女衣服爲戲；乃每晚持手杖巡遊戲院附近，凡遇見此種惡作劇者，卽施以鞭撻，一時狂徒爲之斂迹。自是李三少熱心保護婦女之名，因而大顯。

在庚子以前，紀堂於革命黨中僅認譚香港英文南華早報記者謝讚泰一人。讚泰爲興中會員，嘗參與乙未重陽廣州倡義之役，與楊衢雲友誼最篤。時總理方經營惠州軍務，衢雲、讚泰均駐滬相機策動。庚子年二月初五日，紀堂偕訪讚泰談及拳匪亂事，謂外人將乘勢實行瓜分政策，殊爲可慮。讚泰曰：「欲免瓜分，祇有推翻現有滿清政府，建立民主之一途。君素熱心國事，何不加入革命黨。」紀堂欣然從之，遂於三月二十三日由讚泰介見楊衢雲。加入興中

會。是歲六月，總理自日本赴越南，舟過香港，衢雲引紀堂登輪相見。總理大喜，蓋自乙未廣州兵敗之後，港人無不贊助革命者，紀堂之加入革命黨，實不啻爲與中會添一最強大之生力軍也。時總理立給紀堂軍費二萬元，使充駐港財政主任。從是日起，以至惠州三洲田之義師解散，黨人之給養補充及遣散撫卹等費，所耗不貲，大部由紀堂解囊供給之。又自庚子以至丙午（民國五年）秋文裕堂書店歇業，此七年間香港革命機關之黨務報務，均由陳少白負責主持，而其經費則皆仰給於紀堂。而紀堂對於少白所請，有求必應，毫無吝色。祇紀堂對於革命事業之貢獻，亦以此七年間爲最偉大，可以謂之庚子至丙午時代與中會之中流砥柱。

譚秦與楊衢雲友誼最深厚。自楊衢雲於庚子年冬被清吏派人刺殺之後，日謀在廣州舉事，以爲死友復仇。其父日昌爲三點會前輩，與太平天國天王洪秀全之從姪全福相善。全福在洪門中資格甚老，有號召各地會黨之能力，屢欲起兵反清，而缺於財。譚秦父子謂如得紀堂相助，大事可成。遂於民國前十年壬寅八月，介紹全福與紀堂相見。紀堂聞爲洪天王族姪，曾封左天將英王三千歲，慨然信之，即允担任發動經費五十萬元。全福於是大舉進行，定期癸卯正月元且在廣州發難，預定國號名曰大明順天國。紀堂對於組織內容絕不過問，祇預製自用之軍服刀劍等物，以備屆期赴粵。參加恢復河山大典。此次運動，與與中會幹部絕無關係，祇由譚秦父子與全福秘密進行。時總理方居越南河內，嘗約陳少白往會。紀堂於少白首途時，特餽贈總理旅費一萬元，托少白攜往，並略告以是役計畫經過，並謂待吾輩得廣州即迎。中山先生同

學云。及是歲除夕，全福等以軍機不密兵敗，全福與主事人梁嘉光、李植生等分途出險，被逮及殉難者，有梁嘉漢等十餘人。事後，紀堂復出資辦理撫助遺族諸事。日昌憤極成疾，遽年病故。而紀堂經是役後，家漸中落，日形拮据之象。最可異者，紀堂是役費如許資財，而於謝洪等所定國號茫無所知，甚至所撰討論敵文亦未過目；陳少白謂其少不更事，誠爲的論，至謂其「欲過皇帝癡」，則未免謔而虐矣。

民國前十四年己亥冬，總理命陳少白至香港開設中國日報，其資本概由總理撥付。及次年冬惠州義師敗挫，總理撫傷卹死之不懈，已無兼顧宣傳機關之能力。故自庚子以至丙午之七年間，維持中國報之經費，大都取自紀堂一人。就中由庚子至甲辰（民國八年）之五年爲無限公司，及甲辰乙巳間（前七年）乃與香港著名印刷業之文裕堂合併，擴大組織，定名文裕堂股份有限公司，內分文具、印刷、報務三部，中國報卽屬其三部之一。並設總經理三人，紀堂、陳少白、容星橋三人分任之。改組後兩年，中國報雖蒸蒸日上，而印刷事業竟一蹶不振。時紀堂全計已大不若往年之豐裕，卒無法挽救文裕堂已殘之局，故文裕堂遂於丙午（民國六年）秋宣告破產。幸事前一月，余與同志李煜堂等以五千元向文裕堂承購中國報，方不致受連帶破產之損失。然李煜堂等初期所集之資本五千元，中有三千元爲文裕堂對紀堂之負債，蓋紀堂於事前願將此項舊債轉爲中國報新股，以助煜堂等之新公司成事也。自丙午至庚戌（民國二年）正月，中國報社長一職，改由余任之，財務則由李煜堂等源源補充。紀堂雖漸乏經濟能

力，然直接間接仍多所匡助，其熱心仍不少衰。如在丁未年（民前五年）春夏間，紀堂忽出資千元，在中國日報登載廣東地方自治徵文，首二三名分別給獎，由陳少白評閱。結果應徵者寥寥無幾，第一名爲陳春生，第二名爲何子耀，均中國報記者，第三名爲朱執信。據陳少白評語云：「三篇中原以朱文爲最優，惜乎論旨浮泛，復不專指廣東一省，勉強作第三」等語，是可見紀堂於不甚得意時，尙不忘地方政治之改良也。

檀香山與中會員鄧蔭南於乙未失敗後，開闢一農場於香港新界屯門，以經營種植畜牧事業。紀堂於辛丑壬寅間，亦在青山購地數百畝，以繼其後。以財力雄厚，規模較大，且於港之中環街市設商店曰青山棧，專事經營該農場出品。所產雞蛋爲港地之冠，價值較他店特昂，而西人爭購之，該店每年獲利頗厚。紀堂於破產後多年，仍能支持家計，卽該店挹注之力也。丁未夏，張靜江、周伯年蒞香港，紀堂嘗偕靜江往遊，靜江巡視後，謂其所植果木多而無序，應澈底改善，始能獲大利；所見極有見地，然紀堂不能用也。該農場地處偏僻，足爲黨人之遁逃藪，故丁未潮州黃岡及惠州七女湖二役之敗將，常隱匿其間。以避清吏邏緝。管場人以若輩不愛惜花果，任意毀折，屢請紀堂加以制止，而紀堂皆一笑置之。劉忠復、汪兆銘、黃復生、喻培倫等，欲謀暗殺清吏，迭在港覓地試驗放施炸彈方法，卽假青山及鄧蔭南之屯門爲之。凡此種爆裂品之試驗。紀堂恆自駕小火輪運候，並預備食品供應一切。至民國建元後數載，紀堂以在港日少，且亦無心農業，遂將該農場及青山棧賤價出售，聞者惜之。

乙未年，紀堂對於科學教育及社會教育有二大貢獻。一為紀念其亡父之「李陞格致學堂」。蓋李父逝世後，其兄弟六人皆擁厚資，對於國家社會毫無裨益，紀堂深以為恥。故特斥資十萬元創建格致學堂，即以其父李陞名之。既可紀念亡父，亦足提倡科學教育。所聘校長為與中會員鄺華汰博士，美國加省大學之名教授也。此校創立半載，即因鄺校長逝世停辦，港人引為憾事。二為「采南歌劇團」。是團為程子儀、陳少白所發起，紀堂贈款二萬元以助成之。其目的在改良粵劇，及宣傳種族觀念於通俗社會，收功頗巨，是為開創粵省革命新劇之先聲。

丁未戊申二年，為香港同盟會軍務最活動時期，而餉涸奇絀，實為屢次蹉跌之原因。紀堂目擊進行困難，無以為助，忽發奇想，向朱執信，胡毅生及余等獻策，謂其親族某，為富不仁，其父樞厝於廣州北門白雲山脚某寺多年，為迷信風水，久不埋葬。若使會黨中人密遷柩於近地，然後向其家勒索，可得巨款，倘此策不成，則其家於每歲清明，必遣其獨子掃墓，屆時亦可於途中綁票。各同志多贊成之，遂如言進行。卒以無人負責，事皆不諧。是可見紀堂籌餉之盡力無微不至矣。丁未夏五月，黃岡革命軍將領余既成因兵敗逃港，被清吏認為強盜，逮捕入獄。同盟會為延律師營救，以紀堂與律師庚先有舊，乃委託其代辦此案，紀堂為此奔走甚力，結果三次在香港法院待直。余既成獲釋離港，紀堂與有力焉。戊申春，紀堂以負債纍纍，為債主多人控告繫獄，半載始出，卒致宣告破產。說者謂紀堂若非百足之蟲，則醜類已久

云。

庚戌（民前二年）正月廣州新軍之役，及辛亥三月黃花岡之役，紀堂因與港中鎗砲業中人綢繆，故於購買軍械籌餉形盡力。及八月武昌革命軍起，粵港二地黨人急謀響應，清水師提督李準知滿清大勢已去，欲向革命黨首領輸誠反正，因托香港議政局議員章寶珊爲介。寶珊以告紀堂，紀堂因與胡漢民磋商如何接納方法，李準乃率所部先期納降。迨粵省光復，遂以紀堂爲軍政府交通司長，迄南北統一粵軍政府改組而止。綜核紀堂一生，當以此際爲最得意時期。

紀堂首次兩兄，同爲香港首富，以吝嗇聞於世。於紀堂破產潦倒時，輒以白眼向之，其家人亦鮮與往還。迨紀堂任職交通司長，其兄嫂乃態度一變。長兄因乏子嗣，且有以紀堂一子承繼其財產之議。迨民國後數年，紀堂官運不佳，而所經營事業鮮不虧折，因而承繼之權，竟爲紀堂第某弟之子所得，此與紀堂一生命運之窮通貧富，關係至巨，紀堂每對友言，如其子可繼承乃兄財產，則彼此後可以毋須低首下心，以仰人鼻息，且足恢復幼年時代之氣勢，誰敢妄爲輕視。牢騷至此，誠有慨乎言之矣。

民國後，粵當局之屬民黨籍者，以紀堂功高望重，嘗先後委以交通司長，瓊崖公路局長，某某縣長，民產保證局等職。然紀堂出身富家子，幼年不甚讀書，對於政治毫無經驗。每次從政，皆以用人不當去職。嗣爲家貧故，仍不甘寂寞，孜孜以求，雖微員下吏，亦願屈身以就。當局以其往日政績平常，多愛莫能助，至爲可憫。民國二十七年，日寇進陷廣州，紀堂遷寓九

龍何文田一小樓，深倒萬狀。民二十九年冬，中央駐港某機關知其窘狀，乃月給滙幣二百元以濟之，而生計隨之稍蘇。

民二十五年中和堂首領充列在南京病故，其嗣子某與少數友人仍設中和堂會所於九龍西洋菜街，藉以聯絡南洋各埠之中和堂同志。民二十八年復欲擴大組織，紀堂亦被推為常務執委。當就商於余，余曰：「南洋中和堂主要份子，在清季同盟會時代，皆已加入同盟會，故在同盟會成立後，並未聞有中和堂會員捐革命軍餉情事。及民國後，中和堂已成一有名無實之破爛團體。歷年除慶祝尤君少執壽辰外，毫無事業可言，若實無參加之必要。」紀堂曰：「吾聞該堂在英屬各埠有財產數百萬元，倘余任該堂執委，大可以設法使之送回祖國，充國防用。」余曰：「此說等於一種神話。在乙巳年同盟會開創以前，余已聞諸南洋同志。蓋在民前四五十年，南洋英屬柔佛等埠之三合會團體，時有互相械鬥殘殺情事。英政府以其妨害地方治安，乃將其價值百萬元以上之財產全部沒收，以懲戒之，據新加坡同盟會第一任會長陳楚楠所言，吾黨同志中亦嘗有人請求英政府將該項財產撥還華商團體，充慈善事業之用，卒無效果。此乃三合會多年舊事。發生在中和堂成立數十年前，與中和堂無涉。無知者竟誤作中和堂，實屬大謬，幸勿為此類謠言所惑。」紀堂不聽余言，毅然充任該堂常委。接任未久，即使人抄錄該堂與南洋各埠通信地址，直接遞信。因是惹起尤嗣子種種誤會，竟藉端故誣電攻擊，紀堂亦以惡聲相報。說者謂紀堂以開國元老，而與後生小輩鬧此閒氣，殊屬不值云。

民二十九年冬，紀堂應 蔣總裁命來滬，旋任僑務委員會委員，於華僑工業最爲熱心。初寓中一路某招待所，迨其寓處爲寇機炸燬，乃遷寓林森路廣東同鄉會。有華僑陳某，組織一僑光汽草木炭爐製造公司，以紀堂地望足以號召資金，延聘爲董事長，月送薪八百元，紀堂欣然允之，籌辦數月，復以用人不當，盡耗其預備金三十萬元。紀堂乃籲請政府借款維持，經當局派員澈查內容，以不合貸金條例，未允所請。而該公司遂於開辦以前中斷瓦解，此三十一年秋冬間事也。三十二年夏患足疾漸劇，迄秋復罹心腦病，中央黨部乃送之至李子壩武漢療養院診治。諸老友更代呈 蔣總裁請求救濟，總裁特賜三萬元助之，及是冬十月六日，卒以病重逝世，享壽七十一歲。遺子一、女六，皆在香港。喪葬事宜，由中央黨部秘書處及僑務委員會辦理一切，中央當局諸友好，特於十一月七日，開追悼大會於滬市夫子池新蓮會大禮堂，以誌哀思。是日與祭者，有吳敬恆、王寵惠、孫科、吳忠信、游毅生、李文範、吳鐵城、許崇灝、陳樹人、姚雨平、蕭吉珊、劉紀文、李思轅、李曉生、鄧剛、周演明、鄧川山及余等數百人，左右張掛輓聯詩甚夥。余作輓詩六首，錄載如次：輓李紀堂暨兄：

太原公子長香江，富埒王侯具熱腸，慷慨投身光復黨，惠州倡義貢軍糧。

革命先河中國報，賴君澹澹日葱籠，三民潮汐滔天湧，文字皆傳第一功。

不甘鐵羽更圖強，獨散家財奮五羊，遺恨洪梁功未立，歲除壯舉煥重陽。（壬寅冬，紀堂獨出資五十萬元謀光復廣州，是役洪全福梁慕光任正副元帥。）

青山高上舊農場，家破猶堪種稻粱，多少困窮亡命客，望門投止等歸鄉。（紀堂破產後，全賴青山農場供給日用，並收容避難黨人頗衆。）

紆難傾家第一人，共和締造幾元勛，釜鳴鐘棄尋常事，且作微員救赤貧。（民國後，紀堂在粵，屢謀小職自活。）

昨方覓句哀平子，今又爲文弔紀堂，舊侶幾人零落盡，不堪回首話香江。（紀堂廖平子及余，皆中國報舊人。）

烏目山僧黃宗仰

晚清壬寅癸卯年（一九〇三至一九〇四年）間，上海維新志士有烏目山僧者，章太炎著之《敬康有為政見書》，及鄒容著之《革命軍》，書面均署其名。時人只知山僧為外方人，而不知即中國教育會長黃宗仰也。

宗仰又號牛夫，後稱印淨禪師，江蘇常熟人。生而穎悟絕倫，自幼博覽羣籍，尤工詩古文辭，旁及釋家內典，因飄然有出世之想。年二十，出家於清涼寺。金山江天寺顯諦法師為之摩頂受戒，錫名宗仰，自署烏目山僧。以研精佛理，工篆繪事，漸為世人所知。時上海猶太富商方構築愛儂園于靜安寺路。其夫人羅迦陵崇信沙門。斥巨資，就其園建設經堂，延致羣僧講授梵典。慕山僧名，特禮聘主持講座。山僧應邀蒞滬。受羅夫人香花供奉，幾於無言不從。其後，哈同復贖金二十萬以刻佛藏，且即其園立華嚴大學教諸釋子，山僧之力為多焉。

辛丑壬寅間（一九〇二至一九〇三年），清廷庶政日壞，東西各國鷹隼虎視，咸伺隙思逞。山僧蒿目時艱，慨然有獻身濟世之志。因與旅滬志士章炳麟、蔡元培、吳敬恆諸人日商挽救之策。眾以其熱誠恬淡，咸禮重之。壬寅春，山僧遂聯絡章、蔡、吳，及蔣智由、蔣維喬、黃炎培等，發起中國教育會，為促進全國文化之策動機關。蓋以是時譯本教科書，多不脫專制

陳腐思想，非重新編製完善，不足以改良教育。救亡之根本方法，固非從改造青年思想入手不可也。是會設於泥城橋福源里。羣推山僧爲會長。以緇子開辦費，賴山僧向羅迦陵求助，始於是歲秋冬間宣告成立。

癸卯春，俄人進兵東三省。留東學生大憤，因有拒俄義勇隊之組織。日政府竟徇駐日清公使蔡鈞請，禁止中國學生肄業陸軍。諸生於是紛紛歸國。同時，南洋公學學生因學校當局禁壓學生談論時政，亦有全體罷學之舉。山僧乃向教育會提議，集資自設學校，以收容各方退校學生。章、蔡、吳、蔣、賈等咸聽其議。山僧復爲言於羅迦陵，承慨助鉅款，學校賴以告成，即號稱東南革命大本營之愛國學社是也。未幾，學社一部師生，因權限細故，與教育會董事發生意見，適於蘇報登載「與教育會脫離關係」之廣告。山僧事前多方調處，煞費苦心。終以斡旋無效，不得已於是年閏五月初一日，以中國教育會會長名義，揭賀「愛國學社之獨立」一文於蘇報以答之。因是，教育會會長之任學社教職者，遂多謝去。山僧爲之扼腕不置。正紛紜間，而清吏封禁蘇報及逮捕章太炎鄒容等之舉起，教育會及學社主要人物，多在逼緝之列。蔡元培，吳敬恆，陳萬諸人，先後出亡。山僧獨留滬，百方爲蘇報及章鄒二氏營解。卒不得。始赴日本暫避。時，孫總理方自越南滯橫濱未久。寓山下町某號。山僧素仰 總理德望，亟詣高野方拜謁，（其時 總理自署高野長雄，門首書高野方三字）。總理一見如故，雅相推重，特闢樓下一室以居之。山僧就其居室壁上，畫老梅樹一株，枝幹盤屈，繁花燦爛，見者咸嘖嘖讚

美，僑商郭外峯，黎炳垣，張能之等，以山僧和氣如春，談風甚健，皆與親暱。尤以法國郵船公司買辦黎炳垣爲最相友善。是歲秋冬間，總理將遊檀香山，以緬於旅費爲慮，山僧慨然贈以二百版。時，在東京出版之「江蘇」雜誌，以經濟困乏，勢將停刊，山僧爲言於上海友人，贊助之，該雜誌賴以不倒。翌年春，上海黨案風潮平息，山僧乃返滬，仍居愛儂園，爲哈同夫婦講道與學。哈同更就其園建立廣倉學會。以祀黃帝，左史，倉頡。納山僧言也。山僧自是專奉重刻日本宏教書院佛藏。工作艱巨，歷多年始成，諸名流罔不佩其毅力。

辛亥八月武昌革命興，九月十三日，陳其美率民軍敢死隊攻上海製造局，不克。乃徒手入製造局勸降，爲清軍鎖禁一夜，李燮和遂令所預約之防營管帶陳漢欽督兵乘夜進攻，出其美於險。事後，其美、燮和所部，各欲推戴其首領任滬軍都督，相持不下。山僧以紳商各界咸屬意其美，乃力勸燮和退讓，使率所部遷駐吳淞，并願代籌餉藉以助之。燮和卒從其言。是役，哈同捐金三萬版以接濟吳淞軍政府。從山僧言也。無何，章太炎自日本歸國，山僧親至吳淞迎之，相偕至愛儂園下榻。太炎自是與哈同相交莫逆。山僧之介也。旋革命軍攻金陵，金山首當其衝，寺院爲兵馬踐踏，淪爲萬狀。山僧乃力與諸將言，請禁兵士樵牧，諸將感山僧高義，各誠所部勿犯，事乃已。

十一月初旬，總理自歐洲返國，山僧亦至吳淞，登輪執手話舊，兼代達哈同歡迎意旨。總理登陸，遂首訪哈同於愛儂園，哈同大張筵宴以饗之。民國既成立，與山僧遊者，皆驟貴

顯，山僧獨廓然歸山，說絕交際。民國三年，復充江天寺首座。於是閉關獨覽十二部經。三載始畢。迨民七八間，遊興勃發，由是遍登匡廬、黃山、九華、雁蕩、天台諸峯，所至留連旬日，輒不肯捨，而其肌體亦日肥胖，舊遊諸友，驟見多不識之。蓋山僧自返金山後，與諸聞人多半闊絕，尤厭新起持政柄者，惟間訪章太炎談佛說偈而已。民國九年，棲霞寺寺主法意，禮推山僧爲該寺住持。山僧慮之不辭，衆禪印禪禪師。棲霞寺建于齊梁間，卽明代高僧紹隱所居。清咸豐時，半毀於兵燹。山僧喟然欲修復之。各方善士，聞山僧宏願，多樂觀厥成，不數月而善款大集。由是度材商工，規模略定。山僧以積勞得病，遽於民國十年七月圓寂於僧舍。年五十有七，其弟子惟德詣人，於繕完殿堂後，復延寶塔爲山僧紀念。章太炎爲撰塔銘曰：彼世如蠅。菌莖腐蒸。公逃於僧，朱張不恆。見龍在陸。戎狄之膺。漢道旣升。歸而擔簞。凄然如冰。嗚呼禪師。斯所以爲如來乘歟。

吳稚暉述上海蘇報案紀事

拙著革命逸史第二集於三十二年春出版，余嘗寄贈吳稚暉先生請益，旋得稚暉先生復書云：「自口先生助右，奉賜書暨惠贈大著，感謝不盡。大著記蘇報案，係據當時香港上海報紙，頗有不同。適近來介石先生欲知蘇報等案田，弟記憶所經縷敘寄去，今使學生鈔出一篇奉上，與大著相印證。而子民先生與此案尤風馬牛，人皆以為潛逃，詎妄特甚。且蘇報案後，蔡先生仍回上海作警鐘報，足見彼初無懼在上海之事。又陳吉甫陳子及劉龍皆於三年而出，並未即解。獨太炎受禁二年，成爲大名，殊亦有幸有不幸也。一笑。勿叩道安。弟敬恆頓。六月八日」等語。稚暉先生此段記事，誠爲蘇報案最有價值之實錄。所述蔡子民先生事前已在青島，陳吉甫陳子（仲彝）及劉龍皆於三年而出，並未即釋等事，尤爲前人所未道。亦足補充拙著所不及。實於革命信史關係匪淺。茲錄之，以告世之熱心讀史者。

（前略）癸卯（民元前九年）五月一日陳夢坡賞章行嚴之文才，圖將其女陳攏芬配之而未言，即招章入館司主筆，即揭登章太炎之容帶髯及章太炎所作鄒容革命軍序，從此每日蘇報公開載革命文章，將張圖之演說，大登特登，余並未主持蘇報，去年及今年，不過常常採登余文而已。

其時有爲戲事，日本學生派鈕惕生湯爾和往見袁世凱，被袁斬首之謠，兩江總督魏光燾，本傾向新黨，其孫亦赴日留學，其時之候補道陶森甲，俞明夷，蒯光典等，皆與蔡子民素識，故其子弟赴日本，皆至愛國學社來周旋，至是時魏派陶森甲赴日，盡勸其子弟回國，陶森甲等亦常至社，觀蔡子民注意言論，稍溫和，免爲北方當局所懼，我等皆漫應之。

五月十二晨，俞明夷之子曰大純者，方二十左右，已留學，自日本歸，急入余房，余未起，揭帳問惕生斬首，確乎不確，是時已知不確，即告之而別。

五月十七在社旁空地，（今爲華安人壽保險公司等，是時空出有十許畝，民元尙撥用三十萬元爲同盟會購其地），開中國第一次運動會，觀者一二萬人，有沈葆楨、孫河梅等。用齒咬住薛仙洲之燈十五歲學生之衣。在燈柱上回旋三次，衆俱眩服，是日余在場照料，甚辛苦，傍晚運動會散，回至社中，方入門，張溥泉遞余一紙，大言曰：你看。我接了，欲納入袋中，曰：我坐定細看。彼怒叱曰：不看還我，夜間開會。余怪甚，即笑曰：夜間準到會。

夜間開會於社中一書房，有余，有蔡子民、章太炎、張溥泉、王小徐、吳建常（時爲會計，現在審計部爲參事），學生有穆抒齋、貝季眉、胡敦復、沈步洲、曹憲羣，（現爲大同校員）或先開口，學社乃教育會之附屬品，沈步洲說，有學社才使教育會有會所，蔡子民即更起五孔，似表明不贊鄙陋。余至此，方知章太炎日日與學生暗鬪，將遂去學生，另開學校，余即答曰，如此爭執，兩方皆有主持校務之意，然後又無校款，止有飯糶一查而已，寧爭板筵

耶。安子民聞余言，大毛細，即怒而起曰，可至爭及於末，不談話，即起，余亦起，乘皆散，海泉停停而出。

明日安子民即表示欲往青島，不取多酬謝奉，乘留不許，渠略收拾，二十三日竟出校上輪船過青島。

二十四日余得新消息以察陪送歸，住泥浜橋小月電燈公司樓上，余亦出社問，不道問就事。

二十九日（恐三十日。查日記此清，今不能確憶）沈步洲與西樓王同率余書曰，今日此處吵得不得了，安太六管人，學生亦不少，為請數後每五六人，持著手足，章行嚴，弟陶於下及鞋，掌其類四五，一閱而罷，公編眉曰，鬧得本不成丁。

二十五日，余往高橋本起見，一海藍九馬橋四許之上，入入室。遇與余文二，即去，新到，乃俞明英之子大德，余有言，適自南京來，有以奉商，隨至大興至七號，余亦隨。余起，有同鄉前會仁嚴來香，以縣知縣朱仲超，遂同出，至益勤街橋上船上，送無叔方（年長在日本返回者，後曾任南京教育館主任，今已死），船開，余告朱仲超，同往大興呈進士館否，彼欣然，至財所託大興者，乃上等私門錢，某箱，有二十餘石，廣河小樓房，至一職，某有子口進士館，入門一書布長衫二十餘少年，方流隨座，有清讓某書竹布衫小女，長十二三歲，五六人，為學生，是時上海街少女校，六奇，少年即起，再行

窮。余曰：上有俞先生，納余等，被即讓余等上樓。既登樓，即見某官坐一老官僚，面目依然，帶俞大帥，心知必係俞明賢格士。彼起立，面相迎曰：「是雅輝先生乎？余想既客氣，或無危險，即應之。彼又與余未相識，亦聞名已久。坐定，見送信之藍馬衙人抱水煙袋坐床上，不與余等招呼，俞曰：即曰：『雲閣得太利害了，夢坡我熟人，余昨往，彼適出門，見其會計陳吉甫，先生等勸其溫和乎，太太先生似乎鬧得太兇，余曰：二人脾氣，格士先生所知，但朝政如此，亦難怪其言憤激。彼續曰：話如此說，太利害，亦叫當道受不了，即起至窗前來，油上一公文示余，即浙江總督部堂魏所發，照例遞送某元培吳敬恆，倡言革命，煽亂謀逆，着俞運會同上海運密拿，即行簽發正法，看此。彼即抽回，歷入書堆曰：『笑請笑請，我們吃飽』，其時下面着青布長衫之先生，籠一木盤，有麵三碗，餃頭兩盤，俞先生坐下，且每盆先吃一筷曰：『我們不吝氣，若』，繼與某會未下毒，余等亦泰然而吃。且曰：『請先生照公事而行可矣，』因我於事方始，又被巡捕房捕頭查得，傳至其寓曰：『你們說長壽，我曰：『斷斷沒有』。他曰：『』有兵器，你們說話好了，我們能保護你們，所以我心中亦知這你不敢捕，彼又曰：『笑請笑請，我想最好多到外國去留學，可幫國家更新』。我曰：『法國便好』，他曰：『法國不好，還是去美國，我的兒子時要他去美國』，余等見無話，隨即告辭，彼送至樓梯頭不下，曰：『我在南京芝罘營六號，我們是以常通信，稱我俞燕，你叫吳健好』。『我莫若其妙，唯唯而別。』

出門，方知所居必係駐滬辦事處常住之知縣某即藍馬褂之進士楊也，青布長衫先生或係小舅子，女學生皆左右妓家之養女，識字而使唱也，不知是否。

出門，朱亦大笑，同往五馬路五層樓茶館，約晤友人許紹肖董茂堂，告以卽刻之事，董結語曰：所謂偷燕，表示我燕安不捉拿了，你吳護者，你謹慎點罷，大家皆笑曰，想來如此。

是夜，沈步洲何梅士又來余曰，外面傳說南京來捉人，蘇報捉了一個帳房陳吉甫去，尙要捉五人，有章太炎陳夢坡等，我曰：蓋往蘇報一探，三人同行，行至日昇樓前，章太炎與嘉興學生敖益姜同由東邊走來，余等告以捕人事，彼等亦隨余等赴蘇報館。至則陳夢坡父女皆出見，夢坡曰：可怪之至，前日俞恪士從南京來，我心知有異，推說出門，他與我帳房細談數事而去，今早巡捕房派巡捕二人來，先見陳吉甫，問明姓名，即被拘住，又見余，彼等住在鄰近，甚知余者，余卽直入，使人告知已出門，彼等卻亦未入內搜捕，乃出拘票一紙，上有陳吉甫之名，又有六名，陳範陳夢坡章炳麟鄒容劉保棧龍積之，將我一人變成二名，且詰捕拘住，我則認讞，又任我入內而不拘，至今亦未再來，吉甫請求保出，要具六千元保單，我請文明書局出保，文明書局因保費要現款六千元，不肯保，這種怪現象，不知是何緣故。我聞巡捕認讞夢坡而不拘，心知有異，且誤陳範陳夢坡一人而二名，此事必係俞明夷所爲，俞與夢坡結人，爲誤二名，表示不由於他，拘住吉甫，不拘夢坡，延長一日不拘人，必係拘一帳房，使其餘者逃去，卽可從輕發落，自可對付北京，此乃官僚慣技。然當時章放二人聽了，方冷笑，夢坡女捕

芬又急急向我備問，要我解說，且言既認識而不拘，必有緣故，要懇說出宜乎遁走，又不肯說，然情最畢露。章乃對教曰：我們去罷，表示鄙此長縮，倖倖而出。章放去，我即告撫芬曰：他既認識而不拘，想要放我們逃走，既放我們逃走而不逃，乃就先將腦髓送去，方鼓吹革命了矣，夢坡微笑，撫芬曰：我亦勸父親且去避一避再說，沈何二人亦贊同，即去喚黃包車二乘，夢坡披了風帽，算病人，其妻挾鋪蓋同行。我與何沈三人，在未上車前，先行辭在愛國學社宿舍，同入宿舍再議。走至愛國學社宿舍，車亦至，時已十一點，敲門公樓下徐韞吾出啓門，彼已纏章太炎告其事，即鄙夢坡之逃，將門門手季了便跑入曰：夜深又來鬧，我等上樓，樓上空鋪縱橫，已睡三人，一卽章太炎，在被中罵曰：「小事擾擾」。一爲王小徐（此人現在昆明）推被起坐，呆視余等不語，無所表示。一汪允宗，蒙被着不知，未幾撫芬亦來，數人七手八脚，鋪被於空床，使夢坡下樓關門，我等五人各出散歸，隨行的沈步洲，明早同到宿舍，遷夢坡於吳彥復新開寓中，宿舍不可居。（彥復卽章行殿之岳父，爲吳長慶之子，長慶乃奉李鴻章之命，帶兵至朝鮮，捉朝鮮王之父大隋君回天津者，其後袁世凱皆隨去，世凱以同知升知府，作駐朝鮮委員。）

閏五月五日星期一，全上海皆知爲蘇報事，要捉許多人了，然自早上至下午五時，並無舉動。

早上余至愛國學社，沈步洲亦到，正在探問，有葉浩吾入門卽對余拱手曰：「稚公留此身

以有待。枚叔先生可在。彼且說且自後門往宿舍。余等隨往。彼已開門，亦有留此身以有待之聲浪隨出，即匆匆而去。我等入宿舍門，章太炎方坐樓梯下一方桌上食粥，見余等，即曰：時，我一面上樓，一而報以滑稽白，哈哈。

上樓收拾，流往隨筆車三輛，下樓已不在。我等乘洋車，徑赴新聞，之後赴天津（時袁世凱每月送錢）。我等至，脫履乘轎，到後必與吳太太入大廳，竟曰：速去趙君，則將曉巡捕來。我等無奈，改在白克路修德里常州湯中之天演譯社，湯欣然奉納，我等會賦。

至晚沈步洲何梅士又余尚，告曰：今日六點，巡捕多來走至我國學社，吳太太方在帳房算帳，巡捕出拘票，聞有某某等否，章曰：餘皆沒有，章炳麟送我，巡捕即以家繫之，欲回宿舍取物，亦未許，我曰：他以坐室為榮，亦很好，沈何事微笑。

為日報亦披露，滿境風雨。且聞陳夢坡之子與劉保恆皆被捕。（劉保恆將每當張園演說，亦必登台，惟語無倫次，人以其自說開過太穢，遂於子，大亦不與聚，且往蘇報。至五月，我與蔡子民發見其介蔡一人，欲去廣西起兵，要借五千元，劉且回察。劉既常說有錢，何以其友又索借五千元？我一日告夢坡，想劉不可靠，夢坡曰：惟公勿疑，劉至聖至備至義，我聽了大駭，且亦不值反駁，反正我們既講革命，聽他好了，即笑笑而罷。至民國後，我與蔡子民談及，子民說，當時夢坡曾告我，劉是孫某化名，我不信，然不疑，笑笑，國民政府到南京，劉又出現，方知為鎮江一流氓。又吹其子曾留洋，什麼外交都騙，因為該國官半半，亦亦。

然未求官，就讓前僑未死，不知今在否。

曉上又聞傳章來，已在捕房寫信，羅爾容讓讀之自行投到。後聞羅容已被張軍泉賊匪口殺土處，得厚信，鄭即出。（羅稱之桂林人，本康梁派，亦最至張國，人極老實，後爲熊疑堂岳父，今尙在，年八十四，住桂林，言時亦禁二年。）

七日鄭語皆自言，早上開庭，廣一天案，然羅爾容等常保證惟有言說，不允拘人，何以今食言，當時莫名其妙，後余到英，方知英除藏兵器及得罪英王外，任作何語，空言必不拘。當時南京控告之說，羅爾容又有是戰情小匪，爲了是會，所以照例要拘，並非實事革命。羅爾容海人無知此例，南京王律師，以此皇帝必引，羅例可以引，房允足罪而不引，他們皆是言辭革的點，言時我等皆不知。

九日余至老房探，徵主人，本羅爾容之子某到後羅爾容之同拘一處，彼等環視獄內，我在欄外，我亦不好意馬多開口，彼等環視我，見余自由，必內心。然彼等可逃，逃又自甘，亦不屑計較我之自由，華反溫然，向我點頭，還捕在旁，不許我等多言。即趕我去。余出捕房，適南洋公學陳房江丹，此人適公學開除，彼見我自由，大喜，兇目對我，我不願而行。

十日，許侶舍（許爲李國光之岳父，今已故），方佐福開森在盛杏生寓內講書，來告我曰：昨日江廷丹亦告捕房，還稿告盛杏生，要求捕房並捕我，病雖未允，終在必大煽動，你

不有稍避，你既知演說革命，不必先送頭去，應一避。余笑領之，余女即雇洋車送至中虹橋一石灰公司樓上住，該公司乃與余同晤俞恪主之朱仲超其兄所設也。

數日，許與沈河等皆在外游洽輪船，因五月十六日早上，即車至金利源碼頭，上太古輪船，送余上船者，竟行嚴、沈步洲、胡敦復、伍某（即南洋公學罷課水瓶於師座之人，後久在申報任事），曹惠等，陪余往看何梅士，彼亦擬赴歐留學。

船至香港，余住下，何梅士至廣州，向其六舅鍾川資，為舅代任，不許出。其時余滯香港半月，晤陳少白馮自由等，有洪某者，聞亦革命黨人，其子方留學倫敦，作書介我於其子，其陳最殷勤招待我者為華字報之某先生，已忘其名。過十日，余友陸士挾來六百元，乃彼與方子仁莊恩緒各贈一百，我欲赴法，彼強我赴英。（我所以赴法，因愛國學社初開時，李石曾偕同曹汝霖夏緒秋同訪我，聚裝於四馬路杏花樓，其時彼隨孫真瑋赴法，曾感約我赴法，焯士必強我至英者，懼法為革命策源地也。）其時方有疫，禁坐三等艙，遂以二百八十元買日本船丹波九二等艙票而行，上船晤林文慶，彼滬京晤肅王，曾來愛國學社演說，彼亦我與蘇格蘭人鼓浪嶼中西學堂校長胡庚認識，聞庚偕其夫人與小女同行，並有廈門學生夏雷兩人同去，我與夏雷兩人同房，後至蘇格蘭，同住兩年，彼學學我盡毒官語，我與彼等同居說中國話，使初出說話之蘇姓一挫，嗣後又不離中國人，至英語不能自由。

南洋革命黨第一人陳楚楠

陳楚楠原名才，別號思明州之少年，福建同安縣廈門人。世居新加坡，有商店曰浴春號，設于美芝律街三百二十七號，營木材及蠟果業。幼抱大志，思想新穎，目擊國人備受外族掠奪，心焉憂之，因匯結合同志共商救亡之策。初納交于同省名士邱菽園，菽園閩南舉人，繼父業致富，慮有礙推爲南洋英屬各部保皇會分會長，自號星州高公，楚楠與之遊，因得遍覽清議報知新報等報錄新民叢報新廣東等刊物，主張日趨急進。庚子（民國前十二年）七月唐才常謀起兵漢口，以康梁引壓海外華僑捐款不匯，改期數次而致失敗，事後唐友秦力山朱菱溪陳雲龍沈翔雲諸人先後渡南洋，向康有爲算帳，菽園緣是熟知康從騙款買友內幕，遂向康梁官佈絕交，楚楠亦明瞭革命保皇兩主義之異同，思欲有所建樹。然是時南洋各埠尙無革命黨人足跡，雖有心結納苦無機會，惟時用思明州之少年名義投稿新加坡天南新報及香港中國日報，抨擊政府，略抒其憤懣而已。

庚子秋惠州革命軍失敗後。其將領黃福黃煇廷鄧子瑜等先後亡命南洋，與中會員尤列亦于翌年辛丑踴躍而至，旋在新加坡牛車水懸壺行醫，鑄醫術以向下層階級宣傳革命排滿，工界從之者大不乏人。已而創立中和堂於新加坡及吉隆坡等埠。會所上高懸青天白日之革命軍旗，工

界入會者亦頗踴躍。楚楠時與同志張永福林義順等八人一小時俱樂部為樂談所，期允為真中會員。遂偕永福專載往觀。一見如故，自是小桃源俱樂部常有尤之足跡。永福廣東潮州人，係新長美正店東主，義順為永福外甥，可任合樂城店夥。精通英文。楚楠之左右手也。

癸卯閏五月（民國前九年）上海蘇報起，清政府拘租界，有警察房票引獲章炳麟鄒容二人歸案。楚楠等聞之，乃以小桃源俱樂部為談話電報駐滬英領事，請援護。請其專犯條例，勿引渡。章炳麟于言廷，以這人權。其後復積資編印革命軍五千冊，改名國子篇，散寄南洋英荷各屬，併設法輸入閩粵東各府。廣事宣傳。時新加坡華僑風潮同案，以商界為公憤，其初對於康梁之維新派，亦反對甚力。及革命論興，尤資棄不顧。惟農工二界思想較為開通，初有尤列開設中和堂設法塔，繼經楚楠等散寄革命軍小冊，僑商始了解清政府之不足恃。及挽救危局之必要。是年秋楚楠以楚報革命非藉報館為喉舌不可。因與張永福等出資籌辦。閩南日報，為南洋革命黨人之第一言論機關，尤列初奉前香港中國日報。鄭實公充任主筆。鄭以方創設廣東日報，荐陳詩仲自代，詩仲亦中國日報記者也。閩南報館在福海街二十一號，經營數月。至甲辰（民國前八年）春始出版，報社總理楚楠自任之。

閩南報編譯部，除陳詩仲主編外，更有黃伯耀廖田何德如黃伯鎮邱煥文諸人分任撰述譯寫。此外另聘尤列為名譽編輯。第二日尤作發刊詞，署名吳與季子，初印一萬份。後減作一千份。然長期定閱者僅三十餘份。蓋其時風氣未開，商店視為大逆不道，牽起責難，且嚴誠以

子... 不... 讀，讀出版多日，銷數寥寥，僅作宣傳之贈送品而已。是多楚精詩仲等更別開生面，籌劃推廣報務之新法，乘慶元乙巳（光緒前八年）新年之機會，印刷一種富有民族氣派之月份牌，分送華僑各界，以冀... 上題「總令上國衣冠而于夷狄，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二十字，下題「皇帝陛下位滿清光緒三十一年歲次乙巳為耶穌降生後一千九百零五年至零六年」。及「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圖開新政局，書報而東商」等句。中由自由鐘及獨立旗各一，異常美觀，英西兩屬各埠華商，工界團體皆所多懸諸座右，而報紙商場亦因之遞增至二千餘份。是以冬，南洋報務華僑獨成自振於上海美領事署內外以殉美政府新頒華工禁例，發起追悼會於仁濟醫院，華僑各界蒞會者數千人，自是埠地制美貨之風潮遂漸擴大。適有英船載運政府定購之美... 到埠，碼頭華工因于愛國大義，放炮絕起運，華政府司乃請該員何式寬設法，何曰：若得閩南報主人陳楚精者，疏過碼頭苦力，乃易為力，英以遂遊楚楠至者，請其勸工人勿以運美貨，楚以無能之詞之。英吏謂須陳先... 解釋英所載美貨乃當地政府先期定購之用品，與尋常商運不同，不必為勸告工人語。楚... 為著名，此項公告張貼後不數日，英輪之貨完全卸陸，英吏聞之，始知閩南報... 於羣衆之勢力，而補楚之物，遂益為外人及僑衆所敬重。

孫總理於庚子年嘗到新加坡一次，向知南洋尚無革命熱潮，僅引為... 癸卯年冬自日本至檀香山，時助檀山新報撰文，與休黨之新中國輸入開年戰。偶見閩南報... 報...

求交補報紙。其時報紙月份牌等，知吾道不孤，大爲快慰。乃移書元列探詢該報爲何人組織，以資通訊。元舉楚楠詩仲等姓名告之。乙巳歲六月，總理自歐洲東歸，先期函電元列，囑於舟過新加坡時，引楚楠等相見。屆期，元以新加坡政府禁阻，總理五年入境之期未滿，乃邀楚楠永福義順等登船晉謁。總理對楚楠等深相嘉勉，并告以歐洲留學界已成立革命黨團體，此行赴日本，諒不日亦可成立。令楚楠等在南洋預爲布置，以利進行。楚楠等唯唯，總理離埠後數日，更在法轉途中發書楚楠知在，是爲總理與楚楠通信之第一次。（原函會影印公署中華民國前革命史中編）

楚楠仁兄大人足下：星洲一會，欣慰生平，惜爲時匆匆，不能暢敘一切，爲憾。弟今不停西貢，直往日本，先查探東方機局，以定方針，方針一定，再來南地，以招集同志，合成大團，以圖早日發動。今日時機已熟，若不再發，恐時不我待，則千古一時之會，恐不再來也。目前所言林氏之親戚，祈其姓名住址詳開寄我，以得有便，或請他來，今或派人往見他，以聯合閩廣，而共大事。有信寄橫濱如左之住址便妥。

日本橫濱郵箱二百六十一號黎炳垣先生轉交孫逸仙醫生

西貢人心亦大開，已有同志欲創報館於此，以聯絡各埠之聲氣，惟不知辦法及欠人員。弟今許助補此兩缺點，大約二三個月後由東京南回，則此專可以成矣。此亦一可喜之事也。匆匆不盡，餘俟續續。此致即候大安不一。各位同志統此問好不另。

弟中山謹啓 七月七號西貢發

按總理致楚楠函所詢之林氏觀感，查即新加坡著名醫學博士林文慶之岳翁黃乃裳，黃爲閩省名孝廉，早歲有心革命，年事雖高，而主張急進。楚楠與之交好多載，其種族觀念，亦多由黃啓導之。（黃寧詳余著革命逸史第二集一七四頁）

閩南日報資本全部出自楚楠永福二人，以銷路不廣。虧折殊巨。至乙巳年夏秋間，前後支出三萬餘元，以是日累過甚，不得已宣佈停刊。是年冬，楚楠不欲民黨暗中斷，復集資重辦南洋德匯報，惟股東半屬中立派，主張不能一致。出版之初，仍由楚楠永福二人主持，報面不用清朝年號，且高唱革命如故，中立派陳雲秋朱子佩等深恐得罪滿清，遂提出拆股及抽簽之議，楚楠不得已從之。抽籤結果爲陳雲秋所得。楚楠於是退出總匯報。而南洋之革命言論機關由是繼缺者一年有餘，三年總匯報更延康徒徐勳歎葉甲伍憲子等担任筆政，成爲保皇黨之御用報紙，是爲楚楠生平最痛心之事。

乙巳夏秋間，總理在日本成立同盟會後，旋於是冬作南洋之遊。適是時新加坡政府禁止總理五年入境之期已滿，楚楠等遂歡迎登陸。籌開設同盟分會，爲南洋英荷兩屬之革命總機關部，假晚晴園爲會所，初次開會加盟者，有楚楠永福元列林義順許子麟劉念星黃耀廷鄧子瑜林學廷吳悟現張善丹張雲庚等十二人，公舉楚楠爲會長，永福副之，許子麟爲會計，林義順爲交際。由是會務日漸發達，遂漸增設分會於英荷兩屬及緬甸各埠，楚楠之力爲多焉。至丁未（民

國前五年)卒，楚補復與永福發願于聯子瑜沈聯芳陳先達諸人發起中興日報，爲閩南日報之後繼。繼而數月，至是歲七月十二日始出版。發刊未久，即與總匯報爲革命論與若憲論之六筆戰。翌年戊申，(民國四年)二月，總理自越南河內移居新加坡，東京民衆諸記者亦率集南洋，一齊加入戰線，中興報銷數驟增至四千餘份，是爲前南洋革命黨報之盛時代。又，未戊申兩年同盟會在粵桂滇三省發動革命軍多次，如丁未四月潮州之役，同月惠州、女湖之役，七月欽州防城之役，九月惠州汕尾之役，十月廣西鎮南關之役，戊申二月欽州馬尾山之役，三月雲南河口之役，總理每次均令楚補籌款接濟，楚補區區隨輸將，惟恐不力。實則革命軍曾領余既成軍敗逃港，被清吏誣害繫獄，楚補更厚集訟費，電匯香港中國日報馮自由，代延律師爲之抗辯。余既成被囚八月，卒獲勝訴出獄，楚補與有榮焉。

河口革命軍失敗後，武將士多逃入越南境內，并由越南法官緝捕拘留。轉送新加坡安置。總理乃令楚補等設法收容，名爲補習生，使免凍餒。楚補於是開辦補習生有限公司於新加坡，以安插彼等，且介紹檳榔嶼吉隆坡吡叻文島等埠工廠礦場農場，使各得所，而宋心始安。總理之責担固亦爲之一輕。惟補楚以年有革命事業，耗用台奉號公款過巨，遂令兄弟均分產涉訟案，無力交還債務。驟亦由商業虧折，幾致破產，中興報是之入支持，負債累累，屢次招債。均隨手交盡，無法拖欠，遂於己未(民國三年)冬，總理繼南洋後家月俸版歇業，聞者惜之。記者謂楚補當日不因分產案發控，而長失其處分財產之自由，則中興報決不致停刊。

是時楚楠一人關係於南洋黨派之興衰矣。楚楠後於庚辰辛亥（民國前二年）兩載，在黨務
實事均無所表見，殆即爲此。

民國成立後，楚楠家業亦未恢復，其母逝世之前，以楚楠會功用甚遠，遺囑以楚之子
爲繼承人，俟其子成年，始以遺產授之。楚楠以是夫所遺，漸形潦倒，其舊店夥林義順
已將遺產樹膠致。扶搖直上，有樹膠大王之稱。楚楠頗一協助，生活爲之稍裕。民六年楚楠
歸國，謁總理於廣州，士殿大元帥。總理聞之特優，特聘充大元帥參議。民十七
年，兩政府定都南京後，楚楠先後兩任福建省政府委員。民二十二年其子已達成年，依法可
以接收遺產，母所授之遺產。楚楠於是重新振作，代其子接收遺產，其中不動產附有田園礦
場少處，所值不貲。故楚楠大可一展南洋，而祖國不在家鄉鄉矣。民廿六年日寇禍作，越二年
前汪兆銘之敵。遂以中央監察委員及國民政府委員二職爲餌，誘僑胞委員當務委員張永福
助範，永福竟亂然從之。且奉命使南洋，招致楚楠歸國，以加強僑胞組織之聲勢，詎楚楠不爲少
動，且以順逆大義責之，永福乃知然而返。事後楚楠即與僑老友獨自詳述其事之經過。馮以
呈報，將總裁，并轉告在滬僑老友，聞者莫不深敬楚楠爲人。迨民三十年新加坡陷，至今
消息隔絕。楚楠個人之安危，無從得知，殊令僑老友惓惓不置耳。

劉光漢事略補述

余前記劉光漢略事，於劉家世學跡及生平學術，語焉弗詳，爰補述之。光漢原名師培，字申叔，江蘇儀徵人，世傳經學。曾祖文淇，祖毓崧，世父壽會，父貴會，均治左傳春秋，發名於清。光漢同光四朝，列清史儒林傳，光漢少承先業，早孤。母李夫人教授詩，毛傳鄭箋爾雅說文。十行進士，過目不忘。弱冠卽博覽羣書。內與遺藏旁及東西洋哲學，無不涉獵及之。十九歲，中壬寅科舉人，時揚州一派自凌曙劉文淇後，絕考之人，漸以中落。光漢紹述先業，毅然以復興揚州學派自任，所著述有左傳舊疏考一卷，春秋左氏傳略例一卷，靈經舊說考一卷，周禮古注集說二十卷，駁大誓答問一卷，周書歸說一卷，老子辯補二卷，莊子校義一卷，荀子辯補若干卷，呂氏春秋辯補一卷，楚辭考略八卷，賈子新書辯補一卷，春秋繁露辯補三卷，文說一卷，廣文言說一卷，文學詩筆詞筆考若干卷，諸書先後刊世，名以大著。癸卯（一九零三年）夏，上海商務印書館起，光漢少讀東華錄，夙具民族思想，尤佩服章太炎學術。甲辰（一九零四年）秋冬間，以家貧不能自給，遂應友人王鍾麟（王字无生江都人）之邀蒞滬，謀充學校講席，時陳元培陶成章等方組織光復會，光漢以同志紹介，入會爲會員。及元培改組俄黨，開爲警鐘日報，延光漢充編輯主任，尤能針砭時政，闢揚革命，深博社會稱許。乙巳年（一九零

五年）春是報以批評清廷外交失敗爲德人所忌，於二月廿日爲清更封禁，光漢以是逃匿于平湖大俠敖嘉熊家者數月，旋多名金少甫，主講皖江中學及安徽公學，二年成就甚衆。同時粵人鄧實（秋枚）黃節（晦聞）等倡設國粹學報于上海，光漢及章太炎均任撰述，光漢復擬籌建國粹學堂，手編國學教科書五種行世，又著論中國宜建藏書樓，勸各省州縣編輯書籍志鄉土志，以溝通全國文化，條例各萬餘言。各地士子多響應之。丙午年（一九零七）六月，章太炎在上海西牢期滿出獄，東京民報社迎爲總編輯。光漢應太炎之招，亦至日與太炎同居，并任民報記者，筆名韋裔，撰有「辨滿洲非中國之臣民」及「警告漢人」數篇，極爲海內外傳誦。光漢時向太炎請益，學乃益進。當世有二叔之目。以太炎初字枚叔，光漢亦號申叔也。戊申己酉二年（一九零九至一九一零）同盟黨內部風潮迭起，清肅王及江督端方頗派幹探至東京收買黨人，詎以種種權利，光漢之婦張氏及學友汪公權先爲所動，因力勸光漢河端方投誠。光漢竟變節從之。同志金華人張聿在滬遠爲所賣，并解送南京。俠士王金發乃鎗殺汪公權以示儆，并持鎗威挾光漢，使立誓保張聿生命。光漢匍匐乞饒，張聿行以不死。光漢自是足跡不涉滬租界者多載。旋由端方聘充江督幕僚，兼任三江師範學堂教習。辛亥，從端方入蜀，端至資州爲民軍所殺，光漢遂隻身流亡入成都。蜀名士謝元量邀至四川國學院，與著名今文大師廖平角立，手訂所爲辭賦詩文若干首，成左疏文集五卷。辛亥革命民國成立。光漢以爲黨人所不齒，遂由蜀入晉，依歸不韋。嗣袁世凱解散國會，蓄謀帝制，山西都督閻錫山乃薦光漢於袁。袁任爲參政院

接說，因迎合民意旨，與孫毓筠胡瑛李燮和等反嚴禁五人同盟發起籌安會，主書勸進。世號洪憲六君子。復與馮國璋同人蔡元培等組織中國學報。以君政復古相勸蔡。康字心孚，亦舊同盟會員，袁世凱既逝，光復號寓天津，燭無以為生。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聞之，以念舊情切，延充北京大學教授。君兼任女子高等師範學校講師，生活賴以不匱。自茲謝絕公遊，神志頗爽。年未四十，而疾茲纏綿，體自衰弱。以民國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卒於北京旅次。無子。後歸葬於餘敏先親之原。然君謂其晚節被病，由於貧病所致，其然豈真然乎。

王漢事略

王漢字竹菴，別號怒濤，湖北圻水人也。父濟川，兄伯實，俱名諸生。少受庭訓，年十八通五經大義。旋從鄉先輩何焜閣孝廉問易，好之，須臾不釋手。焜閣語漢以大易需時義，漢喟然曰：人各需時奈何，需之義曰利涉大川，大川險也，維涉險，然後可以濟天下之險，故曰利。焜閣無以難之。漢於治經之暇，間涉新閩繡誌，覺亡國無日，憤慨而究兵書，講劍術，結納當代豪俊。甲辰（民前八年）遊武昌，識黃岡何季遠、潛江劉靜菴（貞一）、桃源胡瑛、江陵朱元成。漢靜菴均沈毅少大言，兩人最相得。會仲夏呂大森曹亞伯眼難先胡瑛等設科學補習所於省城，潛謀革命。漢與靜菴毅然加盟所中，預定秋清國太后那拉壽期需大吏集慶慶祝時，一舉而殲之。漢聞此計畫，每日摩拳擦掌，急欲一試。湘省黃克強所組之東文講習所早約同時並舉，無何湘事洩，巡撫陸元鼎得悉鄂中秘密，電鄂督張之洞按詰。科學講習所被封，漢憤不欲生，與胡瑛陳毅將運交之槍枝藏於鷓鴣洲。在漢陽南郊，偏僻遼闊，早在此間一處室，以備非常之用，漢與胡瑛即匿居于此，劉靜菴匿於教堂聖公會。探悉虜廷欲假偽立憲名義搜刮東南財賦，派戶部侍郎鐵良南下，由江浙皖贛世鄂。靜菴與瑛漢密謀除之。劉年稍長，土胡請行。漢於是攜所藏於鷓鴣洲之手鎗以去，先擬狙擊于漢口大智門車站。比至，鐵車已開，知

總尙有辜於河南彰德，尾追及之。逸蹤匿不中，離人羣中逸，投索急。漢以膏脰延刃爲羞，於是投井死，留手鎗遺書於逆旅。逆旅主人隱其等，托商人新閱行短見者錫於市，募金以瘞之。事在甲辰年臘月。年二十三，結婚僅數月，無子，妻高氏皆節至今。

論曰：烈士痛吾國士大夫萎靡疲茶，謂將以此亡國，於是行荆莠之行以振之。并謂作事不必計成敗，成同善，不成以死繼之，必有慕風興起而竟其志者。烈士死，果有吳樾訪其事於胡瑛，瑛奮而炸清五大臣於北京前門。清廷之亡，實基於此。後之舉大事必反覆躊躇於成敗之間致失事機者，觀此當知所從違矣。

著者案，右稿爲張難先先生寄贈，不敢掠美，特此聲明。

科學補習所所長呂大森

呂大森號夷達，湖北建始人。少入邑庠，個儻非常，望而知爲偉器。稍長投身武備學堂，日與朱中歐陽瑞麟等向軍界各界誘導種族思想，收效頗著。甲辰四月與張難先朱元歲曹亞伯劉靜庵胡瑛宋教仁等召集留人組織科學補習所于武昌，計畫實行工作。衆推大森爲所長，將乘清那拉后十月誕辰宴事。先派教仁入湘聯絡黃克強，大森則借建唐回施南，交結會黨，屆時響應，已而謀洩。鄂吏封閉補習所，黨員星散。總督張之洞行文鶴道施某通緝大森建唐，施明白人也，設法弛解，此案賴以平息。大森自是晦迹山中數年。辛亥八月鄂軍反正始出里，往烟台佐胡瑛，理戎機，旋歸。袁世凱陰蓄帝制野心，在上海與同志合謀討袁，被蘇督逮捕下獄。國九年復因靖國軍事下獄。十一年又以驅湖北督軍王占元下獄。至是過囹圄生活三次矣。十六年以英蘆黨猖獗，避走安徽。十九年張難先任浙江省主席，大森往遊，居僅旬餘。病歿旅舍，葬於西湖，未五十也。大森頗能飲，喜吟詠，有遺詩放歌行一首，錄之如次。

放行

四十七年窮不死，猶慮乘風破萬里，誓將熱血洗神州，不憚投筆來皖水。謫昔嘗從宋袁

遊，生平亦諱。至經項，廿年奔走，頤頤，三在縲纆，非其恥。（民三討袁，民九靖國民十一驅王，三役背矣，敗殘，逮入獄，主議知難行亦難，治人尤貴能治已，邇來徒尙口頭禪，夸許相習，風日靡。言精行瑯，吾誰歎，以言取人，談則喜，道德淪亡，非所愛，英雄埋沒，寧足紀。潛潛同此貉一坵，狂瀾孰作中流砥，耳聾耳聾，且呶，眼中落，落無餘子。大廈寧容一木支，況復言納衣模，鄙，脫帽，然頭已昏，繞地，思，語，逆耳，亦憎，所如不合，良有以，先生到老不識時，自龔林，力極堪使。韓管，行頭不回，於，妻，子如敝屣，畢生心志，百未償，一蹶再蹶，仍難起。吁嗟乎，先生之命何其奇，祇今坐國，感，任，使，饑寒，相迫，生，術，拙，顏，有，此。誰，爲，爲，之一至此，憂患，端，從，讀，書，始。（民十六年九月作於安慶）

若者按：右稿爲歐陽瑞暉先生書贈，謹此聲明。

炸清五大臣者吳樾

吳樾，字孟俠，安徽桐城人。少有大志，極慕孫逸仙草太炎爲人。原名越，以親友某嘗密爲納監，乃棄前名，加木旁爲樾，蓋表示與清脫離關係也。有兄弟五人，樾居四，幼而聰慧好學，好爲古文詩歌，尤嗜讀歷代掌故，獨鄙棄八股文，不應考試。二十歲後，由鄉到上海，欲入廣方言館習外國語不果。旋北上，由其族人吳汝綸介紹入保定高等學堂，刻意求學。課餘之暇，閱覽革命書報，是時蘇皖二省同學數十人創辦旅滬保甲同盟江公學，由任義務教員。又創辦直隸白話報，自任義務主筆。由是知交日衆，在滬僑中以任使稱。粵潮人馮天華楊耀生，蘇人趙聲，粵人張榕，尤爲莫逆。二十八歲，畢業於保定高等學堂，因凡應考畢業之例必得清吏獎勵，乃於將舉行畢業禮時，特出遊東三省以避之。時上海蘇報案起，樾聞之益憤清政之無道。及知鄭容在滬遇害，乃倩友人密貽書章太炎，戒其慎防。其實樾與太炎固無一面之識也。甲辰年（一九〇四年）冬，皖人高福華鎗殺王之春於上海，樾聞之精神勃發，語人曰，吾輩對付賣國賊，自當用暗殺手段，但製造實匪賊者滿洲政府，擒賊擒王，不可不殲厥渠魁，以儆餘衆。王之春特一小卒，無狙擊之價值，如此大才小用，殊屬可惜。聞者莫不壯之。未幾，清戶部侍郎趙良南下，搜括民財，急於星火，東西各省，元氣大損，怨聲載道。有鄂人王漢謀狙擊之於

顧德府，卒以戒備嚴密，無從下手，乃憤而遺書一遞，并將所攜手鎗存於逆旅，自投井而死。樾聞其事，慨然曰，吾輩以身許國，縱使一時不達目的，亦必須繼續爲之，務使貫徹所事而後已，豈可無成輟志，而貽薄志弱行之誦乎？於是決意一行暗殺清一二重臣，以鼓勵全國民氣，而完厥王漢未竟之志。是時革命黨員最熱心暗殺事業者，以楊篤生爲最，嘗在日本與黃克強商談諸事，秘密研究製造炸彈方法，頗有心得。樾志以決，初從日本購得手鎗，繼念手鎗之效力不大，乃欲改用炸彈，惟以未諳爆裂物學，乃就商於摯友趙聲，爲介紹於楊篤生。篤生時居北京，遂授樾以製造炸藥及裝配炸彈諸法。嘗偕至西山八大處附近婆羅山上實行擲彈試驗，聲如巨雷。山下兵營聞聲而來查問，以詭辭答之，得未被識破。惟篤生所知之二種製法皆甚簡陋，一爲以銀藥或水銀藥裝配彈內，使擲放時自行爆裂之法，此法於用硝酸配合時身致危險。留東同志聞之受傷者已有數人，篤生遂棄不用。後乃改用普通黃炸藥，先在鐵殼之底開一孔，然後奮刺殼中，通以雷管及導火線，必將火線燃著，始能擲去。篤生仍以爲不便，及偕樾試驗數次，乃發明用撞針發火之法，此法與第二法略同，只以撞針代燃燒品，蓋殼底之撞針與硬物相觸時，殼內之雷管及炸藥即因撞針接觸火線而爆炸，其施放手續實較上述他法爲容易，而少危險性也。樾練習數次，自認最後之一種。其所用鐵殼亦爲篤生所預製待用之物，至是乃舉而暗殺。樾以鎗筒、鼓、遙遙而選擇目標物，伺機一逞。

乙巳（一九〇五年）春夏間清廷決定施行預備立憲，以清弭革命風潮之政策。是歲六月，

命鎮公同裁澤。兵部侍郎戴鴻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撫端方，及紹英等五人分赴東西洋各國，攷察憲政，藉以掩飾其外耳目，收攬人心。保皇黨徒謂此爲立憲之先聲，莫不額手稱慶，歌頌皇明。越是有祖襲之目的，原在鐵良，及聞清廷忽有派遣五大臣，出洋攷察憲政之報，深恐立憲告成，益不利於漢族。乃變更計劃，專向清五大臣下手。所志既決，即以所抱願望詳告其未婚妻，有「願子爲羅蘭夫人」及「欲子他年與吾並立銅像」之語。復於入京前，以書所見筆之，書題曰「贈禮時代」，文長萬餘言，詳見民報特刊天討魏吳越遺書。又於實行前十日，先後郵寄兩書於其未婚妻，其後書發漳反對滿洲立憲之意見，最爲透闢，茲錄其遺書原序如次：

予生八年卽失母，惟一兄撫養之，數年兄亡，余父乘官爲賈，至是迫於家計不得安居。復奔走風塵間，集所習以爲子弟兄教養之用。予年十三，遂慕科名，歲歲疲於童試。年二十，始不復以八股爲事，日惟誦古文辭。有勸予應試者，輒拒之。年二十三。自念親老家貧，屢處終無所事。乃飄然遊吳，不遇，遂北上。斯時所爲交遊者，非官則幕，自不覺怦怦然動功名之念矣。逾年因同鄉某君之勸，考入學堂肄業，於是得出身派教習之思想。往來於胸中。豈復知朝廷爲異族，而此身自在奴隸叢中耶？又逾年秋，友某君授予革命軍一書，三讀不置，適是時奉天被佔，各報傳驚，至時而知國家危亡之在邇。舉昔卑汚之思想，一變而新之。然於朝廷之爲異族與否，仍不在意。

念中。急時，某君與予以清談報，閱未終編，而作者之主義卽化爲我之主義矣。日日言立憲，日日望立憲，向人則曰西后之誤國，今皇之聖明，人有非廢梁者，則排斥之，則問信梁氏之說之登我於彼岸也。又逾時，得閱中國白話報，警鐘報，自由血，新道仙，新廣濟，新湖南，廣長舌，撲書，警世鐘，近世中國歷史，黃帝魂等書。於是思想及一變，而主義隨之，乃知前次梁氏之說幾誤我矣。夫梁氏之爲滿會遊說，有革命之思想者皆能信言之，無俟我曉曉矣。然予復憶梁氏之說之幾以誤我者，其誤我同胞當不止千萬也。予願同胞寧爲夢夢不醒之漢族愚民，而不爲半睡半醒之滿洲走狗。蓋夢夢不醒之愚民，其天良未泯，雖認賊作父，亦善於不自知，一日復醒，究未嘗不欲盡滅逆賊而復九世之仇也。若半睡半醒之滿奴，名則以瑪自尼加富爾自居，實則吳三桂洪承疇之不若。甚至欲盡一己之利，甘作同胞之公敵，有告以宗旨之不正，而行奪之皆私者，彼則積羞恥而成仇，遂不惜強辭以奪理，昌言曰，國朝之制。滿漢平等。又曰，滿洲之說皆爲大地萬國所未有。又曰，今皇仁聖，不惜犧牲已位，以立憲政。此等云云，蓋欲斷送漢族於無自立之一日，而爲滿洲謀之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滿會之使此輩爲奴隸，皆害同胞，以利異族，則滿會之手段不亦其毒矣。此輩爲奴隸者也，滿會使奴隸者也，不清其源，而絕其流，又烏乎可！予於是念念在排滿。夫排滿之道有二：一曰暗殺，一曰革命。暗殺爲因，革命爲果。暗殺雖個人而

可爲，革命非暴力不致。今日之時代，非革命之時代，實暗殺之時代也。予邇求滿會中而得三巨魁二人：一則奴漢族者，一則亡漢族者。奴漢族者在今日，亡漢族者在將來。奴漢族者非那拉淫婦而何？亡漢族者，非鐵良逆賊而何？殺那拉淫婦難，殺鐵良逆賊易，殺那拉淫婦其利在今日，殺鐵良逆賊，其利在將來。殺那拉淫婦，去其主動力：殺鐵良逆賊，去其助動力。主動力無盡，而助動力無盡。予於是念念在殺鐵良。然此念雖立，其如徒手無具，勢不得不稍俟時日。邇時有萬福華刺王之春案出，又邇時忽有刺客某刺鐵良逆賊未成而遁，並有王漢謀刺鐵良逆賊未遂而先自盡，之三子者，其志可嘉，其風可慕，然予不能不爲之抱憾者。蓋以萬子之刺術固疏，而所指之辜亦不過曰聯俄之主義而已。夫以聯俄之主義爲非，則所是者必在聯日。聯俄主之滿洲，聯日亦主之滿洲。滿洲既不可恃，日人又安可恃乎？試問今日我同胞其不欲自去奴隸之籍，則已，苟欲去之，則必先事排滿而排外非所計也。若刺客某，則又不免失之於怯。雖其目的較萬子爲善，而於生死關頭，又不若萬子之分明矣。若王子，則心有餘而智不足，雖其一死足以勉勉他人，而於事實上不免失之一籌。便於順德失望時，卽起身來京，或者卒成其志，究未可知。卽不遇，亦可將鐵良同類之一刺，以爲代價，則王子不虛死矣。雖然王子之死非勉他，乃勉我耳。予之存此志已數月，（此志偶于友人某君前言之，許在萬福華以前數月。）王子復先死而行之，雖其不成，

亦是見王子之志與我同也。王子有靈，當不使我復聞萬子之轍！今看予之槍具，已自日本購來，其遲遲吾行者，一因此身之毒尚未清，二因其人受再次之驚，家居多所防備。擬緩數月，觀其靜然後就道，祈時友人某君知予之志，遂勸予筆之於書，以遺後世，以釋人惑。予自維不能文，即強為之，焉能言之成理，足以動人聽。且以我心之所求者，在實事而不任虛文，使來者皆事虛文，恐實事無可成之日，予願予死後化一我而為千萬我！前者仆而後者起，不殺不休，不盡不止，則予之死為有濟也。然一念萬王二子之後，竟未聞有接踵而興者，則予當此發軔之始，似不宜不有所觀感於同胞矣。今則邇來之所見，並信札之有關於此者，亦連類及之。綴為若干篇。名曰暗殺時代。是為序。

乙巳八月二十六日，清致察憲政大臣載澤等五人自北京赴天津，擬取道放洋。當其至前門車站登車時，京中王公大臣送行者極形擁擠，預定是晨十時啓行，因端方一人遲到，故慢罷半小時以候之。越於是月中旬已得消息，自天津到京，寓桐城會館，詭言將入大學堂，故同鄉中人無有知其將有潛行動者。事前一夕，自置酒饌與同館友人在所等暢飲，謂明日有事往天津，再會不知何日。次早偕同志張松同到車站，以身穿學堂操衣，不得入，遂隨前清管差所用無頂官帽及布靴，改裝隱匿人樣式，換衣則包而提之，遂得混入車站內工人叢中，國登清王巨所坐花車。衛兵詢係何部隨人，因口音不似北語，照未得上。值端方登車時，始得衝入專車

前段之夾道中。詎是時列車適與機關車拍合，車身猝然被撞，後退，來者爲之傾側。槌所撞彈爲撞針式，其針受此打擊，未及拋擲，已自動爆裂，轟然一聲，鐵片四散。槌下半身先震碎，腸腹崩裂，手足皆斷，卽重傷死。血肉模糊，面目不辨。車旁傷斃三人，中有端方親屬，五臣中載澤紹英同受微傷，徐世昌因有跟人五春元在側，五受重傷。徐之帽及袍帶均被彈片炸破。送行清臣中，伍廷芳兩耳亦被震傷，同志張裕以立處距離較遠，未罹於難。事變後，清廷大震，有詔令將所有外城工巡局委員及南營參將鐵路委員等從嚴究辦。徐世昌紹英馮炳後不果行，九月清廷改派山東布政使尙其亨順天府丞李盛鐸代之。

槌殉難後，以面目血污，人皆不知爲誰，后桐城諸友人次晨，在其枕頭下搜得遺與同鄉一書，謂「此行決實行暗殺，惟成否不可知。然我必死，我死不足惜。恐諸同鄉因我而被累，可將我之行李移置他處，以免受嫌」等語。各同鄉恐被牽連，多遷寓他所避之。槌之遺骸，經警應用藥水洗滌，露出來本面目，乃用玻匣裝置，招人認識。復攝影多紙，使警士遍訪其姓氏，久無所得。至十月某日。桐城會館前小女兒見警士所示象片，指而識之曰，此非吳老爺乎？按士踉蹌查問，遂捕去與槌同寓之汪斫一人，始悉刺客爲安徽桐城人吳槌。歸方謂汪斫必是刺客同黨，王張嚴辦。經巡警總辦趙秉鈞力爭乃免。槌之屍體，於事變後暴露數日，後經警廳掩埋之於黃墓處。其老父及弟曾親到北京遍尋不得。民元安徽都督孫毓筠特遣槌之胞弟楚至北京尋訪，多日後乃於黃墓處得之。旋由吳楚及同志等改裝歸葬。旅北京革命黨人蔡元培等及皖潤鄉特

開這悼大會以誌紀念。總之聘妻某。後數年嫁鄂人白逸桓。白先後爲東京二十世紀支那社發起人，及北京癡國日報社長，亦革命黨員之銜。錚錚有聲者，長二，爲衆議院議員。

同盟會四大綱領及三民主義溯源

(一) 同盟會四大綱領之起源

同盟會四大綱領者何？曰乙巳（民國前七年）同盟會入黨盟誓上所載之「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四事是也。在同盟會成立十一年之與中會，其入黨誓辭爲「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共和政府」三事，當時，有人譯英文之民主政治 (Democracy) 爲合衆政治，故與中會盟誓所用「創立共和政府」一語，與同盟會盟誓上所用「創立民國」之意義相同。其不同者，則爲與中會盟誓無「平均地權」四字。考孫總理最初採用此四大綱領爲革命黨入會誓辭，實在乙巳同盟會成立前之二年癸卯。有人謂孫總理於壬寅（民國前十年）冬赴越南河內觀博覽會時，曾在該地設立與中會。於黃隆生、羅錚、楊壽彭等加盟時，早已採用上述之四大綱領。是說無從證實。且黃隆生等均屬傾向，並非文化界中人，似亦無更改與中會原有誓辭之必要。至於癸卯年之採用此四大綱領爲誓辭，則爲余炳與目睹之事實。且先後根據檀香山、蔡念山、比利時、德國、法國各同志函告當日入會宣誓情形。其誓辭及宗旨皆爲此四大綱領。則總理在癸卯年已採用此四事爲誓辭，可謂毫無疑義。查總理於癸卯秋至乙巳夏同盟會成

立前之三年間，用此四事爲奮鬥者凡五次，今分別述之：

一、總理於癸卯上海蘇報案發生後數月，自越南抵日本。是秋，嘗與日本同志軍人日野熊次、小室健次郎等，創設革命軍事學校於東京香山，以收容有志軍事教育之留學青年。在此校肄業者爲黎勇錫（仲實）、桂廷燮（少偉）、伍嘉杰（小鶴）、劉維巒、饒景華、鄭憲成、雍濬、李錫哲、盧奉泰（可舉）、區金鈞、盧少岐、李自重、胡毅生、郭健霄等十四人。於該校開學時，會由學生舉行宣誓式。其誓辭卽爲「驅除鞑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十六字。是爲總理用此四大綱領作誓辭之第一次。查當日宣誓入校之十四人，現在生存者，祇有李自重、胡毅生、郭健霄三人。其時，余兼任香港中國日報駐東記者。於該校成立及解散之經過，皆所與聞，故知之特詳。

二、總理於癸卯年秋冬間宣遊夏威夷羣島，曾召集有志清復與與中會之組織。在檀香山入會者，有黃旭昇、會長福等，在布爐埠入會者，有毛文、黎協、黃振、盧球等。其與中會誓辭，改用「驅除鞑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之十六字，與甲午年始創與中會之誓辭截然不同。是爲與中會更改誓辭句語之第一次。

三、總理於癸卯冬十二月，檀香山至美國舊金山。甲辰春，曾召集耶穌教徒擬設立與中會。耶穌徒伍烈照、伍子衍等，祇允捐助革命軍餉而不願入黨。於是正式宣誓入黨者，僅有加省大學教授郎華法博士一人。其誓辭與數月前在檀香山所用者同。

四、甲辰春，美國洪門致公總堂請 總理起草致公堂總註冊章程，以便舉行全美洪門會員總註冊。總理乃爲手訂致公堂新章要義及規程八十條。其中第三條所載，有一本堂以驅除鞑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爲宗旨」一項。洪門致公堂之宗旨，本爲反清復明之民族主義，其會員於「創立民國、平均地權」之意義多不了解。當日致公堂主事八黃三德、唐璋昌等，因欲 總理代其遍遊各埠鼓吹註冊，冀募集巨款以充實致公總堂基金，故對於新章條文絕未加以詳審之研究，因之 數月後各埠致公堂均有此新章窒礙難行之表示。而此新章第三條亦隨其他條文束諸高閣。

五、乙巳年春， 總理自美國抵歐洲。首至比利時國京城創立革命團體。我國留比學生史青、胡秉柯、魏宸祖、賀才等率先加盟。我誓辭都「驅除鞑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之十六字。惟該團體究用何名稱？詞語在場諸人，咸不能記憶。有說是「中國革命同盟會」者，有說是「與中會」者；亦有說是「中華革命黨」者。言人人殊，莫衷一是。及是年六月杪，中國同盟會本部成立於東京，始正式通告駐歐各國分會劃一名稱。其後， 總理復遍遊柏林、巴黎、倫敦各地，留德法英德奧學生朱和申、周澤春、賓步程、劉蔭菲、孫鴻哲等亦次第加盟。其誓辭與用於留比學生者同。是爲同盟會確定四大綱領之初步。

以上所述，爲同盟會東京本部成立前 總理採用四大綱領爲革命黨宗旨及誓辭之經過。然同盟盟章在東京召集第一次開會之日， 總理仍將言名及所建議之四大綱領提經各省蒞會同志

返一奏決通過，始成正式決議，故在同盟會東京本部成立前之拖地開會，雖經過一種會誓手續，但因革命團體之名稱尚未確定，只可謂之預備會而已。

(二) 同盟會誓與天運年號

乙巳年夏六月，總理自歐洲歸日本，即於是月杪假座東京赤坂區檜町黑龍會所召集各省革命黨員大會。蒞會者有黃克強、張勳、陳天華、朱教仁、吳春陽、曹亞伯、鄧家彥、馬君武、曹登鎰、程家樞、嚴嘉光、黎錫錫、朱九符、田桐、董修武，但懋、李文範、張樹勳、時功、朱少穆、古應芬、劉道一、張我華、康寶忠、朱炳麟、匡一、魯魚、謝良牧、何天炯、孫元、權道淵、于德坤、蔣自由、宮崎寅藏。內田良平等六十餘人。總理首言全國有志革命者應聯合組織大團體，以從事進行革命工作之必要。全場鼓掌贊成。繼提議本會名稱擬定名「中國革命同盟會」。時有主張用「對滿同盟會」名稱者；亦有謂本會屬秘密性質，不必明用革命二字者。再四討論，卒從後說，確定名稱爲「中國同盟會」。總理復提議以「驅除鞑虜，恢復中華，創造民國，平均地權」四語爲宗旨。時有某人對於「平均地權」有疑義，要求刪去此項。總理乃起而演說世界各國社會革命之歷史及其趨勢。謂現代文明國家最難解決者即爲社會問題。實與種族政治二大問題同一重要。我國目前因工商業尙未發達，而社會問題之糾紛亦多，但尙未開端設計，不可不杜漸防微，以謀全體人民之福利，欲解決社會問題，則平均地權

之方法乃實行之第一步。本會係世界上最新之革命黨。應高瞻遠矚，立志遠大，必須將種族政治社會三大革命與我功於一役等語。詳細說明，約一兩許。衆始發言。即由總理擬一監督方式。衆推黃克敏、陳天華二人委定辭句如下：

聯盟人 省 縣人 署

天發誓：願除殘虐，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

失信失忠，有始有卒。如或違此，任衆處罰！

天運乙巳年 月 日 中國同盟會會員 拜

同盟會盟書所用「天運」年號，在當日各同志宣誓時皆不知此年號之出處。查甲午國中會及癸卯東京革命軍學校之盟書，均未聞有此年號。是總理之用此年號於革命黨盟書上究起自何年乎？以余所知，則「天運」二字實爲洪門三合會之年號。總理於甲午創立與中會及癸卯開設東京革命軍學校時，尚未加入洪門團體。至癸卯冬，始由洪門會員鍾水發介紹在檀香山致公堂拜盟。以洪門文告所用天運二字，當有種族上之意義，遂開始採用之。初見於甲辰春所手之美洲致公總堂新章，次見於歐洲同盟會宣誓時之盟書。據當日留歐學生史青、朱和中、賀之才等言：總理首次在北京提出盟書草稿時，天運二字亦嘗有諸討論之列（參閱余著革命逸史第二集一三二頁）。總理所舉之理由有二：（一）語云：胡人無百年之運。滿族佔據華夏將三百年，其運祚亦已告終，此後即爲漢族中興之運。天運二字即漢興滿亡之表示，其意義極

爲深長。(二)明亡後，中國各秘密會黨如天地、哥老、三合諸會，均沿用此年號，由來已久。吾黨用之可以吸收全國各秘密會黨爲我用云云。此足證明天運二字實爲洪門歷代人士所用之傳統年號，同盟會特襲用之耳。

(三) 革命同盟會與中華革命黨

總理學生以革命爲惟一最大之事業。故心目中無一刻不以革命爲鵠的。當其自次召集各省同志發起同盟會之日，所擬議中國革命同盟會之名稱，雖經會衆通過刪去革命二字，以符事實上之進行。然於個人所發佈文書及委任證書，仍多署中國革命同盟會字樣。同盟會成立後一月，總理第一次發給之文件即爲余及李自重二人之委任狀，原文如下：

中國革命同盟會總理孫文特委任本會會員

馮君自爾李君自重二人在香港粵澳澳門等地聯絡同志二君熱心愛國誠實守人思堪本會

委任之任凡有志入盟者可由二君主鑒收接特此通知仰祈察照是荷

中國革命同盟會總理孫文押(印)

天運歲乙巳年八月十日發

此委任狀余現仍保存，曾製臨影印於余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編首頁。同盟會員能保存當日之委任狀至民國以後者，僅此一紙而已。及同盟會成立後二年東京本部議幹事自

總理與黃克強離日後，即為校節問題發生無數糾紛。總理有鑒於此，久有擴大誓詞意義及改訂會名之計劃。以忙於軍事，遲遲未果。直至庚戌（民國前三年）正月在美西舊金山組織同盟會，始毅然將「已同盟會」名稱改為「中華革命黨」，並將盟誓辭「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十六字改為「廢滅韃虜清朝，創立中華民國，實行民生主義」十八字。

原文如下：
聯盟人 省 縣人 黨

天發誓：廢滅韃虜清朝，創立中華民國，實行民生主義。失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衆處罰！

中華革命黨黨員

註盟

介紹人

天運 年 月 日

是時，總理雖在美改訂會名及擴大盟誓辭意義，然仍令會員表面上保持舊盟誓辭。且亦未通告東京本部通令各地一律奉行。至庚戌秋間，總理自日本再遊南洋，嘗由檳榔嶼通告南洋英荷兩屬，令做美洲黨員新例，將盟誓內中國同盟會會員字樣改為中華革命黨黨員。然為日無多，事實上未易實行，東京本部及香港等處均未知之。是年冬，余在加拿大組織

同盟會，及辛亥夏宋教仁、陳天華、陳其美等在上海設置中部同盟會，皆仍沿用舊章，未改一字。

中華革命黨在民國前二三年未正式成立，而在民國後二三年竟由國民黨改組而成立之，此爲總理所萬不及料。當民二年三月宋教仁被刺後，總理已令國民黨籍之都督省長起兵討袁，而黨員多因循苟且，延不聽命。至是年七月，始由韓皖粵湘閩各省倉卒發難，致爲袁氏所乘，討袁軍相繼解體。總理亡命日本後，鑒於前此致敗之故，乃於是年十一月實行嚴密的組織，改組國民黨爲中華革命黨，並先後通告海內外同志一體奉行。其誓約原文如下：

立誓人某某，爲救中國危亡，拯民生困苦，願犧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權利，附從 孫先生再舉革命。務達民權民生兩主義，並創制五權憲法，使政治修明，民生獲利，措國基於鞏固，維世界之和平。特誠謹矢誓如左：

一、實行宗旨，二、服從命令，三、盡忠職務，四、嚴守秘密，五、誓共生死，從茲永守此誓，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極刑！

中華民國 省 縣人某某(下蓋右手中指印)
民國 年 月 日立

中華革命黨於民國二年十一月開始收納黨員後，旅日之各省國民黨員因誓約止有附從孫先生字樣及須在八黨人姓名下加蓋指印二事，多遲疑觀望。經 總理再四曉諭，執手服膺大義絕無

附從滿，固不乏人。而藉口反對二事拒絕入黨如陳炯明者亦所在多有。故中華革命黨正式成立大會延至民三年七月八日始在東京總地精養軒舉行。自民五袁世凱自歸至民八之四年間，仍沿用此誓約。民八年十月十日，總理復編告改中華革命黨名稱爲中國國民黨。但誓約上除黨名外並不更改。至民十二年一月後，始漸取消誓約及加蓋指印二事。（筆者按：陳炯明於民九自閩南返粵時，始宣誓加入中國國民黨。總理特許其以小章代指印。）

（四）平均地權與平均人權

同盟會四大綱領之「平均地權」一項，乃總理首次納入社會革命條件於革命黨誓辭之濫觴，實爲我國歷來革命黨人所未道。考總理在乙未（民國前十七年）九月廣州失敗之後，即漫遊歐美各國，考察政治社會經濟各種狀況。對於社會問題尤熱心研究。在己亥庚子間（民國前十二年至十一年），與章太炎、梁啟超及留京學界之余等深談時，恆以我國古今之社會問題及土地問題爲資料。如五代之井田，王莽之王田與鹽鐵，王安石之青苗，洪秀全之爲倉，均在討論之列。其對於歐美之經濟學說，最服膺義人亨利德治（Henry George）之單稅論。是爲土地公有論之一派。總理以爲此種方法最適宜於我國社會經濟之改革。誠信謂惟恐不力。在歐洲及日本兩端同盟會成一時所提議「平均地權」一項，即據的採用亨利德治學說而自成一家者。惟當日之革命青年，眼光殊不遠大。雖經總理懇切講解一致贊成之後，對於未來之社會

經濟問題，殊不重。且有當得不急之論者。本部幹事某等，以有志入會者問題紛起，解釋困難，遂有另立他種團體名稱，及刪改平均地權一項，以應付時宜者。故歐州同盟會成立後一年，胡秉柯，吳青，魏辰祖，賀之才等，皆另組公民黨為同盟會之預備會。公民黨誓辭祇有「驅除殘虐，恢復中華，創立民國」三事，凡有志者須先加入公民黨若干時，乃便正式加入同盟會。厥後留歐同盟會員中之王鴻猷、高魯、石瑛、黃大偉、楊循祖等，即由公民黨而轉入同盟會者也。（參閱余著革命週誌第二集一四〇頁）

東京同盟會成立後二年丁未，會員張伯祥、焦遂舉、鄧文輝、余晉、魏仲文等以同盟會屬大複雜，為聯省長江沿岸各會黨頭目起見，謂非另設小團體，並委用熟識秘密黨情形者分途招納，不易收功。又以同盟會盟言內「平均地權」一項，義高深，非知識幼稚之會黨所能了解，故另約一部同盟會員別組織共進會，特將「平均地權」改作「平均人權」，以免收攬會黨時多費唇舌。其盟言句語略改「地」字為「人」字外，無一不與同盟會誓辭相同。辛亥八月，武昌發難之革命團體，以其進會為最有力。當日全國報紙均登載起義誓辭，其進會誓辭，即共進會誓辭。與同盟會盟言稍異者，僅將平均「地」權與平均「地」權之一字耳。蓋其進會原屬同盟會之支派，其最高幹部亦戴同盟會總理之總理，以示不與同盟會分門別戶，獨立於外也。

(五) 三民主義簡名之由來

三民主義卽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之簡稱名辭也。此三大主義之名詞，始見於乙巳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同盟會言論機關之民報發刊辭，爲總理所手撰。在民報出世前，總理雖有此三大主義之思想，惟尙未有確定之名辭。至民報出世始確定之。至於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何以簡稱之曰三民主義？則始見於是年十二月香港中國日報之代售民報廣告，蓋當日民報委託中國日報爲兩南各省及南洋各埠代理。余時在中國日報社長。以廣告上登載「提倡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一語爲冗長不便，乃簡稱三民主義以代之。翌年丙午（民國前六年）三月，中國日報及有所謂報聯給香港學界發起追悼陳天華烈士大會於杏花樓，余作晚聯白：「生平在愛友二八。星臺（宋華字）殉國。近午（黃興字）殉之。可歎吾黨英才。及爾二禍。經英法德。兇五百。公武（南洋同志詞諱稱。總理姓名自公武）爲難。自殉不死。誓覆滿會政府。當繼二表」之辭。爲陳少白手書。是時，海內外同志尙通用「三民主義」字。至丁未年（民國前五年）春，新加坡中興日報出版，始漸採用之。然則國民於此名稱通用後之西（民國前三年）尙幾余用此詞稱爲不審，往往以此爲戲柄。已而總理自亦以此簡稱爲適當而採用之。於此名稱確立不易而成爲世界上最偉大最神聖之普通名辭矣。（參閱民十七年出版之余著中華民族開國前革命史上編一七七頁）

(六) 開國前民生主義之宣傳

三民主義之民生主義，舊譯社會主義 SOCIALISM，總在《日民報》出版以前初亦常用之。其後總理以此名未能包括其所發明之意義，乃別創「民生主義」一名以代之。在同盟會成立之前，嘗語人曰：余之主張爲「大同主義」，在英語應名之曰 COCOMOPLIAN，亦卽「世界大同主義」也。自總理發明此主義後，多數黨員仍莫名其妙，有心研究者則一一。總理初命廖仲愷譯述美人亨利佐治所著「進步與貧乏」一書 (PROGRESS AND POVERTY) 載於民報，以廣宣傳。廖僅譯數千字，翻欄擱筆。余於民報出世後一月，卽撰「民生主義與中國政治革命之前途」一文刊於香港中國日報，凡二萬餘言，登至三十餘頁。是爲開發民生主義之第一篇文字。民報第四號及美國舊金山大同日報皆轉載之。民報出版後一年，其著譯文字屬於倡導民生主義者亦多觀。至丙午年冬十月十二日，民報社舉行一週年紀念會於東京錦輝館，是日總理演說，並暢談民生主義及五權憲法。梁啟超因此在新民報對民生主義大加非難。民報與之筆戰經年，至十九號而止。實中最精采者爲民憲梁啟超之論文。凡至六萬言。民憲爲胡漢民之筆名。而關於民生主義之資料，則皆由總理所口授。此外黨員所著譯之刊物，有劉光漢之天籟報，及盧信之人道，均屢鼓吹社會主義之名作。同時留歐黨員張大傑，李煜瀛，吳敬恆等亦行新世紀報於巴黎，其宗旨爲巴黎寧及蒲魯東克魯特金等之無政府共產

主義，發揮廣政府、廣國家、應集議、發諸般等學說，不遺餘力。其性質與同盟會之民生主義迥殊。余嘗請示總理以對於無政府主義之意見。總理答曰：無政府論之理想，蓋為高超神遠，有類於烏托邦 UTOPIA，但可望而不可即，頗似世上說部所談之神仙世界。吾人對於神仙不贊成，亦不反對，故即以神仙視之可矣。由此可知總理對無政府學說之態度。

庚戌春，總理在美國舊金山組織同盟分會時，始將入會盟誓句語修改，更添入「實行民生主義」一項於誓辭之內，以代平均地權四字。蓋此義較前尤為廣大。民二年多，總理在日改組國民黨為中華革命黨，其誓約有「務達民權民生兩主義」一語。即導源於是。

(七) 開國後民生主義與無政府主義

民國成立以後至民七八年俄國大革命之七八年間，國民黨員中之熱心擁護民生主義，始終不懈者，亦祇有總理一人。據其元年四月解滬時大總統職後在南京同盟會特別會之演說，及十年來在廣州上海武昌杭州北平桂林各地之多次演講，計九是講解民生主義之真諦。苦心孤詣，三一年如一日。宣元年五月返廣州時，曾對粵省議會及各報記者再三說明平均地權之實施方法，欲省議會通過土地國有之照價收稅及照價收買之二種方法，以利進行。當日各議員多贊成之。惜粵當局缺乏革命精神，此議於總理離粵後旋即擱淺。其他各地黨員亦多儻安苟且，仍謂中國尚未產生類似歐美之大資本家。此時提倡民生主義未免過早，故對於總理所大辭疾

時之衆知病息，咸乏研究之興趣。民元八月，北京同盟會本部朱啟仁等，因欲聯合其他四政團，改組國民黨以爭取國會議席，竟不惜將同盟會實行民生主義之黨綱改為國家民生政策，以應就國政團。且不列入所主張十大政策之內。殊失總理革命建國之原意。實吾黨一大憾事。

自民元以來，一都黨員以爲民國建立，即當功成身退，散舞榮利。其關心社會經濟問題而別有組織者，亦不乏人。然多不循民生主義之正軌，而傾向巴黎新世紀派之無政府學說。如顧州劉思復、莫紀彭、林直勉、鄧抵岸等所創設之心社，規定十二戒約：(一)不拿肉，(二)不飲酒，(三)不吸煙，(四)不用藥殺，(五)不婚姻，(六)不種族，(七)不作官吏，(八)不坐轎及人力車，(九)不作議員，(十)不入政黨，(十一)不作陸海軍，(十二)不信宗教。然此十二戒約，刻苦難行，僅劉思復一人能始終實踐耳。同時，上海吳敬恆、張繼、汪兆銘等亦有「六不會」之結合，六不者，即(一)不作官吏，(二)不作議員，(三)不坐轎及人力車，(四)不用僕役，(五)不飲酒，(六)不吸煙是也。其不務實踐及不會諸不旋踵而破戒，與心社同。

民元後，海內外所刊各報，能鼓吹民生主義者，等於鳳毛麟角，僅有民三年在美國舊金山出版由蔡主編之民口雜誌，尙能倡導弗衰。新報述關於歐美冷國社論主義之書報，約佔陸部篇幅之三分之一。中以孫哲生譯述者爲最夥。及民五年六月袁世凱自滬，總理自日本返滬，當先後應上海各團體之邀，演講救國大計，其論題亦多以民生主義爲號召。其時，黨報中仍以

此種學說爲不悉之務者實繁有徒。某日，余等隨一總理參加某商會團體之歡迎會。當總理演說時，余聞諸僑民，烏魯武二人盛頌相告曰：先生今日又講民生主義矣。一若深慮商界中人必不樂聞民生主義者，是可見以五六年間隨從一總理左右者，尙多對於民生主義之能否實施有所懷疑也。

民八年北方五四運動前後，國中有志青年漸趨附無政府主義，卽所謂安那其主義，ANARCHISM。全國最高學府之北京大學，得蔡元培熱心領導，尤風靡一時。當日鼓吹新文化之學者，多屬此派，謂新文化卽德謨克拉西（DEMOCRACY）與安那其之配合品。余於是年秋，代表香港大光日報及香江晨報兩社參加廣東記者赴日本考察團。嘗在我國留東學生歡迎大會演說。解釋新文化二字卽爲國民黨所主張之三民主義，願喚起羣衆之注意。是時，歐戰甫告結束，俄德二國大起革命，先後成立社會主義的辦政府，世界人士之觀感爲之一新。滬上各刊物已漸注意社會經濟問題。馬克斯之資本論亦已譯述一部，惜無全本。香港之香江晨報及大光日報宣傳社會主義及勞工解放問題最力，較滬上黨報尤有過之。余所著「社會主義與中國」一書亦於此時付梓。書中極言我國推行民生主義之必要及其實施之程序，凡五萬言。是書卽余在兩報所撰論文之單行本也。又陳炯明於民七八年駐兵漳州時，頗能尊重思想自由。故無政府主義信徒梁冰弦、陳秋霖等，時假閩南爲宣傳安那其學說之尾閭。後以鼓動軍人拒絕兵役，始爲陳下令取締。製之，民八年五四運動前後，誠爲我國無政府派全盛時代，凡研究我國政治思想史者

不可不知也。

(八) 國民黨容共一幕之前奏

自俄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成立後，亦化怒潮磅礴我國，影響至巨。全國人士之思想爲之不變。青年學子之好奇立異者，更趨之若鶩。北京大學諸教授之信奉安那其主義者，多轉而傾向布爾新維克(BOLSHEVIK)的過激共產主義。陳炯秀、李大釗、顧孟餘、于樹德等八，且連款第三國際，組織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以上海之上海大學爲大本營，在長江沿岸各省努力宣傳，同時，復派陳獨秀、陳公博、譚平山等赴粵運動工學兩界，擴張勢力。時陳炯明主持粵政，對於陳獨秀等頗示敬容。因而工學兩界受其感購者日衆。龍工罷學事件之發生，日有所聞。民十年冬，蘇俄共產黨邀請我國各團體派代表出席莫斯科第三國際共產黨大會，我國國民黨亦屬被邀者之一。總理時督北伐軍駐桂林，國民黨本部特電桂林行營請示應派代表與否。總理復電，謂無派代表之必要。故上海國民黨員張秋白之出席該會，乃以個人資格赴會，與國民黨無涉。同時我國人出席該會者，有中國社會黨代表江亢虎；舊軍人代表黃士龍；廣東機器總工會代表黃資禧；廣東女界聯合會代表黃璧璣諸人。然蘇俄對於共產黨以外各代表，皆禮與委蛇，祇許列席旁觀，而不許發言提議。故各代表莫不失意而去。

民十一年冬，陳炯明在粵臥病。總理自粵返滬，仍從事於民生主義之宣傳，孜孜不倦。

時，蘇俄發佈徹底實施新經濟政策宣言未久，俄代表越飛密通款於總理，有中蘇兩國宣聯合以抵抗帝國主義之表示。總理察知蘇俄新經濟政策與彼國革命初期之過激政策有異，且與本黨所主張之民生主義原則上相同，遂派廖仲愷赴日本熱海，與越飛商訂合作條件四事：(一)蘇俄認蘇維埃共產制度不適宜於中國，願以友誼援助國民黨完成全國統一及國權獨立；(二)蘇俄願再聲明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對中國通牒列舉之原則，并拋棄帝政時代所訂中俄條約；(三)中東鐵路之管理，由適當之中俄會議解決之；在未開會議前，暫維持現狀；(四)蘇俄聲明並認其目的在外蒙古實施帝國主義之政策。此四事，總理認為滿意。故於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越飛到上海時，由總理及越飛二人簽字作實。同時越飛并應允二事：一蘇俄願供給軍械若干，以助國民黨討伐軍閥統一全國；二蘇俄願下令中國共產黨員使一律加入國民黨籍，以示合作誠意。是為國民黨奪共一幕之前奏。

(九) 總理之三民主義大演講

民十二年春，總理自滬返粵，開府廣州。是冬十一月，逾有容共及採用蘇俄制度與紀律改組國民黨之舉。同時發佈改組宣言，組織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并召集海內外全黨代表會議，以資討論。至民十二年一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遂開會於廣州。除各省市及海外各代表外，新國民黨之共產黨代表亦列席有李大劍、顧孟餘、于樹德、譚平山、毛壽東、林祖

滿、張敬芳、張德燾、韓麟符、沈定一等十餘人。時多數代表對於民生主義與過激共產主義宗旨之異同，及參共後黨共產黨員能否盡忠於國民黨，頗發疑慮。粵黨黨部澤如等且列舉疑點，上書黨部請示。總黨部除批答黨員部外，更假廣東大學禮堂，逐日分別演講三民主義之真諦，俾分疑析，邊關無備。卽長十四夜印行之三民主義原本是也。惟此書祇有民族主義六講及民權主義六講已經完畢。至民生主義則以時日所限，講至第四講而止。其實民生主義經總理多年之研究，最有心得。非數十講不能盡。今乃僅四講而中斷，誠寧華民族莫大之損失也！

當民十三國民黨改組前，一部黨員及會內多數青年，震於蘇俄無產階級大革命之成功，誤認布爾斯維克的過激共產主義爲比較新穎及適合時勢，因而遲遲立異國入黨途者，絡繹不絕。總理有見於此，乃於國民黨第一次大會及演講三民主義時，再三說明民生主義與其產主義之大小異同，若爲國家以解釋之。略謂民生主義之範圍至大至廣。歐美盛行之社會主義，乃包括於民生主義之內。而其產主義及集產主義，則更包括於社會主義之內。若俄國今日所施之新經濟政策，並非純粹共產主義，而爲一種集產主義。其實施方法與本黨之民生主義，原則上毫無衝突，不過範圍有大小之別。又謂中國共產黨各代表前於抵俄時，俄人嘗對之極力稱讚國民黨所主張之三民主義。故彼黨遂悉心研究三民主義，認定救國大計非此不可。由是對於本黨之三民主義心悅誠服，改共產黨員爲國民黨員云云。總黨部詳明解釋後，世人之軍視共產主義及懷疑民生主義者，乃如撥雲霧而見青天，而三民主義之炳如日星，包羅萬象，更足奠定中華民族

革命建國之基礎。倘非當日勝黨作祟及引蛇入室之共產黨徒，包藏禍心，竊竊黨統，以移花接木之陰謀，行鴛巢鳩居之盜行，則全黨一心，舉國一致，而國民革命軍之統一南北，豈可提早四五年。何待東三省改懸青天白日旗，始形統一一之局乎。

(十) 國民黨之謠言及清黨工作

在國民黨實行容共之前後，共產黨徒陳獨秀、李大釗等早已不守信約，日在蘇宣傳機關「新青年」及「嚮導」等刊物，造作破壞團體，誣惡感，誣謾國民黨歷史，鼓動分化工作等種種言論，公開不諱。其接應國民黨黨統之各種計劃書，亦次第發現。於是國民黨員之忠實分子，遂不得不大受疾呼，為救黨救國之運動。一見於民十三年二三月間鄧澤如、劉成勳、謝英伯、蕭佛成、徐清和、張秋白、王祺發、方瑞麟、江偉藩、謝良俊、馮自由諸人對李大釗等之開會警告。開會地點在廣州太平沙林宅，各省及華僑黨員參加者五十餘人，鄧澤如為主席，通過警告李大釗等不得利用跨黨機會以攘奪國民黨黨案。詎警書尚未發出，而廖仲愷、李大釗及馮人德廷等已同總理指名控告劉成勳、謝英伯、徐清和、馮自由四人，謂為不守黨員紀律及破壞國共關係。總理乃定期在士敏土廠開中央執行委員會特別會議，召劉謝徐馮四人親自訊問。鮑羅廷亦在旁觀審。遂由劉等詳細答辯，并提出「新青年」及「嚮導」所載陳獨秀、李大釗等論文多件，為著實證據本黨歷史及不守信信約之實證。總理訊畢，即宣佈無

罪。奉戴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十三年會議案命，有案可稽。▲筆者按當時任常會秘書者爲譚平山。二見於同年中央黨部張繼、謝持、茅祖權等對共產黨員密謀破壞本黨之彈劾書。三見於民十四年奉北平黨員在北京大學召集大會之反共護黨宣言。四見於民十五年北平西山會議之反共宣言。五見於民十六年蔣委員長之厲行清黨工作。經多數忠實黨員四五年前努力奮鬥之結果，始將黨內不良分子漸次肅清，而維護正軌公道于不墜。此則三民主義之真理，經總理詳細說明後，大放光明，正能冠邪所致也。自茲而後，三民主義將更普照大千，無遠弗屆，行見世界人類同沾福利，豈獨中華民族而已耶！

(十二) 三民主義與中華民國

以上所述，總理領導革命黨實行三民主義，創造中華民國，三十餘年奮鬥之經過。自國民黨統一全國後，卽已按照青年同盟會所制定革命方略及建國大綱三級程序，推行籌備憲政工作。徒以牽於內憂外患，久久未能依期實踐，殊屬遺憾。然國民政府於多災多難中，尙能積極設施，努力不懈，卒於民二十五年五月五日宣佈立法院議決之憲法草案，卽世稱五五憲草是也。憲草肯定中華民國之國體曰「三民主義共和國」。此爲平總理畢生救國救民之最大目的。不知犧牲幾許仁人志士之頭顱膏血，而後成此美果。其大公至正，確舉無疑義。蓋其總理昔嘗認憲法實施三民主義，不意以克盡救國救民之職責。三民主義中有一不能實施，卽革命建國之程

的有等於零。故國政府今日首定「三民主義共和國」之名稱，實為繼承 總理遺教之唯一事業。亦猶歐人之於大革命後，名其國曰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其意義相同。特三民主義發布爾斯維克的社會主義，尤為廣大耳。一言以蔽之：中華民國乃建設於三民主義基址之上。無三民主義即無中華民國。三民主義乃中華民族救苦救難之慈航寶筏。三者具連環性，缺一不可。

或謂 總理所頒佈建國大綱，明定憲法頒佈之後，中央統治權即歸於國民大會行使之。同時人民有集會結社之自由。國內政黨不止一國民黨，實無規定「某種主義共和國」之必要。此種見解殊屬錯誤，蓋三民主義乃中華民國立國之本，非國民黨所特有私有。凡屬國民皆當一律奉為天經地義，不得違背。至 總理歷來對於憲法頒佈後人民二字之解釋，乃經過軍政訓政兩時期的「人民」之謂，而非一蹴而可以享受憲政權利的「人民」之謂也。故 總理昔年常引中外各國史例多件，以証明民權之不易享受。略謂法國拿破崙之稱帝，乃經過法人大多數投票之選舉。我國袁世凱之稱帝，亦有接受全國各省軍政學商農工各界函電之請願。皆民意也。美國總統林肯不惜血戰五年，以脫黑人之奴籍，而黑人竟謂林肯破壞其衣食生活，怨之激甚。此亦民意也！此種「人民」以未經過若干年限適當訓練之故，遂致倒行逆施而不軌於正。名雖民意，實則預種日後無窮之隱患耳。 總理於民國前六年丙午，已高瞻遠矚，編制革命方略，劃分建設程序為軍法約法憲法之三時期。即為杜漸防微，期策萬全之計。今國民黨秉承

總理天下爲公之犧牲精神，奉爲萬古不朽之神聖遺教，名其艱難締造之中華民國曰「三民主義共和國」。務使全中華民族，願行忠義，確實同沾民治民享之福利，其心至公，其法至美，誠爲天下人所共聞共見，世有致疑於「三民主義共和國」之名稱者，倘能於本文所述同盟會之四大綱領及三民主義之歷史沿革，加以精密之研討，則飲水思源，敦與知祖，其可潏然冰釋矣乎。

香港同盟會史要

(一) 同盟會成立前之香港革命黨

香港為革命黨國內活動之策源地。與粵會於乙未（民國前十八年）九月廣州之役及庚子（民國前十二年）閏八月惠州之役，均以此地為軍事之出發點。且其唯一之言傳機關中國日報亦設於此。故在一部革命史上，香港地位之重要，實佔全部之第一頁。此凡讀歷國方略 總理自傳者無不知也。及庚子惠州三洲田一役失敗之後，與粵會之元氣為之大傷，急切間實無餘力可與粵會。於是 孫總理乃與更計畫，暫時中止國內各省之軍事活動，而專從聯絡留學界及海外僑胞入手。其留學界可以籌備建設及軍事之人材，而華僑則可以募集發動之資金，二者均為革命進行必經之途徑也。故自庚子以迄丙午（民國前六年）之七月間，革命黨務殆完全停頓。香港之黨勢移向自陳少白一人以資主持，前所籌擬助多取給于各地富商老紀堂。在此期間，與粵會於取消，從未收納黨員一人。惟中國報仍維持於粵省及海外各埠，異言發達，因之革命思潮屢屢乎有一日千里之勢。魏中丞實為其時前廿一年）冬謝爾泰洪全福等紀堂梁慕光等會公同有廣州志氣失敗，其主謀人除洪全福外，皆屬與粵會。然其後與中會幹部並不預

際。

在同盟會成立前之數年，香港革命黨可將分爲二派，即陳少白派與鄒賈公派是也。賈公粵之香山縣人，早歲在日留學。庚子秋各團體興斯黨及余三人發刊聞智錄雜誌於橫濱，專發揮自主中國報章。嶽麓宏議，深爲讀者所歡迎。惟其人賦性不羈，漸爲少白所不喜，在職未及一歲，卽歸而另組世界公報，復先後開辦廣東報及有所謂報，均以革命排滿爲宗旨。以一人而隨創諸三報，其號召之能力可以概見。時港人約可區別爲紳士及商工學之二種社會。紳士方面以少白爲接近，而商工學各團體則較闊，賈公廣舉交遊，尤得人望。徒以二人意見甚深，不能合作，遂使香港黨不致充分發展，而發生種種障礙。總理於癸卯（民國前九年）夏及乙巳（民國前七年）夏兩度舟過香港，體察情形，深以爲憂。及是歲六月下旬中國同盟會本部成立於東京，以余方任中國日報駐日記者，且與賈公有同學舊誼。乃於八月初廿日特派余及蔡自重至香港聯絡少白及公二人組織香港廣州澳門等處同盟分會。其委任狀照錄如左：（原狀今尚保存）

中國革命同盟會 總理孫文特委任本會會員馮君自由李君自重二人在香港粵城澳門等各地聯絡同志二君熱心愛國誠實待人足堪本會委託之任凡有志入盟者可由二君主盟收接特此通知仰祈察照是荷

中國革命同盟會總理孫文押（印）

天運歲乙巳年八月十日發

（二） 乙巳同盟分會之成立

余於是歲九月初旬抵香港，即與李自重陳少白鄭貫公等籌備組織同盟分會。三進行間，而總理適於十月間偕黎仲實謝良叔胡毅生鄧慕韓等乘法郵船赴越南西貢，舟過香港。余遂偕陳少白李自重鄭貫公李祐（紀堂）容開（星橋）黃世仲陳樹人等登輪晉謁。即由總理親主持同盟會會式，令少白等一一舉手加盟。雖舊與中會與亦須填寫誓約。後數日同盟會成立會於中環報館。未幾陳少白爲會長，鄭貫公爲庶務，馮自由爲書記。是年繼續入會者，岑幸樹芬李自重鄧蔭南鄧警龍張擴凡溫少維廖平子盧信李孟香李伯志王斧諸人。時李自重與史古慈伍漢緯馮方星適於設先漢學校於九龍，提倡軍事教育。香港各學校紛紛舉行兵式體操，均延自重爲體操教員。蓋自重早年曾肄業于總理所設東京革命軍學校，以教授軍事訓練聲於時也。事爲澳政府所忌，乃禁止各校設體操一科，并驅逐自重出境。自重遂不得已他適避之。十月間葉克強至香港，寓中國報館，旋易名張守正，號愚臣。赴桂林訪巡防營統領鄧大漳陸軍小學監詹紫錫等策助反正。以鄧蔡二人意見不合。有礙軍事進行而止。於是取道龍州，訪鈕永建秦統鴻等於邊防督辦公署，有所計畫，亦不得要領。旋經越南返香港。

是年美政府頒布取締華工條約，華僑瑪夏威自設於上海美領事館門前，以警同胞，因而各省抵制美貨之怒潮風起雲湧。香港及廣州商工學報各界亦組織拒約會以響應之。是後駐美華商會特派代表向港粵各代表磋商調圓方法，港代表為何啓善李煜堂吳真啓陳少白諸人。粵方議定解決條件九款，鄧貴公代表報界一部份，指爲未經衆議通過，認爲無效，因是中國報與有所謂報爲此大開筆戰。經余多方調處無效，會總總自南洋赴日，過港時乃召少白貴公二人至法輪，勸令和解。二人德之。然中美雙方代表議決之九條件遂爾擱淺，誠屬憾事。是時粵港人士之對美外交，竟爲革命黨兩報言論所左右，是亦可見革命黨勢力之一斑矣。後數月貴公以染疾逝世。港中各界人士聞追悼於杏花樓，蒞會者千數百人。各地同志咸爲惋惜不置。

(三) 中國報改組前之黨務

中國報自癸卯（民國前九年）夏秋間已合併于文裕堂文具有限公司，成爲文裕堂公司產業之一部。丙午年春從前活道遷寓至德輔道，同盟會未設會所，其會所即附設於中國報社長室內。是年黨務無顯著之進步，對外仍守極端秘密主義，故新進會員寥寥可數。由是年一月至七月之七個月期間，有二事件於黨務報務有極大之關係，一爲粵督岑春煊違法強將粵漢鐵路收爲官辦案。港商陳席儒陳廣成楊西岩等均屬該路大股東，遂召集全體股東組織粵路股東維持路權會，函電向清政府極力抗爭。而爲之謀主者，即爲中國報社長陳少白。凡會中一切計畫，莫不言聽

計從。所有文電咸出少白手筆。中國報之社長室無形中成爲爭路會之祕書處。中國報銷場所以售於粵省爲多數，及粵路風潮發生，中國報及各港報均仗義執言，一致抨擊岑督之非理。岑督蒞粵之初，頗能勵精圖治，尤重視中國報，對於該報用人行政之批評，間有採納。嗣爲港報同聲反對，遂下令禁止港報入口，中國報亦不免焉。此舉實於宣傳主義之損失，可謂絕巨。時中國報方受文裕堂營業虧折之牽累，岌岌可危。陳楊等專前管語少白，謂中國報如不能支持，彼等當斥資萬金解其窘厄。藉以報酬岑路直言之勞等語。是秋中國報果瀕于難。而陳楊等乃食言而肥。苟非余及李紀堂李煜堂等另集資本，專前向文裕堂預承購中國報。則此革命元祖之宣傳機關落于保皇黨徒之手。其關係一黨之名譽，豈淺鮮哉。

次爲康有爲之女同盟控告中國報賠償名譽損失案。先是中國報搜羅康梁師徒藉保皇黨名目棍騙華僑巨款種種證據，揭諸報端，涉及康同盟名字。同盟乃委託某皇會員葉惠伯爲代表，往香港法院控中國報誣謗名譽。要求賠償損失五千元。此案涉訟經年。迄未解決。中國報所舉證據極爲充足，大有勝訴之望。惟葉等凡狡舌無能，力延律師抗辯，即等於敗訴，訟費項由被告負擔。時中國報聞文裕堂有某公司資產之一部。故文裕堂如因營業虧折，言告破產，則所附屬之中國報亦須付諸拍賣，以供訟費之需。時陳少白束手無策，余以此舉關係全黨名譽至重，乃求助於外島李煜堂，得助功力，於事前以五千元向文裕堂購取中國報，始得免於拍賣。總理在南洋聞之，以文裕堂雖無力供給此案之訟費，然爲民黨名譽計，仍當繼續抗訴，以竟全功。特

願款三千元於少白。使延律師力爭。少白以訟事牽纏，費時失專，主張不再與訟。故此案結果遂成無形之失敗。

余等於是歲八月接收中國報後。遂遷報社於上環德輔道二〇一號。新股東爲李煜堂李紀堂李亦愚潘子東伍耀廷吳東晉伍子鑾麥禮廷等，衆舉余任社長兼總編輯，於是全局改組。壁壘爲之一新。同時陳少白亦辭退同盟會長一職，衆舉余承乏。是歲各方同志來往港粵滬桂日本南洋歐美各地，極形匆繁。其在報社暫駐者，有黃克強吳嶠（奉天）梅寬仙胡夢生朱執信古應芬張樹濤（伯喬）李文範鄧子瑜許雪秋陳和觀繼曹亞伯謝寅杰夏重民馮達臣潘信明謝杞原劉樾杭劉恩復周毅軍勳良啟易本義諸人，以八月間中國報改組後爲尤盛。當十月萍鄉醴陵黨軍舉事時，港人之有志者，日至報社探候捷音，其門如市。革命黨多年停頓之局勢，至是生機勃勃，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狀矣。

（四）丁未年之黨務報務

丁未（民國前五年）一年爲香港革命黨復興時期，自丙午秋中國報易主後，同盟會會務隨而發達。時會務仍守秘密性質，一切措施咸由會長主持之。同盟會規例，祇會長一人有權收繳會員，派往粵桂兩各地擴張會務者皆爲代理主盟人。凡經手人之盟書均須密封會長，仍由會長負責。是年會務以在粵桂閩三省最爲活動，當先後派出代理主盟員及軍需聯絡員分赴各地。收獲

會員，擴張勢力。在香港及廣州入黨者，有李是男張如川（台山）姚漢強（雨平）河克夫譚劍英
 莫偉軍劉古香馮謙曾傳龍譚何秉鈞溫貴（子純）陳佐平張鐵臣章立權劉培欵唐承波吳金德李
 子偉許佛童曾捷夫林海山馮坤嚴用卿楊寶山吳進金葆會儀卿周毅軍李萬民蕭惠長黃旭昇林菊秋
 鄧人傑（滬江）周恩（伯年）趙聲（伯先）方紫楨（楚儔）林五余丑（旣成）余通陳湧波陳純
 林旺孫德林震興（粵）鄧深陳德陳二九林鶴松李經之盧鴻李少穆張宋軍林希俠康蔭田李衛舉羅夢
 覺李天麟楊希說陳元英陳春生何子耀巴澤憲謝明星陸蘭清李煜堂等數百人。各方同志過港登記
 者，有黃克強胡漢民汪康士（精衛改名）方瑞麟郭公接周杜鵑鄧子瑜陳芸生黃乃裳喬義生廖仲
 愷方漢章張夢庚謝逸喬林時爽河天翔謝心華金章池李吉萱野長知柳揚谷（鴨儂）孫眉楊錫初羅鏞
 李麗林譚義黎李菱李亦如潘子東李變和（柱中）李天麟胡秉柯賀之才李思唐黃耀廷余紹卿張煊
 方次石李次溫譚八鳳陳湘南周仲良陳方度時功暨田桐黎量添彭俊生居正等百數十人。茲將是年
 香港同盟會所派出各地代理主盟人及軍事聯絡員姓名地點錄載如下：

瓊谷山姚雨平

廣州舊倉巷鳳翔書院，長樂留學公所

朱執信

廣州豪賢街朱宅

趙聲方紫楨葛謙

廣州黃埔陸軍小學

張樹枋

廣州制台前張大夫第

陸蘭清

南海佛山北勝橫街黃照普書館

李爾休謝義黎廣

曾傳德譚履

羅鏡

劉繼航劉思復

劉繼航劉思復

許雪秋方瑞麟

蕭惠長謝逸橋

徐師麟陳海波余通

周毅章袁濟民

黃偉軍何克夫

謝毅生巴澤憲

黃旭昇

劉古香張鉄城

劉培燾王和順

王和順

章立權顧劍英

廣州河南大塘鄉萬馨茶樓

虎門陸軍速成學堂

廣州秀水五眼橋聯昌坭水店

澳門荷蘭園和隆街二十一號樂羣醫室

香山石岐西門外武舉聖審報社

汕頭至安街鐵路公司

興甯城興民學堂

潮州饒平縣黃岡流

惠州歸善水東街廣樂號

連州三江墟兩姓小學堂邢斌

廉州小學校新築糧台毛執官張彪

連州三江香攤公司韓王慶父

柳州府弓箭街富貴陞旅館

潯州大王江埠廣亨號

南寧盤內中街法入書院林百中

梧州大南門外交明閣

謝明星與金彪

許雲秋喬養生池亭吉

許佛童

黃乃棠林菊秋

汕頭濠洋市長春堂

汕頭幸阪旅館

惠州汕尾

廈門

上述各員之成績，以許雲秋鄧子瑜等之運動憲潮會黨，及張谷山姚雨平等之運動廣州軍學界最為著。是時會所仍附設于中國報國樓社長室，另先後分設招待所于寶慶坊、堅道、蘭桂坊、德祿灣教園、摩禮臣山道各處。胡漢民夫婦及程精衛黃耀廷劉恩復黃克強廖平子池亭吉費野長知譚鳳許雲秋方瑞麟林時燦柳楊谷（聘儀）何克夫譚劍英田桐吳偉軍何天炯張谷山黎仲實陳湘南（祝樵）胡毅生李文鏡古應芬朱就倫林喬傑李燮和張樹熊孫眉楊德初諸人滬港時均下榻於報社或招待所。

是年報務亦有相當之發展，蓋各地革命軍之舉事，中國報皆有詳細記載，且時發號外，以廣宣傳。國內及海外皆恃為耳目焉。六月間香港華民政務司以中國報登載東京民報特刊天討，附有清光緒帝破頭插蓋，謂為煽動暗殺，經依依法力訊，卒以沒收所存天討了事。同時駐菲總領事楊士鈞以中國報駐小呂宋訪員通信揭載其玷辱國體情事，特延控律師控告中國報賠償名譽損失，余乃提出人證，被律拒之。士鈞卒知難而退。至八月。香港議政局向清政府請，通過禁止報紙登載煽惑友邦作亂文字專律，殆為中國報所發。然中國報不為少屈，蓋英人祇禁談排滿

革命，若易以民族主義及光復等名詞，非彼等所能了解也。

(五) 丁未之軍變活動

丁未一年亦為同盟會軍事最活動之時期。先是黃克強于乙巳年冬十二月繞道香港，親入廣西桂林，說防軍統領郭人漳起事。郭以受他部牽制，不敢輕舉。丙午冬郭舉粵督岑春煊所部來粵，駐軍肇慶，許雪秋鄧子瑜亦報告肇慶屬軍變經營統緒，派總理黃克強在日得余電告，認為起好機會。遂偕德義員汪在德日人黃野長知池亨吉等南遊。丁未二月初二日抵港，總理原船赴越南西貢，克強精簡董野留港，擬赴肇慶從郭人漳起兵襲取廣州。池亨吉則偕留學生方瑞麟方漢成喬義生等往潮汕助許雪秋舉義。克強精簡居松原旅館數日，張在梅自廣州來，謂郭人漳又調欽州勦匪，粵吏探悉克強由日來港，已備文向港政府要求引渡等語。而松原旅館亦忽有粵吏派偵探窺伺其間，克強以郭已他調，留港無用，乃命胡毅生隨郭赴欽，相繼行軍。精衛則移居普慶坊招待所，與劉恩復廖平子同寓。於是許雪秋陳芸生余紹卿鄧子瑜劉恩復張谷山胡毅生何克夫姚雨平王和順李福林譚劍英黎仲實譚人鳳柳揚谷諸人先後分赴廣州汕頭汕尾歸善博羅欽州廣州各地，極力進行。計是年許雪秋陳芸生等所經營者，有正月十二日潮州城之役，四月十一日龍平黃岡之役，九月初六日惠州汕尾之役。鄧子瑜所經營者，有四月二十二日惠州七女湖之役。王和順所經營者，有七月二十七日欽州防城之役。而劉恩復則以謀炸清提督李準之

故，於五月初一日在廣州因藥彈失慎炸去一臂，被逮繫獄。此外尤事之奇絕者，則有黃岡義師首領余紀成及油尾黨首許佛堂，先後被清吏以強盜罪名控之香港法院等事。兩案官延律師抗辯，涉訟多月，卒獲勝訴出獄。又丁月譚人鳳田桐河克夫陳福南譚劍英等奉總理召赴越南，順攜帶英法文革命軍債券二箱，在海防被法人扣留。後由總理向越南總督交涉，始獲發還，然譚等因此被逐回港。是冬費克強計劃在欽州發難，其籌藥多由余在港密購，交法船買辦同志黎量餘彭俊生等運赴海防供應之。故自香港同盟會成立以來，是年所發難諸役，除防城義師是由總理在河內親籌策助外，其餘諸役皆由港同盟會直接指揮。余初以一人精力不遑總管報務黨務軍務三項，奮力謀。總理派員助理軍務，總理乃於是年二月命汪精衛留港勤助。四月間精衛奉召赴越南河內，胡漢民旋來代之。迨八月油尾逆械之役失敗，漢民亦于九月十六日奉召繼往。又是歲春夏間，劉恩復起粵謀炸李準之前，亦假中國報四樓為銀炸藥及水銀炸藥之製煉所。是中國報之社是室不獨為革命軍之總樞紐，亦且為革命軍之兵工廠矣。

(六) 戊申年之黨務報務

戊申(民國前四年)正月同盟會改選幹事，馮自由仍任會長，黃世仲庶務，謝心準書記，乃添設招待所于皇后大道馬伯良四樓，以容納各方來港同志。是年新會員加盟者，有黃伯湫謝英伯馬達巨譚民三盧岳生呂傑身張黃軒曹侃端(映真)黎粵嚴國豐羅濟倫錢占榮姚碧樞羅貫之

等數百人。各地同志激憤聲記者，有呂志伊、關人甫、黃隆生、楊壽彭、戴吉庭、甄學張、翼樞、盧仲琳、李應生、梁恩、德亮、蔡香泉、饒軍甫、陳華、陳發初、魏柳、陳璧君、徐希、吳季渭、川季曉、生謝儀、仲李煜、瀛陶、成章、劉輝廷、劉岐山、高劍、余榮、秘、周、唐、劉、易、初、諸人。自丁未九月汕尾接械一役失敗之後，香港機關對於粵桂兩地軍事祇任輔助供給職責，而無直接指揮情事。惟是年春尚有劫奪日輪二辰九運載鎗械之計劃，時余據澳門黨員報告，探悉旅澳華商柯某等僱日輪二辰九由日私運軍械至澳門附近華界碼頭。因使陳佐平、溫子純、林瓜五（大盤林瓜西之弟）等偽裝聚聚劫奪，即以所得械藥在香港新安等處舉事，籌備略城。繼復探悉二辰九係預定在澳門葡界灣泊起卸，而所載械藥為村田式鎗一千挺，僅備以彈藥一萬發。余等均認為在葡界海面不便活動，而彈藥太少，亦不足用。遂中止進行。是即當年二月中旬二國發生外交涉案之三辰九也。該輪後果由葡人運至澳門海面卸械，為清軍巡越界捕獲，致為日政府提出嚴重抗議，卒由粵督向日領謝罪釋放了。事後粵省各界大為憤激，羣主抵制日貨以報復之，獨學國醫方排衆議，謂對於日本可以抵制之理由極多，不當借運械助黨一事為口實。於詳舉實際公法領海權各專例，以相質證，由是輿論漸為轉移。蓋中國親尚認軍械之能否入境為革命黨人之生死問題，二辰九載械雖與革命黨無涉，然凡對於一切足以妨害革命黨進行之事實及言論，皆當悉力以排除之也。是歲夏秋間，姚雨平、葛謙、李濟、民等先後來港報告運動廣州防營將吳成恭，囑代商請同盟會幹部匯款接濟，請示進行方略。余乃據以電告總理，時營河口義師敗挫未久，吾黨正在財源枯竭，故一總極數次

信，均令勿輕舉妄動，以待時機。因是對於各地之軍事進行皆暫時停頓，專候總理之命令爲進止。先是駐越南河內海防同志及歷次戰事將士，經丁未七月防城之役，十月廣西鎮南關之役，及是年二月欽州馬篤山之役，三月雲南河口之役，多次失敗以後。多由越南法政府驅逐出境，分別遣送至新加坡或香港等處。其遺送或逃亡至香港之一部，有黎仲實高德亮饒章甫麥香泉陳義華陳發初潮人翁慶隆生湯壽彭甄吉庭甄璧劉岐山劉梅柳李文金李時乾劉輝廷張翼樞盧仲琳田桐譚人鳳何克夫譚劍英陳湘南諸人，均扮雜報社或各招待所。時香港黨部以支應浩繁，窮於應付，屢電向新加坡總理會總商會。總理亦以忙於安插河口敗軍將士，諸形困難，無法接濟香港之厄，甚爲香港黨勢最吃緊之時期。余以報社財政受軍事影響，漸呈危象，乃請總理另派人主持開涉軍事招待事務，以現有根本勸募之資。旋得總理函電，均予靜候，并囑來港諸同志孫眉董鑑生關人甫張翼樞劉梅柳盧伯琅陳發初李文金等數十人赴南洋聽命。皆由余籌措旅費陸續就道。又是冬十月清帝母子暴亡，在粵軍總聯絡員湘省同志葛謙與會傅範譚馥羅澍霖等向日從軍聯絡軍艦，漸次得停，至是認爲時機不可錯過，特發放保亞票，以資活動。十一月止衛主持執事親率港報告運動成績，洩余電請總理匯款接濟，並促黃克強譚人鳳到粵主持。時香港總商會方面新加坡赴粵，電去多日尙無覆電。至是月十四日，以散放票而失慎事洩，葛謙譚馥羅國舉三人先後死之。事後粵粵二地同志特開會追悼，并募捐千數百元卹其遺族。粵詳後文。保亞票之革命運動一二則。不贅。

(七) 丁戊二年之革命收支賬目

香港同盟會於丁未戊申兩年經營軍務之收支賬目。概由余一手管理。計由丁未一月至戊申九月作一結束。收入四萬八千六百九十二元一角七分。支出四萬九千二百三十四元六角九分。故將丁戊兩年書存日記所載收支賬目大要分別開列如下：

丁未一月至十二月收高野(即總理前名)先後來款多次共三萬四千三百四十二元一角五分

丁未五月十七日收新加坡張永福來協款黃岡同志余斷裁訟費二千四百元

丁未七月十三日收張靜江自滬來款五千元

丁未十月二十五日收檀香山希羅璋黎協來一千一百五十元

丁未十一月十九日收暹羅王杏州來一千九百元

戊申一月至五月收高野四次來款二千一百元

戊申五月二十八日收廣先律師徐遜余斷裁案勝訟訟費一千元

戊申八月初三日收美國巴士士燕埠致公堂捐款八百元

以上共收入四萬八千六百九十二元一角七分

丁未七月十三日付電匯河南高野四千三百元

丁未三月及七月兩次付許雪秋在潮州饒平惠州汕尾等處起軍費七千元

丁未二月二十一日代高野付陳少白二千五百元

丁未三月代高野付余紹卿起軍費一千五百元

丁未三月代高野付黃耀廷起軍費一千二百元

丁未三月付鄧子瑜惠州起軍費三千一百元

丁未八月付曾捷夫會儀卿惠州平海接械費六百元

丁未五月付長崎高野長知購械租船等費一萬二千元

丁未四月 陸續付余紀成被逮案四次律師費及雜費六千元

丁未三月代高野付鄧子瑜五百元

丁未三月代高野電匯黃克強一千元

丁未三月代高野應高野實繳三百元

丁未三月後陸續付池亨吉旅館川資等費九百五十元

丁未十一月付購進防彈藥及製彈機件九百五十元

丁未兩月付同泰船單旅箱險費應印招待及郵電購物各費共七千三百三十四元六角九分

以上共支出四萬九千二百三十四元六角九分

比對上述收支兩項，不足五百四十二元五角二分，係由中國報墊付。此項總賬細目，余以忙于報務，至庚戌（民國前二年）春將遊北美時，始列表向 總理呈報。惟中國報雖號稱革命黨之宣傳機關，而其資本則純由諸同志私人，向未受黨部分文之補助。數年來各地來往同志多奉報社爲東道主，招待供應，日形繁劇，縱稍巨之支出由黨部撥負，而直接間接之小費，亦爲黨不貲。至戊申十二月等旬中國報結賬時，負債纍纍，幾於不支。經余向外舅李煜堂及戚屬等多方挪借，始獲渡過年關。未幾胡漢民奉 總理命返港接管軍署關係之招待軍務，余之責任爲之稍輕。然中國報以歷史習慣之關係，仍無法避免多少之義務的供應也。

（八） 戊申年之黨務報務

戊申以前香港同盟會忙於軍籌活動，諸事咸守秘密，故不便在港內大張旗鼓，招收會員，以避偵探耳目。自戊申三月河口義師失敗，軍事停頓將及一年，遂得專心黨務，改取開放主義，以廣收同志爲務。李君西（民國前二年）二月乃取消皇后大道馬百良藥店四樓之招待所，而設新會所于上環德輔道先施公司對門。仍因避免探偵伺起見，榜其名曰民生書報社。會員日常開會討論進行，不復如前之秘密。另在廣州設立通信處曰守真閣，由高劍父徐忠漢潘達微梁煥真胡少幹朱越唐等籌備成立，會務亦頗發達。是年粵港兩地新會員有陳逸川潘達微梁藻如何麗臣朱潤之陳自勉馬影聲何鏡民劉一偉關非一胡津蘇察忠信潘達微劉士李以衡李昌漢梁煥真羅道膺

杜樂漢、魏繼、洪、洪、陳俊、陳梅、張志、林、莫、侯、仁（紹彭）、李、光、炎（文甫）、林、復、軒（直勉）、陸、生、黃、俠、容、徐、陳、恭、請、陳、瑞、瑛、蔣、應、博、郎、李、文、臣、陸、鐵、五、孫、武（雲卿）、陳、煥、明、黃、漢、崑、江、運、春、王、占、魁、尤、龍、棟、黃、忠、漢、官、永、宜、古、振、林、開、盛、王、珠、田、林、真、崇、瑞、麟、林、輝、梁、有、成、翁、式、亮、馮、江、車、振、彪、黃、端、麟、林、亮、勵、李、然、貞、陸、志、瀾、黃、端、輝、真、伯、顧、黃、榮、庭、宰、發、利、祝、王、興、黃、福、張、家、彬、梁、海、玉、鴻、志、廣、鴻、陳、永、升、練、致、祥、會、煥、顏、學、材、周、田、權、王、汝、豐、田、能、勝、蕭、積、全、陳、廣、林、譚、瀾、鍾、善、全、古、振、華、易、培、之、麥、瑞、岐、陳、同、好、葉、心、泉、張、孟、榮、等、三、千、餘、人、各、地、同、志、並、漫、登、記、者、有、陳、榮、華、諒、古、陳、鐵、君、胡、少、翰、傅、佩、俠、陶、壽、山、張、振、民、張、志、堅、盧、我、護、陳、有、全、黃、叔、允、胡、李、白、彭、瀾、漁、衛、海、梁、俠、儀、李、一、天、吳、仁、甫、劉、漢、在、梁、煥、照、資、復、生、喻、培、倫、方、君、瑛、李、奇、鴻、程、亮、張、紹、軒、胡、靈、媛、歐、聘、珍、李、照、斌、諸、人。新、會、員、中、以、倪、映、真、所、招、致、廣、州、新、軍、兵、士、居、六、多、數、。因、在、軍、隊、中、無、法、保、全、誓、約、。乃、於、是、冬、陰、夕、兵、警、交、關、。全、數、獲、。故、無、冊、籍、可、考。至、十、一、月、民、生、寄、報、社、以、會、所、遭、劫、。選、字、中、環、德、輔、道、捷、發、四、條、。更、以、名、少、年、書、報、社、。

是、春、選、羅、華、選、解、記、者、陳、景、華、由、橫、角、來、港、。陳、為、清、朝、舉、人、。曾、任、廣、西、貴、縣、知、縣、。以、剛、愷、好、殺、。為、粵、督、岑、春、堂、逮、捕、。乘、間、脫、獄、走、避、。與、蕭、佛、辰、創、設、華、暹、新、報、於、橫、角、。戊、申、年、加、入、同、盟、會、。會、選、同、志、何、馬、與、顧、以、歸、潮、州、。為、督、軍、黨、構、陷、繫、獄、。選、同、志、以、陳、與、粵、中、官、紳、多、有、舊、誼、。乃、請、其、回、港、營、救、。陳、與、梅、太、與、江、孔、殷、壽、。乃、說、江、向、粵、吏、關、說、。旋、獲、開、釋、。港、同、盟、會、以、丁、未、謀、炸、情、提、聲、李、道、之、同、志、劉、思、復、久、繫、香、山、獄、。亦、托、陳、從、中、設、法、。陳、復、為、言、於、江、。江、向、李、準、說、項、。遂、亦、解、禁、出、獄、。港、同、志、乃、開、會、歡、迎、思、復、字、愾、園、。革、命、黨、在、香、港、公、衆、地、點、開、會、歡、迎、同、志、。前、此、所、未、聞、也、。

又是年夏秋間汪精衛梁仲實陳璧君黃漢生方君瑛等自日本滬港，秘密視察於黃泥涌道，籌備暗殺機關，嘗借李紀堂赴青山農場試驗施放炸藥方法，至十一月始離港北上。

中國志士是年春夏間已呈謁歐之象，蓋該報自丙午八月由余接辦以來，前後所集資本僅得商股九千餘元。號革命黨機關報而不受黨部絲毫津貼，竟能維持三年有餘，殊非易事。時有新會員踴躍者，富家子弟，由葉紹彭介紹入黨。因與叔父爭產與認得直，獲資二萬餘元，即認中國報新股三千元，而中國報之繁開顯以渡過。又廣州時事書報亦為鼓吹民族主義雜誌之一，創于乙巳年，業已停刊多歲。是秋謝英白播送機等以林直勉之助，重組該報於香港，刊至十餘號而止。是全中國報爲節省用費起見，復由總舖遠遷至荷理活道二百三十一號。

(九) 兩方支那與廣成潮軍反正

己酉九月，香港同盟會員以各地黨勢日盛，建議於香港分會之外，添設南方支部，以擴大組織。遂推舉胡漢民爲支部長，梁精衛書記，林直勉會計，其所設於黃泥涌道。其開辦費初由直勉捐助之，自是兩方支部與香港分會劃分權限。分會專任香港以內黨務，西南各省之黨務軍務則由支部統理之。汪精衛僅任書記三月，即離港北上。是冬十月倪映典自廣州來，報告聯絡新軍反正已告成，可以約期大舉。時總理方遠遊美國，支部乃電告以運動經過，請即籌贖之萬元應急，同時并電馮憲寬強譚人鳳趙聲求港主持大計。旋得總理自紐約復電，謂二萬元決非

籌足，囑令趕緊進行。未幾黃遠論謂人風潮聲相繼抵港，倪映典亦盤馬灣弓以待，而... 籌理旅行紐約、波士頓、芝加哥三埠向華僑募捐。三次電匯港中國報，總數港幣八千元。距二萬之數尚遠。支部諸人以爲時已迫，異常焦灼，有同志李海雲者，文咸東街遠同源僑兌業商號之司事也，目覩本黨籌款情形，認爲機不可失，乃大決心，盡提該商號存款二萬餘元獻諸南方支部，以充軍費之需。已則隱匿他處，以避股東之追究。支。得此意外之生力軍，遂派海雲駐廣州河南大塘鄉李福祿家，專任民宣聯絡會計事務。十一月鄂八孫武因事過港，訪余於中國報，伊與鄂省志同志有共進會之組織，如粵有寧，鄂必響應。余知孫尚未入同盟會，即請其補行宣誓手續，孫從之。未幾李海雲隨福州道莊寬自桂赴滬，莊與陳少自有舊，過時同到中國報訪余談話，李私求見實克強，謂聞粵中新軍已有動作，現桂省軍界運動亦甚得手，最好兩省同時大舉，以分清軍之勢，可否延緩數月籌議。克強托故不見，而使胡漢民代表見之。至十二月下旬，海內外同志應集香港廣州二地。羊城分設黨人機關十餘處，大有弦滿待發之勢。

先是倪映典於十月間受任後，先在中國報領取「革命先鋒」及「外交問題」二立憲問題」等小冊子萬數千冊，散佈軍隊中，以廣宣傳。新軍兵士咸識文字，感化最易。一二月間收效至鉅。繼由中國報領取特別印製之同盟會小冊單萬張，攜至省中各機關，令各兵士舉手宣誓。每逢假日，則在白雲山濠泉寺演說革命，新軍三營兵士趨之若鶩。至十二月下旬，一切籌備俱已就緒，乃與香港黨部約期于庚戌（民國前二年）正月初旬發難。預定先由新軍首先反正，而李福

林陸領等則率匪類會黨撲城，以相援應。詎兵士中有因殺敵在卽，不務志驕氣揚者。三十夜兵士吳元英以賊名片緝放，與管帶爭執，竟致兵警行聚眾互相歐擊，如臨大敵。倪陝典深恐所舉因之破聲，乃匆匆赴港與黃克強趙聲等宣訂發難日期，相約縮短時間，瞬卽大舉。而往返間，新軍之敗聲已無可隱飾矣。倪於初二日早自港抵省。初擬力勸新軍暫忍數日，勿遽舉動債事。及抵燕塘，見新軍與防營已列陣對峙，知大勢無可挽回，遂毅然入砲工棚營主持攻戰大計。新軍見倪入，歡聲雷動。初三晨倪督兵向海軍進攻，以新軍餓乏子彈賸積，倪頭部中彈死之。是役新軍陣亡者及先後被獲者各百數十人。頭目易培之王占魁黃洪昆江運春尤龍標蘇美才甘泳宜等七人被獲後，均商請起兵革命不諱，遭害。此外逃匿香港數百人，多由中國日報及時事彙報隨時供應，事後南方支派特開倪烈士追悼會於會所，以弔英靈。

(十) 庚戌年之黨務報務

自庚戌正月新軍反正失敗之後，同盟會在軍界之活動爲之一大頓挫。中國報於己酉冬十月遷址何理活道，原爲說政節約，以鞏固基礎起見。及軍事蹙敗亡命同志棲宿報社者大不乏人，因之報社度支大受影響。會加拿大滬高華洪門致公黨有大漢日報之創設，以余與洪門人士素有淵源，特致函挽留余代聘主筆。余以是時報社財政拮据萬分，各股東不能爲助，且僑吾黨軍變新敗，亦當另闢新財源，以爲捲土重來之計。遂自嘗奮勇，向大漢日報類毛遂之自荐。加拿大之

多利及溫高華兩埠致公堂均來電歡迎。余遂於是月杪請南方支部接辦中國日報，同隸并辭退香港同盟分會長一職。南方支部乃派李以衡任報社司理，張紹軒謝英伯等先後充任記者。自後報社股東雖仍屬李煜堂李紀堂等，而每月經費則由南方支部撥公款維持之。然支部僅接辦數月，即以款絀停止供給。李以衡等遂不得不仍有賴于李煜堂之贊助，此余離港後事也。

同盟分會以余提出辭職，乃改選謝英伯為會長，潘逸賢陳自覺等為幹事。余於離港前始將歷年所積入黨盟書千數百紙繳存南方支部，然已破裂不全。蓋余為避免香港警探搜查，密將各盟書收藏兩陞枕之內。枕為綠豆屑所製，幾經磨擦，遂成片段。此項舊盟書於辛亥革命成功後存貯廣東國民黨支部。至民二年八月龍濟光入粵，始付一炬，今余尚有副本存也。余因向港政府領取加拿大入境護照，延至是年夏始首途渡美。在未離港前，一總理適由日返赴南洋，舟過港時，黃克勤趙盛胡漢民及余等均登輪晉謁。克勤等以新軍一役大傷元氣為辭，頗形悵喪，總理婉言慰之。謂此行至南洋大有籌款把握，曠名同志仍積極進行勿餒。嗣聞余將赴溫高華則大喜慰，謂加拿大從未有革命黨員足跡，得余親往，必較美國已往成績為倍云。

是春馮同志王金發以館役變節黨人汪公懋案逃至香港，由余招待之於灣仔東海旁街七十六號寓宅。未幾發仲與噶倫陳璧君等因與汪精衛黃復生謀刺清攝政王於北京，失敗一港，在九龍被警機關，專從警署收精衛之活動。奔走一載，毫無所成。黃克強趙盛胡漢民諸人以得總司也適，相繼往南洋籌劃進行方法。他如譚人鳳林時爽等或渡日本，或至上海，多已離港他

。故庚戌一年之香港黨務，極形不振。新黨員僅得莊漢淵等數百人而已。

(十一) 廣州一機策之經過

辛亥一年為同盟會最奮鬥及種族革命收功之時期。先是孫眉黃克強趙聲胡漢民等於庚戌冬十月間，總理石赴南洋檳榔嶼，開會商討籌款救國方法，決定重在廣州發難之議。各地代表卓世榮黃金慶林世安鄧澤如李章章沈聘芳陸秋慶鄭螺生李源水伍藻石黃怡雲朱亦寬黃心寺陳占樞李月池郭應章等人均允盡力募捐，以成義舉。預定募足十萬元，即可着手進行。開會後一月，總理即赴美勸募餉，克強等守候月餘，以其荷各地所籌籌措之額已及半數。適亦取道返港向粵中軍隊及會黨各方面積極發展。初擬辛亥二月發難，後因各事尚未辦理完善，故遲遲未發。至是年十二月運動略具端倪，即由總理黃及郭鄂湘皖閩贛蘇浙各地同志齊集一地，候時出發。并派會員多人分赴各地購運槍械彈藥至港備用。至辛亥正二月間，省及海外同志致函港者數百人，遂組織革命軍總司令部為總樞紐。朱學賢與為部長，趙聲副之，其下分調度交通儲備編制秘書出納總務調查各課。以胡漢民姚雨平胡毅陳炯明李海雲洪承點羅繼德等為副長，統籌部設於跑馬地三十五號。又設實行部於棉花街，專事製造炸彈供衝鋒之用。另在粵粵二處設招待所多處，以供來往同志食宿。至三月初旬，海外各埠所籌餉額已先後匯到十餘萬元，而由各地購置彈械亦陸續運省，一俟動員令下，即可大舉發難。先是黃克強等於正月初旬以時機漸熟，會分

電南洋北美各處僑款。余在滬高華大漢日報得電，即與總理發起洪門籌餉局。首由域多利埠致公堂以變產所得，于正月底電匯港銀三萬元。馮高華及都期度兩致公堂于二月間各匯一萬元。此外坤屬各埠同志先後捐助的一萬元，總數七萬餘元。統籌部得此巨款，乃大形活動，及二三月間南洋英、雨屬之款亦次第匯到。至三月下旬，計已收到海外匯來十五萬餘元。茲將實克強總理胡漢民等收到第一二次電匯則萬五後，於二月十九日復電如下。讀者於此可知當日籌款之不易也。（原書現尚保存）

自由我兄大鑒：前請手書兩通，敬悉。自前次收到域多利致公堂款三萬元後，即具公函作覆，並轉寄一函向域埠致謝，想俱收覽。昨午得來電，知強哥華又匯到一萬元。以加今六一號，而籌得如許巨款，實足贊助之力，必不在此，佩服何似。第二手書云，兄尙可力注籌餉，為源源之濟，真是踴勇可貴。即從大局論之，寧若發起，幸而有成，內地固不乏資，而外力仍不能無賴。以軍用浩繁，無能預備，且購械購船等類，有不可仰之於何方而者。歐美皆須有黨中可恃之人，則前途乃大得力。兄能力任於外，匪細事也。（日本於日俄戰爭時期中，其派任專員於歐美者，其得力不止在外交上，彼為成國且餘，何況吾黨。）現在時期已迫，惟款向不足。除英屬收到四萬餘元（日屬坤甸在內），而實是應不邊數千，加屬四萬，美屬接收金山五千，視預算總額尚差五萬元左右。（預算中以購械為最大宗，蓋新軍無子，則必有為之

助着，此事兄可推測而知。而其謀已經告知中山。中山亦以為然，惟原擬購械之價，今以因於窘迫，每個之價常逾於原擬，乃不得已之故。至當時所以預算至十四五萬元，第一固由規模不得不大，第二則收之預算，以為英屬及西貢暹羅可得五萬，（今所差無幾）美洲空塔可得六七萬，荷屬可得六萬。（此為謝良牧姚雨平劉子芬數人運動。當清軍軍部成立時，據彼處資本家報謂，八打威泗水等處已籌定此數也，而豈知其後不然。）今美洲屬亦已籌到四萬。金山礦則僅五千，然尚曰仍籌。則美洲或亦去原預算無幾。所難堪者，荷屬所匯到者至今不及萬元。此外則以款細要綏之電相報。於是荷屬之預算收入乃差五萬，於全局關係至大。中山東行，則紐約、波士頓、檀香山等處，必仍有大望。然能使時期展開，以待款來，則不可知。此次籌款以加屬所得為最鉅，即兄之能力可知。若於加屬以外，更為中山之助，使得速舉，亦所望也。尊夫人開須待日本船，故至速亦須待月底動身。克如作好字，當交帶上。尊比即頤

近安

與

弟聲

頤首

展堂 二月十九日

是得革命軍統帥部於三月間先後派人至廣州城內外及河南等處租屋三十餘處，為招待各省

同志及收據軍械之所。茲錄各機關地點如下：

小東營五號

大石街

蓮花街十二號

二牌樓

長堤嘉圖會館

謝鳳里

司後街陳公館

牛巷

大北直街

仙湖街太平書院

禮佛街頭髮店

小北仁安里製械公司

粵秀里

西湖街甘家巷八號

萬福里一七八號

辦軍總機關黃興林時爽喻雲紀等寓之

花縣同志集公所莫紀彭徐維揚莊漢翹宋銘黃等寓之

同志招待所柯克夫劉梅卿等寓之

趙聲辦事處宋玉琳等寓之

姚雨平等寓之

接洽軍隊之所吳爾若魏輪廷廖叔唐等寓之

陳炯明寓所

陳鐵崖等寓之

軍醫學生寓之

藏軍械之所鍾秀南等寓之

由香港運械到此貯藏

此乃頭髮店由港運械到此陳鏡波等寓之

藏軍械之所胡寧媛等寓之

李應生與其弟妹寓之

由港運械到此羅偉及其妻女等寓之

河南溪峽

廠後街十一號

大馬站六十五號

大東門廿二號肉行會館同福堂

小東門海旁西街寶豐米店

育賢勤米店

高第街堯業公司

天香街

三眼井

容福里五號

長興里江家祠

十六甫麗真影相店

九眼井

小南門二十四號

仙羊街祥龍里

河南但公館

由港運藏此徐宗漢、六等寓之

製硫黃槍資、彈等處李應生等寓之

同志來往之所

招待男女同志之所

為擔保租屋而設黃中理等寓之

為擔保租屋而設梁起等寓之

接洽軍隊機關郭冠三郭冠雄等寓之

同志着所周樹輝等寓之

同志招待所

廣西同志招待所古香等寓之

藏械之所亦供同志住宿

藏械之所楊光漢等寓之

姚雨平機關王與中葉挺芬等寓之

姚雨平機關亦同志宿舍

旗界放機關陳逸生郭蓮花寓之

關建黨員宿舍吳適劉元棟等寓之

泰泉舊里

大塘街

炸粉街

司後街

觀音山脚六十四號

高第街聯勝里

同志招待所林樹藝等寓之

接洽軍隊機關姚右軍等寓之

接洽軍隊機關羅俊等寓之

接洽軍隊機關邱錦芳等寓之

同志招待所

軍械貯藏所

黃克強等以各軍籌備成就，遂決於三月二十八日發動，惟軍械大部尚未到齊，仍須設法趕運軍省。二十五晚克強至廣州，宣佈發動日期。然是時有一種難題發生。即發覺承運鎗械之同志陳鏡波屢屢請提督李準密探一電。彼已由頭髮船運進之械彈若干報知李準，幸由他路運進之械為渠所不知，故不疑黨人迅速起事。二十六日粵督張鳴岐因聞張大萬黨人抵省，乃派兵駐守觀音山及各要區，嚴密防衛。是時同志中有因此倡議改期者，克強及一部同志堅持不可。謂改期無異解散，一旦前功盡棄，殊無以對海外助款之華僑同志。又有主張趙學所部同志多外鄉人，易為清吏偵知，不如暫退駐香港，屆時再來。於是趙部返港者三百餘人。二十八日晚察外情，仍決議如期進行，即于下午電港，使趙部再來。是夜兩議次日進行方法，克強任由小東營出攻警署。姚雨平任攻小北門備飛來廟槍砲局，毋迎防營及新軍進城。陳炯明攻巡警教練所。胡毅生任率同志二十人守一南門截擊海軍，并定期二十九日下午五時半一齊發動。至二十九日

上午，乃分發鎗械於各處。然是晨城門已閉，連聲折部自港來時已不能入城。及下午五時二十五分，克強遂不顧一切，毅然率衆如頭出發。惟與他三路到時皆未發動以致孤軍失援，多所傷亡，殊屬痛事。是役政職情形及傷亡各同志姓名，有是年四月某一日黃克強胡漢民二人具名之海外報告詳列記載，茲不贅述。

(十二) 辛亥廣東光復前之活動

黃也同一覆失敗後出國之各省同志先後離粵。黃克強亦變裝裝僑繞道澳門，於四月初二日抵港。其時曾以左手寫一報告詳述定役失敗之原因，原書已影印刊載余著前革命史中編。其是以愛憤過甚得病，竟於五月十九日逝世。諸同志咸爲悼惜。克強於是役不欲一死報國，至是更決心行險，擬親至廣州暗殺一二滿清大員。以振作全國之民氣。時總理與余均在美洲，聞克強有必死之志，乃與孫及堂及同盟會諸同志再三函電香港，力勸其不可輕生債事，致礙大局。克強復電要求先籌贖二萬元在廣州設立暗殺機關，始允不親自出馬。旋得美洲中華革命黨餉局電匯如數。克強得款，即派人至廣州佈置各事。是年閏六月十七日，遂有陳敬岳林冠慈之狙擊李準，及九月四日周之貞李沛基等之謀炸鳳山，卽由此機關指揮發動之也。八月初旬克強得鄂同志居正書，報告鄂省軍界運動成熟，請卽籌發巨款，越日北行，共圖大舉。於是急電總理及余求匯款接濟，并擬偕歐同志赴滬策劃一切。詎行旌未動，而武昌發難之電已至，遂卽兼

滙款遭轉奪。

南方支部於黃花崗一役後，以失敗同志紛紛抵滬。所支出撫助遣散等費爲數至鉅。據統籌部出納課報告，是役前後收支總數爲收到海外各地義捐計共十五萬七千二百十三元餘。尙有隨後收到約三萬元未入數內，收總數約爲十九萬元。南洋美洲各埠同志先後得黃胡二人報告書後，人心忿爲振奮，絕不因是役失利而氣餒。仍陸續匯款於南方支部所指定收款地點文咸東街金利源藥材行轉李鴻雲收。海雲卽南方支部會計主任，金利行則同志李煜堂所設數十年之老藥店，迄今仍舊存在也。支部迭接總理自美洲函電，謂已組織洪門籌備局以備再舉，故仍向各方面繼續進行。除粵省以外，滇桂及長江沿岸各省均派人聯絡軍學會黨各界，百見功效。及八月鄂軍發難，湘廣秦晉豫浙蘇各省次第響應。廣東以革命策地見稱，竟遭禁絕省之後，粵同志莫不恥之。時胡漢民朱執信胡毅生等主持支部事務。對於粵省發難策略，獨注重綠林會黨方面。初令陸領陸常等在順德肇從起事，粵督張鳴岐派粵紳江孔殷率防營攻之。陸領等竟爲所敗，黨軍聲勢因之頓挫。於是全粵同志多不受支部節制，各有爲謀，紛紛在廣惠潮汕高雷各縣舉義。陳炯明王和順起于惠州，與提督秦榮直大戰于乳鶴嶺，苦戰數日，克之。高劍父莫紀彭任鶴年林君逸川何克夫周之貞王與中梁金鯨楊萬夫石錦泉劉肇槐等亦揭竿而起，各樹一幟。張鳴岐等大形恐慌。李鴻自被陳敬岳林冠慈等刺傷後，知滿清大勢已去，至是乃通款於本黨，由李紀堂謝

吳敬章玉等介紹于胡漢民。接洽率領水師投誠方法。九月十八日紳商籌議局僑議獨立，鳴鼓進軍所屬出走，各紳商乃舉胡漢民爲都督，卽懸青天白日旗於諮議局之上。此旗卽江孔殷擊敗陸軍隊而奪取者云。二十日漢民偕港商李煜堂林鑾容星橋余斌臣鄧仲澤湯西岩伍于譽李茂之等十餘人晉宮就都督職，全粵由是既定。至十月初旬，總理自歐洲返國，漢民迎之於香港，並奉命偕行赴滬。及總理選臨時大總統，李海雲遵命卽將南方支部存款三十餘萬元盡匯上海，作大總統就職軍需之需。

是年同盟分會長仍由謝英伯充任，港人於黃花岡一役後，對於政治問題大感興趣，入會宣誓者異常踴躍，因之中國報之銷場亦大爲增加。謝英伯於是更以就檀香山華文學校教員之職離港，分會長一職，遂舉陳逸川代之。中國報仍由南方支部撥款維持，其司理李以衡於是春辭職。支部乃派由美歸國之同志李其承之。時保皇黨之商報於三月二十九之後，復乘勢排斥革命，鼓吹君憲。中國報乃根據法理事實嚴辭闢之，文多出朱執信手筆。是歲五月檀島自由新報主筆盧信自檀歸港，支部以供給中國報財政，諸形困難，乃使盧信集資接辦。盧遂約華僑同志黃時初等將業務重加整理，自任社長，及九月廣州光復，同盟會遷粵，中國報遂亦隨之。至民元八月二十五日，同盟會聯合其他兩政團改組爲國民黨，中國報因亦成爲國民黨之宣傳機關。嗣民二年八月陳炯明以廣東獨立失敗，中國報因而停刊，其印刷機器悉爲龍濟光沒收。

(十三) 香港分會與南方支部之成績

〔之香港同盟會實為清季西南各省革命軍中大本營，其主持黨務軍務事務，可區別為同盟分會及南方支部之二時期。自乙巳年冬至己未年冬之五年間為同盟分會處理時期。所有擴張粵桂兩省黨務及經營兩粵軍務，即自庚辰年廣州前敵之役，西月潮州黃崗之役，同月惠州七女湖之役，五月劉恩夜在廣州炸李準之役，九月惠州汕尾接敵之役，皆由同盟分會發動之。至己酉年冬南方支部成立，始與香港分會劃分權限。故自己酉年至辛亥秋二年間為南方支部處理時期。所有香港以外之黨務，及經營軍務，如庚戌正月廣州新軍成立之役，辛亥三月廣州黃花崗之役，閏六月林冠慈陳敬岳轟炸李準之役，九月鞠之貞李沛霖炸鳳山之役，同為廣州黨復之役，皆由南方支部發動之。至於乙巳同盟會成立後革命黨傳佈之守日報，亦可區別為四個時期：一為陳少白處理時期。自乙亥（民國前三年）冬至丙午秋之七年間屬之。二為馮自由處理時期。自丙午秋至庚戌春之四年間屬之。此時期與同志商人措辦接辦；三為南方支部處理時期。自庚戌春至辛亥夏之一年有半屬之；四為辛亥夏至民二年秋之二年為處理時期。此時期亦由同志商人集股經營，以上所述關於黨務報務之各項事實，與中華民國之肇造，關係絕巨，凡讀史者宜無不知，固不佞余之喋喋矣。

（著者按此文，蓋前多年珍貴之香港同盟會員名冊副本附錄於後，因此副本現寄存香港鳳友會所，暫時無法取用，容俟日後補述。

革命詩人廖平子

廖平子學績藉一號狂肩，廣東順德人。少聰穎好學，工詩古文辭。清季壬寅癸丑間（民元前十年）與王軍演黃晦聞盧信等同鼓吹民族主義，時投稿於革命機關之香港中國日報，抨擊清廷暴政，不遺餘力。中國日報社長陳少白慕其名，延任筆政。以詩賦及小說蜚聲於時。乙巳（民元前七年）秋中國同盟會在日成立，孫總理派余赴香港組織分會，平子與鄭賈公黃世仲盧信陳樹人等率先加盟。丁未（民元前五年冬）同盟會添設招待所於香港普慶坊，以應接來往同志。胡漢民黃煇廷忽起復許雪秋日人宣野長知池亨吉等先後下榻其間，平子亦為駐所之一人。是歲冬東渡日本留學，旋與夏重民盧信黃增培等發刊大江月報，宣揚革命，排斥君意甚力。己酉（民前三年）歸國，欲在其原籍順德勸農鄉，以新法改良種桑蠶，闢桑田十畝充之，誠意以振興農業為己任。餘暇仍不斷為香港中國日報及廣州平民日報美洲加拿大大漢日報等撰作文字，作品中有尺素書（小說），南宋亡國演義（小說），帝女花劇本（粵曲），從軍樂（詩歌）多種行世。上述作本皆俱絕版，問諸平子本人，亦云無存，殊為可惜。

辛亥革命成功，余任臨時稽勳局局長，平子被聘為該局審議員，與各省同志張通典雷鐵崖楊公復鄧玉麟查光佛彭素民餘越山井勿魯易廷康蔡就盛周培德張翊初郭鳳山諸人共事，於調查

全國革命助續事，深資得力。民二年秋各省討袁軍失敗，遂棄職返粵，自是專心社會慈善事業，不再涉足政界。嘗先後主持廣州孤兒院及上海精武體育會，備有成績。民十九年胡漢民長中央黨更史料編纂委員會，聘任為該會編纂，平子因有南京之行。二十一年以主持易人。遂拂袖歸粵，仍在故鄉以耕桑自給，暇時專意繪事，藝乃大進，深得宋元人筆意。友好得其片紙，如獲洪璧。有力勸其寫製多幅以開展覽會圖利者，答曰：畫語只供痴人清賞，若嚮以得錢，即成俗品矣，豈不肯從其高潔如此。

民二十七年日寇進陷廣州，平子時居鄉。乃號召鄉團，組織敢死隊與戰，以減劣而敗。家產為之淪然，遂挈眷走澳門，以貧無立錫，乃將自作詩文繪畫，發行一種抗戰詩史之半月刊，名曰「滄留」，所有寫作託裝璜選購，皆一身任之，絲毫不得人手。每册僅能寫作十五册，每册只取紙墨費十元，總以糊口，雖至好親友概不贈致。此種刻苦貞絕之工作，誠為中外古今文士所無，聞者莫不驚嘆。時營元培居香港，聞其事，乃糾結愛多人盡購滄留每期所有，就中有以數百金購一册者，而平子之日用賴以不缺。滄留出至四半期，改名天風，復出至十四期而止。民三十年冬日寇復佔香港，澳門生活亦受影響，平子於是謀計歸粵，以故鄉紛亂日臻，職於倭寇蹂躪，為可惜。遂偕同志周之貞冒險入順德，陷區，搶救難童四百餘人，即向率眾振蕩委員會求撥款救助，賑會以項盡非華僑區，格於成例，礙難撥款答之。平子為之大困，終以無資給養而罷。

民三十一年冬，平子經粵閩而至江。情勢委員曾陳謝八聞其困狀，爲言於蔣總裁，總裁特給二千元濟之。蔣曾厚亦贈以下款。平子誠惶受無益，婉辭却之。居曲江鎮海御元中學被校閱數月，日以讀書自娛，特述戰紀軍情甚夥。惟以表用乏絕，勢難自存，遂師昔年在滬間故智，軍發每一種抗戰雜誌名半月刊爲「予心」，所撰文辭時畫寫倫美訂購者，亦如前以一身任之。其第一期於三十一年三月十六日出版。卷首并以楹水畫一幅，真自虐云：倭寇陷吾鄉時曾與戰，因羅械宜悉而臨。走馬奔草草連營四十期，天風亦四期，音以誌歌爲抗戰工帳，槍放下，筆可操也。今時矣，山層嶺嶺，而精神則在戰場。急乃再草此稿。唐登均不謂雖體解身猶未變，豈予心之可懲烈塔意也。杜子美云：無人信高潔，誰爲表予心。亦此意也。蓋再發而又再願，以毋爲此生也。基督降。又與經書云：統戰以來，弟素持吞口水養命之法。手寫詩稿，訂靠些筆墨費度日，因以水爲自己餉。自己吃自己的口水，儼似求火多多。予予心」之稿，擬月陰兩期，每期十五本，共需三百元，一家四口，可供米食，餘則另行設法等語。「予心」發刊後各友好除紙筆費精廉者與贈。某老友適任縣長，以其廉得薪俸一千元購取一本。平子謂某老友爲兩袖清風，不備以爲價購到刊物，意移作購游樂機獻呈政府之用。然予子近年飽歷憂患，心力俱瘁，「予心」之寫作，往往因病延期。僅出至第五期，竟成絕筆。三十二年四月余得平子書云：弟近有一種志願，擬籌書畫。將所得購游樂機一架獻諸政府，以爲抗戰之用。此書若成，當可爲一般書歌吐氣。橫架一萬元，莫昌實得書畫約四千元。

寫書之作，用以救國，「予心」之資，用以救己，如此公私兩得等語。其處世之清高，愛國之熱誠，可於字裏行間見之矣。九月中旬余又得其九月一日書云，弟日來患病，時發時愈，纏綿匝月，第六期予心尙未執筆。曲江月來時淚大作，死亡枕籍，弟所慮只是傷着，卒奈且夕可愈，亦因求醫吃藥管成問題。遂乃纏綿如此，真覺可痛等語。是月廿二三日，余及陳樹人梁襄操等先後得曲江仲元中學校校長梁鏡堯電，稱廖平子先生貧困病重，入河西醫院，十九日逝世。身後蕭條，無以爲殮，孤兒無歸，無以爲生，請各設法。余等得電，除各致奠儀外，即由吳總督長鏡堯電請李主席演說就近辦善後。並於十月五日從請中常會賜予撫卹，即通過由撫卹委員會辦理。查平子家世，在民國以前尙稱小康。顧德勳樓鄉舊墟設有永隆雜貨店，及桑園數百十畝。其國後經其庶孽之摧殘及日寇之蹂躪，遂爲一空。其夫人早喪，現存繼室及十歲幼子，以故鄉淪陷寄居曲江，身後蕭條，亟待救濟。

平子一生著作甚富，積詩萬數千首，每經一次變亂，即散失一次，早年所作，殆已無存，存者惟近年歌詠而已。近年所撰抗戰諸詩史，如「淹留」「天風」「予心」諸詠，慷慨悲涼，大有希臘羅馬詩人荷馬拜倫之風概，就中「予心」第四期所載「焦林」古風一首，極寫粵北樹木摧折冠嶽崩炸之悲涼狀態，繪聲繪影，尙足驚天動地而泣鬼神，讀之而不激起敵愾同仇之觀感者，真草木不如矣。於採錄「予心」所載數章如次：

詩圖

壬午八月秋。廖子返家園。雖無佳意，却有奸顏色。朋友送我行，恐我難喘息。或疑寇未已，沿途施鬼蜮。機簧入魔手，一彈擬胸前。或恐家未復，羣衆無衣食。驟添醬醋茶，比屢求不得。况此霜氣森，風起閭閻黑。單衣裹霧露，倍感蟲唧唧。不如留須臾，免使神魂惻。含情對客言，此語實付測。慮思血氣在，未有甘羈勒。五年困夷境，實感胡兒逼。朝遭碧眼賊，暮受紅頭抑。知余值倭難，出語尖酸極。謂當歸保護，不然誰詠極。不自知纖小，遂欲伸羽翼。令人氣愈結，令人愁愈織。奈無肘下劍，誅此西方虜。只恨形勢殘，田旱甘蟻膺。迄今機已熟，滯留難頃刻。歸哉復歸哉，歸途我尚憶。

五年飄旅夢，瞬息過三更。我弟與我妻，權葬道路旁。更有席母棺，未得完墳塋。志歸魂已斷，歸後帶悲傷。所經閭與闔，什九無衣裳。草頭搜已盡，所履惟枯桑。桑葉實難登，多齧肌爲黃。婦童聞叩戶，帶極儉脹。疑我已非人，何得返門牆。嗚呼我妹，我妹正傾箱。冀覓幾尺布，換取半日燭。忽聞人叫喚，拭目出窺房。原來乃阿兄，兄何欠健康。言歸聲已咽，舉步益徬徨。

故園無別物，樹木盡凋枯。遺窺閣上書，屋漏痕模糊。不敢出門往，虎狼塞前途。刺取一時影，遂爲千日骨。十里無雞聲，百里聞鬼呼。此境與此態，寧不神爲淪。無力爲乘燭，骨肉冥然坐。歸來亦偶然，寧得幾時暫。漸聞响嶼山，餘賊不會墮。只

因民氣盛，亦逢多瓜果。耶須復耶須，故友多招我。

焦林

黑炭捧天爲鳥，赤血流地地不活，泱泱神州有如此，爲問倭奴膽幅無！寇機初來使人恐，寇機再來使人勇。萬木蕭蕭有戰聲，枝枝葉葉丹心捧。粵北由來產健兒，屢戰屢捷何曾疲？倭奴自盡誠無力，欲罷又怕旁人嗤。寇機去年有打寫，不認傷人只傷馬，今年傷馬亦不能，人向森林炸一下。原來樹木亦英雄，漫言曠代皆洪濤，枒叔別具支撐意，蒼翠不忘燬煉功。果然空彈聲如吼，炸遍樹前兼樹後，雖然不使人震驚，也許塞林盡枯朽。誰知樹木亦猶人，愈戰愈勇誠無倫，身軀縱使凌夷甚，生命未盡還屈伸。這觀但見全林黑，踏踏一天深似墨，都遭傷談植物叢，一朝拚命扶家國。此林外面雖全焦，此林心性不曾凋！春來又作蔥籠色，茁茁新枝幾萬條。此林借問更何似，極似盈盈一江水，但見前灘漸後灘。何曾有日肯停止！此林又似古葉豪，獨立乾坤邁等臂，穿胸斷脰何曾惜，壯志森森山月高。我來曲江爲翹首，鳥不驚飛獸不走。精神無日不焦林，焦林誠足爲吾友。焦林新茁萬千枝，每枝綽約東風吹。但覺胸懷更鬱勃，亦如勇士揚鬚眉。中原本有好顏色，自沒一焦更怪真能力。誰爲志士誰仁人，願將氣味相交織。

平子題耗到時，余聞之不勝慘悼。詩以統之如下：

鄧英慘重繫八思，忽疑頸帶亦死之。三十九年同難友，電傳噩耗痛口如！
寄書飯物剛三日，展讀音書未匝旬，意料遺骸生死別，最憐貧病兩戕者。

（九月一日尙有書寄余告病，謂醫藥皆成問題。十九日即不起。）

欲請詩歌掃敵氛，并偷荷馬見斯人，淹留以後予心繼，立誓廉頑振國魂。

（淹留刊於曉門，予心刊於曲江，皆予子個人寫作之排擊詩史。）

醫登徒公夢壯哉，感繞殺敵出書獄，詩翁正氣塞天地，愧詵貪污國難財。

（本年夏予子發宏願，擬籌畫，購滑翔機一架獻政府。）

孤高恰似林和靖，義勇強邀管幼安，一讀遺篇一垂涕，秋風秋雨倍神傷。

（予子嘗號召鄉團與日寇戰而敗，去冬偕同志周之貞冒險入順德淪陷區搶救難民

四百餘人。）

去夏香江弔亞斧，今秋滄南哭殲蕞，九泉若遇倭奴鬼，敬懇儒勇殺一場。

（亞斧係監獄委員，王斧別號。）

潮州黃岡革命軍將領列傳

丙午歲（一九〇六）秋，孫運通委派潮州人許雪秋爲中國國民軍東軍都督，他在潮州各縣籌劃起兵討清，雪秋向與潮屬各地會黨關係甚深，受命後，即由南洋歸汕頭從事活動。是歲冬，浙瓊叛亂，各地同志先後參加義舉者，有黃乃裳，陳宏生，余師城，陳湧波，余通，蕭竹漪，吳金銘，李子蓮，蕭竹荷，吳金彪，林鶴松，劉龍蒼，林蒼龍，黃得勝，林惠卿，謝明星，薛金福，劉榮華，羅木斗，李有波，吳東昇，黃偉齋，吳煥章，林有俠，羅飛雁，蔡德等百數十人。丁未年（一九〇七）春，孫運通復派留學生方瑞麟，方漢成（安徽人），喬義生（山西人），方次石，李思潮，郭公接，張煊，謝良敏，李次溫，池亨吉，萱野長知（日本人）赴潮汕相助。此外在香港就近策劃進行者，有楊自由，胡漢民等。在新加坡擔任接濟餉糧者，有陳楚楠，張永福，林文之，林義順等。是年正月初旬，雪秋率各地同志分途大舉，預備饒平揭陽惠來等處會黨於初七晚會攻潮州府城。適值是夜風雨大作，交通困難，不得已暫行解散。雪秋經此挫折，乃赴香港籌款再舉，正進行間，而饒平縣屬黃岡城之會黨首領余既成陳湧波余通等，以不堪當地清軍之壓迫，遂於四月十一日率衆發難，一舉而佔據黃岡城。衆以雪秋未到，推余既成爲主其事。十四日，陳宏生方漢成始從汕頭趕至，衆復推爲臨時司令長。雪秋

在香港得訊，亦於十四日率同志十餘人赴汕頭，督促各路響應。十四十五等日，黨軍進至洪洲，與潘將黃金福劇戰數次，互有勝負。繼而清算各路援師大集，黨軍以械劣彈盡，無法接濟，卒向黃岡城撤退，旋下令解散。是役主持軍事者，爲余既成、陳雲生、陳湧波、余通、蕭竹濤等數人。雪秋傳已載革命逸史第二集，茲敘述既成、宏生、湧波、通、竹濤五人傳略如次：

一 余既成

余丑，號既成，廣東饒平勝蓬崗人。少刻洪門會籍，在會中資格最老。鄉人寧直好義，無社會不平事，每出而排難解紛。閩里中咸引以爲重。直隸清未季，苛政如虎，民不聊生，遂鬱然以反清復漢爲己任。潮云縣人許雪秋夙有志革命，甲辰乙巳間（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已在潮梅各屬著手聯絡秘密會黨，知既成素負重望，遂深相結納，引爲左右手。丙午年（一九〇六）冬，引既成赴香港遊說自由，即加入同盟會。丁未年（一九〇七）正月。雪秋向潮汕鐵路公司承領建築工程，使既成等召集同志千餘人充作勞工。預備起義時分頭響應，剋期是月初七日大舉。詎各路黨人齊集海山時，遭遇風雨交作，各鄉來會者以消息間斷，遂爾分散。既成因此借隙湧波赴香港，謁胡漢民籌自由等籌商再舉計畫。旋得孫總理自河內來電，令勿踴進輕舉，爾須與惠州黨軍同時發動，以分房勢。及四月初旬，潮州鎮道據饒平營縣裏報資岡黨人謀亂

軍應守，即保守甯遠河，宗軍兵馳赴黃岡，捕去余族府志主人。且緝獲查余處所設之泰興店，查圖一網打盡。駐黃黨人夫憤，多欲乘勢舉事，以數被指同志。難以首領魁特來運，猶豫不決。適既城自港回，主張即行起兵，庶免為敵所擊。是月十四晚，密集同志七百餘人，在城外連層墳側誓師，即率衆進攻協署。另分兵攻城內各衙署，清軍次第敗。都司陸啓守甯遠河宗被擄，巡檢王繩武城守把總許登科伏誅，全城大定。十一日，陳宏生自汕頭至，衆推為臨時司令，以代營統。十五日，陳湧波率兵進駐洪洲，與清總兵黃金福副戰，以土炮不能及遠，死傷數十人，會黨避赴黃岡宗援。黨衆聞訊，有怯戰者。既城於是城變，衆亦感動，誓以死戰。遂率餘衆往救。清軍武器精良，彈能及遠，黨軍不能支，乃率負瀟水棉胎，藉以避彈。場槍奮力。與敵接戰，清軍陣勢大亂，將次潰退。忽清遊擊趙祖澤從鹽竈領兵由水路來，清軍得生力之助，士氣復振。黨軍前後受敵夾攻，械劣彈乏，漸失戰鬥力，迫得退守下圍鄉。繼而麻峽頭亦被清軍別隊攻佔，形勢益不利，乃向黃岡退却。議決解散並分主要部黨移駐烏山嶺，徐國再舉。既成與各將領均由海路逃往香港。黨軍退後一日，清將黃金福始列隊入黃岡城。粵督周馥探悉既成在港，遂照會香港督署，指既成爲大盜，請求引渡歸案。港吏乃於是歲五月十二日捕既成入獄。同盟會駐港分會會長馮自由即延庚先及白克理兩律師爲之抗辯。孫總理在河內得訊，亦致書港督卜氏證明既成爲革命黨將領。此案經督署所裁判，刑及高等裁判所研訊十餘次，前後牽連八閱月，耗費訟費九千五百元。至戊申年（一九〇八）正月，卒由高等裁判所判決無罪釋。

放。既脫險後，即赴新加坡，隨孫繼廷為副官。至辛亥大革命，始歸汕頭，與許雪秋同住軍營，繼副總隊佐參加北伐。因衛兵失慎，被鎗擊身死，同志莫不傷悼。

附錄余既成當日在香港獄中英文供辭譯文於左：

善姓名余丑，別字既成，現在拘留在域多利亞監中。而所言均是實事，一句不虛。我於西六月二十四號被拘，迨後移禁在此域多利亞監中，嘗見清政府懸告我西四月十六號間在饒平縣下圍村聚匪搶劫，此事均是虛詞誣我，彼時西三月二十七號，我乃居於香港，至西五月十號我仍在香港居住也。

我確是一個完全革命黨人員，從西五月二十二號，我黨曾在饒平縣黃岡地方起事，致破黃岡城後，此地被我黨所得，我確是此黨一位極需要之頭目，對付訂城之時，我極效勇出力公事。後我黨戰敗，遂被清軍擄奪，至西六月二十號清軍出有告示賞格花紅銀一千元，希圖捉我。此告示上所言，特為我做革命與彼反對之事而捉我。且其文中絕不提我有搶劫情事，如今不知何故，妄以劫案誣我。

我作革命事後，由黃岡逃來香港躲避，詎意西六月二十四號有票拘我，謂我作平生第一次劫盜搶掠入案。

該移照會票上乃西六月二十四號所給發，而票上并無提起我是在何時搶劫，或是在何鄉何處搶劫何人之物。況下圍鄉之案乃西歷四月十六號被搶，距我被拘之時已二月有餘。且我乃

西六月二十四號發拘，而證人即延至西七月二十號方來港指證，由下圍村過黃岡至汕頭祇有二十英里，每日有小輪船往來渡客，水程不過四小時即可由黃到汕，再由汕至港，亦不過二十四小時之航路。

當我發拘之時，其情形詭如此離奇，以後我在監中慢慢設想。

我現在已明白矣，因有別人告我知道云，當拘我之時，其照會并未註明我所犯何案，不過清官素來恨我，知我在港躲避，故即移文來拘，及我到案之後，彼然後加入犯搶劫之罪誣蔑我。我敢矢誓，此次拘我之文票，決是留有一處空白，加入盜案者無疑。我敢直言清官所派來之證人亦均是假偽的，因賭于證貪圖領取西六月二十號發拘革命黨資格所載捉余後應得一千元花紅，故此來港妄言指證，且此證人余廷式（十名振善生）乃素日在饒平縣衙門當差，我是確定認識的。

我確是革命黨，若不信可看省港華文報所登兩廣總督辦黃岡革命黨之專，及上奏北京政府之奏章，在此奏章內并不提起我犯有搶劫之名目。且西六月二十號清官資格之告示，亦不提起我犯有搶劫之罪名。

我直言清官此次欲捉我回省之意，皆因為我作革命黨與之反對，故欲將我抵罪然後甘心，并不是因劫案之故而欲得錢回省。

我如今有人告知我云，我所犯乃國事公罪，應受英國一千八百八十九年與清國所立換犯條

約C字第一章，不交國事犯之條例。

我又問他人告知我云，此次審案官判我解省之判詞，若照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天津中英之條約第二十一章，或遵照英國審判官一千八百九十年第七十六章之例，審案官亦不能判我解省。

前日過堂之時，乃審判官一時誤會，以華英一千八百八十九年第四章第一條所定之章程辦理，故以亂匪案判我解省。

又前日我過堂在審案臺前之口供，已足信下園村之劫案與我絕無干涉，蓋下園村被劫之時，我確在香港也。以上所言，句句真實，我可當天發誓。余既戒卻余丑號，證明余丑號者李康美，此籍口供係在香港域多利亞監中所取（譯員）通事李康美押 薛派審案官 R. H. A 結歷押 一千九百〇七年九月十六號

二 陳宏生

陳宏生，廣東潮安縣金砂鄉人。少儻不羈，性好揮霍，金石骨董，尤所篤嗜。所與遊者，多屬豪富。與河鄉人許雪秋、吳金銘最相友善。弱冠遊南洋，獲識閩人黃乃裳，慕其德行學問，因執弟子禮。乃裳蒙服膺，願亭絲黃梨州學說，在閩省士紳及南洋僑胞中負重望。宏生從之遊，故亦心醉革命仇滿之論，日以復國驅胡為願志，丙午歲（一九〇六）冬，許雪秋召集留日

歸國同志謝逸橋，謝良牧，方瑞麟，李次温，李思唐，張俞人，郭公接，方次石，及會黨首領余既斌，陳湧波，余通，蕭竹漪，蔡乾初，薛金福，余亦興諸人，在潮安縣宏安鄉開革命進行會議，宏亦與焉。是日議決定期丁未年（一九〇七）正月初七日，聚集潮屬各路會黨于饒平浮山，即晚襲取潮州府城。及期爲風雨所阻，旋聚旋散，寧遂不成，同志薛金福李杏坡以是被捕身殉，許雪秋以是赴香港，謁胡漢民馮自由籌商再舉，並將潮汕統籌事宜，委托宏生及蕭竹漪林國英陳老四四人便宜行事。迨四月十一日，黃岡同志余既斌陳湧波余通等倉卒發難，宏生在汕頭得訊，遂偕皖人方漢成星夜前赴戰地。十四日抵黃岡，衆以雪秋在香港，暫推宏生充臨時司令長，義師旗幟爲之一新，未幾，余既斌陳湧波之衆敗於併州，而分攻潮州城之衆又不得手，遂敗垂成，同志先後殉難者二百餘人。宏生以化裝得免。既抵香港，旋赴南洋，訪潮商張永福，林受之等計畫善後。戊申年（一九〇八），浙江會稽人同盟會員陶成章從日本至南洋，以與本黨幹部不協，特在英屬兩島發起光復會，遙戴章太炎爲黨魁。時距雲南河口之役未遠，各地義軍烈士亡命莫屬，求亞半島者甚衆。就中藉口本黨幹部待招不周，而懷缺望者，頗不乏人。宏生與許雪秋其最著也。聞成章有別樹旗幟之組織，遂紛然和之。及辛亥武昌革命軍興，宏生及黃岡諸首領相率歸國，謀在潮汕大舉響應。宏生於九月至香港，知陳炯明鄧鏗林淑真等將起兵惠州，乃力籌餉二萬餘元以助之。旋偕許雪秋陳湧波余既斌等同汕頭，先後光復饒平潮安惠來大埔諸縣，倡義率領所部參加北伐。正在編練間，遽爲粵將清總兵吳祥遠所忌，民元三

月二十六日祥達忽發夜以鋒卒圍攻汕頭警道署。宏生與許雪斌陳湧波等與前毫無戒備，均遭擊斃。同志莫不哀之。宏生遺子二，長名靜軒，次名詩豪，身後蕭條，遺孤無以為生。事逾二十年，國民政府豫方瑞麟古應芬謝松柏蕭公望諸同志呈請，明令予宏生以卹典，並准詩豪入國立中山大學肄業。

三 陳湧波

陳湧波，廣東饒平縣黃岡人，性坦直，好技擊，膂力過人，屢與朋輩馳馬校獵，鎗無虛發。潮州各縣會黨咸敬服之。時值清季，稅政苛出，嘗有地方弱小良民為豪紳惡役欺凌，湧波見義勇為，輒挺身斥之，莫不斂羽而退。乙巳丙午間（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六），福建人黃乃裳偕許雪秋赴粵閩交界各縣，聯絡地方豪俊，鼓吹革命真理。湧波與余既成余通等咸樂為用。丙午秋冬間，遂隨雪秋至香港，謁馮自由於中國日報社，即加盟于中國同盟會。丁未（一九〇七）春，雪秋大會各路同志于浮山，乘勢發難，因雨阻愆期，不得已宣佈解散。事後饒平縣吏馳報潮府遣鎮，請增開黃岡城防範。湧波知事勢日急，即偕余既成赴香港報告，並商議襲據饒平策路，以四月初旬歸汕頭，猝聞清守備蔡河宗已奉總兵黃金福命，領兵至黃城搜索黨人甚急。遂星夜返黃，時已漏殘，當即集眾開會籌商應付之策，決議先攻制人。謀定，遂於十一夜齊赴城外遼層坳側督師討滿，即晚分途進攻。湧波領隊為前鋒，由北門入擊協署，衝鋒所至，遼藏藥弁

隊兵多人。敵據北門死力抵抗。正酣戰中，天忽大雨。義軍槍械多屬舊式鳥槍，且藥盡濕，掃射失効，幾爲敵所乘。湧波乃亟縱火焚燬協署左側之昭忠祠，以寒敵膽，在火光熊龍中，衆見義軍中有勇將，手持青天白日旗，叱咤衝突，親冒鋒鏑者，卽湧波也。清都司隆啓率所部抗拒一夜，卒不能支，遂繳械納降。湧波卽在舊都司署設立軍政府，布告安民，且集義師全軍拍照紀念。照中右側有人高持青天白日旗者，亦卽湧波。（圖照已載革命逸史第一集）黃城既定，衆推湧波爲先鋒官，卽督師進取。四十五等日與清將黃金福大戰於泮州，互有勝負，卒以衆寡不敵，而士槍不能及遠，傷亡數十人。不得已退守下關鄉。未幾，敵軍復得清提督李準所部防勇十營來援，義師形勢益趨不利。衆遂決議暫時解散，以待後圖。湧波於是潛由海道赴新加坡，隨侍 孫總理於晚晴園。辛亥秋，潮山光復，湧波在汕頭召集舊部，加緊訓練，以備北伐。忽爲清將吳祥達挾嫌殺害，棄屍鹽埕頭，有舊友某潛收其骨，草草埋之於汕頭葱隴。題其碑曰：「嗚呼陳湧波先生之墓」。

四 蕭竹翁

蕭竹翁，字森華，其先由澄海遷東鄉遷於香埠官里，遂居潮安縣人。父名在順，經商南洋羣島，竹翁隨侍左右，日與外人款侮，僑胞情形，瞭如指掌，時下淚活，遂爲文詞，以激發鄉人愛國思想。圖畫動容。圖在新加坡結社黃乃裳，張永福，許壽秋，陳安生，林受之等，

相與籌畫國事。復圖保種之志，愈益堅決。旋由張永福介紹，孫耀理於晚晴園，即宣誓入同盟會。乙巳丙午間（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六），自南洋歸國，嘗隨黃乃裳遍遊閩粵汀漳潮循各縣，聯絡秘密會黨，灌輸革命思潮，慷慨激昂，聞其說而感化者，所在多有。丁未（一九〇七年），饒平浮山之役不幸失敗，醉心福李杏坡黃順張四等駕焉。事後許雪秋赴香港說再舉，留汕同志陳宏生方漢成劉仁巨喬義生陳四羣景雲柯斗南等以幸慶洋行及菴埠之兩合號樓上為機關，日研究籌士章來之策。竹濤時奔走其間，最為努力，且盡貨其田產，得資數千金，藉供運動經費。及四月十一日黃岡義師邊起，乃出助余既成陳湧波等組織軍政府，一切措施，悉照同盟會規定之革命方針辦理，故紀律嚴明。民衆悅服。黃岡人士，至今猶稱道弗衰。迨義軍瓦解，竹濤亡命南洋，其老母妻兒為虜掙索多次，以顏面感戴，哀得免。既抵新加坡，仍堅貞不撓，益致力于宣傳主義。及閏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之敗，悲悼過度，至於臥疾。是歲秋，武昌革命軍起，廣東相繼光復，竹濤歸汕頭養病。民國元年，卒於菴埠故居，年僅二十九歲，遺孤三人，女一。

五 余通

余通，字子明，廣東饒平縣黃岡人。少負氣任俠，稍讀書，深慕荆軻豫讓為人。弱冠嘗商，開設泰興雜貨店於黃岡城之挑水岸。饒平各鄉鎮之洪門黨人咸假為東道主，通恆引以為榮。丙午年（一九〇六），與許雪秋結識，以雪秋之介，加入同盟會。自是黨人每開秘密會

議，輒假泰興號樓上為機關。通供給活動費，毫無吝色。丁未（一九〇七）春，雪秋派人至黃，與通約期發難。通乃召集陳湧波，余既成，張隴，余永興，余五戒，余耶，張三棟等二十四人，分配各項工作，有條不紊。衆皆服之。是歲四月初旬，清潮州鎮黃金福派守備蔡河宗自黃岡搜索黨人，余姓同志有二人被捕。通見事急，遂與余既成陳湧波等會商應付之策，決議號召部衆在城外連厝拔營討滿。十一日清軍悉集，全城大定，各將領以孫總理所委東軍都督許雪秋在香港未到，於會商進行方略時，或主速攻潮城，或主分路詭安，議論紛紛。久未解決。通以行軍遷延，實犯兵家大忌，力主從速進攻之議。衆雖從之，然已猶豫二三日。敵將黃金福得以從容戒備。陳兵泮州以待，則義師進兵遷延之過也。十五日義師既敗，通仍力主誓死決戰，作背城借一之舉。時敵軍雲集，聲勢日盛，黨衆多無鬪志，遂不得已揮淚勉從衆議解散。旋南遊赴新加坡，經營種植，頗有所獲。居三載，以病身死。同志優禮葬於新加坡泮水港，題曰：「丁未黃岡義士余通之墓。」

南洋光華報記者方南岡

方次石，字南岡，廣東普寧縣古分鄉人。有兄弟五人，次石居長。家世顯宦，伯父仰歐任甘肅某府太守，父韶石爲邑中名諸生。次石少年聰穎而有志，幼從碩儒盧鴻盤學，以敏慧過人，器宇不凡，爲盧所重，以女妻之。稍長，不治舉子業，亦不直其伯父所爲；有勸其從政者，輒以仕途惡濁已所不屑答之。甲辰乙巳（一九〇四至五年）二年，潮梅青年東渡留學者日衆，次石與族人方瑞麟與焉。乙巳夏，聞同抵東京，肄業於警監學校，與陳其美同硯，甚爲相得。翌年加入同盟會，日與諸同志研究革命進行方略，主張起兵暗殺，事須同時進行，以分虜勢。故獨注重於學習製造炸彈方法，嘗從日人某秘密研究，饒有信心。丙午（一九〇六）年冬，潮人許雪秋自南洋返國，謀在潮城各屬分途大舉。事前致電一孫總理，請派遺留學生相助。總理乃派謝逸禱、謝良敬、喬義生、方漢城、張煊、方瑞麟、李次淵、李恩唐、鄭公接及次石等十餘人回國。丁未一月（一九〇七）在潮屬宏安鄉許宅，召集各路首領大會，決定初七日在饒平屬浮山墟集合各路黨衆，會攻潮州府城。及期，以風雨大作，交通困難，來會黨人無法集合而止。事後，雪秋乃命次石常駐饒平縣之黃岡城，贊襄該處同志余既成、陳湧波、余遜等之軍事布置，以備再舉。其後黃岡革命軍發動時，秩序井然，深爲鄉民稱道弗置者，次石

造就之力爲多焉。

是歲四月十一日，革命黨余既成陳湧波等倉卒起事於黃岡城，一戰而據有之。時次石方潛居下布鄉製造炸彈，以備軍用。不幸失慎，受傷，乃赴香港，入西人醫院療治，遂不及參加義舉，深以爲憾。迨黃岡革命軍失敗，而七月初旬由日本僱船運械至汕尾大舉之計畫，亦爲許雪秋坐誤專機，全局頓挫。（事詳余著革命逸史：許雪秋率略中）次石以潮惠事無可爲，憤無可洩，乃思別出途徑。欲於無辦法中另尋辦法，以資救濟。因與同志方瑞麟等密商，請其伯父叔父均在甘肅作吏，欲往尋覓，假其官方以向回回教民運動，建立革命基礎。同志多嘉其志，惟以旅費無着，得好友陳竹友陳敬庭之助，始得成行。既抵甘肅，其伯父初見之甚喜，特爲游揚於大吏，擬荐充某要職，使襄辦某項新政。詎到後兩月，其伯父忽接家書，語次石交接逆黨，圖謀不軌，非嚴加約束，必有傾家滅族之虞等語。以是大爲震怒，立拘禁於署內，不許與外人相通，賴其戚某援手，伺隙將其釋放，并盜馬二匹贈之，次石因得逃至漢口，即以舊馬所得，再渡日本求學。

時革命黨在欽廉鎮南關河口各地，相繼敗挫，黨人紛集南洋；次石旋亦赴新加坡，謁孫總理請益。知本黨經多次失敗，元氣大傷，一時不易再舉，乃暫爲中興日報撰文，縱論橫議，深博僑民歡迎。及庚戌（一九一〇年）冬，仰光同志莊銀安及檳榔嶼同志陳新政，黃金慶等合辦光華日報於檳榔嶼，延次石主持筆政。時總理遠遊歐美，黃克強，胡漢民均已他適，

南洋黨務以措置之人，漸呈暮氣。獨次石與蜀人雷鐵崖在報上大聲疾呼，發聖振聵，使苟荷兩屬僑胞之精神爲之一振，而南岡之筆名亦以大顯。

辛亥武昌革命軍起，粵省遲遲未應，華僑渴盼鄉土消息，如望雲霓。次石以機不可失，急欲回潮發動，遂買舟赴汕頭。過新加坡時，登岸訪許雪秋不遇，而船將行，乃留函勸許速即返粵，入潮主持軍事，及抵汕，久候許雪秋不至，至形焦灼，於是前在黃岡發難諸將領，乃各自爲政，自行成立司令部，向目的地舉軍。余既成據黃岡城，陳湧波據饒平城，孫丹崖據潮州府城，次石不欲勢力失墮，亦起兵普寧以應之，尋許雪秋亦抵汕，見舊日黃岡各部將勢不相下，遂亦自組一軍，以張聲勢。次石以各軍形同割據，岌岌可危，遂經揭陽赴汕，向許雪秋獻議潮屬各軍統一聯絡之法，并願負責擔任疏通，以期速成。許以軍餉問題無法解決爲辭，未允所請。次石復勸許敢赴省城，謁見胡都督商量辦法，許然之。然許尙未就道，而胡都督已委任張立村孫丹崖爲統領潮屬各軍正副司令矣。許與余既成隣境，彼等僉謂胡都督不念舊誼，且並不徵求衆意，遂用局外人爲正副司令，咸忿形於色。次石知各軍不肯就範，必無好果，遂即日解散所部，自越南京。

民元春，南北和議將次告成，次石聞臨時參議院將票選袁世凱爲大總統，認爲養虎遺患，嘗屢向當局耑老友言之，聞者多以爲迂，次石乃憤然再渡南洋，仍主檳城光華日報筆政。時南洋各埠報載記者，皆先後歸國任事，其作前度劉郎者僅次石一人耳。未幾，許雪秋、陳湧波、陳

芸生等先係在汕頭爲降將吳祥遜慘殺，消息傳至，次石大憤。卽於光華日報力辯其冤，并致電都督陳炯明請爲申雪，陳竟置之不理，聞者多爲扼腕。及民二宋教仁在滬被刺，次石首在報上揭發袁世凱主謀行兇之罪，謂凡舊官僚均不可靠，如不將此輩惡劣分子根本肅清，不獨舊日黨人將被誅夷殆盡，卽民國基礎亦岌岌可危等語。作此論時，洪述祖應夔丞武士英等奉命行兇之證據，尙未發覺，事後讀者無不佩次石具有先見之明焉。

民二秋，各省討袁軍失敗，黨人亡命南洋羣島者至衆。翌年春，孫總理爲整理黨務實行紀律起見，令海外各埠國民黨一律改組爲中華革命黨，次石率先從之。時李烈鈞亦蒞檳城，與次石最爲友善，往還至密。民四，袁世凱帝制揭曉，次石遂偕李烈鈞秘密赴香港有所策畫；以香港時有龍濟光暗探窺伺，乃移居澳門嘉賓酒店，日與同志商談運動粵省軍隊方法，事爲龍探偵悉，遂有人冒充黨人，設法圖與次石接近，次石不察，竟爲所愚。某日，龍探潛以迷藥下於食物，乘次石昏迷中，遂用汽車載送前山，交僑統領袁帶，解送龍濟光邀賞。次石醒後，始知爲奸人所賣，然事無佐證，乃更名「雷信」，對於一切進行經過，雖迭經嚴刑研訊，均不肯供出隻字，初禁於監香山，後以查無實據，認爲輕罪嫌疑犯，移於大監。次石以爲危險已過，遂時與其家人通訊往還，且在監中日向各犯演講革命真理，抨擊官僚罪惡，各犯人僉以老師稱之。次石復對犯人言吾輩應組織一同囚社，以便互助；我有舊友某某素爲熱心，現居香港，如致意向彼求助，彼必有資財接濟，屆時大家可以共用，旋嘗兩函，交獄卒代寄，獄卒以呈管

監，遂爲龍濟光所知；並探得次石在獄中言行，認爲革命黨無疑，卽下令提出加審。事後多日，其親友多方查探，始知其殉難經過，遂派人赴省城設法覓得遺骸，寄葬之於廣州東郊外之潮州義莊。次石死年二十九歲。

河南志士與革命運動

一 留日學生之革命思想

河南省革命之動機，實以該省留日學生爲主腦，當乙巳年（一九〇五年）東京同盟會成立之後，最初乙巳丙午二年河南留學生加盟而載諸名冊者，只有曾昭文（光東縣），杜君然（汲縣），劉基炎（光山縣），閻震生（新蔡縣），李錦公（商水縣），陳慶明（延津縣），劉積學（新蔡縣），楊會慰（祥符縣），張鶉翎（滎陽縣）等十餘人。其後陸續加盟者，尙有朱炳麟（滎陽縣）陳伯昂（滎陽縣）劉醒吾（滎陽縣）王傳琳（滎陽縣）張鍾端（滎陽縣）李綱齋（滎陽縣）程克燕（女）劉青霞（女）等二十餘人。又有直隸通州人寄籍河南名軍械者，人極熱心。自加入同盟會後，時赴學生各宿所宣傳革命，勸人入會。豫省武備學堂所派留日學生被其感化者，頗不乏人。乙巳冬同盟會庶務長黃興赴廣西，張繼代庶務長。丙午春，張繼赴南洋，以朱炳麟代之。庶務長職權甚重要，總理不在本部時，例由庶務長攝理之。同時同盟會命各省議會會員自組織本省分會以處理黨務，及宣傳諸事。河南會員乃推舉曾昭文（可樓）爲河南同盟會分會會長，劉基炎（杜濬）劉積學等分任各部幹事，黨務由是蒸蒸日上。丙午十月，萍鄉醴陵革命軍起，聲勢頗盛，留日各省同盟會員自勸回

國參加或謀響應者數十人。車鉞亦慷慨歸國，瀕行貽書河南留學生同鄉會，極言國事之危急及根本改革之必要，語極沈痛。車返國後，不知所終，有謂其投身革命軍在路上爲清吏殺害者。河南同鄉會得車鉞書後，諸生多爲感動，遂集資刊豫報，以爲啓導本省文化之宣傳機關。及丁未年（一九〇七），朱炳麟曾昭文劉積學等以豫報內部份分子複雜，社員中有主張君憲者，同盟會員鼓吹革命之文字時受干涉，深感不便，乃藉口基金不足，遽將豫報停版，另由河南同盟分會組織河南雜誌以代之。衆推劉積學爲總編輯，張鍾端爲發行人，此報鼓吹民族民權二主義，湯文偉論足與民報相伯仲。時湖北學生界、浙江潮、江蘇、湖南遊學譯編等月刊停刊已久，留學界以自省名義發行雜誌而大放異彩者，是報實爲首屈一指。出版未久，卽已風行海內外，每期銷流數千份，以輸入本省者佔半數，河南人士革命思想之開發，此雜誌之力爲多焉。及出版至第十號，駐日清公使以其言論過於激烈，特請日政府代爲禁止。日警廳遂禁止該雜誌出版，并拘禁發行人張鍾端數日始釋出，而張之留日官費學籍，卽因此事被清使館藉口革除矣。與河南雜誌先後出版者，尚有河南女同盟會員燕斌劉青霞所創設之女界雜誌，燕劉二女士及數同鄉任撰述，朱炳麟任發行人，實爲留學女界組織女報之先河。發刊至第六號，以論文有「婦女實行革命應以暗殺爲手段」等標題；爲日警廳禁止出版。先是留東河南同盟分會曾派同志李炯齋羅慶卿劉露吾等返國，在開封設立大河書社，專爲代理河南雜誌及各種革命書報之機關，豫省各地風氣之進步，該書社大有力焉。至是亦爲清吏查封，並通緝任事人。李炯齋以

事前聞警得免。己酉年（一九〇九）冬，豫省當局特派委員赴日偵察留學界行動，爲同盟會員程克（字仲漁）所知，乃誘至東京郊外暗殺之。事後程逃至香港，訪中國日報得自由。馮乃匿之於灣仔東海旁街七十六號四樓自宅。居港年餘始他適，時河南同志已由宣傳工作而漸進於實行工作矣。

二 同盟會員之革命工作

留日各省同盟會員自丙午丁未二年起，屬於長江沿岸及南方各省之學生回國從事革命工作者頗不乏人。至北方及中部各省學生，則以地理關係較爲稍後。戊申己酉二年魯直秦晉陝豫各省同盟分會亦紛紛推舉同志各歸本省活動，河南同志擔任此項工作者，有杜潛程克楊會懋劉聯吾等數人。程克以暗殺清偵探專避往香港，杜潛（字扶東）等至豫，即召集學界同志劉芬佛閻子固楊源懋張宗周暴式彬楊漢光劉純仁南玉笙李子巖段厚浦李心梅韓警亞王庚先李綱齋王治軍任芝銘王梅洪王鍾遠等二十餘人，開秘密會議於開封南關中州公學。此校校長即爲楊源懋，楊漢光韓警亞暴式彬李心梅等均任教員，故衆議即假該校爲河南同盟會總分會會所，所有組織各縣分會及招收會員事務，皆在該校秘密處理之。成立未久，各地同志先後加盟者已有二百餘人。中州公學學生入會者殆佔全數。未幾，各縣分會亦次第成立，以閻鐵生劉積學劉芬佛等。俱屬新蔡縣人，故各縣中以新蔡成績爲最優，其會所即設於劉芬佛所設私塾。自是同盟會

勢力漸蔓延於河南全省。庚戌年（一九一〇）直隸同志商震以參預熊成基在哈爾濱談刺滿親黨黨濤之嫌疑，避難來豫。山東同志劉冠三爲在青島震旦公學鼓吹排滿，被當局下令通緝，亦因此避地開封，震旦公學學生隨之來者十餘人，均由河南同盟會招待之。劉居豫頗久，其師徒皆宣傳革命甚力，清吏偵探密報指爲革命黨人，遂下令逮捕，劉等以聞風逃避得免。閻子固亦以招收黨員，在汝陽縣爲縣警拿捕，同所識綠林同志甚衆，遂有附城大盜展友亮馮甲嶺等聚衆數十人劫獄出之。及辛亥年（一九一一）春，河南全省革命之思潮，日益蓬勃，衆聞廣州三月二十九之役諸同志死事之壯烈，尤憤不可遏。適劉積學歸自日本，諸同志遂開會決定大舉進行，并推定人員分途擔任運動軍隊會黨綠林等各項職務，同時復集資開辦日報二處；設于開封著名國是日報，設于北京著名國維日報，劉積學即負此任務赴北京籌辦一切。

三 辛亥革命之策應運動

辛亥八月武昌革命軍起，各省紛紛響應，豫省同盟會員楊漢光楊源懋張鍾端王庚先劉榮棠等亦加緊進行，聯絡軍學各界及河南諮議局議員多人，同謀尅日發動。劉積學在北京聞訊，即日歸豫策劃一切，其機關分設于開封北土街和合堂，及優毅師範學堂，中州公學，公立法政學堂，諮議局等處。諮議局多數議員及陸軍協統龐龍翔均表同情。河南巡撫寶芬聞之大驚，因應龍翔索與黎元洪有戚誼關係，深恐其即領所部幡然反正，因派幹員語龍翔，謂撫台決意退

休，卽將攝眷離汴，并以事權交龍翔署理，請龍翔至撫署辦理交代，龍翔信之，及至撫署，竟爲寶芬使衛兵禁錮一室，而另派一私人統領河南陸軍，且向清廷告變，并呈請辭職，求速派新撫接替，清廷因任齊耀琳繼任豫撫，且以河南地當京漢鐵路要衝，稍有變動卽足牽動進攻武漢之大軍。遂於沿路各要站，節節駐紮重兵，以備不虞。此舉實足令同盟會員之策動計劃大受打擊。然各會員仍志不少屈，以省垣防備周密，乃變更策略，改由各縣同志召集當地會黨綠林就地發動，率向省城進攻，而後由城內同志舉兵應之，庶可收內外夾擊之效。遂劃分全省爲五路，公推張鍾端爲河南革命總司令，王庚先副之，擔任攻取省城職務，是爲中路，另推楊漢光、楊源懋、劉純仁、王天縱等擔任西路，劉積學、段厚甫、孫豪海、廷璧、趙伯階、焦文齋、魏士驤等擔任南路，劉榮棠、謝鵬翰、李銳五等擔任東路。暴式彬、韓立綸等擔任北路，定議東南西北四路在外得手，會攻省城，中路卽在城內發動，藉收全功。西路軍發難最早，而聲勢亦較大，初由俠盜王天縱集合所部，由嵩縣進攻洛陽，劉鎮華等再效張仲琴等亦運動一部會黨應之。河南知府啓發欲率防軍與戰，以士無鬪志，遂棄城出走。清廷以洛陽險要，勢在必爭，乃由袁世凱派趙倜、周舖麟等統領大兵進攻，楊漢光派劉純仁、紀宗義往馳趙倜調降，竟爲趙所捕殺。王天縱等大憤，遂率隊迎戰，相持月餘，卒以衆寡不敵，不得已棄洛陽而退入陝西邊境。時陝西革命軍已佔西安省城，張鳳調爲都督，知清軍進克洛陽後將乘勢西進，遂派張鈞（湖北人）領兵出潼關拒之，王天縱等得陝軍供給，聲勢復振。因與張鈞等合兵同拒清軍，趙倜等數次進犯潼關，均不得逞，卒爲

革命軍掩襲，敗退，固守繩洛，不敢西侵。然王天縱等亦無力再攻洛陽也。南路軍由劉積學等在葉縣設機關於城北焦文齋家，由焦及魏士獻用辦民團名義往開封購取洋鎗子彈運回南陽，預定即以此械在南陽起事，奪取縣城，組織軍事機關，以相號召。事爲南陽縣令偵悉，預派兵營在葉縣城下截奪，所購鎗械竟被奪去，劉積學以計畫失敗，遂赴開封另圖進行，其任務概由孫豪處理之，孫與海廷璧趙伯階等遠往來魯鄭寶等縣，招聚豪傑，搜集槍械，經營月餘，遠近來投者千數百人。於是率隊進攻魯山縣城，縣令某一面求援於南陽總兵謝寶勝，一面托縣紳多人出軍請孫請降。紳等願以身家爲縣令擔保，孫信縣紳言，竟不之疑。嗣借紳人城，縣令遽下令鎗殺之，並懸首城上以示威。趙伯階等大憤，遂率衆攻城，而駐南陽謝總兵已得訊來援，民軍內外受攻，勢遂崩潰，趙伯階陣亡。南路軍以是全部瓦解。北路軍之任務，在破壞黃河鐵橋以阻清軍南上，暴式彬等從事此項工作多日，以清軍於各站均駐重兵戒備嚴密，無從下手，乃率所部數百人間關渡河而南，併入西路。東路軍在商邱睢州等縣聯絡仁義會，附和者號稱萬數千人，惟均無槍械，劉榮棠等乃挑選若干人，爲敢死隊，使乘隙突入開封城內縱火爲號，而以大隊自外應之。某日乘天未曉時，有一隊會衝進開封曹門內，被城兵覺察驅散。城外大隊以所圍不虞，亦逐漸散去。中路軍計劃原擬俟各路各軍得手，然後內外大舉，及聞各路相繼失敗，乃決議推舉同志赴他省求援，以上海一地比較重要，即派劉積學任之。開封爲省會中心，仍當積極進行，乘時發動。遂由總司令張鍾端派定王天傑爲敢死隊隊長，李幹公副之，另派王庚先

張兆發等，結軍隊，劉榮棠王月波李古民等聯絡學界，方貞張嘉謀等聯絡議局議員，此外各界加入亦極踴躍。張兆發奮與河南巡防營統領樊得貴同享有年，至是乃介紹樊與張鍾端王庚先等交涉以正條件。謂樊久已傾心革命，願爲黎元洪之續。張王等不真其詐，遂的期於十一月初三日大舉發難，詎樊得貴竟向新撫齊耀琳密告邀切，齊遂派宋領兵突然包圍革命軍總司令部辦公處之師範學堂，張鍾端等一無準備，除劉榮棠等數人踰牆逸脫外，在場束手就擒者二十一人。齊撫旋派委員將被捕諸人嚴刑取供，備極慘酷。張鍾端慷慨激昂曰：我爲河南革命軍總司令。志在驅除滿虜，光復遠業，今乃落於無恥漢奸之手，死固其宜。爾等亦屬漢人一分子，應顧念同族感情，我一人之外，請盡釋放勿問。齊撫不恤，判將張鍾端張兆發王天傑李幹公徐振源馮廣才劉鳳樓張得成王鑑銘徐洪祿單明晏等十一人置諸極刑，其餘同案王子傑等十八人，以有當地巨紳出名具保，准予省釋。自張鍾端殉難後，豫省同盟會之元氣摧殘殆盡，大有一蹶不振之象。

四 對外請援及向外發展

留東豫省同盟會員於武昌舉義後先後歸國者，有劉基炎播印佛張國威李慰田璧臣夏述唐王睿雲陳冠羣等十餘人。就中曾畢業日本士官學校及東斌學校者，殆居半數。抵上海時，適陳其美高子白黃郛等正計劃攻取江南製造局，力邀劉基炎等相助，劉等從之。九月十四日，

光復上海製造局之役，河南同志擔任先鋒最爲勇敢，張國威等嘗以木棍解除守兵之武裝，衆多稱之。故滬軍都督府成立後，河南同志咸居重要職務，都督府設四科，軍需科科長潘亞佛任之，軍務科科長劉基炎任之，軍械科科長李啓任之。另組織威武軍，以張國威爲司令，其軍官強半屬河南人。未幾，劉積學抵上海，即待河南同盟會公函分請陳其美與求援，并擬集合內外豫省同志組織河南北伐隊。黃陳均允所請，當由南京陸軍部及滬軍都督府各撥給槍枝子彈炸彈等若干備用，旅上海蘇州湖州等處之豫人同鄉會亦捐集數萬元，以助軍需。定議募集青年三百人爲河南北伐軍之基本隊，會劉芬佛閻子固陳伯英馮甲嶺諸人，以軍事失敗，亦相繼蒞滬，隨衆同志頗衆，北伐隊不旋踵而告成，陳其美乃使張國威率威武軍，經由皖境側攻河南，與劉積學一軍協同進作，師至蕪湖，乃改道赴黃州陽羅，進抵河南光山縣境，更聯絡淮上軍及鄂省奮勇軍，齊向河南進攻。淮上軍爲皖同志張匯滔所策勵，豫同志劉芬佛閻子固陳子英等均隸屬之。閻子固奉命率兵由三河尖進攻河南新蔡縣，佔領縣東南三岔口，以清將倪嗣冲從穎州出兵，恐被抄襲後路，乃回軍自保，旋復再出師佔領固領商城等，開封洛陽均爲震動。奮勇軍爲旅鄂豫籍軍官所組織，武昌聚義一役，豫人在營伍中充當下級軍官及兵士者甚衆。特以本省久未歸政，特在中州會館開會，決定組織奮勇軍以光復本省，豫人參加者二千餘人，衆舉馬雲卿查光復會湯寶等爲代表，督謁鄂都督黎元洪請援。黎許之，即任馬雲卿爲奮勇軍標統，而使荆襄招討使李雨霖所部相機協助之。馬雲卿於是進軍至河南新野縣，一舉而佔領縣城。繼又攻克鄧

州南陽等縣。清軍南陽總兵謝寶勝抗命，爲義軍擊殺，並梟其首以爲孫豪趙伯階二同志復仇。時三路軍連戰俱勝，獨濟河河南中部會師。正進行間，而南北和議告成，南京政府電令制止各軍一切軍事行動，而三路軍遂不得不奉命撤退，因之盤踞的河南地域乃仍爲北方軍閥之勢力範圍矣。當劉積學赴滬請援，時在滬軍都督府服務之河南同志劉基炎杜濬等均欲參加河南北伐隊，迨南京政府方有專山東，陳其美乃命劉基炎率兵三千，乘軍艦至烟台登岸，復命杜濬帶閩兵三千先行。杜濬等既抵烟台，即暫代胡瑛爲魯軍都督，此豫同志在外發展之大概也。又辛亥十月直隸灤州王金銘施從雲等反正一役，豫同盟會員凌斌亦爲策動人之一，時任北伐敢死隊長，與清將王懷慶劇戰，以兵敗逃脫，未及於難。

廣州保亞票之革命運動

一 保亞票成立之動機

戊申（一九〇八年）冬十月廿一二日，滿清帝后相繼逝世，在粵革命黨員萬謙，曾傳範，羅澍滄、嚴國峯、譚馥、黎尊、饒占榮諸人，欲乘時大舉革命，因有組織保亞票，以聯絡軍隊之舉，主持保亞票之重要分子，以湘籍志士為多。萬謙，羅澍滄、譚馥、曾傳範、黎尊，皆該省同盟會員也，先是湘人郭人漳（葆生）於乙巳年（一九〇五年）奉桂撫李經羲徵調，任桂林巡防營統領，蔡鐸（松坡）時亦任陸軍小學監督。郭蔡二人均以維新人物見稱於時，故同鄉之有志者多赴桂投効。是年夏秋間，中國同盟會成立於東京，黃興（克強）與郭蔡二人素有淵源。遂於是冬繞道香港入桂，擬策動郭使以所部舉兵反正。會人漳方因事與蔡鐸大生意見，各不相下，經克強多方調解，仍無法合作。克強不得已，乃從聯絡下級將弁入手，爰組織同盟分會於桂林之鉢園。郭部將弁及隨營學堂與陸軍小學師徒加入者。有萬謙，曾傳範，林緯邦，雷應，譚道源，彭新民，梅寬仙，陳國良，林虎，楊銳鋒，譚二武，陶義封，鄒永成，劉慕賢，雷王德淵，張熙等八十餘人，事為桂撫李經羲所聞，特派委員查究。蔡鐸得訊，即令學生嚴書誠

跡，而將最激烈之學生張照潛送出境避警。及克強離桂，鄂人漳旋亦調駐粵省肇慶，葛謙會傳範等先後來粵向軍界繼續活動，旋赴香港謁同盟會總分會長馮自由取同盟會各項文件，在虎門黃埔等處組織通信處廣收會員。軍界入黨者大不乏人，至戊申冬，值清室大喪，遂決計剋期大舉，以同盟會三字易惹起清吏注意，乃庚子唐才常富有票辦法，另立一名目曰保亞票，以利進行。同時復得湘人譚馥、羅洽霖、黎尊、鄂人嚴國峯、錢占榮、粵人姚雨平、姚碧樓等相助，勢力乃日益發展。冬十一月初旬，葛謙親至香港中國日報，請馮自由致電孫總理，請示方略，并匯款接濟，更函邀黃克強譚人鳳來粵主持大計。時孫總理方偕胡漢民、胡毅生、何克夫等由新加坡赴暹羅，消息因之阻滯，至是月十四日以機事不密，全局瓦解。

二 保亞票以前之粵省軍界

乙巳冬，香港同盟會成立後，梅縣人謝良牧首先介紹其邑人張谷山入會。張字如川，向任嘉應州（梅縣）師範學堂教員，加盟後，銳然以聯絡省城軍學兩界爲己任。丁未（一九〇七年）春，組織一長樂留學公所於廣州舊倉巷鳳翔書院，爲秘密運動機關。黃埔及虎門等處陸軍學生入會者頗衆。姚雨平、何克夫、莫偉章、譚劍英、劉古香、林震、張我權、張祿村等其最著者也。馮超群（伯先）由江南改調來粵，初任督練公所提調，旋改任燕塘新軍總統。在粵同盟會員朱執信、胡毅生、張伯喬等介紹谷山與趙聲相識，並在三元宮置酒歡會。未幾，鄂人漳奉粵

督岑春煊調赴欽州剿匪，趙聲雖亦調駐廣州。谷山仍三粵運動不爲少懈。及是夏五月初一日，劉思復謀炸李榮不成，谷山以同事嫌疑，始倉忙出走。然姚雨平尙極力謀使駐省之嘉應籍防軍相機反正。曾有一次偕李文鏡赴香港報告，請有嘉應籍防軍二營遷調駐省城，可以策動大舉，請馮自由電達 孫總理求接濟餉械。旋得覆電，謂各方籌備未竣，戒勿輕舉，遂爾停頓。此丁未戊申年間事也。在桂林之同盟會員自郭人漳改調，多隨營來粵，葛謙初赴日本肄業東斌學校，曾傳範則投入虎門陸軍速成學堂，藉資聯絡。未幾，葛謙復由日來粵活動，並先後結識譚震羅樹澹黎尊嚴國豐姚雨平羅貫之諸人，聲勢爲之一振。時葛謙等專任聯絡駐粵之外省陸軍，姚雨平則運動嘉應州籍之巡防營如故焉。

三 保亞票之運動方法

曾傳範自桂來粵，卽隻身投入虎門陸軍速成學堂，有所計畫，以該校有旗籍學生二十餘人，運動殊形困難。經數月後，始結識有志者何秉鈞，略鳳翔，蔡向榮，鄧鎮藩，林賢紹，陳海波，李經之等數人。初用書面討論時事，未敢公然往還，及葛謙自日來，乃復遞交饋聲，譚震，羅樹澹，羅貫之，姚雨平，黎尊，劉古香，姚碧樓等。同志日衆，因有組織同盟會通信機關之議。於是推定葛謙姚雨平等主持省城分會，曾傳範譚震等主持虎門分會，所有入會盟誓，概送香港中國日報馮自由保管。迨戊申年冬，清帝母子暴死，衆以機會難逢，一致主張加緊工

作，起日舉兵。爲使便聯絡各營士兵起見，另發一種票樣，名曰保亞票。其方法係仿照潮郡哥老會規程，刪繁就簡，會中一切階級隱語概行刪去，僅製一元長紙條，四角繪有山堂香水及內外口號詩句等等。由譚馥等辦妥後分發之。又以在粵之外省軍人舊多屬哥老會籍，故所用宣傳材料，亦多抄襲洪門海底以說明之。大旨謂自滿廢入關後，吾漢人有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廣州三日之慘，明末遺老因此組織此會，以爲復國討賊之預備。迨清康熙八年少林寺之光復計畫失敗，乃更分途向長江沿岸及粵閩川桂滇黔魯省推廣勢力，以圖再舉。其旗號爲反清復明四字，卽所以標明洪家宗旨。惟日久玩生，各會員多忘却本來面目，甚且有忘親孽仇爲勞效力者，實屬本會之奇恥大辱。今革命黨首領孫文實與二先生集合全國人材，討滿興漢，救民水火，與洪門創始之宗旨相同。凡哥老會員要救國復仇，應卽加入革命之同盟會纔有力量等語。一時風聲所及，在營伍中之哥老會籍會員莫不以加入革命黨及領取保亞票爲榮幸，就中以水師提督親軍營加入者爲最衆，殆佔全數中十之七八焉。并爲預防一部失敗牽及全部起見，凡保亞票會員，除萬會譚羅黎諸人外，概不令與其他之同盟會員相識，用意頗爲周密。所規劃各事亦頗得手。葛謙譚馥等以籌備漸次就緒，遂於城內桂香街師古巷大同旅館設一辦事處，以爲接洽各方軍人之出發點。同時復親赴香港同盟會商議接濟餉械方法，由馮自由給與活動費三百元及革命方略二冊，備起兵時設置因糧局之需，其文告亦悉照革命方略所編定者，於是駁駁乎有弦滿待發之勢矣。

四 是役失事之經過

十一月中旬，譚譚二人爲進行第二步工作起見，對予加入保亞票之水陸巡防各營兵士，實行點驗人數，以便發難時有派任務。特遣同志分別通知各營兵士，令於假日出遊必須經過桂香街，各自解開軍衣上第二鈕扣爲記，以便暗行點驗。時有負責通知水提親軍營之嚴國峯，不幸于十四日在天平街水提行署遺落保亞票一紙，爲水師提督李鴻之巡捕拾得，即呈報李準。李知事以事重大，遂派員弁嚴行查究。是晚在燕塘測繪處將嚴國峯拿獲，檢山日記簿，記有葛謙譚二人曾傳範羅澆錢占英等名字。於是嚴監至師古巷大同旅館，嚴廷葛謙。譚復以適外出得免。惟將譚預備起程之包裹檢去。內有保亞票冊底天花板旗幟及往來信件等證據。又在觀音山下龍王廟水提親軍中營續獲曾傳範。十六日，在翁從墟水提親軍左營獲羅澆，是晚水提親軍營兵士因藏有保亞票而被逮捕者約二三百人，同謀之黎專，姚雨平，姚碧樓諸人，皆闖風逃避。所有城內桂香街，馬鞍街，惠愛七約，觀音山，姚家祠，古家祠，雙門底，太平沙，各機關人員出走一空。李準以本營兵士入會者如此之衆，大爲震駭，逆料他營入會者亦必不少。況在國喪，連得驟報有革命黨謀殺廣州大舉及新軍不穩之說，深恐一舉株連，反令挺而走險。遂即晚令將被捕兵士一律釋放，并分設悔過自新箱懸掛各營，令凡領有保亞票者自行投置箱內，即准予自新，照常候職，又令統領吳宗禹派兵嚴密防患，全省戒嚴，如臨大敵。

五 諸烈士就義及審訊情形

逮案發後之後，李準初派委員提訊數次，葛謙等均堅不吐實。李準遂會同參司蔣某親自審訊，且破例使之坐供，以示優待。嚴國豐供稱湖北襄陽人，年二十六歲，先在廣西營，後在武健軍，隨入廣東將弁學堂，去年轉入陸軍學堂畢業。八月奉派往高洲當教總員，請假回省，尋入先鋒衛隊，先識譚文炳即譚顯，後識葛謙，經譚招令入會，并先後給予會票五十張，已散去十四張，遺失二十一張，現有十四張。該首以孫文爲首領，譚文炳爲廣西首領，章程仿照新軍辦理。散票五十張者係排長，月薪四十兩。散票百五十張者作爲隊官，月薪八十兩。散票五百張者，作爲營帶，月薪五百兩以上。尙有總統協理參謀部等名。入會者廣東已有五六百人，軍隊爲多。廣西已有二千餘人，長江一帶人數更衆。廣東首領係嘉應州王姓。定期十二月在廣東起事，總領由孫文在外洋接濟，惟軍火難於轉運，故欲專向軍隊中之外省人運動，屆時有軍火應用，易於運籌等語。葛謙供稱余字誕麟，湖南湘鄉人，年廿四歲，係日本留學生，前歲在東洋聽孫文於演說壇，遂動革命思想，蓋滿人盜竊我漢族神器二百餘年，近日且以預備立憲欺騙漢人，吾黨首領孫黃二公因此創立同盟會，專以恢復漢室，建立民國，救民於水火爲職責。吾入會後即回國北走遼瀋，西走陝甘，中歷長江，東來兩廣，三年之間，聯合同志不下數十萬人。此次到粵，先赴欽廉訪郭統領不遇，尋空如洗，貧病相乘，欲歸不得，抵省後與譚文炳同住一棧。

宗旨雖同，各行其道。謂志在散票聯絡軍界中人，我則不甚注意。我們黨人爲救國計，多願忘身，到各營充當下級職務。我近數年來，觀中國腐敗至此，皆由滿人壓力太甚，視我漢族如牛馬奴隸。故我等同動公憤，結立團體，思爲我漢族雪恥，以救國家之危亡。成敗利鈍，蓋所不計。目前國勢日益衰弱，民心莫不怨憤，正爲我等起事之機會。但欲成大事，必須我漢族人同心合力，乃克有濟。現中國人心尙多參差不齊，老票黨以洪幫居其大半，而票黨與革命黨宗旨亦頗有不同之處。蓋若輩多數未受教育，無歷史知識，久已忘却滿漢二族之深仇大恨，故吾等正擬開通其知識，鼓勵其勇氣，憑藉其勢力，合革黨之鐵血以成大舉，務使後人跳出苦海，共享太平之福等語。供辭千餘言，無一語牽及他人，再三研訊，仍堅稱我之宗旨只是如此，我的同黨決斷不能供出，且拚一死。願快死爲樂。我一人流血，留他們做大事業。歷觀歐美各國之大革命斷無不流血而成者，近來因革命流血者亦不止我一人。我之宗旨，雖死亦不能變其方針。言盡於此，請速殺爲愈。又云，今世界人只知道有成功之華盛頓，而不知有失敗之華盛頓。蓋必有無數失敗之華盛頓始於先，挽於後，然後成功之華盛頓以出，今我既不能爲成功之華盛頓，亦當爲失敗之華盛頓。我此次到粵，憑我這張口舌運動軍政兩界，此兩界有人可以爲我用，則大可憑藉其鎗炮勢力作爲內應。我的宗旨目的自然能夠達到。可惜廣東軍人程度太低，極少高尚思想，惟學界遂爲開通。今既被拿獲，我之身雖死，而我之靈魂仍將爲千百化身，以繼續我等之志云云。羅澍滄供稱原名洽霖，湖南新化人，年二十四歲，曾入新化速成師

鏡，後入京津學堂。今年五月來濟東，初欲入虎門陸軍學堂，至六月十五在先鋒隊當兵，二十八日銷差，復在親軍中營當哨官。葛謙譚文炳二人九月初間在虎門會過，譚說他的辦法，在運動軍界數千人，即通知孫文進兵，屆時官方必派營勇對敵，而營勇多係民黨，則倒戈相向，易如反掌。廣東素以富著，民間亦多藏有軍械，起義時一經傳檄，軍民響應，大事成矣。虎門各處炮台爲入口要隘。現併設法運動，多佈同志，以便由香港進兵及輸運鎗炮。既得廣東，即西略廣西，北進湖南江西各省，此籌畫布置之大略云云。曾傳鏡錢占榮二人均不承認有人會情事，僅供稱與葛謙譚文炳相識，並不知情等語。訊問既畢，李準及蔣臬司均謂葛謙年僅二十餘，少年英俊，深爲可惜，頗欲開其自新之路。因問曰，如我等不將汝正法，你日後何以自處。葛稍思片時，答曰，此後或可披髮入山，不躬行革命之事，惟口舌鼓吹仍難止息。革命宗旨斷不因此而稍變。李準謂該逆叛志已深，不可與言。遂令將各人解開鎖鎖，拍照存留。至二十三日早，由營務處覆訊，稟請粵督及王命，即提葛謙嚴國豐二名押赴市曹加審。臨刑時毫無懼容。其籍澗滄，雖與葛謙嘗信往來，證據確鑿，惟須待拿獲譚文炳審訊明確，暫緩發落。時羅澗滄見五人同時拍照，以爲亦將加害，乃索紙筆書對聯曰：「帶手足千秋，黃種國民應有恨。傷心惟一事，白頭老母竟無依。」當攝影時，羅即以聯黏在身旁，請欲付回原籍鄉人以留紀念云。又判錢占榮曾傳鏡二人雖無入會的據，然以軍人學生而與逆黨往來，顯係同黨，擬定遞解回籍，交地方官嚴加看管。在逃之譚鏡即文炳，散放保亞銀票至數千張，罪大惡極，飭知各

地方官一律通緝。其初此案牽連四十餘人，李準恐葛謙等供仇不供黨，是以一律免究。又當審訊時，李準令各給矮椅便坐，並給以筆墨，藉示優待。故各人亦不待研鞠，所書親供皆各千數百字。葛謙供辭中且牽涉及欽洲統領郭人漳，略謂郭全恃彼黨之力，始得與欽州土黨相安無事，後以富貴黨心，頓易初志，殊爲可鄙等語。李準原與郭人漳訂金蘭之好，至是乃力爲郭辯護，謂葛曾在欽州與郭部營弁王德淵結黨起事，王被郭誘護懲辦，葛僅以身免，故誣攻以圖報復云。

六 保亞惠黨人之生死

譚震于十四晚李準派兵搜捕大同旅館時，以身材矮小，乘間逃出，卽赴越南平所設機關避匿。旋逃匿一小艇中，翌早赴清遠轉韶關，居場發賣統領營中。時省令嚴緝黨人甚密，不敢久伏，擬返湘活動。至郴州被捕解粵，嚴訊百餘次，卒不牽及一人。後爲清吏秘密加害，其就義時日，至今無知之者。曾傳範羅澍滄於葛謙殉難之日，在獄作二挽聯弔之曰：「自中華失南越以來，美雨淋漓，歐風颯颯，漢奸授首，滿賊低頭，壯志渡重洋，直將吸海國文明，代四百兆同胞續命。開烈士遭東林之禍，詞如金石，氣貫山河，婦孺寒心，胡奴喪膽，聲名騰百粵，願留得英雄碧血，爲五千年歷史增光。」又曰：「赤手拯乾坤，壯志西歸名不朽。丹心貫日月，珠江東去血橫流。」翌年己酉（一九〇九年）正月十九日，粵吏始派營弁將曾羅二八分運湖南

湖北，行至郴州，錢占榮乘間脫逃，以後不知所終。會傳範留郴州獄二十餘日，得州官譚丞元優待，與送至益陽原籍，復得益陽知縣蔡正憐恤。於庚戌年（一九一〇年）六月，稟知大吏，准交保開釋。在益陽任職數月。辛亥年（一九一一年）夏，棄職回粵，仍秘密運動軍隊陰使反正。及武昌起義，乃赴肇慶聯絡西路統領隆世儲宣佈獨立。九月十九日，廣州之光復，與有力焉。羅澍滄爲譚人鳳之得意助手，此次被逮，因有人致譚復信，內有斌麟謝三先生字樣，故連而及之，訊問數次，均飾詞掩過。且於涉及時事時，無不慷慨言之，但只謂政治不良應當從速改革，而無激烈言論。問及保亞稟事，則稱一毫不知。與之談被捕諸人，則以葛謙雖已供認不諱，而會傳範不肯直供。故曰：葛之勢力甚大，學問甚好，會學問有限，不足革命。李準終以嫌疑太甚，卒判令監禁待質。至辛亥光復，始乘機破獄而出。黎尊字建侯，湖南長沙人，與葛謙譚等素有關係，是年來粵，易名投効新軍，充見習官，以聯絡新軍爲己任。及葛譚等事洩，乃潛走廣西。己酉春，復來粵回軍界有所活動，於四月初二日被捕入獄。辛亥九月十八日，在獄聞粵督張鳴岐出走，乃與羅澍滄釋放同囚，號召同志三百餘人，佔領水師行臺及各機關，稱建字軍統領，旋被委充北伐軍第三混成協協統。要之保亞稟一役，湘人葛謙，譚護二人實爲主腦，會傳範黎尊羅澍滄嚴國峯錢占榮等次之。在省城粵人與有間接關係者，只姚雨平，張燿，姚碧樓，姚啓新，譚貫之等少數人而已。又是役籌備尙未完全成熟，實仍在運動之中，有人謂已定期奉舉，實誤。事後在香港廣州等處之同盟會員特募集捐款，以恤助是役殉義

同志葛謙等遺族，中以女醫生梁煥真所捐一百元爲最多云。

七 關於此役之清吏文電

兩廣總督張人駿等自破獲葛謙等一案後，以葛等供辭有「同黨散布在廣東者約有五六百人，其頭目王姓係嘉應州人」等語，復據外埠領事官文報調查，咸謂外洋革黨亦以潮屬人居多數，因是電令潮州鎮道管率文武，認真防範，嚴密查緝，並轉飭嘉應州州官鄒某訪拿王姓頭目，務獲解辦，並分電各省督撫一體嚴緝歸案。又以李準部下各員破案神速，特奏請清廷論功行賞，茲錄當日張人駿文電如左：

現獲革黨葛謙等訊據，供稱在逃之譚文炳與伊由日本來粵運動軍隊，希圖乘國喪起事。已散票布數千張。並云現在長江一帶軍隊較粵省軍隊開通，易於辦事，入會之人甚多。詰其長江頭目何人，抵死不供。應即飭屬嚴密防範等情。當即飭令督練三處及營務處轉飭鎮協統荆水陸巡防隊統領嚴密防範，所有各軍隊外來信件，概須認真檢查。並飭臬司巡警道一體認真查緝云云。

又張人駿奏拿獲革黨人員電文云。查粵省地接港澳，匪黨最易潛蹤。值此國家多難，臣深慮變出意外，即與署水師提督李準熟商，密調營務，扼要屯紮，並暗派偵巡四路確探。乃該匪黨葛謙等竟乘機潛來，分頭散票運動軍隊，以圖一逞。幸在事各員弁赴機迅速，罪人始得，大局賴安，更屬難能可貴，自應遵旨釋尤請獎。所有最出力之降補府經歷縣丞廣東補用直隸州知州伍

秉誠，擬請開復原官，仍留原省補用，並賞加同知銜。副將銜補用游擊水師提標中營拔營都司林國祥，擬請免補都司游擊，以參將仍留原標儘先補用，營標中營儘先守備鎮藩。新會營處門千總梁潮華，均擬請免補守備，以都司仍留原標儘先補用並賞加游擊銜。相應仰懇天恩俯賜照准給獎，以示鼓勵云云。

葛謙事略

葛謙，字謙壽，湖南湘鄉人。少讀王船山遺書，隱然具民族思想。居常語人，輒斥胡左彭爲漢族罪人。聞者多以狂士目之。弱冠，遍遊長江沿岸及東三省各埠，目覩時局日非。庶政敗壞，所志乃益堅決。甲辰年（一九〇四）冬，黃克強馬福益等謀在長沙舉義失敗，謙聞之，義憤填膺。由是深敬克強爲人，欲往從之而不得途徑。乙巳年（一九〇五）夏，湘人郭人漳調任廣西巡防營統領，特在桂林創辦隨營學堂，召集湘中志士於一堂，有所企圖。謙知人漳與克強素相關係，自赴郭部投効。人漳許爲幹材。是歲夏六月，克強與孫繩理集合各省黨人組織中國同盟會於東京，冬十一月，繞道香港入桂，擬運動人漳率所部相機反正。謙由是交克強，如得師保。克強乃倡設同盟會於大坡場之棧室，先後與盟者，有謙及郭人漳、林虎、梅電仙、曾傳範、譚道源、彭新民、鄒永成、譚二武、陶表封、王德潤、楊鏡封、陳國良、張熙、劉慕賢、林緯鄰、曾國等八十餘人。會陸軍小學監督蔡鐸與人漳因事不合，人漳慮爲所乘，遲延不敢先發。克強與蔡鐸亦因故交，幾經調解無效，知事無可爲，乃於丙午年（一九〇六）春三月，赴龍州，勸鈕永建、秦德等計議軍事。旋取道越南至香港。葛謙自克強離桂，即東渡日本，肄業於東京學校。丁未年（一九〇七春），郭人漳奉粵督岑春煊命調駐粵省，隨營學堂諸同志

曾傳範等成隨之來，傳範以身虎門陸軍速成學堂，擬聯絡學生擴張黨勢，數月未見成效。未幾，謙自日來粵，漸結譚譚聲，譚復，羅澍蒼，劉古香，姚雨平，黎蓴諸人，決定組織廣州虎門等處同盟會通信機關，以厚勢力，并親赴香港與同盟分會長馮自由商定聯絡黨員及處置盟書方法。所有盟書概密送馮自由妥爲保管。廣州聯絡事宜，謙與姚雨平任之。虎門聯絡事宜，曾傳範任之。由是虎門黃埔等處陸軍學生各地文士入會者，頗不乏人。是歲春夏間，郭人漳被調赴欽州平亂，黃克強譚人鳳先後來越南至欽州郭營，謀執人漳發難。謙聞克強人鳳在欽，遂往從之，七月王和順起兵防城。克強先與和順約，欲夜半率郭部開城應之，以欽廉道王翊臨時戒備，不果。是役海廷以人漳平亂有功，明令開復二品道銜以獎之。人漳且與李準互訂蘭譜，誓共生死，對於黨人漸懷異志，以所部營弁多與克強有連，嚴令勿與往還。謙抵欽時，克強人鳳均已他適，遂力運動郭部士德淵陶表才霍時安諸人暗襲欽州府城，以接應克強東與之師。寧洩，王德淵盜時安先後死之，謙與譚復逃回興州，人漳更指名通緝之。謙既返省，仍借譚復，劉樹菴，曾傳範，嚴國峯，錢占榮，黎蓴諸人向新舊駐軍宣傳革命，行之二載，收效日宏。外省籍之巡防營兵士多受勸助，謙等以羽毛漸見豐滿，正擬待時大舉，至己酉年（一九零九）冬十月下旬，忽聞清帝母子被亡，舉國人心皇皇，衆皆認爲發難之莫大機會，譚復提議仿倣庚子漢口唐才常富有票方法，散放一種保亞票，以便吸收外省籍士兵入會，一可容易聯絡湘鄂哥老會員，二可避免與無直接關係之同盟會長彼此接觸，庶不致於洩漏時牽及全部。謙等咸聽其議。十日後，

外省籍兵士之領票者，宥如蜂蟻，尤以水師提督之親軍營為特衆。十一月月上旬，謙至香港，精馮自詳電孫總理責克強報告運動成績，并求責克強譚人鳳屆時親來督師。當由馮自由給與軍命方略二冊，備發難時設置因糧局及出示安民之用。并給與三百元為括勸費。時駐省各軍路已運動就緒，惟外屬水陸巡防諸營尙缺乏聯絡，乃派譚觀於十五日赴北江各屬向當地兵士散放票布，以資全功。詎同志或國家不慎，於十四日在太平街水師提督行署遺失保亞崇一紙，為李準銜兵拾取，李準遂派兵密跟隨將嚴國華錢占榮二人捕獲，復到桂香街大舉搜索，僅得一入就逮。譚觀以機警逃脫，兵營遂將譚東裝待發內城票據書函之包裹搶去，因得按址續獲會傳範羅樹蒼等及士兵數百人。李準以水提親軍領票玩衆，大為驚異，深恐一事株連，逼成大舉。即晚令將被捕兵士釋放免究。旋將寫謙嚴國華羅樹蒼錢占榮會傳範諸人分別研訊，復由三司及營務處督練公所水提等會審，葛謙供詞長數千言，慷慨激昂，各承審員咸為咋舌。（供詞已見前文不贅）李準初以謙年少英俊，有成全意，後以謙失言始終貫徹激革宗旨，以求速死為樂，遂與嚴國華同判死刑。是月二十日，就斃於珠江天字碼頭。在粵及香港之同盟會員特開會追悼，并醜發恤其遺族。

譚馥事略

譚馥，字文炳，湖南湘鄉人。少與哥老會諸首領遊，因熟識洪家反清復明之宗旨，慨然以光復爲己任，弱冠投身營伍，亟欲運動各方兵士之屬哥老會籍者從爲己用，以湘中兵士陋習太深，多失本來面目，久難收效。聞黃克強譚人鳳在粵，乃間關至廣州求見，抵粵後，漸結識葛謙，會傳範，羅澍蒼，嚴國華，黎粵，錢占榮，姚雨平諸人，遂由葛謙介入同盟會。謙等以其曾隸秘密會黨，太可藉以聯絡駐粵之外省籍軍隊，咸器重之，丁未年（一九〇七）七月，革命軍佔領防線，旋進攻欽州城失敗。竊聞黃克強在欽，乃隻身赴欽尋之。及至，則克強已他適，遂與葛謙至德淵運動鄂人蔭部兵士反正，擊洩，王德淵被捕就義，馥與葛謙狼狽逃走，免於沈淪，仍下會黨譴之。馥轉至廣州，與葛謙同寓桂香街樹關，復從事運動軍隊之下層工作，不憚。戊申年（一九〇八）冬十月，帝母子相繼斃命，葛謙等主張乘時積極進行，尅日大舉。馥以議謂運動外省籍軍隊，宜利用聯絡長江會黨散放票布之方法，利用各地兵士之舊習慣，可以事半功倍。樂贊成之。并定名曰保亞票，即推馥專任此項工作。進行十餘日，省軍防營及新軍領票入會者不乏人，惟外屬水陸巡防各軍仍未受部勒，馥乃決計親赴北江各地從事聯絡，以覓全功。詎於行前一日，即十一月十四日，同志嚴國華在太平行水師行署遺落保亞票一紙，爲

李準部卒拾取大灣爾軍洩。李準所部跟踪至桂香街，將寫據捕獲。龍以身材矮小，乘間逃脫，所預備逃往北江之包裹，內藏稟據騰機文件等物者，均被搜檢一空。李準因得按圖索驥，依次搜捕。保亞專之經營以是全盤瓦解。龍逃脫後，即趁姚雨平寓處報信，是晚匿于一小艇中，翌晨赴清遠轉韶關，居樓發貴統領營中，時省令嚴緝黨人甚急，龍不使久伏，即取道返湘籍，行至柳州，被清吏指名逮捕，即解回粵省。經李準派委員嚴訊百餘次，卒不肯牽及一人。在獄結識與庚子（一八九九）唐才常及壬寅（一九零二）洪全福一案有關之蘇子山，即翼超改名，二人相見很晚。仍與同囚之羅澍蒼黎尊等密謀聯絡在外軍隊如故。庚戌年（一九一零）正月，倪映典以廣州新軍反正失敗，粵中大吏異常恐慌，總令將譚復秘密殺決，以絕後患。在粵黨人，皆不知烈士殉義時日云。

羅澍蒼事略

羅洽緣，字澍蒼，湖南新化人。少畢業新化中學，變交於譚人鳳，因有與漢滅滿之志。弱冠棄書專武，初繼吳陸軍，以頭髮紅黃，各當道所棄。丙午（一九零六）黨人舉兵瀏醴之役，既敗，乃走廣東投巡防。營兵，以寫作俱佳，常代兵士寫信，得衆歡心。其後藉此得散發保亞票數千於營伍中。水提親軍營收效尤著，澍蒼之力爲多焉。統領魏宗禹見其書法甚佳，提升司書，粵中所謂紅毛司書者是也。戊申冬，以保亞票案失敗被捕，訊無確據，其被捕原由，乃因所致譚護信內有斌麟澍三先生字樣，故連而及之。問數次均飾詞掩過，及與之縱談時事時，無不慷慨言之。但言及革命，祇言政治不良應當改革。問保亞票事，一毫不知。與之談被捕諸人，則謂葛謙之勢力甚大，學問甚好。曾傳範學問有限，不足革命等語。當十一月十八日提訊攝影時，聞營中有人呼空手二字。澍蒼誤聽爲紅手，蓋紅手者殺人之劊子手也，知事不免，乃即書一聯曰：「撒手自千秋，黃種國民應有恨；傷心惟一筆，白頭老母竟無依。」翌日，廣州各報以特字登之。當道見此聯，雖有革命嫌疑，而一片仁孝之心躍諸紙上，乃以盛候待質，下廣州獄。己酉（一九零九）四月，黎華亦被捕下獄，故友相逢，雖在獄中不忘國事，仍進行不懈。及辛亥九月光復，即乘機破獄而出，召集保亞票同志譚鼎新朱濤等成立應字軍於藩署。黎華任

流領，湖蒼任執法。長。民國三年，奉母返新化原籍，知袁世凱陰謀帝制，必為天下大患，遂與曾傳範譚二武等謀聯合資江流域同志，在益陽設機關於曾傳範家。聘日本人山本大郎等暗製炸彈，謀殛湘督湯壽潛。自赴新化運動各駐軍，為新化劣紳楊某密報縣署，誘捕解省，刑訊數十次，無供被戮。家有老母八十餘歲，子甫數齡，其老母幼子皆瞻養無着云。

曾傳範事略

曾傳範，字紹歐，湖南益陽人。少有大志，年十五，從邑名士張緝熙遊，漸具國家思想。乙巳歲（一九〇五）楚交葛謙會叔世於長沙，引為同志，遂同走廣西，入郭人漳統領所設隨營學堂。是冬黃興到桂，乃加入同盟會。丙午（一九〇六），經郭人漳電調赴粵，是冬入虎門陸軍速成學堂，漸與同學何秉鈞等結合，且鞏同盟分會通信處，與姚雨平、葛謙等分擔革命責任。廣州新軍官長黃埔陸軍小學及各學校同志歸姚葛等聯盟，虎門陸軍速成學堂及水陸巡防各營歸虎門分會通信處聯盟。及戊申年（一九〇八）十月，清帝后暴死，遂與葛謙、譚震等開辦保亞票，謀集同志於省城，乘清室國喪舉義。詎於十一月廿四日，保亞票為李準偵悉，嚴函奉葛謙、譚震等被捕，傳範任同盟會與保亞會上下聯絡之總樞，同時被捕入獄。葛謙、譚震等死之。傳範以供詞不承認與保亞票有連，得免於死，判遞解回籍監禁。己酉（一九〇九）正月十九日，傳範與錢占榮三人分渡湖南湖北，行至郴州，錢占榮乘間脫逃。傳範留郴州獄二十餘日，適該州官譚丞元有政良監獄之舉。傳範乃上政良監獄條陳，並附稟請釋。批云：「稟悉，奉奉身嘗行由警務處發交南海縣轉解前來，自應遞到原籍，方能銷案，所請在刑勉盡義務各節，均難照准。惟閱稟粘，該犯生於新舊各學皆已具有程度，其所議論亦甚切實，並見性情。時事多艱，需才孔亟，

應即將此稟附入公文，一併解遞賢有司留心物色，維持憲政，端賴斯人，當不任久困囹圄矣。」等語，遂從優與送，於三月到益陽原籍。知事恭正，號直方，甚為憐恤，再請稟釋。亦批云「披閱稟詞，情殊可憫，該犯生解到未久，縱或上稟請釋，必干憲詰，不如安分守法，靜坐一年，專閱修身有用之書，悔悟當年應改之過，養成忠孝性情，絕無淫蕩氣習，庶幾將來自可見用於世。昔司馬遷在獄著書立說，一腔憤鬱發於史記，藏之名山，傳之不朽，何嘗非書生不幸中之樂事。該犯生年未而立，正可效法，不必頭頭，且俟年滿，本縣必當爲之設法矣。」至庚戌（一九一零）六月，出叅知事稟請發保開釋，在益陽任職數月。及聞廣州三月二十九之敗，心甚憤恨，即棄教職潛來廣東肇慶，因與西路統帥陸世備官張雲向榮有舊交，遂居於營中，一面稟請李進說明曉獄度由，一面通知省黨同志實行聯絡。舟與同志劉文鳳、武德、陶於營中，爲省黨聯絡機關。迨湖北起義，故道黨人如何進收廣州之謠，而陸世備等遂日夜不遑其處矣。九月九日，張勳駐蹕於黨人威勢，欲背告獨立，繼而中悔，傳範以事不可緩，乃赴香港與姚雨平、謝良以陳益年等遇，清范肇慶與陸世備賀鑑珊、蔡向榮、黃光燾、陳俊傑等商議，決由肇慶舉義率兵攻省城。時陸調清兵駐南海，王和順入惠州，錢厚齋、曹樹人等運動新軍濟軍，謝良收姚雨平等專從寧廣州獨立。九月十八晚，傳範乃集中西路巡以二營廣安水師三營於肇慶，與統領陸世備宣佈獨立。黎卓，黎尊在省以獨立聞。故西路軍駐肇未動，即組織肇羅軍政分府，推陸世備爲分都督，傳範任總參議，賀鑑珊統羅防營，李耀漢統肇防營，釋囚安民，籌備北伐。十一月，

迭接武昌黃興黎元洪長沙譚延闓電催趕練老軍北上援鄂，傳範乃率肇羅北伐軍抵廣州。十二月抵南京，與廣東北伐軍合，傳範任第四標標統，隨大軍逼張勳，下徐州，歷數戰，因和議駐軍南宿州，譚延闓任江甯陸軍步兵第六團團長。民二年二次革命，即組織城鎮團，聯合第一三八等三師營長湯壽潛、劉峯、周光廉等二十餘人擁黃興爲江蘇軍總司令，傳範充參謀處謀報股主任，失敗後退湘，對於護國護法驅湯驅張各役無役不從，卒以湘南勢力漸移於新軍閥之手，事不可爲。民九，仍走廣東。民十二，復隨湖南討賊軍入湘，充游擊司令，在益陽獨立，驅趙恆惕部賀龍祖於益陽。湘南又失敗，仍返粵。民十五，從川湘邊防督辦赴常德。民十六，充第一團集團軍三十軍參謀處長，曾漢紛裂，率劉鳳池師歸葉開鑫。二十二年赴粵，任駐粵國民政府參軍。

黎蕙事略

黎蕙，字慈侯，湖南長沙縣人。父諱志洛，前清總兵。少與陳天華禹之謨譚人鳳等相善，因熱心革命真理，弱冠入江西陸軍隨軍學堂。丙午（一九〇六）返湘，與寧調元葛謙譚覆羅澍蒼等相識，其志益堅。丁未（一九〇七）偕譚覆葛謙潛至廣州，易名投效新軍，充當見習，專從事新軍運動。戊申（一九〇八）冬，清帝母子死，乃與姚雨平張煊姚碧樓姚啓新等分設機關於廣州師古巷大同旅館及小東營芳草街等處。時葛謙姚雨平任廣州同盟會事務，曾傳範任虎門同盟會事務，譚覆則辦保亞粟聯絡士兵。十一月中旬，嚴國峯補洩保亞粟等，被清提督李準捕獲，葛謙嚴國峯當時就義，譚覆走湘邊，被捕解粵，死之，曾傳範羅澍蒼繫獄。粵則潛走廣西，已酉（一九〇九）回廣州再圖起事，謀洩。四月初二日，被捕入南海獄，鞠訊三十餘次，五刑備嘗，雖無完膚，在獄與羅澍蒼吳汝開秘密聯絡獄卒與各囚犯，以爲他日之助。辛亥八月武昌革命軍起義，粵中黨人亟圖響應，粵乃派李準甫等分往前山任鶴年處，及肇慶陸世儲曾傳範處，密約起義。九月十八日，乘粵督張鳴岐偶於黨人聲威微服出城之際，遂率同志吳汝開羅澍蒼等囚出獄。十九日正午，與黃忠漢王國柱黃漢夫譚元龍鼎新馮伯登朱永炎等三百餘人，聯絡友軍光復府州，佔領水師行營及各衙門，即派羅澍蒼譚覆代表往港歡迎胡漢民到省就大都督職，

陳炯明爲字軍統領，復改充北伐軍第三混成協協統。民中，南北統一後，改任第五獨立旅旅長兼潮梅瓊會辦，民二七月，粵軍討袁軍起，粵乃解職返省，因與謝英伯、陳逸川諸人分途運動獨立，粵則以聯絡軍界爲己任。無何，陳炯明爲龍濟光所敗，全局牽動，乃亡命赴香港，與謝英伯、陳逸川、李槐、新等密設機關繼續進行，而在粵所有家產悉被抄沒淨盡。民三春，粵在港加入中華革命黨，與陳云波、馬時輝、鄧承訪、朱尙武、張勵、王國柱、黎作圖、熊振球、熊連訪、莫笑儒、吳振伯、卜尙武、楊志政等密商進行。議決由潮梅起義，並與鄧錕、朱執信分途大舉。時王國柱方任營長駐梅縣，卽推王爲梅屬司令。三月二十七日，率衆回粵江直下。二十九日攻克潮州，甫入潮安，卽破該縣知事藍和光主使游擊隊詐降，暗中開槍將王國柱擊斃。全軍失其主腦以致失敗。陳云波、熊連訪、熊振球等十三人次第被吳祥遂捕殺，鄧承訪逃贛，爲李純所害，斯時陳復秋任陸軍小學校副官，擔任駐省事務，亦遭龍濟光所殺。是役各同志充役被捕者數十人，殉難者三十餘人。粵於事敗後，赴日本調孫總理，陳逸川經過。民四，由日返滬，與唐繼星、閔麟符、海毅、章武、凌齊三等赴鎮江、江陰、浙江、台州各處運動起軍，俱未收效。唐繼星在滬被捕，解北京受袁殺害。民五春，復與陳英士等謀奪肇和兵艦以進攻製造局，均失敗。民六，國會二次解散，孫總理回粵，成立大元帥府，任粵爲參軍。民九秋間，隨粵軍返粵，任游擊司令。民十二，粵省大總統府任爲建國桂軍第十二師師長。民二十，在粵國民政府成立，與谷傳範同任參軍。民二十五年三月，因發起慶祝九列壽辰，與朱少穆、李天德同被粵當局逮捕，未幾釋出，現狀極爲潦倒。

上海民呼日報小史

一 籌備出版之經過

三原子伯循（右任）於丁未年（一九〇七）春，與同志楊篤生在允中葉仲裕王无生金懷秋諸人創設上海神州日報，刊行未及一載，以隣居失火殃及，全館悉付一炬，右任遂辭退該報社長之職。翌年戊申年（一九〇八）秋間，復籌辦民呼日報，以爲之繼。助之者有龐青城柏小魚張人傑周栢年諸人。號稱募集股銀十萬元。張人傑周栢年且以所設巴黎世界社爲其後盾，世界社係巴黎新世紀報諸人出版圖書之機關，如世界大事、及世界六十名人、夜未央、噶不平諸書，皆其出版物。民呼日報出版廣告曰：「聲言凡定報半年，或全年者，均分別贈送世界社圖書或書券若干。是即張人傑周栢年之餽贈品也。右任於戊申八月初一日已用個人名義，在上海各大報登載啓事云：「鄙人去歲創辦神州報，因火後，交退出，未竟初志，今特發起此報，以爲民請命爲宗旨。大聲疾呼，故曰民呼。開淫邪而振民氣，亦初創辦神州之志也。股額定十萬，每股百元，現已招足六萬元。俟機器運到，即宣佈出版日期。捲土重來，誓以劫後之身，雪前此無功之恥。海內外同人如有寵錫教言，及願擔任訪事者，請函寄上海四馬路西三山會館東隔壁本

報事務所爲幸」等語，惟以措集資金，煞費心力，經營七八月，至己酉年（一九〇九）三月二十六日始在山東路盛平街一百五十六號宣告出版。發行前十日，復在各報登載廣告如下：

民隊日報特別廣告（見清宣統元年三月十六日上海各報）

本報已定本月二十六日出版，所有主見，宣佈如下：

一、本報實行大聲疾呼爲民請命之宗旨。

二、本報爲純全社會之舉業，所有辦法，是係完全股份公司，不受官款，不收外股。故對於內政外交皆力持正論，無所瞻徇。

三、本報編輯總目，凡分三大部，曰言論之部，曰紀事之部，曰叢錄之部。其餘各子目凡二十餘，如外論、佚事、青光片羽錄、陸沉小語諸門，其特色皆爲本報所獨有。

四、本報又欲引起國人之世界觀念，於世界各國各港新發生之重要事件專電譯文登載獨多。

五、本報自發起以來，組織備極艱辛，而內容益求精美，故取價不得不獨高。（全年九元，郵費在內，另買一分八厘。）

六、本報雖未出版，前預定者已及數千份，恐趕印不及，故出版時僅於本埠送閱一天。

七、本報除第一日送閱外，第二日特請薦引券一千張，如有至本社購報三份以上者，均有贈彩，第三日除本報四大張外，附送世界社精神之六十名人畫像一張，出報一月內定閱本報全年者，特送六十名人一冊（原價兩元），半年者送書券一紙（值洋一元），外埠展限一月。

八、本報爲提倡商務學務起見，特送商學界告白十日。

九、本報博徵海內外名人各種著作，以收集思廣益之效。

十、本報每日精繪圖畫一大張，皆係請名手所繪，莊諧各極其妙，不另加費。如同人有以片見惠者，並拜尤刊登，藉廣流傳。

二、出版後之困難

民呼報既出版，除于右任自任社長外，執筆者有范光啓吳宗慈王无生戴天仇周錫三諸人，崇論宏議，激愛世人歡迎，惟鑒於往日黨報及國民日日報之覆轍，對於漢滿種族問題，未敢公然言之。至於批評時政之得失，更難斥官僚之腐敗，則較神州日報尤爲激烈，以故漸爲各省當局所嫉視。卽在上海各登派報紙，亦以民呼放論敢言，銷場日盛，彼此相形見絀，遂多假藉外人勢力或當地官威以橫爲壓迫，且有在報端公然以惡語誣毀者。民呼忍無可忍，遂於己酉年四月初七日在「天聲人語」欄宣示該報態度，題曰歡迎本報者看看，嫉忌本報者看看，其辭云：「本報出版以來，自知勢弱力薄，不敢與有勢力之報相抗，故立言無不謹慎。乃發行數日，業有心人以青眼相加，銷路大增，而某某無價值之報，雖送閱而無人過問。遂老羞成怒，讖詆本報不遺餘力，不道德之輩，無日無之。似此挾勢相凌，旁觀者爲之不平，投函者日數十起。同人以慮厚待人，發表者僅十之三四，連日名聲，實爲閱者所共見。及於該記者不知自量，欺我孤立無援，

次請以認我。有人雖存打狗看主之心。詎能忍再一再二之誚。今特正告天下。倘若輩再挾勢相殘，使我忍無可忍，必正正堂堂作誅心之論，以雪連日之恥，使人知覺端不自我開，若輩實爲禍首，我入春秋之作，不得已也」等語。觀此可知民呼報當日環境之困難及應付惡勢力之不易矣。

三 關於甘肅賑款之訟案

民呼報揭發各省吏治之腐敗，以評陝西政界爲最力，故陝省大吏恨之刺骨，日思有以宰傷之。時旅滬陝甘二省人士劉定榮李岳瑞等方發起振濟甘肅巨災，有甘肅籌賑會之組織。于右任亦會員之一，其辦事所即假民呼報社內一室充之。陝吏藉此爲題，遂誣攻民呼報主持人侵吞賑款，砌辭傾陷。已酉年六月中旬，陝甘總督毛有電飭令上海道蔡乃煌查究此事。旋由蔡道飭札公共租界公麻謝員實子親云：「爲札飭事，本年六月十四日，奉護理陝甘督憲毛電諭，以上海民呼報館內所設之甘肅籌賑公所與盛大臣暨商會諸君所辦義賑並非一事，且並未將辦法函告，亦未將所收振款姓名數目時日，按照義賑條例，隨時報解，登報聲明，申報館席裕福稱有墨洋四千元交其匯解，迄未收到。朱經帥匯振款三千兩亦交解甘。訪聞該公所在滬稟振數已三萬餘金，人多謂其款錢肥己，意圖漁利，因於振務有礙，囑飭解查明勒令解清等因。查甘肅義賑公所設在民呼日報，而民呼日報館係陝人于伯循所開，前經呈明行靡有案。今義賑收款既有三萬餘金之多，解到甘省止有二千兩，究竟餘歸何用？款存何處？抑即提案嚴究押追，限三日內將

所收振款全數繳出，呈由該廳稟請掃解。毋許帶欠。借振款錢，情甚堪驅，該報館有經收之責，如逾期不繳，應如何嚴辦稟候核奪，毋得延庇」等語。是月十八日，遂由會審公廨派警探將民呼報社長于右任及職員陳飛卿二人拘至捕房。次晨十九日，由實識員會同英領事開庭審訊。時有商店四家蓋章保證于陳二人在外候訊，識員祇許陳飛卿保出，于右任仍繫捕房，不准交保。二十一日第二次審訊，被告于右任等延德雷司及佑尼于兩律師抗辯，聲明該報祇借地與甘肅籌賑公所辦事，所有籌賑事務概不過問，復由上海商會及旅滬陝甘二省人士數電北京農工商部及陝甘總督毛某詳細解釋，并聲明于陳二人被拘之冤抑。上海時報神州日報及各西報均著論批評清吏壓迫輿論及故入人罪之非法。公廨職員以是不敢再為已甚，因向被告律師稍露但求當局顧全面子即可息事寧人之表示。

四 朱蔡陳等之三訟案

與甘肅籌賑公所一案同時控告民呼報者，尚有其他三案：一為安徽鐵路公司候補道朱雲錦指稱毀謗名譽案，二為已故上海道蔡鈞之子國楨指稱毀壞其父生前名譽案，三為新軍協統陳德龍指稱毀壞名譽案。蓋清吏目的在於澈底打倒民呼報，使其一蹶不能復起。特授有關係之各方面，先後提出控案，以摧殘之能事也。朱雲錦控辭云：「民呼報某日所載安徽旅滬同鄉公叩之廣告一則，另加評語任意謗毀，與路政前途大有障礙。朱於去年九月間由全體公舉，至路事

之遲速，實因款未籌足，朱核辦後，總理周味西囑朱節省經費，裁併局所。朱即裁去多人，被裁者挾嫌，乃函致民呼報登載其所發同鄉公叩廣告，詢諸皖紳，皆稱不知。朱於初四日見報後，卽往該館聲明實在，並擬稿送請該報更正，該報竟置之不理等語。于右任辯稱，該廣告乃皖路董事范姓交來，由范某簽押負責，可以隨時傳訊。據神州報載皖路總理周味西之廣告所言，可見民呼報所載並無不合。朱雲錦所交來要求更正之原稿一紙，措辭多毀謗鐵路股東，亦屬不合。且篇幅太長，例須自擔負廣告費，而朱吝不照交，故不能照登云云。又關於蔡國楨及陳德龍二控案，據民呼報辯稱，兩案均照有人負責之來函登出，可以隨時傳訊。查蔡鈞生前任滬道時，創辦淞口檢疫所，有一候補知縣過口，令其跑跳，殊失文明體統。當時由陳一清自舉，是以具名投函該報，謂以查驗中西人員，看待有別。並敘述蔡之歷史，該報卽照來函登載。並未添改一字，且蔡之革職，係奉清廷諭旨。京報與上海各日報，均於八月十五日登出，蔡係先朝佞臣，煌煌上諭著交地方官嚴加看管，所登各節，並非毀壞名譽云云。蔡國楨所延律師答曰，中國官場短處，報紙是否盡登，考中國定律，爲子者應保父之名譽，民呼報任意謗毀，或因子右任欲向蔡國楨購買南方報機器未遂，以致挾嫌亦未可知云云。訊員與旁聽席聞言，咸爲失笑。

以上三案，均屬附帶性質，中西訊員，均不重視。而三原告人怯於各報之正論，亦不願擴大訟案，致起非議。故會審公廨於判決甘省賬款時，一併連帶判決，實不過藉此構成民呼報向

日不守本分之罪名而已。

五 會審公廨之非法判決

租界會審公廨連續研訊民呼報訟案十四次，于右任因此被羈捕屢月餘，中西議員以甘肅賑款數目迭經各方證明，確無侵吞情事，且與民呼報無涉。至是年七月二十四日遂不得不糊塗判結，將于右任逐出租界，并取消民呼報之發行權，作爲了事。卽由寶藏員宣佈判辭云：「振飭賑救災與政，報館爲輿論代表，宜如何潔身自愛，一秉至公。于右任係甘振發起人，公所賑房民呼報館所派，豈容推諉，經公堂調查賬冊，弊混叢生，現雖據悉數呈繳，然非經此番澈查，難免將公款歸其私蝕。律以挪移，百喙難辭。至朱星齋陳德龍等各控案，報載諸多失實，大乖輿論代表之旨，原告控其損壞名譽，不爲無因，疊被控發，至再至三。攻訐甚而訟獄繁，非地方和平之福。于右任外借公論，內便私圖，言是行非，昧良肥己，道聽途說，捉影捕風，實非安分之徒，足擾公安之治。本廳從重懲辦，姑念振款清繳，尙未侵吞，言論萌芽，未宜摧折。查上海各報時有憑空毀詆是非之舉，向來未經公堂懲辦。民呼報館不安本分，疊被控發。公堂念係初犯，姑予從輕議結。于右任已在押一月零七天，毋須再行押辦，判逐出租界。陳飛卿係公所發起，且係民呼報館主筆，應併飭具安分結存案。嗣後如有借開報館，不安本分，憑空毀詆，疊被控發情事，定當重辦，不得仍按民呼之案爲例。」等語，此案既結。民呼報由是閉歇，耐自

三月二十六日出版至六月十八日被封，在世僅五十二日而已。

六 報界公論及變相復版

民呼報案結後，中外各報多主持正義，咸著論斥責會審公廨判辭之失當，尤以神州日報，時報，東方雜誌等爲激昂。時報批評云：「民呼日報案爲賤款也，曰賤款未侵吞，是民呼日報無罪也。民呼日報案，爲朱榮陳控毀名譽也，控毀名譽僅曰不爲無因，是民呼日報未定罪也。民呼日報何罪，于朱榮陳何罪，而乃至於囚一月餘，至於逐出租界，至於具不關報甘結。嗚呼，所謂言論頭身不宜挫折者，願宜如是耶？乃忽又曰，上海各報時有惡意詆毀是非之專，豈以一民呼報爲未足，又欲盡上海各報而一網盡之耶？嗚呼，上海各報果能摧折盡淨否，卽令摧折盡淨，報館盡死，能令人心盡死否？噫嘻。」等語，他報評論大率相同，清吏無如之何。于右任經此打擊，所志仍不少懈，卽日捲土重來，另起名目，爲變相之復版。是年八月十四日，遂在各報登載民呼報最後之廣告云：「嗚呼，本報自停歇招盤業經多日，近始將機器生財等過盤與民呼日報社承接。所有一切應收應付款項，以後概歸民呼日報社經理，快事亦痛事也」等語。二十日後，遂有新創之民呼報在山東路同一地址呱呱誕生焉。

上海民吁日報小史

一 民吁日報出世之宣言

上海民吁日報被會審公廳取締發行權後二十餘日，己酉年（一九〇九）八月十六日滬上各報載有民吁日報出世廣告，略謂「本社近將民吁日報機器生財等一律過盤，改名民吁日報。以提倡國民精神，痛陳民生利病，保存國粹，講求實學為宗旨。仍設上海望平街一百六十六號內，即日出版。內容外觀，均擅海內獨一無二之聲價」云云。是報創辦人仍為陝西人于右任，助之者有范光啓（鴻仙，安徽人），景耀月（帝召，山西人），朱葆康（少屏，江蘇人），王无生，周錫三諸人。惟右任以被判逐出租界，不便出面。故以朱葆康為發行人，范鴻仙為社長，且為避免會審公廳魚肉起見，特在法國駐滬領事署註冊，以備不虞，出版之日，刊有于右任撰之宣言書，及景耀月撰之出世之辭二篇，文辭典雅，大為士林傳誦，以繼承民呼報統緒號稱敢言之故，不及數日，即已風行一時。茲錄該報宣言書於後：

昔者太師陳風，爰觸氓膜，朦叟諷政，使通下情。訓方陳四民之言，道人宣萬國之鐸。季世而際，厥辭尚聞。以達詰之儒，遵澆薄之世。往往假呼譽之語，為沈河之輿。是以元鳥其

表，王孫興悲于麥秀；鏡猶既墜，詩人致慨于繁霜。不平則鳴，蓋其然矣。鑿我中土，實維神
泉，芸芸蒸氓，蕩動僭之胤；吾攬岸岸，號望明之都。揆諸各溯，罕可倫比！自祖龍焚書以愚
黔首，黜陟操之一己，清議乖乎庶人。行道者懼砧之誅，偶語者危約法之令。內訌外侮，日
以踣越。綿歷千禩，迄於今茲。是非不章，好惡回迕。繹釋原廟，將播爲燼烟。林林生民，靡
避乎彙隸。何者！上下之情睽，而呼泣之聲阻也。白人旣興，國勢日上，語通九譯，程越萬
更。離喪失明，史區沮氣。遂使闕破八極，鑿空五洲。究其富強之源，實惟報紙之力。褒貶衆
著，見聞大同。記載確而論著公，隱聞正而寧情審。瑯璣霸主，有三千毛瑟之言；花旗名王，
發九萬全球之嘆。吾國自東西溝通，始有日報。更倡迭起，都百餘家。然而樞鈐之效未彰，記
詞之粉飾立，雖捭釁擊楫，恆株植於通楯，而燕語郭嘗，或取譏於達士。則有作達官之機關，爲
他人之奴隸，猜嫌日積，爭無謂之雌雄。城府既深，昧來未之宗旨。徒逞臆見，第升際而墜
酒，禍成是非，將指鹿而爲馬。更或取齊東之謾語，爲中朝之國聞。略知方言，嗤國學爲無
用；好語急進，詆和平爲忌人。乃至金縢夕輸，政績日掃。魯市有虎；賢君因而致疑；會參殺
人，慈母爲之投杼。欲其併萬化，主衆極，同易羣視。昭蘇國魂！譬猶襲裘以禦冬，畫餅形
以餽饑。未有能濟者也。卽或以賢彥之心胸，爲下民之喉舌，然而鴟鵂鳴曉，而彩鳳之音不
章；樛茅爲途，而揭車之烈回播。蓬志出塞，惜忌嫉之偏多；蘭忌當門，痛餘鋤之太速。當此
陽九起厄，天人遭乖，斗分飛旋濤之鏃，地軸列岷允之載。黃星西指，知天意之瓜分；黑水東

飛，惘惘萌其波瀾。聽杜鵑之啼耳，誠知來日之大難，抱精衛之靈枕，猶冀橫流之有託。同人等義務所在，不敢不勉，遂惟賈生汲古之訓，近懷亭林有資之箴。深維管子四維之言，無細詩人陳詞之旨。用策管本，創新報章，小之可以規民情，大之可以存清議，遠之可以維國學，近之可以表異聞。雖睚眦，自營八荒，洵河隆隆，手執寸管。天壤獨嘯而九州振痛，晨雞一鳴而天下皆白。將見片紙風行，千里雷應，鬼難風災之地，葱嶺自東而至西。矛炊劍澌之鄉，天山由南而互北，無不受其影響，袂其陶甄。將以康時屯，拯民痼。憂時之士或有取於新乎？嗚呼，若鶉西去，極慘慘于人何；白馬南來，惘哀哀于帝思。頭顱願我，吾欲問天；生活嗟人，臣將蹈海。木葉將隕，自召長卒之悲，河流欲盡，自隕枯魚之泣。不辭苦口，庶看白日之再中，稍盡寸心，猶望狂瀾之可挽。謹盡胸臆，爲祝詞曰：

皇天迴請萬彙兮，謁紛迤而同蝕，伊神皋之沃壤兮，督舜裔習而蘊鴻慶，是實吾祖宗百戰所經營兮，濟之以五十年之聲明文物。胡時日驟以適逝兮，海水其羣飛，殷纒繩其監我騰兮，颺駭聖汎贊以滂送。下民靡所託命兮，繞地三匝乃無枝之可依。朕恫團魂之不見既四千載兮，穆巫陽使與之。黃雲作而鑽策兮，義氏古曰善哉。利爲下民請命兮，指日月以爲期。揖子喬而儷儷游兮，載范成而與之偕。聆神結而感渙陳釋兮，嘉焉魂交霄焉形成。恫夫帝閭之不可扣兮，奮類觸闥而抗詞。九關門者不爲予通兮，紛擊淚其漣洏。玉女投壺而帝醉兮，雖呼器而天后又不。知。朕登混崙之顛以吹法螺兮，王母憇而與之，啣燬之峯有天齊終兮，其光屬乎九幽。曰予昇

而以口舌兮，將使而奪蘇而舞，噫嘻呼暴以拯我神州。而誠忘身衛國兮，而出駭僮。駭恐如而願以相酬。予承嘉命維茲氏之四百兆兮，是乃軒義姚姬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貽留。予將手執斑管以經營八表兮，用求鑿鼎而復我金甌。彼邦人父老有以教予小子兮，何協而力，以力扼此橫流。嗟曰中宸胚淫育覺類，地胡此傾天胡醉，甦吾民兮萬千歲，國魂歸來兮神哉沛，張我文兮發蒙蓋，道超超兮煥高邁，元黃氤氳，睨天澤於須臾兮拯殍殍。

二 日領封禁民吁報之原因

民吁報出世後，崇論宏議，可與前之神州日報及民吁日報相伯仲，時當日人侵略滿蒙，至爲急進，清廷向守「寧贈送友邦不給與家奴」之政策，喪權辱國之事，層見迭出，舉國人士靡不痛心疾首，海上各報以懼於官吏積威及日人暴力之故，咸噤若寒蟬，莫敢抗議。民吁報不畏強禦，日以危言警惕國人，使爲之怖。是年九月下旬，駐滬日領事松岡照會蘇松太道蔡乃煌，謂民吁報言論大欠和平，且任意臆測煽惑破壞，幸災樂禍，有礙中日二國邦交，請將該報懲辦，以戒後來。蔡道以該報曾在法領事註冊，乃先商允法領事，將領署掛號註銷。一面飭知會審公府從嚴懲戒。及十月初旬，日領復照會蔡道，謂該報於初四初五等繼續載論中國之危機及錦齊鐵道與遼東和平各論，仍一味揣摩臆斷，恣意詆罵，備從從速懲究。蔡道於是札飭會審公府，即將該報封禁。并商請駐滬領事團領袖領事承認。至初六日，捕房遂奉命派警將民吁報發封，并

將該報主筆范鴻仙傳訊到案。計該報自出版以來被禁，爲期僅五十餘日而已。此案發生後，旅滬各省人士異常憤激，紛紛開會反對，并要求清吏將該報啓封，以重公道。時有江甯學界人士分電北京外務民政兩部及蘇松太道謂「上海民吁報因日憤挾，未訊先封，既失主權，復背報律，與論嘩然，乞大部速飭滬道先行啓封，秉公核辦。該報是否有罪？應按報律爲出入，庶保國權，而伸輿論。寧蘇皖贛四省學界劉仁航，李方讓，聞之駭，劉鴻著，時維飛，汪樹德，倪維漢，盛模，盧志鴻，鄭燕，袁敬憚等八百人公叩」云云。署道以輿論不直所爲，老羞成怒，復發佈牌示云：「照得民吁報宗旨不正，所著論說類多臆斷，挑動中日釁隙，損礙兩國邦交，既爲日本領事所持，故飭令封禁，實屬咎由自取。該報本託法商出面挂號，交法國書信館及日本郵便局遞寄，皆埠銷售，本未到道請領執照。初則乞憐於外人，以圖抵制中國，被封之後，又復百出其故，鼓動多人密制本道啓封。本道既惡其誇張，外人亦嫌其反覆，弄巧成拙，何能照准。爲此牌示諸色人等一體知之，特示。」等語。各報按語，均謂此示不言日本領事照請封禁字樣，與札飭會審公廨委員之文，譯出兩歧，是署道直承認封閉民吁報爲一己所爲，不啻代日領受過，殊屬可恥云云。

三 此案審訊之經過

是案於初八日首初開審，英領事辦不到堂，祇有清職員寶子親及日本南副領事申畑，三

種等三人會訊。民吁該注筆范鴻仙延禮明及葡文二律師要求將案由宣佈，并官釋照律此案未經審訊明白，不當遽行封禁，應請先行啓封，以候公判。日領事不允啓封，且欲遍傳該報在職各人訊問。實職員謂范鴻仙既願負責，無庸再傳。二十六日第二次審訊，二律師復要求將該報啓封，謂未訊先封，中外各國均無此辦法。且日領及會審公廨均不承認爲此案原告，尤欠法律根據。中西職員謂須俟日領將所指摘民吁報所載各條開列前來，始可訊理。事後二律師屢催職員公佈案由，均以日領回文未到爲辭，延擱多日，至十月十一日審訊。日領於前次照會瀝道札文所指出者外，復開列民吁報所載外交回顧之惋惜，國民之自覺，利益均沾之餘談復與，伊藤噩耗雜感，伊藤公贊，嗚呼歌籌英雄，滿洲痛史之鱗爪，和平了結之忠告，伊藤怪物之行蹤，野心家走滿之警告，外交危機之愈迫，華人受挾制之可憐，解除抵制日貨之善後，國際禮儀釋例，滿洲風雲日急等六十二則，均指爲排日之證據。十七日，爲最終審判之期。日領早與瀝道商定辦法，預由瀝道授實職員以判決之大意。開庭時，被告二律師聲稱公堂辦理此案，殊不合法。日領事否認爲此案原告，已見公牘，日本政府既不願日領出爲原告，則此案係屬捕房尋常案件，應歸英德美三國領事會訊。此係公堂定例，請爲照章另行訂款。實職員曰，此案確由日領發起，函請道憲札臚辦理。前堂早經宣佈其所著論說有關中日兩國邦交，故與英領無干，會由道憲與日總領事會商，准由日領到堂會訊，所有發交指控之各論稿，究竟有無關礙，請長律師即行聲辯。被告律師曰，似此辦法，殊難申辯。蓋因公堂定例歷久奉行，斷非一二國

人意竟所能更易。今已違章。本律師不能服從，惟有申請憲寧公實提議此案之辦法是否合宜，再請訂期會訊。實識員商之日額，不准被告律師所請，「違強行宣佈判決文云：「案奉道憲札開，上海民吁日報所載論說，多係臆測造謠，妨礙邦交，准日本總領事函請將該館該人嚴行懲辦，飭即提訊等因。下屏正傷傳聞，續奉道憲札飭，准日本總領事函，該報日來所載各論，仍然一味揣摩造謠，實屬有意挑畔。飭將該報館封禁。違即將該館封禁在案。查該報並未註冊掛號，已屬有違報律，乃所載論說多係臆測造謠，實於中日邦交有損，迨經傳訊，復不稍自悛斂，尤敢有意挑畔，實為不合。本日會訊，據所延擔文律師聲稱，須俟領事公會核議，現在未便代為辯護等語。查此案關係中日兩國邦交，該報發封業經多日，日領事摘出六十餘條。律師既未能辯護，此案自未便久懸，到案主筆范鴻仙並非該報緊要之人，從寬判將該報永遠停止出版。所有主筆人等，均免予深究完案。機器不准作印刷報張之用，由該被告切實具結贖取可也。」云云。

四 中外輿論對此案之不滿

此案既判結，民吁日報最受打擊者，為判辭上須具保該報機器永遠不許作印刷報紙之用。故雖欲如前次民呼報之變在二時復版，亦不可得。該報主持人于右任范光啓景耀月等於庚戌年（一九〇二）九月，始組織民立日報，以為民吁被封後一週年之紀念特刊，然相距民吁被封之日已

述十三閱月矣。是時海上中外各報對於此案，均評論會審公廨判決之失當，尤以字林西報及捷報爲激昂，爰譯錄二章如次：

(甲)附譯字林西報論說 民吁報案之結果，殊令人驚訝。當星期三過堂時，被告律師以仍由日本兩副領事到堂審判，公堂組織太不合法，反對不認，言將訴之領事公會，以待公判。當時會審官亦在堂。而昨晨會審官遂發出堂諭送至律師處，奇哉！既無原告，又不容被告有辯護之隙，而遽爲判斷之詞，是可謂不合法之甚矣。夫當該報社被封時，既屬背法，則此次草率裁判之爲野蠻，固無待言，而此野蠻裁判之責，日總領事不能不任之。夫日領雖不欲認過，彼豈能說明此判詞乃華官所獨斷而未經彼簽字乎？當封該報時，由英副領事簽字，日領或能不認其咎。然以後繼續之行動，及律師屢次之反對，則日領事明知而承認之，苟日領欲過人之譏評，除非能爲滿足之說明，而與公正之理挑戰不可。夫使此案在中國官署固不足異，借裁其出於爲人仰望文明新進日本國之代表人也。竊恐此事不能卽爲了結，或將經領事公會及北京公使之判斷，亦未可知。所可憾者，此案牽涉英副領事在內。然英領雖有此舉，日官仍不能因此而自諉其過誤，但英領苟能以乏於經驗，幡然爲合法的取銷，則更善矣。

(乙)附譯英文捷報論說 噫！今歲年終何不幸，乃遭一不測之舉，足使本埠多數西人與華官之感情大爲損傷，不亞於前三年鬧公堂案之烈，卽民吁報案是也。民吁報徒以不諳華官之意，邂逅及公廨會審員尤爲反對，致令案情全出乎常理之外。當星期三復訊時，被告律師以公堂組

織不合法律，反對不認，而是晚公堂遞下判詞，違法背理，置租界章程於不顧。噫，情勢如此，使工部局尙欲行其權力於租界華人以保護之，使不再受華官壓制者，安得不以強硬手段行之哉。

該報之違案，照公堂辦法，既無原告，又未將得罪之條件宣佈，僅由會審官以含混之詞，謂其損害中日兩國邦交而已。該報之果有損害與否，我等不必研究，但問案未審實，遽封報社禁其發行，使其發行人等對簿公庭，受一無案由無原告之審判，果爲合法否？此則英陪審官盲從華官之請，遽行簽字，不能辭其咎者。夫既無原告，又無證據，而星期三復訊。日本官又居然到堂會審，經被告律師嚴烈辯法駁詰，義正辭嚴，遂未成訊，而是晚會審員乘律師不在，遂下判詞，無端加被告以機器不准印報之罪。不法至此，亦可謂舉無忌憚矣。

更有一怪異之點，足以顯明華官全在日本人權力支配之下，即日本領事到堂會審，雖然爲不規則之行爲，且與日總領事所說明此案，「原告既非日領事，亦非日本政府」之一言，顯相衝突者也。至巡捕房對於此案，甘受會審員之指導，封閉該報，其所持理由，亦僅曰其意出諸華官而已。若廉價之行爲，則既訴爲原告，又爲裁判者，而於被告及辯護人不在之時，擅下判斷，豈不奇哉！（下略）

劉鐵事略

劉鐵，原名卷錫，字璧如，湖北京山人。少多疾病，天性樸厚，言訥訥不出口。入塾攻讀，成績冠儕輩。乙巳年（一九〇五）冬，隨其族兄劉英渡日本求學，時孫總理黃興等已發起同盟會於東京。鐵夙有志革命，翌年遂由同鄉吳佩孚介紹入會。未幾，同盟會員張百祥、鄧文輝、焦達峯、劉仲文諸人爲利便聯絡國內秘密會黨計，另有其進會之組織，鐵亦列名會籍。是歲，黃興等以日政府不許私學生學習陸軍，乃與日人陸軍同志會設東京斌學校，專授私費生以軍事教育，入學者十九爲同盟會員。鐵與同志劉杰、宋鎮華同考入受業，因取德相卑士麥鐵血主義及甚宏血化爲碧之義，更名鐵，改字碧如。閱二年普通科畢業，更入專門科，試輒列優等。雖雅不與人交接，獨于四川張伯祥、江西曾小巖、漢川向壽、廣西人，則披肝授膽，靡莫逆焉。己酉（一九〇九）卒業歸國，往來長江上下游，偕焦達峯、劉仲文等組織革命機關于武昌曇花林及漢口英租界。辛亥八月，武昌舉義，劉英首先響應於襄河上游，稱湖北第二鎮副都督，鐵爲之部署一切。先是京山、天門、監利、潛江、江陵等縣，都督黎元洪忌之。舊日同志在黎左右者亦阿附黎，極力排擠。時襄河下游清兵尙猖獗，鐵冒險至鄂軍政府請領槍械，黎元洪斬不予，致襄城已成之功歸於潰敗。僞統領劉玉臨京山，鐵之里閭發掠一空，計損失財產達數十萬，蓋

鐵及劉雲、劉杰等均素對之家也。季雨霖招討安襄鄖荆，率其兄英之部屬附合焉，充招討軍游擊隊長。鎮靜之役，鐵率所部攻西南二門，擊走衛司令張楚材，招討使擢鐵爲十八標總統，及招討軍北伐。鐵充右路總指揮官，招討使聞爲提督謝老道負固不服，防禦甚嚴。乃調鐵由中路前進。鐵移駐呂堰驛，星夜渡黃渠河，間道進攻新野，拂曉破之。謝老道膽慄，遣使乞降。旋南北和局告成，招討軍旋鄂，鐵改充第八師三十團團長。黎元洪忌鐵較忌其兄尤甚，命鐵駐紮旬，實遠之也。未幾，又調鐵駐沙洋，鐵仿隨營學校制，設講習所，遴選兵士知文義者教之，並躬任教務。時值盛夏，揮汗如雨，未嘗一日曠也。民國二年夏，宋教仁殺刺案及大借款案發生，七月南六省聯盟起討袁軍，黎元洪甘爲袁世凱鷹犬，請北兵屯駐武昌。鐵聞之憤甚，仰天嘆曰：袁賊罪惡滔天，籲當倡義，吾輩尙恨其晚，何長江以北竟無起而響應者乎？是真無人氣矣。於是秣馬厲兵，籌圖大舉。黎元洪逆料鐵必與南軍通款，電袁政府授鐵陸軍少將以籠絡之。旋迫令鐵解散軍隊。鐵遂毅然以孤軍宣佈獨立，暴袁世凱之罪戾天下，黎遣偽隊長徐鎮坤攻陷蘆漢港多寶磯。鐵累挫之，並設伏襲奪其機關槍隊。一面進攻荊州，思以荊州爲根據地，西聯川湘，東瞰武漢，分北兵南下之勢力，而壯南方討袁軍之聲威。兵抵龍背橋，距荊州城僅數里矣。血戰數日，彈藥告罄，其團長沈翼世死於陣。鐵親勢不能支，乃遣散殘軍，微服東走，由鄂而皖，而滬，而甯，而滬，而滬。時張勳攻陷金陵，南軍之殘局已散。鐵於是東渡日本，謁孫總理於東京，自願宣誓入中華革命黨，諸志同莫不服鐵之沈毅有爲。鐵嘗謂第三次革命須從北方入

手，以南方民氣墮窳已極，不能爲用。聞者多非笑之。鐵堅持其說，專意物色北方豪傑之士。民國三年春，中華革命黨設置專訓總學校於東京。專教授同志之有志軍事學者。名浩然盛。繼任總譯員。數月後辭職。將北遊旅順大連，縱覽關東形勝，其兄英函促歸國，籌畫湖北進行事宜。鐵寄其眷屬於長崎，隻身返上海，終未肯因他人之言，易其北遊之志也。不意狂瀾數日，因他種關係炸彈案發現，竟被逮焉。袁政府之陸軍部以重金啖某國領事，要求引渡，僞謂北將軍段芝貴並專員到滬，與某國領事秘密交涉，同志號呼營救，慮無以敵袁政府金錢之能力。鄂人彭程光者，鐵之老友也，囑指作血書向孫總理告急。總理即電告某國國會內民黨領袖，提議保全烈士。却袁政府引渡之要求。詎某國外交部電達上海，而鐵已先一日引渡矣。袁政府深嫉劉鐵，於引渡之日，即槍斃於上海四炮台，時民國三年六月二十四日也。鐵就義時，年二十有六，夫人袁氏，女一，名爾漢，三歲，子一，方一歲，名舜侯。

徐宗漢女士事略

徐宗漢女士原名佩萱，廣東香山縣人，上海招商輪船總局買辦徐雨之之姪女也。幼隨父在滬讀書家塾，有兄弟姊妹多人，年十八，適惠州海豐縣人李慶春之次子某。慶春熟諳英語，充兩廣總督署洋務委員，與武弁楊植生相善，同稱政界紅員，有大廈在省河南躍龍里，長子娶宗漢長姊佩蘭爲室，次子則娶宗漢，蓋兄弟二人分娶徐家二姊妹，卽世所謂親上加親者也。宗漢之夫晉一少與與中會員陳少白同習英文。故亦頗具新思想。得子女各一，子名應強，女名若鴻。結婚數年卽以病去世。宗漢教養遺孤，辛勤備至，親友咸稱譽之。

辛丑壬寅間（民國前十年至十一年）廣州市有女醫師張竹君者，畢業於美國教會所設夏葛女醫學堂後，卽出面懸壺濟世。醫所內附設福音堂，每值星期六晚及星期日，恆聚衆宣揚耶教福音，或議論時政，鼓吹新學。一時兩粵志士如胡衍鴻、程子儀、朱通、羅馬君、武俞、伯揚、周自齊、莊炳漢、王亦鶴、盧少岐、桂廷、梁新武、張嵩雲諸人多奔走其門，隱然執新學界之牛耳。宗漢與竹君爲手帕交，嘗由竹君介紹洗禮入教，且仰慕焉。其子女咸稱竹君爲誼父（竹君持不嫁主義，故喜人稱之爲誼父），由是竹君每有與創，宗漢輒悉力助之。竹君先後向富家募資創辦醫院於西關荔枝灣，及南植醫院于河南歐萊橋側，繼設育賢女學校爲全粵女學之先聲，宗漢常鑿珍飾以

助，無吝色。而昔年所蓄妝奩爲之一空。故竹君在粵數年所經營之社會事業，皆與李二少奶有最密切之關係，此在當年粵中志士無不知之者。

丁未戊申間（民國前四五年）宗漢次姊馮瑤設教於南洋檳榔嶼華僑某學校，函邀宗漢往助，宗漢因是有南洋之遊。時檳榔嶼初設同盟分會，革命志士日往言講，光復大義者頗不乏人，宗漢聞而善之，亟投身爲會員。時助吳世榮黃金慶陳新政等擴張黨務，深資得力。戊申（民國前四年）秋歸粵，訪馮自由於香港，中國日報，即介紹其親友數人入黨。時距雲南河口革命軍失敗未遠，香港同盟會漸取開放主義，遂委任宗漢在粵與高劍父潘達微等組織分機關，以發展黨務。宗漢因與劍父達微及何耀民胡少翰朱適唐等創設守真閣雜貨店，以傳達各方消息。女醫士梁煥真陳瑞雲羅道膺杜樂漢等數人入會。即宗漢所介紹者也。己酉（民國前三年）秋冬間，同盟會將有事於廣州，派宗漢居陳子委目平三女士密攜炸藥子彈入粵，所攜行囊二具備貯危險品，皆置紙箱後女客室旁，陳李二女士均疑心出聽，坐臥不甯，獨宗漢應度安閑。怡然入睡，事後人咸稱其鎮定不置。

庚戌（民國前二年），正月初旬廣州新軍反正之後，宗漢於一月前偕其姪李騰生等奉南方支隊命，設機關於羊城西高第街宜安里，擬於舉兵時分頭縱火，以亂清吏耳目，及初二日倪映典率新軍發難，宜安里機關於縱火後旋即撲滅。宗漢於事後探悉機關內所藏內縫青天白日旗之被褥爲警吏移至警署，乃托其女友莊煥翹赴警署領回原物，警吏謂須物主親到方可發還。宗漢至是始知

率機破扉，乃偕漢魁逃往香港。是亦可知其處事鎮定之一斑。又是役黨人與綠林同志季福林接洽者，除朱敦信胡藝生李海雲等外。宗漢亦得傳達消息之一人。故河南大塘鄉時有宗漢之足跡。

辛亥三月黃花崗一役之前，宗漢率其親屬為黨軍秘密輸運鎗械彈藥，由香港至廣州。異常靈巧。並在香港羅花街設置機關製造炸彈，及發難期近，則移至省河南溪峽，担任分發彈械於選鋒同志，其門外貼大紅對聯，偽飾喜事，故人不之疑。是月二十九日晚，黃克強率衆焚攻督署後。脫險至河南，尋至溪峽機關，宗漢為襄指傷。至四月初一始為克強改裝，親送至哈德安夜路，相偕赴港。抵港後，以指傷過劇，乃入雅麗氏醫院割治，照例割症須有親族簽名負責，宗漢遂從權以妻室名義行之。未幾傷愈出院，而夫婦虛名竟成事實，洵可謂患難奇緣也。

是歲八月初旬，克強迭接鄂滬同志居正呂志伊等函，謂鄂事發動在即，敦促赴滬轉鄂主持一切。正拚棹行事，而武漢捷音已至，遂偕宗漢兼程首途。既抵滬，以沿江各口岸清吏搜查嚴密，稍事猶豫。時張竹君方在滬開設醫院，宗漢乃向之求助，竹君即托辭組織紅十字救傷隊赴武漢戰地服務，使克強變服滬迹其間，宗漢亦身充看護婦償行。是役克強之得以馳赴漢陽督師拒敵者，竹君及宗漢二人之力也。民元南京政府成立，宗漢兩弟同任陸軍部副官，兩兄亦分任各官署要職，兩弟佩閩佩瑤於黃花崗一役亦具相當勞績，以宗漢一人身入革命黨，而弟兄姊妹子姪俱率隨之，非血脈戚人，當不致此。觀其家翁慶春一人豈樂官邪，無法故脫耳。

。民二秋，輯甯討袁軍敗挫後，次年克強渡美湖，宗漢偕行。先後得二子，號一美一球。及民五克強逝世，宗漢撫養遺孤，至於成人。民十七國民政府定都南京，遂接辦南京貧民教養院，從事貧兒教育工作，對於革命先烈遺裔，尤熱心愛護，成績斐然。繼復創設農場于蘇皖二省，試種各種農產品，日以振興墾殖爲務。抗戰後移居重慶，以年高多病。於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八日逝世。享年六十有八。

加拿大同盟會史略

英屬加拿大地居北美洲，華僑散處所屬各地者約四萬人，以沿太平洋岸維多利及溫高華二地爲最衆。屬卑司省。維多利一小島，爲卑司省首府，有華僑約四千人。溫高華面積最廣，爲工商業繁盛之交通孔道，有華僑約一萬人。華僑各團體以洪門致公堂爲最大。總堂設于維多利，分堂遍設各埠，僑衆掛名堂籍者殆佔十分之八九。致公堂卽三合會之別稱，以反清復明爲宗旨。願以代遠年湮，會員能瞭解本堂宗旨者百無一二，僅藉「手足相顧患難相扶」之旗幟相號召而已。戊戌（民國前十四年）秋清室政變，康有爲亡命日本，翌年春首遊加拿大，創所謂保救大清光緒皇帝會，僑商以康爲托受清帝衣帶詔，盲從者頗不乏人。維埠之李福基、劉康恆、林立晃、羅俊、溫埠之葉生、葉恩、黃孔昭等，其最著者也。就中林立晃爲致公堂之司庫員，因而致公堂會員之誤入保皇黨中者，亦繁有徒。嗣康有爲離加後，其徒梁啓田、梁啓超相繼蒞止，倡設機關報於溫埠曰日新報。保皇會在海外各埠籌款，以此地爲成績最優。時有人倡議凡華僑歸國均須繳納保皇會捐款若干，其勢力可見一斑。丙午（民國前五年）冬，溫高華埠耶穌教徒周天霖、周耀初等登刊華英日報，延教友崔通約爲編輯，崔亦康門弟子，與保皇黨頗有淵源。偶因揭載粵吏搜捕康黨新聞一則，爲保皇黨所惡，保皇黨恃其勢力，捏告華英報於當地法

院，且施以種種壓迫，華英報不能支，遂爾停刊。通約以是失意渡美，改任舊金山埠中西日報記者。

溫亨華埠致公堂大佬（洪門稱其首領或總其曰大佬）陳文揚及書記黃璧峯熟知洪門反清復明之事故；以常讀香港中國報及舊金山大同報，益了解洪門與保皇會不能並立之真義。及己酉（民國前三年）冬籌辦一言論機關曰大漢日報，特致書香港托余代聘總編輯一人，余遲遲未有以應。嗣庚戌（民國前二年）新正廣州新反正失敗，同盟會元氣大損，中國報財源告竭，亦無力維持，余乃自告奮勇，欲為吾黨闢一新天地，以為捲土重來之計，因辭退香港同盟會分會長及中國報社長二職，逕就大漢日報之聘。是歲夏，乘日輪伊豫丸先抵維多利埠，加拿大以前從無革命黨人足跡，至是維溫二埠致公堂均派代表遠迓，維埠致公總堂大佬馬延遠，先鋒謝秋，書記張揮等設宴為余洗塵，並邀全埠華商李夢九等作陪。余之入境護照為報館主筆證書，係香港政府發給。時加拿大移民局條例紙准教員入境，而尙無報館主筆入鏡之明文。李夢九時任移民局譯員，特為商請移民局長，請余之主筆護照改為教員，余私宥有權在加居留，此則李協助之力也。致公堂諸理事探知余亦屬洪門黨籍，尤為歡洽，蓋三合會向視實外人為風仔。（奸細之稱）珍域至嚴。余於甲辰（民國前八年）曾在日本橫濱加入該會，於洪門祕符記號知之至審，馬延遠等一見余之暗示，即辨為同會手足，禮遇異常渥優。辛亥三月廣州黃花岡一役以前，維埠致公堂能探知余言抵押公產以助革命軍資，即以此為導線。

維多利亞溫高華僅一衣帶水，旅滬須乘渡輪七小時。余抵溫埠時，大漢日報已出版半月，暫延清領事館書記張澤黎（孫伯）爲編輯，黃希純爲譯員。澤黎亦吾黨界健者，前任檀香山民佐報主筆，嘗與保皇黨之新中國報爭戰經年，時方隨其叔父駐溫高華清領事張煥仁服務領署，故大漢報請其暫代余職。及余至，洪門會員惟余言是從，因得盡量發揮反清復漢之宗旨，大漢報之發達殆一日千里。各地僑胞莫不人手一紙。溫埠保皇黨所設之日新報以相形見絀，漸向大漢報效。余乃對於康梁邪說，痛如針砭，論文以外，附以粵曲歌謠。尤足發人深省。半載以後，收效大著，保皇黨徒以是登報脫黨而服膺革命真理者，絡繹不絕。就中以保皇會現任會長黃孔昭，前任會長葉恩，前日新報編輯何卓競等之脫離康梁關係爲最著。自是保皇會在加拿大之勢力，遂一落千丈而不可收拾。

在大漢報出世以前，維多利亞埠有少數華僑青年組織團體名聲構社，以革命排滿爲宗旨。其會員祇有吳子坦、李翰屏、方幹謙、黃希純、吳俠一（一飛）、黃蔚生等七八人。創立未久，卽以會員分散各地而致解體。及余主大漢報筆政數月，有志青年多以發起同盟會支部爲請，余以致公堂實爲當地革命黨之中樞。而該堂會員均以革命老前輩自命，一向卑視後起之革命黨爲後生小子，若一旦另起爐灶，殊易惹起洪門人之誤解，亦大足妨害將來革命資金之募集，故暫不欲公開組織同盟會的團體，以免牽累日後之大計。故到加半年，僅祕密收容有志青年黃希純、周盛、吳俠一（一飛）、黃子錫（祝辰）、黃紀傑、黃蔚生、司徒漢民、黃元仕、甄一

憲法實傳否？衛漢等亦勝人而已。而在大漢報工作而直接或間接奮鬥最勇敢者，亦爲此十數人。

余在大漢報文字鼓吹之外，復周遊加屬東南各埠，宣傳三民主義。所至咸受僑衆歡迎，莫不以祖國何時恢復，滿廢何時傾覆爲問。余知事機成熟，乃於是年冬電告孫總理，謂旅加華僑多傾向革命，保皇會勢力大減，此時向之籌餉，大有把握，請於渡美途中先來溫高華。時總理方在南洋檳榔嶼與黃克強、趙聲、胡漢民等計劃在粵重圖大舉，正以款絀爲慮，得余電大喜，遂即西遊歐洲，轉途渡美，甫抵紐約，遂取道入加拿大，徑趨溫高華。

余得總理將蒞加消息，即函電附近各埠致公堂，使各派代表集台溫埠迎迓，藉敦盟誼。辛亥正月初二晚，總理車到，洪門人士羣集車站接候者千數百人，遂同赴致公堂，與各會員一握手相見。總理中坐，余與致公堂大樞陳文錫，書記許昌平，先鋒李壽等左右列坐。寒暄後，總理問各會員對革命有何疑義，會員起而質疑者數人，總理均予分別解答，衆皆心悅誠服。復由致公堂假得華人大戲院，逐日請總理演講革命之利害得失是非等種種問題，每日聽講者逾千人。保皇黨徒及中立各派來聽者亦踵趾相接。余知人心可用，乃提議設立洪門籌餉局，從籌募革命資金，爲祖國發難之準備，衆無異議。遂推舉劉愷堃爲籌餉局總理，岑發傑爲司庫，陳棟如爲中文書記，黃希純爲英文書記，黃紀傑爲交際幹事，規模既備，成效漸著。溫埠致公堂首捐香港銀一萬元，以爲衆倡。是時香港已設革命軍統籌部，黃克強、趙聲、胡漢

民等分任其事，以運動成熟，屢電催款。余對總理言，洪門會員多屬勞工。僅憑個人捐助，爲數無多，且不足以應付急需。查各埠致公堂皆富有產業，若能使之變賣助餉，實爲事半功倍。總理深以爲然，嗣以專屬公座，余等外客均不便倡議，僅授意熱心青年相機進言而已。維多利埠致公總堂向爲各埠領袖，其向背之態度，足爲各堂表率。余隨總理參加該堂公宴，席間有某以仔（洪門稱年長者而資望深者曰叔父普通會員曰散仔）倡議，謂孫大哥（洪門稱屢次起兵反清之首領曰大哥）現接香港急電，廣東起義在即，急請軍餉，吾等有心協助，緩不濟急，本堂現有樓房可以抵押現款，似宜向銀行商借若干電匯濟急等語。各叔父聞之，態度猶豫，未審可否。次日召集大會研究辦法，總理及余報告起義需餉之緊急情形後即退席，於是各散仔紛紛建議將公堂樓宇抵押充餉之說，全場一致贊成，遂派員持公堂樓宇契據回滬高華銀行抵押現款，即遵總理指示，電匯香港文咸東街金利源藥材行轉交李海雲收港幣三萬元。金利源商號爲余外舅李煜堂所設，李海雲是雲族姪，時任革命軍統籌部出納課長。自維埠致公堂變產赴滬後，當地僑商林禮斌朱文伯，黃宣霖等亦自動匯港幣四千元，同是各埠洪門人士捐助義餉，異常踴躍，半月後總理復沿加拿大太平洋鐵路以達美東紐，沿途所歷各埠，僑胞均熱烈歡迎，就中鄒蘭多埠致公堂亦做法維埠致公堂，將其樓宇賤價變賣得港幣一萬元，匯充軍糧，可謂後先輝映，統計洪門籌餉局先後經余手電匯香港統籌部收者共港幣七萬餘元，佔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黃花崗一役全球各地籌餉成績之第一位。查是役失敗之後，革命軍統籌部出納課所報告收支

總數，收入海外各地義捐共十五萬七千二百十三元，中以加拿大所獲爲最鉅。余涉尼加士不遺十月，而得此良好之收復，殊出 總理意外。然加屬經此役後已疲瘡之末，及是歲八月武昌舉義前後，雖繼續發起籌餉，然其成績遠不如黃花岡一役之優異矣。

總理離加未久，廣州三月二十九黃花岡一役即告失敗，洪門籌餉局亦漸寧結東。余結著手同盟會之組織。在溫埠先後入會者，有劉儒堃、楊芳、鑑棠、葉素茂（劍磨）、司徒施（燕石）、李俊、謝恩、黃榮、湯添、湯崇富、湯萬、何就、黃邑、黃茂、黃林、湯崇德、吳湘鴻、陳高、伍時均、陳榛如、黃璧翠、周鶴年等百數十人。在維多利先後入會者，有高榜（雲山）、朱禮（文伯）、方幹謙、曾暖、黃伯度、司徒街衛、李翰屏等十餘人。是歲四月開成立會於麗安織造公司。衆舉余任支部長，周盛爲副部長，黃希純爲書記，會所設於唐人埠以外之區域。蓋是時仍屬秘密的組織，不欲公開活動，以免惹起致公堂官員中思想頑固者之反感也。同盟會既成立，余復從事華僑各團體之聯絡，以廣宣傳。適溫埠中華會館每年改選董事期屆，向由全埠僑衆用無記名投票法選舉董事二十人，華僑缺乏政治思想，對於會館董事殊不重視，故歷年皆由僑界官馬大等專制。凡三四票者即可獲得董事，且每次當選皆屬商店主人，而商界不與焉。余認此次改選 董事爲伸張無勢之機會，乃役各會員以選舉運動之方法，令各商同姓之團體或商店求助，華僑 重同姓感情，平時雖僅放棄選舉權利，爲協助同族兄弟計，自然樂爲玉成。及選舉日，僑衆投票者較往年多出十倍，揭曉後非得二十票以上不得入選，各董事

成咄咄稱異。結匪黨選者爲同盟會員劉德瑩，周盛，楊芳（三人皆商店主人），黃子錫（某洗衣店主人），葉求茂（永生商店主人前保皇會長葉生之子）等十二人。致公堂幹事黃紀傑，黃樹球（大漢報司理）李起辰等四人。中立派殷商三人。保皇會員僅孫振邦一人。以其爲總理同邑同族，且於總理蒞滬時召集邑人設宴歡迎，故舉之。是時溫埠同盟會員人數不滿百人，竟能籌錢萬數千人之選舉權，不獨爲各地華僑歷史所未聞，亦屬國內各省推行選舉制度所僅見，是舉實足以奠定同盟會在加拿大之基礎。及辛亥武昌革命軍起，同盟會員遂於中華會館發起募集愛國義捐，源源匯款於廣東軍政府，爲數不貲，卽中華會館新蓋舉措實得宜之力也。

黃花岡一役既敗，總理乃至美國金山，擬聯合致公堂及同盟會組織洪門籌餉局。以供應國內同志再舉大舉之需。惟以洪門人士向卑視後起之革命黨，而同盟會員亦多詆致公堂中人爲老朽，兩者格格不相入，殊足爲興漢復國之障礙。庚戌正月廣州新軍反正及辛亥黃花岡之二役，旅美同志所籌措軍餉，寥寥無幾，卽兩派不能合作之故。因與全美致公總堂大柁黃三德，大同日報社長唐璋昌等商酌，擬令駐美同盟會員全體加入致公堂，以便合組機關，募集巨款，而利進行。黃唐等均贊成之，同盟會諸幹事，是男等亦無異議，於是洪門籌餉局定名國民救濟局。於五月下旬成立。籌備既竣，總理旋於七月初二日首途遊歷各埠，演說募捐，瀕行，仍慮同盟會青年與致公堂叔父感情不能融洽，影響大局，以余素與致公堂及大同日報有多年關係，特電令余勉日赴美相勸，余接電未久，卽向大漢日報辭職，於八月初旬行抵舊金山，

大同日報社長唐璋昌乃聘余主持該報筆政，未及二十日而武昌南湖革命軍之砲聲轟動全球矣。余離加後，同盟會支部長一職，衆舉黃希純承乏。迨鄂軍首義，諸省響應，加屬各部僑胞陸續宣誓入會者，更有曾石泉、周子驥、曾北、鍾駿、鄭堂、馬少漢、李天民、李佛池、侯民一、許一鶚、黃炳基、崔景、李血生、黃發文、黃熙賢、李鉄血、趙衛平、鍾健鋒、何夢齡、李慈五等四百餘人，各埠相繼開設分會，黨務日形發達。實則余離加時，溫維兩埠黨員全數不及二百人，而維多利尙未成立分會也。當祖國義師四起之時，溫埠同盟會書牘托余在美定製青天白日滿地紅之襟章二萬枚郵寄加屬各埠出售，僑衆爭相購用，數日爲之一空。是歲十月洪門籌餉局及政公堂同盟會之三團體公推余爲旅美華僑革命黨總代表，歸國參加組織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事宜。余受命返抵上海，僅一星期，而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民元二月黃希純亦離加回國。衆舉周盛德任溫埠同盟會支部長，自是黨勢逐年發展，蓬蓬勃勃而有今日之國民黨加拿大總部。

上海民立日報小史

一 組織民立報之經過

于右任自所創民呼民吁兩日報先後被封禁後，在滬銷聲匿迹者，幾及一載。至庚戌年（一九一〇）春夏間，始著手組織民立日報，以為捲土重來之計。襄助集資者，有廬青城、沈縵雲、孫性廉、張八傑、周柏年諸人，預定于民呼日報被封後一周年紀念日，即是歲八月廿八日出版。嗣以籌備未竣，乃改期九月初九日。是時上海各報登載民立報出版及招股廣告，略謂：「本報組織半年，今幸成立，特將內容及進行方法通告如下：一、關於內容者，本報以發起國民責任心為宗旨。編輯分三大部：（一）論說部，（二）批評部，（三）紀事部，（四）雜錄部，（五）圖畫部。二、關於股本者，本社之志願在造成國民正當的言論機關，故組織之性質，係完全商辦有限公司，所有股東之權利及義務，悉遵商律辦理。股額定十萬元，大股百元，小股五元，現由發起人認定三萬元，即行繳足，預備出版。海內人士如有願購本公司股票者，請至下開各處為幸：收股處，上海南市信成銀行，北市信成銀行，泰崇錢莊，天津信成銀行，大公報館，北京信成銀行，漢口正金銀行吳春葆君」云云。館址設在三茅閣橋。出版之

日，神州日報致祝辭云：「民吁日報以去年八月二十八日禁止出版，民立日報本日繼之而起，獨惜不能於本年八月二十八日出版，作一極有研究之紀念耳。惟今日適值重九，則是報之繼長增高，決可預言。該報紀載諸賢，半係舊友，信乎吾道之不孤也」等語。蓋是時滬上各報與民立同一論調者，祇神州日報一家而已。

二 民立報發刊辭

民立報內部組織，由于右任自任社長。先後主筆政者，有景耀月，宋教仁（漁父），呂志伊（天民），談善吾（老談）范光啓，王无生，徐血兒等。人才濟濟，可稱一時之盛。出版第一日，鴻文巨著，美不勝收，尤以于右任撰之發刊辭爲膾炙人口，洵不愧新舊文學合流之代表作。其後戈公振著之中國報學史曾選錄之，茲錄載如次：

秋深矣！鳴蟬寂矣！草木漸搖落矣！萬籟悲聲，時聞寒蛩，似斷似續，如訴如泣矣！此佳節乎！而有有心人當之頓生無窮之感。悲天歎！憫人歎！噫！如此乾坤，吾何獨爲此佳節賀，吾亦悲憫中人也！

而孰意萬卉將零之時，獨有植立於風霜之發，經秋而彌茂者，此何物？吾愛其色，吾慕其香，吾特敬其有超出凡卉之氣概。此花耶？！此名花耶？！此豈非世人之所謂晚節更花也耶？！噫！噫！噫！晚節更花！噫！噫！噫！晚節更花！

「聞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未能忘。」當物而思，其思深矣。香草美人，今昔不遠。當此名花照耀東大陸之際，而更有其色其香其氣概望於彼壽於彼瑰聚於彼者，是何物？非國香乎。國花環繞，民立現矣，是爲民立發祥之日，是爲民立出世之瑞。

「紛吾師存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能修。」此非昔人之所自命也耶？民立之際此時會，此佳節之中而產民立，天之厚民立，民立教不自重。大凡一傑物之出現此社會，與此社會卽有際地蟠天之關係，否則新事業無異乎陳死人。倘其適宜於此社會也，雖百劫而不磨，而其精光浩氣，時來時往於爾大之間，時隱時現於世人耳目之表，待時而出，自足風靡乎一世，而社會實愛之，而國家更須珍惜之。夫自後始能自立於四面楚歌之中，以造福於國民。是以有獨立之民族，始有獨立之國家；有獨立之國家，始能發生獨立之言論。再進而言之，有獨立之言論，始產獨立之民族，有獨立之民族，始能衛其獨立之國家。言論也，民族也，國家也，相依爲命，此傷則彼腐，彼獨則此不能獨立者也，嗚呼！豈不重歟！

敬高馬肥，記者當整頓全神以爲國民效驅驅。使吾國民之義聲，馳於列國，使吾國民之愁聲，達於政府，使吾國民之親愛聲，相接相近於散漫之同胞，而團體日固，使吾國民之嘆息聲，日消日滅於恐慌之市面，而實業日昌，並修吾先聖先賢，開人鉅子自立之學說，以提倡吾國民自立之精神；搜吾軍事實業，開地殖民，英雄豪傑獨立之歷史，以培植吾國民獨立之思想。亟以世界之奮鬥，世界之事業，世界之學理，以輔助吾國民進立於世界眼光。此則記者之所深

類。而願爲同胞盡力，雖死無已者也。雖然，未已也。

內憂外患，相逼而來。東溟愁雲，侵及滬洲原野，歃血之約，恐又使馬首欲東者，轉而西圖。殺亡國民之臭名，豈獨戴高帽子之族，舍無窮之痛乎？嗟嗟！將不遠矣。迎秋一葉，已先零矣，恐此後切切淒淒之聲，難斷也。本館同人，之生此時，自痛其智之僅能知此，目信其政見之亦足以濟此，所補助於國民者，則此後對外當如何有一定之方針，對內當如何有一定之改革，對經濟恐慌當如何有一定之補救法，對人心卑下當如何有一定之救濟法，容他日分析言之。不敢以訛言亂國聲；是不敢以浮言傷國交，不敢以妄言愚弄國民。所自期者，力求爲正確之言論機關而已。力雖不逮，不敢不勉。夫前數年吾國之言論界，其氣魄之雄健如何，其精神之發越何如，而今日者，則何如？或者曰：此皆冥頑不仁之政府所致也。而又何言？記者曰：吾思此，吾欲哭，吾哭此，吾欲弔，吾弔此，吾欲作招魂篇。吾特名之曰「驕心」。夫離羣，非愛國者之所恆乎？其生也，誰知之？其死也，誰憐之？而其忠愛之心，則自信之。記者讀而泣，泣而又讀，則請誦其辭於同胞之前曰：「余固知醫醫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三 民立報與辛亥革命

民立報出世之日，正爲滿清君臣昌言預備立憲時代，國中言論實較已往數年爲自由。海內外革命黨人乘此時機，紛紛在長江沿岸諸省大舉活動。辛亥三月二十九廣州一役前後，譚人

鳳，宋教仁，呂志伊，居正，陳其美，楊玉如等往來上海香港漢口各地，均假民立報爲東道主。是歲，中部同盟會之成立，參加者亦以民立報關係人物爲特盛。三月廿九一役，雖不幸失敗，民立神州日報反藉此宣傳民族主義，鼓革命精神，競載殉義烈士之嘉言軼事，如數家珍。遂令全國之革命思潮，有黃河一瀉千里之勢。是歲八月，武昌首義，小數月而各省絡繹響應，清祚以亡。則兩報文字之功，爲不可沒矣。嗣民元南京政府告成，民立報諸賢多出任要職，陳其美任滬軍都督，于右任任交通部次長，景耀月任教育部次長，呂志伊任司法部次長，宋教仁任法制局長，范光啓任安徽鐵血軍司令，龐青城沈縵雲均任司長。報中樞要，爲之一空。及南北統一，遂爲同盟會機關報，仍由于右任負責主持。迄民二秋，各省討袁軍敗績，民黨勢力崩潰，以不禁袁世凱暴力之壓迫，始自行停版。

福羣公司倡辦人李其

李其，原名祺祜，字不生，廣東陽江縣人。少讀書鄉塾，志氣豪邁，深慕前賢范少伯張博望班定遠輩為人。弱冠以其家慘運本邑豪紳魚肉，避地香港，賴父執李煜堂之助，得在某藥材行傭工。旋赴美國舊金山謀生活，差足自給。歲己酉（一八〇九年），同盟會員李是男集合有志青年組織少年學社于舊金山，漸提倡革命排滿之說，祺祜時入會為社員。翌年正月初旬，孫總理自美東蒞金門，少年學社熱烈歡迎之。總理命改組為同盟會，祺祜亦隨是男加盟焉。總理是次遊美之目的，原有向旅美華僑集款，為策動粵省義師之大舉。以奔走紐約波士頓芝加哥三處，僅得義捐港幣八千元，大為失望，乃氣程赴美西繼續募捐。迨抵舊金山，而廣州新軍反正之役，已倉卒失敗，倪映典死之。總理於是創設同盟會美國支部，為美洲黨務之基礎，日集同志演講革命真理。祺祜每日聽講，回國參加義舉之志，日益堅決。是歲秋，遂毅然捨棄所業，買權歸香港。辛亥（一九〇一年）春，黃興趙聲胡漢民等計畫在粵大舉，祺祜擔任粵港傳達事務，奔走甚力。及舉事日，特偕數同志至省，聞陳炯明言當改期，出就旅舍宿，不得與於役，深以為憾。是為三月廿九黃花岡之役。事後香港中國日報以祺祜精勤幹練，延充經理一職。後數月，復由同盟會派往菲律賓創設分部，既抵小呂宋埠，乃與鄭漢淇歐陽鴻鈞楊豪侶黃

三記林日安資資傑諸人從事組織。是歲夏秋間，小呂宋黨部之成立及公理報之出版，祺躬之力爲多焉。八月，武昌革命軍興，粵省同盟會亟函響應，祺躬受命發動陽江軍寧。遠廣州宣告獨立，清防營駐陽江者索餉不付，大恣搶掠。祺躬以數十人入陽江，一州立定。徐集所部編爲正軍，繫捕掠者，諭如法。時民軍多未遵軌度，祺躬乃以守法爲之先，鄉人咸稱頌不置。民元春夏間，溥儀退位，南北統一，祺躬以爲欲與中國，必賴農業，傍揚子江沃野數百萬頃，視美國沙士涉比河旁士尤豐饒，而棄爲韋田，荒蕪不治，至爲可惜。因與同志僑商李煜堂霍勝剛李海雲李文啓陳永應諸人商權，擬築資創辦「江南福琴實業公司」在蘇皖各地經營墾植事業。李霍等均聽其議，各願任發起人。祺躬親赴美國向旅美華僑募股，同志李梓青等咸贊助之，前後集得資金十餘萬元。遷於南京大勝關附近購置荒地千數百畝，舉凡灌溉耕耘種植運輸各種器具均購自美國，沿江農民耳目爲之一新。復用汽船逐日將農產品運至上海市場銷售，購者莫不稱羨。總爲半載，規模略具，復在津浦路蘇皖交界處購得荒山萬數千畝，爲第二農場之準備。國民二年秋，頗言討袁軍起，不旋踵而敗。北軍入甯恣掠，沿江洋民居同罹浩劫，福琴公司亦蒙其損。獨國璋屬意以祺躬屬粵籍華僑，與國璋黨有連，乃將捕下獄，經旅滬粵人溫宗堯等多方營救，數旬始解。祺躬獲釋後，知非再從舉革命，澈底改造政治，與農之業必不得濟。乃毅然將福琴公司所經營農場租借於南京高等師範農科爲農事試驗場。自歸香港，謀再集營部在粵舉兵討袁。時兩湖大變已啓，全球人心騷動，祺躬營部皆流爲盜，處陽江高要二縣山間，聞祺

勅至，皆大喜，願從舉義，誓死不悔。祺勅以餉無所出，乃致書中華革命黨駐東京本部，請孫總理准其提用福華公司存款二萬餘元，捐充討袁軍餉。孫總理許之。於是與朱執信鄧鏗朱卓文等謀在廣東各府縣分途並進，擬在惠潮高雷兩陽等屬先期發難，牽掣廣州龍濟光之師，然後在省城內應大舉。詎粵前各路缺乏聯絡，惠州及潮汕先期爆發，次第皆敗，廣州約內應者亦率洩死。獨高州於十一月中旬起兵，兵勢尤盛，祺勅乃率所部謀與相應，陽江地與高州電白相接，義軍已得電白而不能守，乃營於兩縣間之望夫山。祺勅亦與相為聲援，隊主徐東海據陽泰縣之雞坪山，龍濟光部將齊鄒團合萬人圍攻之，戰三日夜不止，而義軍乏食，遂退。別隊主鍾生光亦引歸其故地望夫山，亦不得出。祺勅以奉無所濟，乃東渡日本請示孫總理，願往小呂宋籌餉再舉。詎得命，即啓程前往。菲樟實同志素重祺勅為人，助之數千元。民國四年四月，祺勅自小呂宋歸，謀再集衆，而隊主鍾生光適為其地鄉團所擊殺。祺勅以鄉團為龍濟光所威脅，非出本懷，乃使人招其言，期不為抗而已。鄉團素服祺勂義俠，聞其來，皆自進轅誠，願受指揮。蓋祺勂於辛亥光復一役，督率兵統治陽江纔二百餘日，以至誠感人，人無智愚，咸感服無訛。至是既得鄉團之助，乃次第製造炸彈大小二百餘枚，并購運長短槍百數十桿，密輸入新甯毗連陽江之某處，以為本營。集革命同志數十人於其中，黃漢傑雷某等同與焉。時朱卓文奉孫總理命主持粵省軍務，謂廣州軍界路已運動就緒，旦夕可發，祺勂願率舊部先佔陽江，其策甚先使高州民軍與陽春陽江境中徐東海蕭勝標兩隊集於雞坪山，以鄉團為導，涉牛場水，

夜襲陽江城。城中預伏同志十數人，挾炸彈數十，俟敵兵至投之。而在新甯之軍亦集，附近之鄉團亦會師城下。計已定，各同志挾彈伏城中待期，而朱卓文遽以事洩離香港，不得發，局勢爲之一變。祺勛不欲半途廢事，決以獨力營之。是時敵將已聞祺勛當至，備之嚴。祺勛有弟居鄉爲農，嘗不負外事，竟坐是爲縣吏捕殺。祺勛益憤惋，而所部久駐山中，需費供養，行軍費亦未預集，乃不得已再赴香港上海求助於友人，復募數千元以歸，前後所籌合二萬餘元，除購械彈外，皆供各隊餉費。已則自奉儉約，惡衣菲食，以爲表率。隨從同志共甘苦而安之。八月中旬自上海歸，定計親赴徐東海隊中，帥之以出，餘悉依前計劃不變。九月初，偕劉濟川張某自香港乘船入粵，出問道，行山圍千餘里，以達陽春徐東海所屯地。而敵將已先聞高州義軍將發，悉舉陽江肇羅高州之兵向之。高州義軍爲所牽掣不得發。徐東海蕭勝所部以去年籬坪山之役，子彈已匱。祺勛前以炸彈步手槍託高州同志轉進與徐，至是阻不得志。敵將李耀漢且陳兵山下，徐不敢獨舉，蕭勝亦從徐議。祺勛益爲棘手，乃變更計畫，相約先以新甯之衆下陽江，預計陽江敵軍已悉出，城中預伏內應，勢在必得。徐蕭各以所部駐山下，得城之後，會師以出，拊敵之背，必得志於高州。徐蕭聞皆大喜，議既定，祺勛於是以前九月二十前後發陽春，二十八日至澳門，益購鎗械以資新甯之衆。十月四日復入新甯，定期十一日以鄉團發難，限於十三日晨奪取陽江縣城，并會合各路隊伍大舉，及偕同志黃漢傑等赴陽春籬坪山時，以避敵失道，勞瘁萬分。屆期將發，忽以沾染瘴氣，全體發熱病，不能起。時敵軍已追跡至山麓，聞

黨人嘯聚山間，亟調附近友軍增援，聚衆至千餘人，鄉人對革命黨多表同情，或畏事不敢言，無有爲敵軍嚮導者。以是黨軍得無事。迨祺勛患病漸劇，衆以山上缺乏醫藥，乃用竹器舁祺勛至距此二十里之林木深處，藉避敵軍耳目。居二日，飲食，且無宿所，衆乃欲遷諸遠地。十一日晚，復分隊出發，時衆中有挾炸彈者，半夜行山谷間，誤墮地下，立炸，其人斃，祺勛亦爲彈片所傷，首臂皆損，背創尤重。是時敵兵在近，爆聲四聞，從者不暇更謀，挾祺勛奔至一山下，時已近曉，乃暫息山窟側。先後之衆皆不屬，在者惟黃漢傑等數人而已。衆以祺勛重傷，謀以船送之至香港，潛使數人往雇一漁艇，約酬以四十元。榜人畏威伴諾，俟雇船者去，則潛鑿舟沈之以逃。雇者歸，返舁病人行二十餘里，至水次則無舟矣。乃又舁之歸，是時大雨盡日不止，祺勛既傷病，沾濕，重以無所得食。顛頓日餘，自知不起，一以繼起之業託同行者。言不及私，遂絕。時十月十日，日方午也。祺勛逝後，黃漢傑等遂裸葬之山穴而後散歸。是役先爲敵軍捕去數人，在陽江之同志亦俱奔竄，敵軍仍戒嚴絕來往者近一旬，後知祺勛病故乃罷。

祺勛入陽春時，與順德人劉濟川偕行，迨至新甯，濟川以病不能從。祺勛死後三日，濟川病死，病狀與祺勛未傷時同，蓋皆染瘴山林，積久而發者也。濟川善技擊，少賈於越南，於同盟會盡力至久，欽廉鎮南兩各役，皆身爲前鋒，冒死不避。辛亥三月廿九之役，與攻督署，幸脫險出走。辛亥革命後，爲靈廠員，以公廉稱。民三年，朱執信鄧鏗等謀起兵逐龍濟光，濟川主任北江軍，不克舉，恨不即死，聞祺勛將有寧于陽江，自請從行，卒殉於此役。

祺初有子二，長曰伯振，妻與中會貞，孫勝剛女公子爲室。祺初既逝，家無餘資，其父執李履堂乃薦伯振於上海聯保火險公司，充哈爾濱分局經理，使得資養母。民十一年後回粵，歷任陽江縣長多載。至民廿四年，始辭職。民廿九年冬，病卒於陽江原籍。次曰仲振，少由粵政府派赴美留學，既學業歸國，先後任廣州市政府公廨局長及中央審計部協審。

福寧實業公司六勝關附近農場，以最低租金，租借於中央大學農學院爲農學試驗場者二十餘載，該公司曾署經理李伯振及董李煜堂，霍勝剛李文啓李海雲諸人以遠任粵省，無限榮願。民廿五年春，該公司董事改選李自重爲經理，始委託馮自由就近與中央大學農學院洽商收回農場，並集資擴張墾殖等事。籌劃未竣，而民廿六年七月中日戰爭爆發，江甯相繼淪陷，福寧公司之農場遂亦不堪開闢矣。該公司產業有皖蘇交界之荒山萬數千畝，曾一度與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洽商借地種植烟草不成，後遂無人過問。聞該公司有華僑股東李某在荒山下經營小農業二十餘年，久未歸粵，今已成該地土著，遂不思蜀云。

貴州自治黨首領張百麟

凡言清季之黔省革命運動，莫不知有張百麟其人。張字石麟，湖南長沙人。以先世宦齡久，遂家焉。少有奇氣，不拘細行。每從賈穰屠沽者遊。稍長，折節讀書，於法政譯述之書，研鑽尤力。清季乙巳，丙午間（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六），留東學界發行諸雜誌如民報、復報、洞庭波、鵬聲、雲南等，先後出版，鼓吹革命，盛極一時。百麟盡購閱之，民族觀念，油然而生。嗣丁未（一九〇七年）冬，日法，日俄兩協約發表警告，震動全國；百麟乃號召黔中名士陳永錫、譚西庚、黃澤霖、周增壽、張澤鈞、周伯良、鍾振玉、張德馨、方策、劉鎮、劉榮助、黃守仁、王元藩、陳守康、辜可經、李澤民、鍾昌祚、張鴻藻、彭述文、楊壽鏞、黃德銜、孫鏡、譚璟、甯士謙諸人，組織一愛國團體，命名曰自治學社；藉政團之形式，為革命之運動。以法政師範警察各學堂學生之傳播，瀰漫全省。旋派員通款於東京同盟會本部。時平剛為黔學生貴州同盟會分會會長，于德坤、漆運鈞、王孝端、蒲劍、陳學劍、朱沛霖、保衡、胡肇安等，為籌議部議員。遂開會議決承認自治學社社員為同志，訂約互通消息，合力進行。平剛更介紹黔省先覺張銘於自治學社。銘為革命實行家，早年因謀舉兵反清，失敗逃亡，其部下留居貴州者尚衆，至是以剛言加入自治學社，而學社團體乃日擴張，「有「自治黨」之稱。

宋履百麟復創刊西南日報，以爲言論機關，一以急進爲宗旨。官吏及紳界有不法事，輒指責不稍假借，以是大招官紳之忌，已酉（一九〇九年）秋，清雲貴總督李經羲遣出貴陽，密語巡撫應鴻書，謂聞有革命黨張百麟在黔謀亂，宜急捕治。鴻書以無據，不肯與大獄，事乃寢。其冬，列強監督財政之說，甚囂塵上；自治黨員大爲激昂，以諮議局名義召集人民開全體會議，設國民捐會，要選蔡嶽、周培藝、樂嘉荃爲會長，分遣黨員四出演說。密議集有巨款，卽備軍械練鄉團，聯合各省，伺隙大舉事，爲頑固派緝紳所知，乃百計破壞，利用官力以阻撓；自治黨之策畫，遂成泡影。然自治黨之潛勢力已散佈於各界。教育方面如：公立法政學校、律師專修科、法官養成所、自治研究所、樂羣兩等小學校、光懿女學校、淑慎女學校、明德女學校等，合計畢業學生凡數千人。又各法定機關，如諮議局、教育總會、各屬城鄉議董兩會等社團，自治黨皆佔優勢。全省府廳州縣，幾無不有自治學社分社之組織，由是勢力日盛，漸爲官廳所注目。其初凡有會議，恆假百麟自宅；後以密探窺伺，乃綜錯其地點；或假諮議局等處，僞爲會商要公者，或借紳士桂景濤等住宅，僞爲謙集賓客者。故事機得進行無滯。

辛亥秋夏間，川省之鐵路風潮勃起，全國震動，百麟認爲時機已至，決定集合學社健全份子秘密計畫，分頭佈置。初擬專用社員，部勒哥老會衆，分兵四路。求遠軍事學者爲統將，立大本營於省城，居中調度。又令各屬社員取同一方法，先後發動，俟省城調兵四出，根本空虛，乃出其不意，劫軍械局起事。嗣以平剛、陳永錫、周培藝等皆主張聯絡軍界爲必要，始變

方針，從各方面着手。計所進行者，有軍界、學界、警界及會黨五方面，其情形頗爲複雜，茲分別言之於次。

一、軍界 軍界中分新軍、徵兵營、巡撫衛隊、巡防隊四部分，略述如下。

(甲)新軍 貴州新軍駐省者，不足一標。自治黨員之運動，可分爲五路。張百麟、黃澤霖直接與總統袁義保洽商者爲一路。平剛授以總官楊蘆賊及督練官文崇高以方略者爲一路。陳永錫與隊官趙德全、陳啓順等接洽者爲一路。張澤錦與正目楊樹青等周旋者爲一路。譚璟與司務長艾樹池溝通者爲一路。凡五路并進；前二路僅司其端，收效純在後三路。

(乙)徵兵營 貴州徵兵不足一營，另駐武侯祠，不與新軍相附麗。自治黨担任運動之者爲姜兆熊、胡剛。

(丙)巡撫衛隊，衛隊百數十人皆湘產，體魄雄健，技術嫻熟，所持鎗械尤精利，自治黨人担任運動之者，爲譚琛、周顯謨。

(丁)巡防隊，中路分統宋紹武部下爲一路。涂寶煌、蕭朗生等運動之。

以上所述，爲自治黨人向軍隊進行之方略。關於新軍及徵兵營之運動，爲積極的，望其互相提攜，共成大業也。關於衛隊及巡防營之運動，爲消極的，望其明晰利害，毋爲敵助也。

二、學界 自治黨人運動學界，分陸軍小學及教育總會，公立中學三部分。

(甲)陸軍小學校 其時陸軍學生，漸具新思想，以政局日趨腐敗，激於義憤，已有改

進之動機。自治黨陳廉、江汾滋、周鳳文、廖謙、鄧龍俊等專伺之散佈革命種子，咸教拜著。

(乙)教育總會一由自治黨員陳永錫、彭述文等，分頭運動之。

(丙)公立中學校 該校全權均在君憲派任可澄之手，其中學生二百餘人，自動趨向革命，舉何燭為代表，加盟於自治黨。

三、哥老會 自治黨員陳守廉、李立鑑、譚德驥、黎克榮、吳冠、孔鵬等所號召二千人，為一路，由黃澤霖支配之。另由劉魯香號召五百人別為一路。

三、總界 省區警員二百數十人，新募巡查隊百人，高等巡警學校，巡警教練所學生百數十人，皆受周培善之指揮運動。

上列各方面，凡有排除障礙及進取機宜，皆由百麟主持調度，而陳永錫、黃德銜、余琛、孫鏡、周培善諸人佐之；尤其注意偵察官廳之意嚮及其準備規畫，以便隨局應付。故能事事俱佔光符，不致債事。

是歲八月十九日，武昌革命軍起，全國各省先後響應，百麟以時機已熟，即照原定計畫，派遺同志分路發動，已成「箭在弦上，一觸即發」之勢。九月十三日，紳界欲避免流血，要求巡撫沈瑜慶宣佈共和；沈瑜慶僅允設「自保會」，公用人行政之權於大眾，和平派表示滿意，急進派則大為激昂。其實沈瑜慶初無讓步意，特以所任巡防統領胡錦棠仍未成軍，所約劉世之

援兵，尙未由吳彥開動，姑爲緩師之謀，待調發既集，然後按冊錄自治黨人。作一網打盡之計。

是晚，自治黨已下令各路馬上發動，新軍及陸軍學生等發動於外，撫署衛隊亦對其長官，抗不應命。瑜慶知事無可爲，姑低首承認獨立，命勸業道至諮議局問誰能担保治安者，百麟與議長譚西庚毅然承諾，事遂定。旗幟文告，皆已先判預備，命黨員分頭佈置，鳴金告衆。翌晨十四日，新軍遣代表藍鑫，詣百麟爲都督，百麟力辭，乃由諮議局公舉爲樞密院院長。是時貴州軍政府之組織，合都督府、行政總理、樞密院三部分而成；都督管軍政，行政總理專民事，樞密院參贊軍機、籌畫政務，兩方皆得與聞，百麟開誠布公，調和黨見，臨機應變，消弭內憂。各屬甫經反正，人心惶駭，百麟乃親統兵出巡上游，所至爲官紳雲分界限，平其爭端。復以金融風潮故，日演說銀行之利益，以維持紙幣信用，而面恃以安走。會郎岱廳屬扁擔山夷人聚族而居，號十數萬，以光復後軍政府號大漢，因起種族間之誤會，有蠢動消息。百麟乃令黨員深入其巢，招致酋長來，爲解說事理，優其待遇，並給自治學社徽章數千枚遣之去，夷衆之反側以安。

先是百麟出巡時，開漢陽失利，嘗以電抵立法樞密兩院，陳出兵援鄂之關係。且曰：「無武昌，是無民國也。諸公能以二千勁旅，麟者，願以頸血護北軍，遂報國初志。」時兩院已決議派都督楊善誠，率兵東下，乃促百麟返省，百麟寧竣歸，自擊君憲派及頑固紳界互相結託，

漸有死灰復燃之勢，怒然死之。同志中頗有勸其防患未然者，百麟曰：「我以至誠待人，人必無危害我者。」泰然不加設備，且致誓立法院提出辭職。議未決，而黃澤霖之難作矣。

時代理貴州都督為趙德全，統領新軍及巡防營則黃霖澤任之；二氏皆光復貴陽有功革命之軍人也。澤霖所部最衆，先後派遣譚德鎮撫定平越叛兵，又很岑少光討平修文土匪，立功頗著。其擒斬巨匪羅魁，尤令奸徒慙棍，銜之刺骨。君憲派劉顯世和之，乃陰謀以重資賄買其部將唐輝章使聚衆作亂，乘機刺殺澤霖，分裂肢體，陳屍廣庭。繼以百麟為自治黨首領，恐其報復，復縱叛卒圍攻百麟寓處，百麟先逃得免。旋奔廣西，轉徙至上海，嘗謁孫黃二公，備陳黔局變亂之經過。然其時貴陽，由劉顯世私引涼軍襲據，自治黨員已被誅鋤待盡，有心人亦愛莫能助矣。百麟自是，浪游南北各省，寂寂無聞。其為人英銳敏捷，凡所決事，進行無遲迴，結果亦往往如其所期。然狂於成功，視寧太易，終以此致敗。今日黔人之稍知革命史者，莫不奉百麟為元功，百麟亦一代人傑也哉！

著者按：此文資料多由民元臨時稽勳局舊存檔案採集而成。此項檔案，大部於民二秋袁世凱取消稽勳局時，早已散失。幸黔省一部分，由該局審議員周同志培靈預為抄存，不致埋沒，容次第披露之。

民元臨時稽勛局小史

臨時稽勛局之組織 民國元年三月，南京參議院既制定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及臨時政府各部官制。復爲革命時期崇德報功養生恤死起見，特制定臨時稽勛局組織條例。其大綱有二：一曰稽核開國前及開國時之革命黨人與軍人之革命勛績，二曰設置審議員（簡任）調查員（薦任）若干人，經審議及調查後分別呈請政府褒獎或撫恤之。是歲四月一日，孫大總統頒解職令，南北實行統一。五月初七日大總統袁世凱及國務總理唐紹儀依孫前大總統及黃前陸軍總長之推薦，簡任余爲臨時稽勛局局長。余受命北上，以是局直隸國務院，故局所附設于北京東城四牌樓鐵獅子胡同國務院內。先後延置各省及海外曾參與革命踏役之同志多人，充任審議員及調查員。計審議員有鄧玉麟（品三湖北），查光佛（競生湖北），稽公復（善伯湖北），廖平子（任肩廣東），易廷熹（季復廣東），張通典（伯淵湖南），雷鉄崖（昭性四川），彭霖民（江西）秦毓鑒（效魯江蘇），張翊初（陝西），周培鑾（貴州）等十餘人。調查員有徐萬年（湖北），蔡大輔（湖北），牟鴻勛（湖北），胡子晉（駿男廣東），熊越山（廣東），黃希純（廣東），李性明（廣東），彭□（江蘇），高一某（江蘇），雷颯（時若湖南），龔永（福建），邱任元（福建），戴載（湖南），易昌楫（直隸），郭鳳山（直隸），于德坤（貴

州)，張雲濤（廣東），趙中鵠（奉天），顧人宜（奉天），等二十餘人。另在各省及海外各埠設立稽助分局，各省由各都督省長組織之，海外各埠由當地國民黨支部組織之。計開各省分局負責者姓名列左：

湖北 蔡濟任 徐達明 王文錦

廣東 朱執信 鄧鏗 黃俠毅

上海 陳其美 楊譜生 高一某

江蘇 程德全 林述慶 彭口

浙江 俞樾 龔寶銓 徐則恂

福建 彭壽松 鄭烈 黃乃裳

安徽 孫毓筠 柏文蔚 陳策 凌毅

江西 李烈鈞 龔永 蔡公時

湖南 柳聘農 王延祉 鄧人康

新疆 楊增新 馮特民

陝西 張鳳翽 井勿幕

山西 閻錫山 景定成

奉天 張錫鑾 楊大寶

四川 尹昌衡 張培爵

雲南 葉錫羅 佩金 趙仲霄 龔

廣西 陸榮廷 劉古香 張鈇臣

河南 杜濬 王天縱

山東 周自齊 徐鏗 心 鄧天一

貴州 楊靈誠 張百麟 周培蓀

直隸 馮國璋 楊以德

右列各省稽助分局負責人，多由各都督省長就本省有革命助勞者或他省人參加本省革命者遴選聘任，亦有由都督自舉者。就中直隸都督馮國璋所薦用之楊以德，即在南北統一以前屠殺多數北方黨人之天津警察處處長。以著名慘戮革命黨之劊子手而稽核革命助勞，殊屬滑稽之極。

然余嘗日以茲境所關，未便暇回，且本局亦自有調查北方義舉之專任委員，絕不容無關係者顛倒事實，故祇能暫時虛與委蛇而已；補助局成立半載，本局及各省分局進行審議調查手續，略具端倪，今仍恐滄海遺珠，揭一漏萬，因由各省議員調查員推舉各省及海外各埠曾參與革命諸役之同志；陳少白章太炎李紀堂謝纘泰元列李植生梁嘉光譚發孫眉會長禰鄧廣南黃三德唐瓊昌沈翔雲劉成禹馬君武譚人鳳陳楚楠張永福吳世榮黃金慶鄧澤如蕭佛成會錫周馬培生黃樞生張英池阮英舫莊銀安胡毅生黎仲實宋教仁張繼蔡元培劉揆一賀之才胡秉柯史青田桐汪東王文慶黃侃曹亞伯鄧家彥但素白逾桓蘇翊錫杜潛程克季雨霖吳崑喬義生何天炯劉思復張谷山方瑞麟姚雨屏謝良敏鄧子瑜賈明堂黃復生盧信貴晦聞陳歎夫鄧悲觀陳春生黃惠仰謝英伯徐宗漢李是男李海雲方楚喬蔣克武何克夫張八傑周覺高劍父潛達徽孫武盛天蔚劉公蔣翊武陳方度陳景華熊秉坤劉勵平陳昂志伊張紹軒鄧文騰管鵬張孟介鄒永成陳去滄夏重民景耀月于右任居正范鴻仙周震麟溫壽泉李仰時李根源李福林陸蘭清李揆許崇智鄭祖濤石青陽但懋辛龔鎮鵬莫紀彭溫世霖王軍演鄧慕韓林百舉黎尊魯傳鏡徐維揚胡瑛詹大悲劉英李柱中洪承點姚勇忱溫炳臣毛文明李煜堂徐紹貞王傳炯盧謬生王斧黃詠台吳子培溫雄飛陳自覺李元著蘇無涯黃芸蘇甯調元區慎剛鄭占南趙鐵橋宮傳寅藏平山周萱野長知池亨吉等二百餘人，一律函聘為臨時稽勛局名譽審議，請于審議會開會時出席討論，或用函電商榷，以補調查所未及。另推舉黃興黎元洪二人為審議會名譽議長，兼資領導。茲錄當日所發聘函原稿如次：

敬啟者，宏維先烈，新我舊邦，亦越偉人，創茲盛業。當帝政之末造，爲民主之宣言。奔走者遍于五洲，失敗者十有七次。鏖而不舍，挫而不撓。剖腦剝胸，猛士之心不死；絕吭斷脰，壯夫之志益然。以監獄爲室廬，以屠殺若宴飲。積誠所感，雲合景從。用能復三楚之兒，反戈于一旦；八州豪俊，攘臂于浹旬。天地開顏，河山無恙，義聲播矣，國體更矣。夫崇德報功，古有明訓；出生入死，衆人所難。不藉以揚，何以勸後！本局職司所在，罔敢憚煩。調查務極其詳明，審議必求其允當。誠恐見聞有未逮，耳目有未周，潛德闕光，固後死者之責任；濫等充數，亦大君子所羞稱。員額雖限于定章，賞卹宜徵乎衆意。夙讀先生民國先覺，革命入彀，鑒別人倫，旣不差於累黍，熟悉歷史，更何憾乎遺珠！謹推舉爲本局名譽審議，開會屆期，在京者切盼出席討論，在外者亦擬函電商榷。總期共抒謫論，毋負殊勛。庶幾實至名歸，永國民之紀念；信今傳後，垂青史于無窮。此致

××先生。臨時稽勛局馮自由上言。中華民國元年十二月×日

稽勛助績之標準 稽勛局根據南京參議院所定官制，審議助績之標準，有開國前及開國時之區別。就中劃分爲三時期，從乙未（一八九六年）九月孫總理楊衢雲等首次任廣州起義，至辛亥（一九一一年）八月武昌革命爲開國前。是爲第一期；從武昌革命至民元一月南京政府成立，爲開國時，是爲第二期；從民元南京政府成立至二月十二日清帝宣佈退位爲翊贊共和時，是爲第三期。一切褒獎撫卹卹卹依此項標準，別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之九等審定之。例如辛亥八

月十九日前捐助革命軍餉一元，可抵民元二月一日前捐餉十元。又可抵二月十二日清帝退位前百元是也。所規定容議助續之九級標準，大致如下：

臨時稽勸局會議標準（按此不過約而言之，凡事實與章程相仿者適用。）

甲等卹撫

一、開國前爲革命黨首領或革命軍將帥，主持一切，屢次起義遇難或臨敵身亡，勞瘁身故。

二、開國前爲首盡刺滿清重要官吏致斃，身命同殉。

乙等卹撫

一、開國前掌握革命黨之高級軍事機關，屢次起義，遇難或臨敵身亡，勞瘁身故。

二、開國時爲革命黨首領，主持一切，屢次進行遇難或臨敵身亡。

三、開國時爲首盡刺滿清重要官吏致斃，身命同殉。

丙等卹撫

一、開國前力佐革命黨首領，作種種進行，運籌帷幄，屢起屢蹶，遇難身亡或勞瘁身故。

二、開國前稽勸激滿清重要官吏，事未成而身亡。

丁等卹撫

民元臨時勸捐小史

一、開國前握一方面之重要機關，屢謀進取，因而殉難或勞瘁身亡。

二、開國前率衆起義，屢次血戰身亡。

三、開國時隨同希圖刺殺滿清重要官吏，事未成而身亡。

戊等卹撫

一、開國時率衆五百人以上屢次血戰，被害或陣亡，及勞瘁病故。

二、開國前投身滿清重要機關，希冀內應，被害身亡。

己等卹撫

一、開國前四出運動，機關確立，著有成績，被害身死，或勞瘁身亡。

二、開國時投身滿清重要機關，希圖內應，被害身亡。

庚等卹撫

一、開國時四出運動，機關確立，卓著成績，被害身死，或勞瘁身亡。

二、開國前屢次輸運軍械，或被壞敵入重要機關，以致身亡。

三、開國前以文字或演說提倡革命，被害身亡。

四、開國前率衆起義，臨敵身亡。

辛等卹撫

開國時屢次輸運軍械，或被壞敵入重要機關，以致身亡。

二、開國時以文字或演說鼓吹革命，被害身亡。

三、開國前附隨革命首領，被害或臨敵身亡。

四、開國時率衆百人以上，臨敵身亡。

壬等卹撫

一、開國前或開國時製造轟擊品，以致身亡。

二、開國前提倡革命，奔走海內外確有成績，勞瘁身故。

三、開國時附隨首領倡義，臨敵身亡。

合於九鼎勛章甲等者

一、開國前暨開國時爲全國革命黨首領，主持一切，造成共和政體。

合於九鼎勛章乙等者

一、開國前暨開國時掌握革命黨之高級軍事機關，率衆臨敵，百折不撓，遂收全功。

合於九鼎勛章丙等者

一、開國前暨開國時力佐革命黨首領，作種種進行之謀畫，運籌帷幄，屢厥屢起，卓著功績。

著功績。

二、開國前暨開國時擔一方面之革命重要機關，光復名城，卓著勞績。

三、開國前奔走海內外，組織革命機關，團體確立，屢次起義，卓著勞績。

合於九鼎勛章丁等者

- 一、開國前暨開國時率衆五百人以上，屢次臨敵，光復名城。
- 二、開國前暨開國時狙擊濶清重要官吏，使專制政府失其能力。

合於九鼎勛章戊等者

- 一、開國前暨開國時率衆五百人以上，屢次臨敵血戰。
- 二、開國前身爲內應。光復名城要寨，或運動五千名以上之軍隊反正。

合於九鼎勛章己等者

- 一、開國前身爲革命黨重要人物，卓著勞績而被遠入獄，開國時仍有勳勞。
- 二、開國前率衆百人以上，屢次血戰，光復名城。

合於九鼎勛章庚等者

- 一、開國前暨開國時屢次輸運軍械，或毀壞敵人重要機關。
- 二、開國前率衆百人以上，臨敵血戰。

合於九鼎勛章辛等者

- 一、開國前附隨革命首領屢次血戰。

合於九鼎勛章壬等者

- 一、開國前附隨革命首領起義。

合於虎熊勳章甲等者

一、開國時爲全國革命黨首領，主持一切，造成共和政體。

合於虎熊勳章乙等者

一、開國時爲一省最高級之革命首領，實行反正，與清政府鏖戰。

二、奉旨北兩政府命令代表全國議和，確有大功。

三、統率海軍全隊反正，與清政府鏖戰。

合於虎熊勳章丙等者

一、開國時爲一省最高級之總參謀，運籌帷幄。

二、開國時首建義旗，統兵千名以上，屢次血戰，光復名城。

三、開國時狙擊清重要官吏，使專制政府失其機能。

四、率海軍一部份反正，與清政府鏖戰。

合於虎熊勳章丁等者

一、開國時海軍艦長率衆反正，與清政府鏖戰。

二、開國時助高級長官之謀畫，屢次決戰，光復名城。

二、開國時統兵五百名以上，首建義旗，血戰光復名城。（餘以兵額多少類推）

合於虎熊勳章戊等者

一、開國時爲首運動名將擄竊海軍等反正，及運動兵士三千名以上反正，確有實據。
(餘以兵額多少類推。)

合於虎熊勳章已等者

一、開國時設法截獲敵人軍械及軍需品價值在三萬元以上。(餘以價值多少類推)
二、開國時曾經助戰之協統及同等之將領。

合於虎熊勳章庚等者

一、開國時曾毀壞敵人重要機關，致敵人全軍敗潰。
二、開國時曾經助戰之標統及同等之將領。

合於虎熊勳章辛等者

一、開國時完全擔任各義師之兵站運務，輸入糧食軍械無缺。
二、開國時曾任助戰之營長及同等者。

合於虎熊勳章壬等者

一、開國時曾任助戰之隊長及同等者。
二、開國時任本國及海外之各大團體職員，著有特勞績。

合於醒獅勳章甲等者

一、以兵力贊成共和之軍統。

- 二、開國前獨捐革命資金一萬元以上，籌募十萬元以上。
- 三、開國時獨捐革命資金十萬元以上，籌募一百萬元以上。
- 四、開國前率先以文字提倡革命，成效卓著，曾經入獄。

合於醒獅勳章乙等者

- 一、以兵力贊成共和之鎮統。（防營將官同等者准此）
- 二、開國前獨捐八千元以上，籌措八萬元以上。
- 三、開國時獨捐八萬元以上，籌募八十萬元以上。
- 四、開國前在海內外提倡革命組織團體，確有成效。
- 五、開國前以文字鼓吹革命，確有成效。

合於醒獅勳章丙等者

- 一、以兵力贊成共和之協統（防營將官同等者准此）
 - 二、開國前獨捐六千元以上，籌措六萬元以上。
 - 三、開國時獨捐六萬元以上，籌措六十萬元以上。
 - 四、開國前在海內外鼓吹革命組織團體，確有成效。
- 合於醒獅勳章丁等者

- 一、以兵力贊成共和之總統（防營將官同等者准此）

- 二、開國前獨捐四千元以上，籌募四萬元以上。
 - 三、開國時獨捐四萬元以上，籌募四十萬元以上。
 - 四、開國前或開國時，以文字鼓吹革命，確有成效。
- 合於醒獅勳章戊等者

- 一、以武力贊成共和之營長。（防營同等者准此）
- 二、開國前獨捐三千元以上，籌募三萬元以上。
 - 三、開國時獨捐三萬元以上，籌募三十萬元以上。
- 合於醒獅勳章己等者

- 一、開國前獨捐二千元以上，籌募二萬元以上。
 - 二、開國時獨捐二萬元以上，籌募二十萬元以上。
- 合於醒獅勳章庚等者

- 一、開國前獨捐一千元以上，籌募一萬元以上。
 - 二、開國時獨捐一萬以上，籌募十萬元以上。
- 合於醒獅勳章辛等者

- 一、開國前獨捐五百元以上，籌募五千元以上。
- 二、開國時獨捐五千元以上，籌募五萬元以上。

合於醒獅勳章壬等著

一、開國時獨捐二百元以上，籌募二千元以上。

二、開國時獨捐三千元以上，籌募三萬元以上。

賞卹以外，復有例外辦理一節，係專就開國前革命黨人確有偉大勞績者施行。如鄭子真洪全福陳天華趙聲楊守仁諸人是也。又開國前革命軍餉不滿三百元者，及開國時指戰不滿三千元者，概分別給與褒功狀及開國紀念章，以酬勞績，而資紀念。

「說明」例外辦理，如江積勞病故或憤激自殺，可作為靈寢或陣亡之例是。

勳章種類之編制 右述九鼎虎熊醒獅之三種勳章，原屬開國時南京陸軍部為褒獎革命有功人員，特予編制。迨民國四月全國統一政府成立，南京黃留守特派代表彭某入京向稽勳局商權接納南京陸軍部所編制三項勳章事件。稽勳局特開籌備會議詳領研究，認為可行，遂全部接納之。復經再四開會，規定三項勳章之施行細則。第一種之九鼎章取禹錫九鼎之義，於開國前革命黨人及開國時建立殊勳者適用之。第二種之虎熊章取武勇衛國之義，於開國時之反正軍人適用之。第三種之醒獅章取獅吼覺民之義，於民元南京政府成立後各省贊成共和之軍人及開國前開國時以文字鼓吹革命者，與捐助餉精者適用之。另鑄銅質開國紀念章三種，凡在民元二月十二日清帝退位以前參加革命大小工作之戰士及平民，均一律頒給，藉資紀念。此外更印就褒功狀多紙，略與南京總統府所發旌義狀相仿，專為褒獎有功祖國之華僑用之。是時袁世凱先

後公之師民國勛立令八條及民國勳章令十七條，頒與稽勛局所制定條例相衝突。當陸軍部編制海陸軍勳章條例時，總統府侍從武官長蔭昌邀余討論編制勳章辦法，余謂「稽勛局所制勳章，係專顧前開國前暨開國時之有功革命人員，乃一次酌及臨時酌，與海陸軍之普通勳章性質完全不同」等語。未幾袁世凱陸續頒賞勳章之令，有同雪片，大惹國人非議。各省疆吏有誤會為稽勛局審議失當，而向之嚴厲指摘者。時在民元秋冬間，余方出遊南北各省稽核革命勳績，本局各密函或以不便代袁世凱負責受過，遂用稽勛局名義通電各省，聲言本局稽勛，對於審議及調查兩項手續，尙需相當時日始能竣竣。現時頒賞之勳章，非本局職權所及，希勿誤會云云。先是袁氏於是歲六七月內國務總理唐紹儀及同盟會閣員辭缺職多，初擬提出余名為陸徵祥內閣之二上商總長，藉以擾亂同盟會陣線，特使梁士詒徵余同意。余以脫黨求官，義不當為。乃托辭稽勛事大，入閣事小，婉言却之。世凱意頗不懌。後乃補提蔣作賓劉揆一二人充之。及閱報悉稽勛局通電否認與開頒獎勳位勳章事，憤然作色語梁士詒曰：「稽勛局何時可結束乎？」然後間接發問此語，已知稽勛局之危機預伏於是矣。

稽勛局之特殊工作 稽勛局除稽核革命勳績外，尙有國務院命令辦理之二項工作，一為南京總統府解散時遺送祕書處職員及勳人子弟出洋留學八十餘人名單，其後湖北都督府及遼軍都督府亦兩列應派出洋人員姓名，呈請大總統援例遺送，均由國務院飭稽勛局會同教育部分別辦理。稽勛局以財政部撥款不易，故分二期遺送。第一期學生五十餘人，於民元秋間出洋，即任

鴻揚楊登鳳維薄蕭幼梅劉鞠可黃芸蘇譚照鴻劉貽燕吳永珊馬彥李駿邵逸周李曉生居屬今宋子文張承樞馮偉余森王夏吳昆吾周仲良等是也。第二期學生二十餘人，於民二夏秋間出洋，卽李翊東李作棟李四光趙寶魁張鶴蘊等是也。二爲保送因奔走革命而停學之學生繼續入學事，蓋當時因奔走革命工作而輟學之各省學生，大不乏人。迨民國成立，諸生多欲繼續求學，而爲母校所拒絕，故教育部特咨商稽勸局請代調查事實，然後特許繼續入校。稽勸局因飭各省分局協助調查，其後此項學生卽憑稽勸局證明書返學。

各省稽勸之成績 各省稽勸分局先後由各都督負責組織後，其能依據本局審議標準，切實調查卓著成績者，祇有數處。而因循敷衍疲玩不振者，實居多數。就中如號稱革命策源地之廣東，都督胡漢民及余均屬意朱執信，以爲調查重責非伊莫屬。顧朱恥言功勞，謙遜不遑。胡乃改以陸軍司長鄧鏗兼任。鄧於革命資格尙淺，辛亥光復前諸役均未參與，故設局數月迄無頭緒。廣東如此，他省可知。余爲督促各省履行工作，乃於民元九月出巡南北諸省，指導各分局調查方法。先由廣東省議會與都督胡漢民因各爭權限，大起齟齬。省議會特派議員溫雄飛等四人入京，彈劾胡都督擅權違法。余以同黨內鬩，貽羞國人，乃力出任和解，事乃平息。至是余更遊溫雄飛結伴赴粵，溫從之。及由津至滬，歷訪陳其美程德全朱瑞三部督，知上海江蘇浙江三分局調查手續，漸次就緒。遂于是月下旬行抵廣州。胡漢民陳炯明朱執信鄧鏗陳景華諸人及國民黨支部均熱烈歡迎，時胡漢民兼任國民黨粵支部長，方籌劃國會選舉事宜。余以溫雄飛可任

黨評特許選舉進行部長爲請。洪民立予贊成。自是省議會與都督府化冰炭爲水乳，此行大有力焉。余居鄂半月，策進分局調查工作，略見眉目。遂於十月中旬偕隨員張霽蕙取道北上，過滬時曾謁孫總理報告鄂局，督府與省議會之經過。孫總理甚爲稱許。途次經皖贛二省，對於安慶南昌兩分局職責面予指示。抵九江向漢口進發。鄂省爲首義要區，對於稽獎事項，最爲關切。黎副總統聞訊。預派蔡濟民徐達明鄧玉麟胡秉柯王文錦諸人率軍樂隊沿江遠接，都督府及國民黨民軍傷兵醫院遺族學校商會等各機關團體分日開會歡迎，招待優渥，得未曾有。余留武漢十餘日，陸興黎副總統軍務司長蔡濟民等商榷賞卹辦法外，時往視察傷兵醫院遺族學校及蕪弔武昌楚望台漢陽漢水漢口欽廉各戰場，益覺養生卹死，刻不容緩。時湘都督譚延闓已派鄭人應等來接。漢都督蔡鈞亦有電相邀。方期繼續巡遊湘鄂滇黔諸省，藉收全效。奈余已出巡三月，本局以主持乏人。迭接催促回京，遂不克作他省之遊，殊屬憾事。十一月廿旬歸抵北京，卽將此行經過詳細呈報總統，呈文已載當日政府公報，惜未存稿。

卹死案辦理之經過 民二春夏間，各省分局調查助賑表冊陸續郵送回京，本局審議會遂根據調查報告，逐日討論計功行賞辦法，余以撫卹遺族重於褒獎生者，故先從卹死養傷入手。經鄭重審議之後，至是年六月全部卹死案始大體竣事。內分特別卹撫及普通卹撫二類，在爾國前此立殊助如陸皓東楊衢雲鄧士良史堅如洪全福鄧容陳天華吳樾馬福益劉道一徐錫麟秋瑾楊卓霖劉敬程熊成基倪映典趙聲林時爽喻培倫溫生財林冠慈陳敬岳楊守亡彭楚藩劉堯敬楊洪勝焦達峯吳

奉陸吳祿貞劉岐山等百數十人，均入特別類。此外概作普通類。各按審議標準之等級核定之。特別類案於五月下旬呈請總統湯前即下明令分別褒揚撫卹。袁世凱以財政支絀為辭。批令國務院存案聽候辦理。普通類案亦于六七兩月內分別省分先後呈報。袁亦所批如前。是歲七月本局始着手審議撫養重傷傷戰士案及褒獎案。至是月廿二日余忽為袁世凱派兵警逮捕。卒局旋亦取捐。此十五日辛辛艱難之藉助事業，一旦前功盡棄，是誰之咎歟！

馮自由被逮及出險始末 先是袁世凱以藉助局通電否認與聞願資助值勳章事，已有取消本局之意。嗣民二四月 孫總理與國民黨議員先後反對非法大借款，對於革命勳人，益增猜忌。是歲六月本局調查員熊越山與曾調元在漢口被逮。黎元洪遽以圖謀不軌罪名鎗殺之。七月贛甯討袁軍起，居京民黨莫不岌岌自危。余知藉助局勢將不保，深恐各省調查冊籍將隨本局命運而消失，乃托詞各省分局報告過于簡陋，仍令重行詳查，以利工作。并派各調查員攜帶本省冊籍出京，約定在上海取齊。余亦預作日內離京之計。此項冊籍第一批卹死檔案二大箱，余先托友人密送交天津日租界旭街巴昔洋行友人莫熾壽收存。備余取攜，詎局中錄事有充總統府密探者，遂日將余行動報告袁世凱及戒嚴司令部。因是袁氏遠有猜余之密令。時余每夕必在李鈇拐斜街粵解國會議員所設公餘俱樂部談話。此俱樂部向由粵議員鄒魯主持，鄒于是月二十日得陳炯明在粵宣佈獨立電，倉卒出京，曾書囑余代籌措五百元支持俱樂部經費。二十一日晚八時，余蒞俱樂部未久，忽有粵軍大隊前來圍搜，如臨大敵。將余及在座之各省國會議員湯漪王鴻龐李

茂之熊成章彭三標何士泉司徒穎李自芳等全數逮捕。卽押解至南城牛血胡同警察分署，羈留一夜，次晨改押于總警察廳。至下午廳長王治馨許將各議員釋放。惟以不得在國會提出質問爲條件。馮等不得已允之。是晚余被拘禁一室，王治馨以同僚關係，待遇似尙不惡。未幾有內務部參事程克來訪。程字仲濤，河南人，係老同盟會員，庚戌（一九一零年）秋警避難至香港，匿居灣仔東海旁余家數月，與余友誼頗篤。據謂近有人向當局告密，稱余有不軌行爲，彼當盡力向戒嚴總司令趙秉鈞設法營救。倘余獲釋後，將往何處等語。余曰：余久居美洲，出獄後，仍當遊海外，飽吸自由空氣，程一笑擺別而去。余繫警廳五日，一切來訪諸友，均被禁止接談，滿以爲絕無生望。至廿六日下午，王治馨忽來道意，謂余已經開釋，卽派警吏送余返西草廠胡同本宅。據余僕喬福所談，警吏曾二度來宅搜索，并察看一切書札衣物，且向該僕及廚人嚴訊余已往情形，有余行篋所藏密函一紙曾被攜出室外，後乃擲回書案上云云。翌晨余在警吏監視之下，匆匆襍被出京，登車時則見同鄉議員伍漢持父子亦在一室。伍於當選前業醫十餘載，亦老同盟會員。蓋自余等被逮後，國民黨議員絡繹赴天津避禍者百數十人，伍其一也。余既抵津，自謂安然脫險，恍同隔世，卽貽書本局秘書，令代呈請辭職。居津兩日，乃乘德輪駛滬。計余此次被逮，有可死之道四。總統府據密探報告，謂余有私移本局文書冊籍出京情形，所言絕非虛語，此可死之一也。余抵津第一日，適逢粵議員葉夏聲定期是日南下，卽將巴昔洋行代存本局冊籍三大箱托其順道帶滬，迨余離津數日，卽有天津警察廳會同日租界警吏至該洋行

幾行搜查，從可知余若開釋稍遲，決難免禍，此可死之道二也。警吏搜索西草廠胡同余宅時，所欲獲取而仍歸回審案之密函，查係余婦自香港最近所貽，函中措辭多涉時政，且有「袁賊」三字，如果從竄羅織，足與大獄，此可死之道三也。警署討袁軍起後，在滬諸老友鄧家彥易廷熹等電余敦促南下，有「吾兄於此青黃不接之交，萬不宜作依違兩可之計」等語，且刊諸上海各報，此電至京被扣，余抵滬始知之，袁世凱若入人於罪，此電亦屬絕好資料，此可死之道四也。然余當時竟獲無罪開釋，或謂老友程克勳心營救之力，或謂由于同鄉京官從中說項所致，奈迄今猶莫明真相。惟與余同車出京之粵議員伍漢持，抵津後寄寓日租界德義樓旅館，於余離津後數日，在華法交界電車中被天津警探跟蹤逮捕，未經審訊即為警廳長楊以德非法鎗斃。國會議員儲于袁世凱威勢，莫敢過問。夫余可死而不死，伍漢持可不死而竟不免于死，是亦世俗所謂有幸有不幸者歟！

稽勳局人員之犧牲者。稽勳局職員在工作期內為公犧牲者，有于德坤彭某熊越山三人。于係派往黔省之調查員，兼任國民黨幹事，在黔遂為土匪刺殺，或謂是劉顯世一派所為。彭某隨鈕永建實撫內蒙，墮馬身亡。熊越山借宿調元于民二六月同遊漢口，被黎元洪派警捕獲，指為圖謀不軌，工商總長劉揆一電黎營救，黎復電申斥。立處熊甯二人以極刑。及七月贛甯討袁軍起，調查員蔡大輔自京南下，亦為黎元洪所害。調查員龔永於贛省失敗後，聞關逃閩，見殺于閩代督劉冠雄。審議員秦毓莖佐黃克強在江蘇討袁軍財政處長，失敗後為程德全拘禁繫獄，至

民五袁洪憲取消帝制，始獲釋放。此外與稽勳局素有關係，而被袁黨驅吏殺害者，尚有徐鏡心、蔣翊武、張培爵、沈翊雲等十餘人。

稽勳局之末路與取消，余出京後數日，袁世凱令銜銜局長許某兼任稽勳局長。許某一老官僚，新任局中首任薦任一職，莫非前清餘孽。革命黨大咸羞與為伍。不辭而去。許知此局命運不久，僅由總統府薦用審議員調查員數名，均屬與革命黨絕無關係者。中有在韓家潭娼寮區聚賭漁利之粵人梁志文號伯平，請季某部主事，亦濫濫等審議員之列，其他可知也。許後查悉局中所存各項冊籍頗多，乃派科員石志翔赴滬調查分局辦事處所存卷宗，余所托葉夏聲攜帶至滬，則余已往香港多日。此項冊籍遂為石攜取返滬。是歲十一月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民黨，并取締國會暨各省議會之國民黨議員。旋更下令取締臨時稽勳局，所有冊籍檔案移交銜銜局長保管。

民五以後之稽勳尾聲 民五國會恢復，黎元洪繼任總統，余自滬電黎請恢復稽勳局，黎復電贊成。君念派首領梁啟超初力助袁世凱取消國民黨，促成洪憲帝制，後以遭袁疑忌，憤然投身岑春煊。任陸軍部軍械司令參謀，藉報私怨。及聞黎元洪有恢復稽勳局之意，深恐國民黨勢力復盛，於君意派不利，乃託黎世凱在位協助冀得委出稽勳局這缺，通電各省軍民長官請一致反對恢復，應之者僅有四川某軍司令劉存厚數人。黎元洪對於此舉原無誠意，以梁啟

超等既直言反對。遂即中止此議。而開國前崇德報功之非常事業，竟從茲萬劫不復矣。民十七年國民革命軍進抵北平。擬將北政府歷年文書案牘移送南京。余慮稽勛檔案將被遺棄散失，特貽書行政院長譚延闓，請其特別注意。譚復書謂已派楊熙綏前往妥慎辦理。故此項檔案於民十七後已全部由國民政府行政院接收全表。民廿六年一月南京淪陷，聞寧前國府已將一切文書冊籍移送安全地區。此項檔案亦在移送之列。萬一此項卷宗亦不幸隨政府機關而付諸一炬，則國家損失之重大，何可勝道。是則保管人責無旁貸，不容諉卸者也。

平情論之，袁世凱凱孟洪皆非革命黨人，且於光復前後，屠殺民黨，確鑿有據。國家既奉戴此等人爲元首，則其破壞共和傾倒功罪之行爲，夫何足異。惟自國民政府建樹以來，以革命黨而行革命黨應行之事，雖受楊光烈之命，不絕如續，然視礙於鼎鼎大名婦孺周知之少數領袖人物，而於開國前歷開國時腥血捨生取義之多數無名英雄，仍未能逐案當日稽勛局調查表冊分別撫卹，不可謂非民國有史以還之最大缺憾也。嗟乎，青燐碧血，誰招屈子之魂；白草黃沙，何恤若敖之鬼。秦伯克敵，首封板谷之屍；明祖驅胡，不吝庚辰之賞。雖志士立身報國，原無取乎功名，而先烈遺族孤孀，豈容其窮瘁。青燐國天災人禍，子臣國秀冤鬼作祟使然。由斯而談，則今之內憂外患，世俗頗有一般忠魂烈魄爲厲示警之說，似亦不爲無據。願吾當局於他日國是大定之後，切宜飲水思源，提藉勛公案，開徵顯幽，程功計卹，豈惟名家之幸，抑亦吾輩後死者應誦之責也。

林故主席與美洲國民黨

——一名中華革命黨美洲支部史略——

在一部美洲國民黨黨史中，實以民國三、四、五之三年間爲最光輝之一頁，此三年爲林子超先生領導黨務之時期，所經過辦黨及募款兩事，均於三次革命及護國討袁一役，至關重要，余時在美洲。——與子超先生共事三載，躬逢其盛，謹就記憶力及分別述之。

一 子超先生之赴美護照

民二年秋，南方各省討袁軍先後敗挫，孫總理與黃克強先生均出亡日本，照理，國民黨領袖既討伐違法叛國之袁世凱失敗。國民黨籍之國會議員應即棄職離京，以實行不合作之表示。惟其時國內國民黨已缺乏首領，北京本部諸理事吳景濂等仍僞安苟且，舉棋不定，對於所請正式大總統之選舉。竟視如席後棄。子超先生時任參議院議員，知覆巢之下必無完卵，遂預向外交部取得遊歷美國護照，以備不時之需，及國會票選袁世凱爲大總統。袁以目的既達，遂下令解散國會，并派警追繳兩院國民黨議員徽章。子超先生預料不免有此，以是從容不迫，怡然接受南下，抵滬未久，即買舟渡美，離友好咸願其有先見之明。

二 子超先生與中華革命黨

民二年八月，總理蒞東京後，高麗町區靈南坂塚山滿別墅，以各省討袁軍之失敗，實造因於國民黨籍各省都督省長之不聽號令，以致坐失事機，故堅決主張取消舊國民黨，另組織中華革命黨代之。凡屬國民黨員必須重新簽寫誓約，甘願服從中山先生實行革命，并於誓章後加蓋指模，以示忠誠不二。時各省國民黨員陸續亡命抵日者數千人，對於另填誓約及加蓋指模二事，多遲疑觀望，其率先進命填寫者，祇有王統、陳其美、田桐、戴季陶、鄧鏗、凌鉞、何天炯、鈕永建、夏重民、蔣志清、柏文蔚、謝英伯、居正、葉夏聲、謝持等百數十人。是歲冬十一月，謝君英伯以龍濟光率兵據粵。遂持預領之美洲華僑官憲員護照渡美，舟過橫濱時入謁總理，總理便簽寫誓約，英伯從之。十二月子超先生自滬來，將謁總理，有贛籍議員某告以入謁即須填寫誓約，請其考慮。子超先生聞之，毅然入謁。及總理語以改造新黨及服從本人之理由，子超先生異常信服，卽照式填寫，不少躊躇。總理深爲嘉許，聞其將赴美洲，乃特予中華革命黨第六號祕密電碼一紙，俾有寧時互通消息。民三年一月余亦從香港至橫濱，轉謁渡美，所持爲洪門機關之舊金山大同日報主筆護照，蓋余辛亥年冬自美歸國時嘗向美移民局領取回國護照也。名抵東時在子超先生去後二十餘日，總理亦命余簽寫誓約，余欣然從之。余蓋爲中華革命黨員渡美之第二人也。就余記憶力所及，最先填寫中華革命黨誓約者爲浙江永嘉人王

統，曾任海軍某艦長，係於民二年九月入黨，其黨證爲第一號。此外各同志所領黨證爲戴季陶第六號。陳其美第七號，田桐第八號，鈕永建第十七號，鄧鏗三十一號，凌鉞三十八號，謝英伯第七十一號，夏重民八十五號，唐志清一〇二號，柏文蔚一八九號，林森二三一號，馮自由二四二號，周應時二三八號，居正二五五號，鄧家彥三三五號，胡漢民四五〇號，廖仲愷四五二號，謝持七〇一號，吳鐵城七一號，許崇智七四一號，是皆在民三年七月中華革命黨宣佈正式成立之前加入者，讀者根據黨證號碼之多寡，即可查知入黨之先後。

三 子超先生檀島之遊

子超先生赴美之前，並錫相識友八，因聞檀島風景優美，爲世界有名樂土，故中途逗遛，擬在其地暫息征塵，一享釣遊之樂。及登陸後，初寓西人小旅店，以所持外交部護照須經中途本國領事署證明，始入美境有效。故嘗高帽禮服訪謁本國領事數次，辦理過境手續，俟手續辦竣，始敢與黨人往來，初詣本黨機關之自由新報訪記者吳君榮新，吳君見其名刺有大總統府高等顧問某某字樣，頗爲驚異。子超先生乃告以本人所持遊美護照爲官照，每經一處，必須當地領事簽蓋證明，方免移民局爲難，故不得不以舊日官銜往見領事，以資便利。並謂本人過東京時曾晉謁總理，奉命加入中華革命黨云云。時吳君及在檀黨員多人已於兩月前謝君英伯過境時舉行中華革命黨宣誓式，至是乃邀子超先生赴黨部，一一爲許直臣，會長福、梁海、黃時

初、譚夔、鄧貴、劉生初、楊廣達、楊耀焜、許棠諸同志介紹。然以當時子超先生未持有總理函，主客間尚不便暢談黨事也。一月後始得總理之介紹書，且囑諸同志善爲招待。於是吳、許、曾、楊諸君乃請子超移居本黨所立華文學校，由教員楊君耀焜就近照料一切，用膳則在楊君廣達之廣昌隆雜貨店。未幾，余亦舟過檀島，諸同志預得余函電，乃偕子超先生蒞碼頭相接，握手甚歡，時黃時初、譚夔數君尙以所致疑者徵取余見。余曰：「子超先生所持外交部護照例須在本國領事署登記簽證，方可繼續生效。且領導乃中華民國之領導，並非袁世凱私人之領事，向領事署登記，原無不可。子超先生不日即赴新大陸，此時實應早爲預備，請君等幸勿誤會。由是衆心爲之釋然。子超先生旋遍遊夏威夷列島，飽覽火山名勝，及遊興漸闌，始應余函招赴美，行前嘗同諸同志介紹吳君鐵城到檀勸辦黨務，衆從之。其後子超先生渡美未久，吳君旋亦抵檀。以上情形爲許直臣吳榮新二君所述。據吳君榮新所談，有一日晚間在華文學校與子超先生閒話，子超先生自言會邂逅一善相者相之，謂其日後必爲元首，其八所言甚有靈應。吳君笑其鼻歪，祇可作副總統。子超先生力辯南方人鼻歪不正，於相格無礙云。亦異聞也。許君直臣爲老興中會員，時任檀島國民黨支部長，民三十年日寇佔香港時避地澳門，年已七十餘。吳君榮新於抗戰後粵省失陷時逃居香港，潦倒萬狀，民卅二年得中央黨部二千元之救助，在粵北南華寺披剃爲僧，法號寬永，今爲仁化縣丹霞山別傳寺住持。

四 國民黨名義之保留

國民黨美洲總支部設於舊金山大埠，黨章定每年冬季由各埠分部全體黨員直接投票選舉次年正副支部長及各科幹事一次。民二年冬，舉行正副支部長，及各科幹事大選舉。時謝君英伯由粵蒞美未久，衆乃舉謝君爲正支部長，黃君芸蘇爲副支部長。民三年二月余日抵美，適謝黃二君均稱將赴美東哥倫比亞大學肄業，各辭黨職，衆乃推余代理正支部長，尙有代理副支部長一席虛懸，余乃介紹子超先生承乏，并致書檀島徵求同意。子超先生復函允數月後來美。

承幾，美支部先後接奉 總理命令三件。一爲通令各埠黨部取消國民黨名目，自後一律須改稱中華革命黨。二海外國民黨員須一律重新填寫中華革命黨誓約及加蓋指模。三海外各黨部應即設立籌餉局，以爲起兵討伐袁世凱之需。余對於改組中華革命黨及設立籌餉局二事，奉命惟謹，惟一律取消國民黨名義一事，則以各地情形不同，再三向東京本部力爭。謂如用革命黨名義公然在外国籌餉起兵，實屬有干當地例禁，辛亥吾黨在舊金山所設洪門籌餉局定名國民救濟局，卽其一例。吾黨此次最大之目的在於籌餉，今爲籌餉便利計，表面上仍應沿用國民黨名義，以避免外人藉口干涉， 總理得書，乃特許美支部保留國民黨名義。余於是僭孫君哲生訪國民黨法律顧問那文律師，（其後來華任鐵路部顧問）請其代用國民黨名目在當地政府登記爲法入團體，以便利用慈善事業舉行募款，序規定國民黨英文名辭爲 Chinese Nationalist League

此英文名辭祇有美洲各埠黨部用之。凡遊廣州黃花園者。所見美洲各埠國民黨捐款製造百數十碑石，其上皆刻有此英文名稱，即此字也。其後子超先生歸禮滬矣。體察情形，亦極以余之主張爲然。復致書總理報告所見。故是年七月八日中華革命黨成立宣言，附有「凡在外國僑居者，仍可用國民黨名義，內容組織，則更張之。」一語，即美支部再三請求之結果也。

五 民國維持會之成績

國民黨美支部所設討袁籌餉局定名民國維持會，在子超先生歸滬之前經已組織成立，余首先紹介子超先生爲會長，衆贊成之。茲將美支部所推舉會內各幹員姓名述載如次：

會長林森

副會長溫文炳

監督馮自由

文牘書記陳達三

鄒以介

英文書記孫科

趙鼎榮

司庫鄭藻森

核數梁樹南

法律顧問那文律師

評議部長湯漢卿

評議員龔顯裔

馬錦興

高鐵德

李是男

黃伯燿

劉殿生

朱伯元

陳披荆

歐漢英

李培芬

劉日初

廖達生

陳樹華

劉遠朝

朱冀賞

民國維持會成立後兩月，子超先生自檀抵美，半月後黃克強，鄧家彥，李雪斌諸君亦聯翩由日本來，旅美華僑入耳克強將軍大名，且黃族人衆，在僑胞中首屈一指，故各埠本黨同志及致

公堂黃江夏生黃雲山公所。團體紛紛開會歡迎，異常熱烈。僑報報名入黨者亦絡繹不絕。余與子超先定乃定議向各埠僑衆大舉籌餉。規定每一黨員每年至少捐助所得工資一月，至袁世凱傾軋之日為止。復由余推舉謝英伯鄧家彥馮自由高鐵德四人分途出發，向全美各地僑胞募捐助款。謝等此行，成績至佳。本黨以外之僑衆亦紛紛助款。余時兼任美洲政公總堂會長，（時致公堂又稱中華民國公會）故到處備受洪門同志之優待，所獲尤多。及抵紐約後數日，黃克強先生亦到，美東僑胞歡迎之盛，不淺美西。旋得子超先生來電，謂已應古巴同志之請，即偕黃君伯耀赴夏灣拿京崙及各島募餉，囑余早日返金門主持一切。時謝英伯鄧家彥二君以須在哥倫比亞大學肄業，即停留紐約，不再他適。余遂偕高君鐵德取道美北各埠返舊金山。計此次旅程費時四月有餘。凡有華僑居留之區，均下車駐足，演說募捐。所至二百餘埠，僑胞中無論老弱婦孺，亦各解囊相助，殊屬難能可貴。沿途各埠有前未設國民黨分部者，余皆勸令組織分部或通信處，以振黨勢，先後成立者有二十餘處。子超先生在古巴三月，成績亦極可觀，彼國以前從無民黨要人往遊，自子超先生到後，其地華僑遂與吾黨發生密切聯繫矣。子超先生旋買舟赴紐約，居留多月始返西美。統計民國維持會所募集餉，至袁世凱死日為止，前後共匯交東京本部收者，約日金一百二十萬元，其中由于子超先生於民五年歸國時親呈 總理者十八萬元，實佔是役海外南北各地總支部籌餉成績之第一位。

六 國民黨之宣傳工作

是優美文飾，無遺憾之優異，大得力於各地本黨日報及雜誌之鼓吹。計全美洲各埠之宣傳刊物，日報及隔日報有少年中國黨報，自由新報，新民國日報，民氣報，醒華報數種。雜誌則有民口月刊一種。少年中國黨報創於舊金山，發刊於民國前二年庚戌冬，是時操筆政者為李是男馬融馨數君。自由新報設於紐約，發刊於民國前五年丁未，是時任主筆者為吳榮新許直臣數君。民氣報設於紐約，發刊於民三年，為謝英伯趙鼎榮數君所創辦。新國民報設於加拿大之域多利埠，發刊於三四年間。惟余為名譽總編輯，夏重民謝英伯甄一怒高雲山李翰屏先後主持其間。醒華報設於加拿大之杜朗反埠，發刊於民三年，司編輯者為許一鶚侯民一李佛池數君。民口月刊為全美之唯一雜誌，出版於民三年春，初由謝英伯發起，向各埠黨員募款創辦，僅出至第一期，謝君即辭職赴美，由余繼任主編，擔任撰譯文字者有謝英伯、孫齊生、王祺、陳耿夫、陳茹玄、吳一飛、馬融馨、黃伯耀、夏重民、陳樹人諸君，此報排擊袁世凱獨裁及發揮三次革命最力，余所著『三次革命算』一書，即余在民口月刊所撰論文彙編之單行本也。民口刊至十二期，以印刷困難，改由日本排印，并委託夏重民陳樹人二君經理，故中華革命黨本部所發佈文告，概由是報披露之，及民五袁世凱自斃，余及撰譯諸君先後歸國，民口遂刊至二十三期自為停版。除本黨各報外，尚有洪門致公堂機關之舊金山大同日報及紐約民國報。大同

日報發刊於民國前十一年辛丑，爲美洲提倡革命刊物之元祖，余與劉禹生君曾主該報筆政有年，至是亦與民國報鼓吹三次革命，收效甚巨。余所遊各埠，極受洪河人士之歡迎，該兩報與有力焉。

七 國民黨之軍事教育

旅美各地國民黨員由民二轅甯討袁軍失敗之後，咸憤憤填膺，多欲從事軍事教育，以爲三次革命之準備。民三年初春，有舊金山黨員張洛川、湯漢弼、黃芸蘇數君發起一秘密團體，名救國社，謝君英伯孫君哲生皆贊成之。救國社會員加入中華革命黨最早，即謝君爲之主盟。此社之目的在募款討袁及訓練航空人員，以供黨軍之用。各埠黨部幹事之熱心者多加入是項組織，嘗派遣黨員朱漢彝劉統漢二人入山的古埠航空學校習飛機駕駛術，肄業六月而畢業。然二人於學成後，仍留美工作，無意歸國服務，至爲可惜。又此社發起募餉在民國維持會之前數月，嘗匯寄日金數千元至東京，供給總理日用之需。復派黨員唐瑞年攜款回粵，接濟駐潮粵軍營長王國柱在汕頭起兵討袁，雖不幸兵敗殉難，然是舉實爲日後三次革命軍之先聲，有足多者。救國社於國民黨內部改組中華革命黨後，即宣佈解散。

又民三夏秋間，有國民黨員市埠分部長伍橫貫（原名宏漢）君組織軍事研究社，推余爲名譽社長，志在以軍事常識灌輸於各地黨員，伍君爲黃埔陸軍小學畢業生，曾任粵新軍連長，於清

季庚戌（民國前二年）正月新軍反正一役失敗之後逃亡至美。軍事學識頗為豐富。是時以函授學校方法，郵遞講義油印本於有志學員，講義中有教授製造炸藥及炸彈方法一門，為余所擔任，內附電氣發火化學發火鎗表之火諸法，各學員皆深感興趣。及民五春，居覺生君奉總理命發起中華革命軍東北軍於山東濰縣，旅美國及加拿大各埠之有志黨員紛紛回國從軍，伍君實為領導。時東北軍特設華僑義勇團以收容歸國同志，并委任夏君民君為團長，伍君為副團長，軍事研究社之講義遂因伍君離美停刊。

旅美黨員從事軍事訓練者，除貝市及林命等處外，同時尚有加拿大之域多利雷振打、沙士加寸、杜朗皮、卡忌利、意孟頓、雲尼辟各埠。雷振打及沙士加寸兩處之黨員且有投身飛機學校學習航空術者。故在雲南護國軍倡義之後，旅美加各地黨員經夏君民之招邀，遂絡繹赴日，由夏君率領赴山東濰縣，參加東北軍附屬之華僑義勇團。時由美國歸者，有伍鑽貫、陳煊、黃培、伍頌唐、雷振等十餘人。由加拿大歸者，有黃伯度、周子驥、黃惠龍、馬湘、李傑三，曾魁漢、司徒衍衢、吳澤里，胡漢賢、陳賓祿等百數十人。就中有中途留日肄業於飛行學校者。至民五袁世凱自斃，東北軍奉總理命解散，始相率歸粵自覓工作。

民五年春夏間，子超先生在美交通部提議選擇黨中青年，送入美國航空學校，造成空軍人材，為黨所用，衆贊成之。以黨員或黨員子弟曾畢業於美國公立小學為標準。有黨員張君詠廉者，欲遣其子惠長入學，以其子照章未能合格，為評議部審查批駁。張君乃力求子超先生特予便

利。子超先生因是親訪評議部長湯漢弼君。謂此子超美利賀等數分部保證，應設別許其通融入學。評議部長予照准。計初選擇入校者，有李光輝、張憲長、楊仙逸、陳慶雲、蔡司度、吳克華、譚南方、黃光鏡等二十八人。楊君仙逸係由檀香山黨部選派，陳君慶雲係由日本黨部選派，數年後遂成近國。送為黨國服務，成績斐然。子超先生製造空軍人材之功，誠不可沒矣。

八、各埠黨員之愛國工作

時袁世凱破壞共和之暴行，屢見迭出，公然稱帝之說，亦甚囂塵上，在美同志聞之，咸有食其肉而甘心之概。民三年夏秋間袁世凱生辰，駐舊金山總領事及中華會館中華商會各董事聚中華會館舉行慶祝盛典，有國民黨員香山人楊忠漢者，乘會衆熱鬧時，闖入大堂，憤然將所掛袁世凱肖像除去，以足毀之。列席者大駭，紛紛作鳥獸散。事後上海各報載駐美訪員專電，有「黃真在美中華會館懸掛總統像」等語。實則黃克強先生游舊金山時，並未涉足中華會館，且是時已離該地數月，與毀像事絕無關係。是可見旅美同志厭惡袁世凱之一斑。是年袁世凱派陳鴻藻蔡序東等數人到美，向華盛頓財政部商談借款美金五十萬至一萬萬元，略有眉目，專為國民黨所聞，於是舊金山總支部首電美總統威爾遜反對，謂袁政府未經真正民意之國會同意，私自向外國借款，做國人決不承認。全美及加拿大夏威夷各埠黨部紛紛響應，即黨外中華會館及其他團體亦有拍電為國民黨聲援者。美總統允後得華僑反對函電二百餘通，乃令財

政部停止與陳錦濤商談借款事件。并電復國民黨總支部，謂對於借款問題已飭所屬慎重考慮等語。陳錦濤等在美經營半載，忽接美政府停止商談通告，知爲國黨破壞，遂快快歸國。專詳民口雜誌第六號。總理在日聞之，以美洲黨部建此獎勵，特函嘉獎。

民國年多，進步黨政客江西人黃遠庸游歷歐美各國，各報專電均載及之。舊金山黨員多向子超先生探問黃之歷史，子超先生書曰，黃乃進步黨第一流策士，解散國民黨及創奪民黨各部督兵權皆其主謀，深得袁世凱信用云云。是歲十二月黃自美東到港。舊金山之康梁派憲政黨冥之於邵板街上海樓藥館，忽有壯士二人闖入座上，拔鎗擊之，黃應聲而仆，瞬息身死，事後無人知刺客爲何許人。後三年進步黨首領衆議院議長湯化龍由歐洲抵加拿大之域多利埠，將取道返國，有國民黨員香山人理髮匠王昌鎗殺湯于鉞馨酒樓，以目的既達，即行吞鎗自殺。此三壯士之志願。皆在誅劬袁世凱之走狗，以肅共和，而彰天道。其愛國精神，殊堪敬佩。自茲而後，國內曾助袁洪憲作惡之研究系交通系諸政客，莫不愛惜生命，視美洲爲畏途，其有赴美遊歷，或參加歐戰後華盛頓和會工作者，咸托人至上海環龍路向總理疏導，必俟取得國民黨本部之介紹書爲生命之保障，始敢安心渡美。王昌烈士遺體至民十年始由加拿大運回本國，國民黨支部禮葬之於廣州東郊。

九 癸丑二次革命紀念會

子超先生抵美後數月，美支部發起癸丑二次革命紀念，會場設于舊金山士篤頓街西人大戲院，門外懸一聯曰「美洲八年戰爭，造就萬年之幸福。中國二次革命，孕育三次之成功。」場內四周懸追悼二次革命殉難先烈及陣亡將士輓聯千數巨幅，中有一聯曰，「倘諸君盡是暴民，袁賊焉能有今日。若衆都爲亂黨，華僑從此得生天。」蓋是時東京甲寅雜誌一派方醜詆主張三次革命之益進派爲暴民，此聯用意實針對此舉而發也。是日黨員及僑衆蒞會者三千餘人，爲民國建元後旅美華僑空前之盛會。黃膺白孫哲生二君亦被邀蒞會演講，余於宣佈開會辭後，即首介紹子超先生於會衆曰「諸君知袁世凱在北京參議院就職臨時大總統時，有人持正不阿，使之大煞風景乎？是日袁佩劍登場，意氣揚揚，不可一世。臨時參議院長某君遽趨前曰：「此地乃代表人民之最高機關，不能攜帶武器，請先生解除佩劍，以崇法治。」袁聞言爲之變色，卽醜然從之，此守正不阿之參議院長，諸君欲覓之乎？」卽以手指子超先生而言曰，「余特爲諸君介紹，此位先生卽當日逼令袁世凱解除佩劍之參議院長林森也。」於是全場鼓掌歡迎。是爲子超先生參加旅美黨員及僑衆聯合大會之開始。

十 全美國民黨總大會

民三年冬。美支部舉行每年正副部長及幹事之改選大會，子超先生當選正支部長，余當選副支部長。惟是時子超先生方逗留紐約，至民四年夏間方返舊金山就正部長職。是春余在美支

部提出擴張黨務二案，一爲仿照基督教青年會徵求會員辦法，通告全美各埠分部限期徵求黨員，每一黨員至少須徵求僑胞一人入黨，按所徵人數多寡，呈請 總理分別給獎。二爲趁舊金山舉行巴拿馬大運河落成博覽會之便，召集全美各埠國民黨懇親大會，除總支部黨員報名參加之外，各埠分部須各派代表一二人出席大會，會期定爲一星期。此二案經總支部通過，復分函各埠分部徵取意見，各分埠均先後表示同意，惟有一二部分以第一案有潛收黨員之嫌，要求慎重考慮，遂予暫行保留。第二案爲海外華僑破天荒之盛舉，各埠黨員咸一致贊成之。於是由總支部推舉湯漢弼、朱伯元、鄭藻森、趙鼎榮、呂南三人爲大會籌備員，復推舉黃克強、鈕惕生兩先生爲大會名譽正副會長，開會期定在秋季九月某日至某日。卽以其中一日爲國民黨員遊覽博覽會場之專日。巴拿馬博覽會董事團更特予國民黨以種種利便，卽名是日爲國民黨日，刊載於是月博覽會秩序日程表內。

是歲夏間子超先生自紐約歸抵舊金山，而余卽於秋七月因公赴日本謁 總理有所請示，以是不能參與懇親大會之盛，殊屬憾事！及大會期屆，全美各分部派來代表陸續到港，會中外人之耳目爲之一新。計各埠代表及本埠黨員列席者，有林森，孫科，鄧家彥，鍾榮光，黃郛，李錦綸，梅培，陳耀垣，鄧占南，李佛池，高雲山，伍橫貫，陳耀垣，溫文炳，湯漢弼，高鐵德，高廷槐，葉殖蘭，鄧廣池，鄭藻森，譚贊，梁樹南，簡振興，伍頌唐，趙鼎榮，朱伯元，李是男，黃伯耀，馬錦泉，呂南，黃經申，黃謙，李培芬，梁夢熊，龔顯裔，伍學金，李七，李有

棟，周無我，歐漢英，陳達三，李旺，劉殿生，劉惠齡，劉達朝，陳拔荆，譚甯，陳樹萃，唐貽驊，雷惠泉，馬祖馨，梅炳乃，李偉，何利，伍惠泉，劉日新，吳朝晉，朱箕贊等數百人，就中李佛池高雲山係來自英屬加拿大柱朗度及域利二埠，旅程須經過關津各種困難，尤屬罕見，開會前先後收到總理自日本及南美，中，古巴，夏威夷，澳洲，自拿大各黨部賀電數百通。至博覽會之國民黨日，不特國民黨員羣集會場拍照紀念，即黨外僑衆亦紛紛到場觀禮，秩序雖齊，蔚然大觀，自有等僑厚地以來所未有也。會期既畢，乃大設公宴於都板街之江南樓，主席子對先生方登杯向各代表慶祝此次憲法大會之圓滿，忽聞唐人埠內某堂與某堂猝然發生動員械鬥之慘劇，列席黨員亦會集屬某某兩堂者，咸驟懷自危，慮不安席。蓋是時華僑堂魏械鬥之風猶未少戢，每遇械鬥，則雖至親好友亦視同敵國。國民黨員亦藉名列各堂號，以圖保護者，固不乏人。及此惡消息傳來，多欲臨時退席，以避兇鋒。時座中有北加斐埠分部部長兼出席代表鄭廣通者，向任最大堂號之秉公堂首領，素以熱心黨務聞。至是乃起言曰：「列位同請少安毋躁，凡屬國民黨員譬如兄弟手足，無論身隸任何堂號，莫不以救國救民之國民黨為身爲依歸，決無自相殘害之理，本人敢始終保證諸君之安全，敬請各同志安心飲酒食菜」云云。於是衆大鼓掌歡呼，談笑如初。席終，由總支部派汽車一一護送回寓。說者謂是次械鬥惡禍如在惡戰火官初期發生，則必令會場大受影響，或致延期。又謂此種難關，惟有國民黨始能安然以過，若在他種團體，則難免遭遺流血慘劇。所言不爲無見。美支部自開總親大會之後，黨務發

展一日千里，尤於募餉討袁之進行，大增助力。其後加拿大及古巴澳洲各支部亦各召集所屬各埠開設無親大會，以聯絡感情，擴張黨務。即以美支部爲模範。

十一 旅美同志與對日外交

民四年夏間，日人強迫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條款，國人憤慨。留日之民黨議員一部組織獻事研究會，主張暫時停止革命運動，以免妨害袁政府之對日外交。章行嚴，谷鍾秀，楊永泰等所刊甲寅雜誌即持此種論調。上海各報復揭載，實與，李烈鈞，柏文蔚，陳炯明，鈕永建五人署名之通電，文中首向全國國民引罪自咎，次則聲言願停止國內革命運動，以實行全國一致禦侮政策。時黃君克強在費城，鈕君錫生居紐約，黃君致余書，有「轉告中山先生慎勿驅虎進狼」之言。未幾，余得子超先生自紐約函電，謂近日鈕錫生馮素二君約鄧孟鍾梁光謝英伯及蘇等聯名致電中山先生，請示對日意見，可否暫停國內革命運動，實行舉國一致禦侮，免爲國人藉口等語。余即復電，謂總理在清季革命時期，夙主張以革命止瓜分之說，今日人之強迫袁政府，與清季各國之威，情廷，事同一轍，總理必不贊同暫停革命之議，去電千祈勿畧賤名云云。友鈕，林，鄧，鍾，馬，謝諸君去電後，旋接總理覆電，稱「袁世凱蓄意媚日賣國，非除去之，決不能恢復國權。吾黨繼續進行革命，卽如清季之以革命止瓜分」等語。果不出余所料焉。中華革命黨本部因此分函海外各黨部，力圖暫停革命論之非計，文見民口雜誌。

同時舊金山之華僑各團體，亦在中華會館開會，議決致電北京政府請力拒日人無理要求。會議時竟有人昌言：國民黨及少年中國黨不當主張討袁，以爲日人張目者。無知之徒頗爲此種浮說所惑。余於是即日召集總支部大會，決議組織華僑敢死隊，延聘黨員之中曾受軍事教育者爲教員，逐日操練，以備歸國禦敵及緩兵之用。并於少年中國報發表載招軍廣告，一星期內黨員報名應徵者凡數百人，而黨外人士仕於某役，竟無一人應徵者。余復撰「正確之愛國心」一文，載於民口雜誌第十三四號，詳釋愛國心之真僞正誤智愚各種界說，卽爲此事而發。

是歲五月袁世凱果簽訂日人要求之二十一條款，全國激昂。主張暫停革命之一部黨員亦豁然大悟。於是鈕君揚空決志東歸，途經舊金山時。嘗與余詳談調解黨內兩派同志意見。以期一致對外及對內方法。余深然之。未幾子超先生亦從紐約來，謂會與鈕君細談，以當茲國勢危殆，吾黨仍分緩急兩派，各自爲謀，實於國家大大不利。宜設法早日團結一致，共謀國是，庶不致爲內訌外患所乘。在紐約各老友皆欲余赴日本，以此意請示。總理及聯絡別派同志共商合作。請余即日東渡，務其在旅云云。余以寧關大局，責無旁貸，且身兼中華革命黨本部黨務部次長兩職，亦有遠顧之必要，故毅然允負此責。時距返朝大會會期不過兩月，以時勢緊急，遂不及候之，是卽余不克列席總朝大會之原因也。

余於七月間舟抵橫濱。總理預派蕭萱蕪無涯嚴華生三同志在碼頭迎候，旋赴東京謁總理，備述旅美同志主張本黨各派大團結，以挽救袁世凱擁護共和之意見。總理深爲嘉許，謂本人

始終如是主張，無宗黨黨員中對於緩進穩健及暫停革命之說者，頗不乏人，殊堪扼腕。近岑君雲階已派周孝慎章行殿二君來東商確合作辦法，正在洽談之中，余本人絕無成見云云。數日後總理復招宴周章二君於亞南坂寓所，余及胡漢民，戴季陶，居覺生，廖仲愷，謝持，鄧鏗諸君與焉。席間談話甚洽。事後余復約會李根源君一次，旋至神戶訪鈕錕正君於須臾，隨談經過各事。未幾總理派余至非律濱羣島募集討袁軍餉，居小呂宋二十餘日，乃返香港省同家室，并調查吾黨籌備討伐龍濟光之進行情形。一月再赴東京，向總理請示進止。時澳洲雪梨及美利濱，紐絲倫各地黨部屢邀余往遊。總理於是派余赴澳洲張黨勢。擬取道檀香山轉詣往雪梨，十二月中旬抵檀。當偕吳君鐵旅遊歷夏威夷各島鼓吹募餉。居檀半月，而雲南護國之師遽起，總理亦通令各省同志發動中華革命軍以應之。余時先得子超先生電催促回美。繼得總理召回相助之命令，於是歐洲之行因而中止，即於民五正月返抵日本。

十二 子超先生之工作及生活

民五夏，子超先生自美東回舊金山就支部長職，黨務爲之煥然一新。凡與各埠黨員通信，多親自執筆，不假人手。往往因指導辦黨籌餉諸事。一信托箋紙十數張，所說詳明，不厭煩瑣。黨員接信時，每見有厚而重之大封，莫不曰：「此林部長信也。」其見重如此。又美京國會圖書館由某議員介紹，隨時贈送國民黨以新出版之參衆兩院立法條例一份，黨部幹事以卷帙浩繁，

任意安置一隅。子超先生以為有礙觀瞻，乃於黨部伏堂兩鄰，添設書櫃以陳列之，琳瑯滿目，整然可觀。由於種種之整理及努力，遂冷各埠黨務具長足之進步。而討袁軍餉之成績，更凌駕南洋英荷兩屬及南美洲、美洲澳洲和拿大各總支部而上之。如拿大及夏威夷古巴等三處本為獨立之總支部，總以美支部威嚴特優，遂以領袖支部名義給予美支部，使如拿大及夏威夷古巴等處之籌餉事務，就近由美支部督導進行。迨民立子超先生歸國，領袖支部名義遂亦隨之取消。是可見子超先生與美支部之關係如何矣。

子超先生在美之生活極為簡單，美支部之正副部長均為義務的無給制，余居士篤頓街加州旅館。而子超先生則居古里街中國旅館，每日用膳，則同齋食於少年中國報。余每月尙有民口雜誌總編輯薪金四十元之收入，而子超先生則並此而無之。及巴拿馬博覽會開會一載以前，閩省出品之商會代表與子超先生為舊交，曾委託其就近代為佈置一切，月贈酬勞金若干，兩年來子超先生特以為生者，即此項收入也。博覽會場各國之代表裝飾品，中國館為七層寶塔，且本館則為富士山模型，子超先生則託駐滬同鄉運來南京雨花臺之五色石子，即在中國館內福馨著都張樹雨花臺六輪，其下堆積雨花臺出產之五色石子無數，附以英文說明，西人觀者咸嘖嘖稱美。是亦子超先生設計之巧思也。其後余到東京，曾向總理陳述子超先生之刻苦狀況。總理乃函令民國維持會代贈子超先生美金三千元為生活費，及民五子超先生歸國，美支部及民國維持會各贈大銀牌一座，以彰勞績。要之，民三四五之三年間，美洲國民黨對祖國及本黨貢獻之

偉大，可謂空前絕後。該黨同志多歸功於子超先生之領導得宜，而在此期間奔走鼓吹者尚有黃克強，謝英伯，孫哲生，鈕惕生，鄧家彥，夏章民，黃膺白，鍾燦光，馬融興，張源泉，黃芸蓀，吳肇新，吳鐵城，高鐵德，馬素，王祿諸君，亦屬出力非淺。今值子超先生逝世未久，中央黨部方登報徵集子超先生之嘉言懿行，用爲國人表率。余與子超先生久同患難，親炙有年，特據實臚列以誌不朽。又以上所述各事，孫哲生，鈕惕生，鄧家彥，黃芸蓀，吳鐵城，吳肇新諸君亦曾參與其間，尙祈各舉所知，賜予補充，用匡不逮。亦吾輩表彰賢哲徵信史實應有之責也。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九月初版

(* 248350 滌手)

革命逸史(第二集)

滌版手工紙

定價國幣肆元柒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著作人 馮 自 由

發行人 王 雲 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 埠

34/10/6
商務呈繳

